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十四回　大漠传声 童心戏天女　驼峰聚会 妙计骗佳人

血神子虽然骄横，但以宗洛的身份，又将福康安抬了出来，不由他不同意。当下说道：“ 好吧，谅福大帅也不至于包庇钦犯。 ” 宗洛向冰川天女打了一个招呼，道：“ 那么两位义士明儿也一同去作个证人吧。 ” 冰川天女道：“ 准耐烦理这些闲事。 ” 唐经天一笑说道：“ 今晚之事，诸位大人都曾目击，我们二人的身份，福大帅亦已知道，我们山野小民，不惯见官，还是兔了吧。” 脚尖一点，与冰川天女飞身掠出院子的围墙，回头一瞥，只见龙灵矫含笑点头，眼中表露谢意。

唐经天心中疑惑更甚，一路思量。冰川天女笑道：“ 这龙老三也算得是个人物，不知他何以不逃？ ” 唐经天道：“ 我看他城府甚深，案子转到了福康安手中，想来会有转机。 ” 两人一面走一面谈话，不知不觉到了葡萄山南面山脚，布达拉宫的灯火，遥遥的照射山脚下面的广场。那是他们与幽萍相约碰头的地方。

只见山脚下一对黑影靠得很近，似是正在喁喁细语。冰川天女笑道：“ 看这黑影似是一个男子，幽萍怎么和他这样亲热？ ” 悄悄掩过去一听，只听得幽萍说道：“ 小公主说暂时不回冰宫，听说要到四川去，我也许会跟她去的，咱们以后恐怕很难见面了。 ” 那黑影道：“ 你若碰见芝娜，千万告诉她请她回到萨边来见我一面。 ” 幽萍笑道：“ 你就只挂念芝娜姐姐么？ ” 冰川天女心道：“ 这小鬼头也懂得卖弄风情了。 ” 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那黑影突然向前一跃，叫道：“ 有人！ ” 正想拔剑，冰川天女微微一笑，跳了出来，将他的佩剑递过去道：“ 天宇，你的功夫果然大有进境了，这都是在冰宫中偷学的吧？ ”

这黑影正是陈天宇，原来他也是听到龙灵矫家中有事，特来探望的，却想不到在山脚下碰到等候主人的幽萍，幽萍告诉他说，冰川天女和唐经天都进去了，不管龙灵矫的对头有多么厉害都不必担心。他们都把冰川天女与唐经天视若天人，以为他们一到，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哪知道龙灵矫的案子，内情却是非常复杂。

陈天宇突然见到冰川天女出现，甚是尴尬，冰川天女道：“ 我欠下你师父的情份，无以为报，你虽未经我的许可，偷学我的剑法，但那是在大地震之后，由于要保存武学之念而起，我又怎能怪责你呢。我只问你，你也来这里做什么？ ” 陈天宇嗫嚅问道：“ 那龙三先生怎么了，我看他倒是一个好人，你们会帮助他吧？ ” 唐经天显出身形，微笑说道：“ 你这小子倒有一份热心肠。 ” 忽而面色一端，说道：“ 但这事你还是不要多管的好。 ” 陈天宇听他这么一说，不觉愕然。

唐经天道：“ 令尊此次立了大功，福康安与和硕亲王定当另眼相看，他日论爵叙功，最不济也可官复原职，那时你们当可遂回乡之愿了。 ” 陈大宇的父亲陈定基是京官，拜御史之职，只因弹劾奸臣和坤，被贬到西藏，晃眼十年，无日不想还乡。唐经天知道他们父于心事，故有此言。

陈天宇苦笑道：“ 和坤现在正是炙手可热，权倾朝野，哪能这样容易回去。我父亲现在倒是官复原职了，可惜不是复御史之职。 ” 唐经天道：“ 怎么？ ” 陈天宇道：“ 是复萨迦宗宣慰使之职。福大帅已批准拨款重修官署，另派一队精兵，送我父亲上任了，只怕这几日就要动身。福大帅对我父亲说：你在萨迦丧兵辱命，本当有罪，现在将功折罪，己算格外开恩，你先回萨迦

去吧，好好的做三两年，那时我再保举你，让你回去做京官。哼，他竟和我父亲大打官腔，我父亲还有何话可说？只好准备再回萨迦啦。”

唐经天道：“咳，想不到官场如此赏罚不明。但回萨迦也不是什么苦差使，你们不是在那里住了十年么？何必如此愁眉苦脸？”陈天宇好像满腔心事的样子，眉头深锁，欲说不说。幽萍忽的“噗嗤”一笑道：“萨迎的土司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哩，这傻小子另有心上之人，他怕一回萨迦，就会惹起麻烦。呀，你这傻小子，别人有新郎可做，高兴还来不及呢，你却慌成这个样子！”幽萍与陈天宇曾同行多日，先话不谈，故此深悉他的心思，陈天宇被她取笑，更是尴尬。冰川天女不觉笑道：“我当是什么事情，原来是这等无聊的小事，你不是长有一对脚吗？你不愿做新郎，双脚一溜，难道能强拉住你？”冰川天女哪知官场之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笑置之，陈天宇心中更是苦闷。

唐经天道：“你回去吧，你教你一个妙法儿。”把陈天宇拉过一边，在他耳边悄悄的说了几句。冰川天女道：“哼，你这个人总爱装神弄鬼，你教他什么进一步主意，见不得人的？”唐经天笑道：“天机不可泄漏，我这坏主意，什么人都见得，就是不方便给你们听。”冰川天女道：“谁希罕听你的。”

陈天宇愁容稍敛，说道：“那俄马登也很难对付呀。”唐经夭道：“你如今的武功大非昔比，俄马登不是你的对手了。你放心跟父亲回去吧，只是要多点小心，提防他的诡计。”陈天宇一看天色，只见月亮西堕，东方天际，已微露曙光，怕父亲在家中挂念，只好向冰川天女告辞。

唐经夭与他扬手道别，只见幽萍好像心神不属的样于，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冰川天女笑道：“傻丫头，一个土司女儿已经够他烦了，你还想再给他添上麻烦吗？”幽萍撅着小嘴儿道：“公主，你也拿我取笑？我可不敢服侍你了。”冰川天女待她有如姐妹，平素也常说笑，见她怪不好意思的，一笑作罢。三人回到市区，己是天色大明，彻夜狂欢的人群，这时才渐渐散去。

三日之后，冰川天女这一行人离开拉萨，准备穿过西藏，进入回疆。他们在拉萨逗留三日，为的就是探听龙灵矫的事情。龙灵矫的案于到了福康安手中，果然大有转机，福康安将龙灵矫扣留起来，虽然仍是将他当作犯人，打入囚牢，但总胜干将他交与血神子了。福康安的主意是要先问明皇上，再行发落，这样一来一回，最少也得半年，龙灵矫的案子就这样的被搁置起来，因而唐经天也放心走了。

其时己是冬去春来，积雪虽尚未溶解，比严冬季节，却已容易行走得多。三人脚程又快，十余日后，已从西藏的南部进入了回疆的塔里木盆地。

一路行来，只见黄沙漠漠，山脉绵延，冰川天女叹道：“中国地方真大，远远望去那座高插入云的大山叫什么名字？”唐经天道：“那便是闻名世界的天山了，这里的山脉都是它的分支，天山山脉绵延三千多里，南北两高峰也相去一千里呢。”冰川天女本来兴致勃勃，听他提起天山，面色一沉，微露不悦之色。唐经天尚未发觉，继续说道：“从此处东行可入甘肃，沿着古时汉刘邦所修的栈道，便可进入川西。若然北行，可到天山。冰娥姐姐，你愿不愿先到夭山一游？”冰川天女忽地冷冷一笑，道：“你当凡是天下习武之人都要到你们天山去朝拜么？”唐经天诧道：“你这是什么话？令尊也是源出天山一派，怎么‘你们’‘我们’的生分起来了？”冰川天女冷笑不答，只顾赶路，把唐经天弄得莫名其妙。

大漠上经常是数十里不见人烟，只拣有水草的地方便支起帐幕过夜，这一日他们走了一百多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丘陵高地，可以遮风沙。他们便在背山阴处，支起帐幕。冰川天女与幽萍同宿一个帐幕，唐经天在离开半里之地，另外独自一个帐幕。这一晚冰川天女心思如潮，睡不着觉，与侍女幽萍在帐中闲话，冰川天女拿她取笑，笑她舍不得离开陈天宇，笑她一下山就念恋尘世的繁华，幽萍笑道：“陈天宇自有他的芝娜姐姐，我和他不过姐弟一般，哪谈得上儿女之情。倒是你呀——”冰川天女温道：“胡说，我有什么给你说的？”幽萍道：“不错，唐相公的人品武功那倒真是没有可说的，你两次弹琴，我都听见了呢！嘻嘻，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嘻嘻，你不怕他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吗？”冰川天女佯嗔道：“你再乱嚼舌头，看我撕不撕破你的嘴？”

主仆正在互相取笑，忽听得远处有呜呜之声，隐隐可闻，冰川天女面色一变，凝神静听，那怪声有点似吹角之声，又似尼泊尔一种特有的乐器所发之声。冰川天女忽道；“我出去瞧瞧，你不要惊动唐相公。”取了冰魄寒光剑，立刻跃出帐外，翩如飞鸟，掠入了黄沙漠漠之中。

大漠上虽有丘陵，月光却是分外明亮，冰川天女提一口气，奔出了七八里路，果然在一片草地上，见着一团人正在厮拼。刀剑碰击之声划过夜空，声声紧接，震动耳膜，打得十分激烈。冰川天女定睛一瞧，却原来是那两个尼泊尔武士合战武氏兄弟，那两个尼泊尔武士各使一柄月牙弯刀，弯刀的上半截刀柄搂空，迎风鼓荡，呜呜有声。不过，这两个尼泊尔武士的刀法虽然甚是凶猛，但武氏兄弟的剑法更加神妙，剑势如虹，杀得这两个尼泊尔武士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武氏兄弟正自杀得性起，忽见冰川天女奔来，那尼泊尔武士叫道：“古鲁巴，乌黑赤迷，乞儿赤赤。”冰川天女咕嗜咕噜的说了几句，似乎是问话的口气，武氏兄弟一句也听不懂，武老二性子最急，骂道：“有话向阎罗王说去。”骤的手腕一翻，剑锋往上一圈，剑尖一拖，朝着说话的那个武士颈上一勒，这一剑厉害非常，那尼泊尔武士的月牙弯刀正被武老大的长剑封住，撤不回来，看看咽喉就要被剑锋割断。

冰川天女叫道：“剑下留人！”声到人到，武氏兄弟陡觉寒光疾射，冷气侵肤，都不由自己的倒退三步，同声骂道：“你这妖女胆敢在这里横行，哼哼，若不给你一点教训，你还真当是咱们中国无人能制服你了！”双剑齐出，分刺冰川天女左右两肋穴道，这一招乃是终南派剑法中的杀手绝招，名为“长虹贯日”，双剑合使，威力更是大了一倍有多。冰川天女柳眉一竖，寒光剑骤然一抖，但见剑花错落，一柄剑就如化成了十数柄一般，武氏兄弟吃了一惊，但觉到处都是利剑刺来，急忙回剑防身。他们双剑合壁的厉害杀手，一照面就被冰川天女轻描淡写地化解开了。

但冰川天女却并不乘势反击，只见那两个尼泊尔武士已跳开一边，跪在地上，好似禀告一般，絮絮他说个不休。冰川天女挽着剑柄，东一指，西一划，好似漫不经意地将武氏兄弟的招数一一破开，偶而也问那两个武士几句，他们说的是尼泊尔话，武氏兄弟完全不懂。冰川天女本来是绷着一张俏脸，面色愠怒，随着那两个尼泊尔武士的禀告，却渐见柔和，听到后来，还点了点头，意似嘉许，微微露出笑容。

冰川天女的面色由愠怒而变为柔和，武氏兄弟却被她激得心头火起，又惊又怒，要知武氏兄弟乃是名家之后，素以剑法自负，冰川天女却一面谈话，

一面拆招，竟好似戏耍一般，全不把他们放在眼内。

武氏兄弟本来就对冰川天女怀有敌意，在抢夺金本巴瓶之时，若非唐经天在场劝止，他们早已想与冰川天女过招，这时见她包庇这两个尼泊尔武士，越发认定冰川天女与他们乃是一丘之貉，更兼冰川天女好似漫不经心地一面谈话一面拆招，更令他们难堪。两兄弟一声胡哨，剑法骤变，使出终南派的乱披风剑法，双剑齐飞，一正一反，全都是攻击的招数，这套剑法，共有十八招杀手，循环往复，奇正相生，因是双剑联攻，所以全无防守，真如狂风暴雨，疾卷而来，形同拼命。冰川天女也禁不住心中一懔，虽然仍是神色自如地一面和那两个尼泊尔武士说话，但却不敢像先前那么大意了。

武氏兄弟一阵强攻，但见冰川天女那把寒光闪闪的宝剑也越使越疾，竟似化成了一座光幢，罩着全身，又如在周围筑起了一座剑墙，怎么样也攻不进去。两兄弟正自惊心，忽听得冰川天女大声他说了一句尼泊尔话，向那两个尼泊尔武士挥了挥手，那两个尼泊尔武士如获大赦，在地上叩了三个响头，爬了起来，立刻飞跑。武氏兄弟怔了一怔，想去追赶，又被冰川天女的剑光罩住，摆脱不开，正自着急，忽见冰川天女笑了一声，剑光一荡，武氏兄弟的两口长剑几乎给震得脱手飞去，不由自主地急忙后退，冰川天女笑了一笑，忽然用汉语说道：“ 这两个武土我已让他们回国了，你们也都走吧。 ”说得甚是柔和，但却隐有一般威严，好像是女王在颁发命令一般。

武氏兄弟是世代名家之后，江湖之上，谁都敬他们三分，除了有限的几个前辈，谁也不敢对他们下令，冰川天女说话虽然柔和，他们却是勃然大怒，武老大骂道：“ 这两个番贼跑来捣乱，你敢擅自放走他们，你要走也不成！ ”武老二骂道：“ 你这妖女，我们早看出你不是好人，莫说唐经天不在你的身边，就算他来代你求情，我也不能饶你！ ”两兄弟口口声声的大骂“ 妖女 ”，竟然不惧冰魄寒光剑的威力，缠斗不休。

冰川天女初见那两个尼泊尔武士之时，本来甚为恼怒，但间明之后，始知他们并不是敢于违抗自己的命令（冰川天女在夺回金瓶之时，曾吩咐过他们，要他们即行回国，不得再在中国捣乱的），而是因为回疆尚有尼泊尔国王派来的几个武士，他们想到回疆来通知他们，叫他们一同回国，哪知被武氏兄弟发现，以为他们不怀好意，一路追踪而来，终于发生了一场恶斗。冰川天女本是一场好意，意图问明是非，再行处置，初意并非偏袒那两个尼泊尔武士，却不料又引来了一场误会。

冰川天女心高气做，被武氏兄弟你一句我一句地骂她“ 妖女 ”，还把唐经天扯了进来，纠缠不清，也不由得心中愠怒，发了脾气。

武氏兄弟各自长啸一声，拔脚便跑，边跑边骂“ 妖女 ”，冰川天女大怒，展开身形，立即追赶，那柄冰魄寒光剑忽左忽右，始终是轮流贴着两兄弟的背心，那股奇寒之气，渐渐隔着衣裳传人体内，但武氏兄弟也溜滑得很，似是猜到冰川天女的心意，料她不敢施展杀手，一觉被她的剑尖沾上，立即反剑强攻，双剑配合，招数凌厉，也往往迫得冰川天女不能不撤剑招架，就这样的直追出五六里地，武氏兄弟虽然拼力化解，但技逊一筹，冰川天女的剑尖始终是如影随形，紧紧追迫。两兄弟运气抵御，渐觉难以忍受，冷得牙齿打战。

冰川天女冷笑道：“ 还敢乱骂人么？ ”忽听得武氏兄弟又是一声长啸，土堆旁边突然现出一个少女，月光之下，看得分明，一身紫色衣裳，发束金环，长眉如画，笑得如花枝乱颤，指着武氏兄弟道：“ 你这两个小子如今可

碰到苦头了，真是丢人现世。还不赶快给我退下去！”武氏兄弟同声叫道：“姑姑，这妖女好厉害，你得小心，还是请她老人家来吧。”那少女斥道：“胡说，你这两个草包赶快退开，这一点点事情，还要劳动她老人家出手吗？”这少女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稚气未消，看来还不到二十岁，比武氏兄弟年轻得多，但听武氏兄弟对她的称呼，她的辈份却似乎比武氏兄弟高了一辈。

这少女突然出现，冰川天女不由得停下手来，只见那少女不住地向自己打量，忽而笑道：“你这柄剑真好玩，光闪闪的，是什么东西打的？”活像一个小孩子看到一件新奇的玩具，在啧啧称赏的神气。冰川天女不觉失笑，道：“这柄剑可不是好玩的，我想送给你玩，你也不能拿它呢，你是谁？”那少女道：“为什么拿不得？妈，你准不准我拿别人的东西？”冰川天女一怔，再一看时，忽见土堆旁边又多了一个中年女人，一身黑色衣裳，头上却结着两只丝绸白蝴蝶，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冰川天女不禁吃了一惊，心道：“怎么这女人来得如此快法？无声无息，连我也察觉不出？”这中年妇人发式却作少女打扮，最妙的是她笑嘻嘻的，连神态也像一个淘气的小姑娘，冰川天女暗笑道：“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且看她们怎样？”

只听得那中年妇人笑道：“梅儿，这位姐姐比你高明得多呢，你不信就试试看。你想拿她的东西也拿不到。喂，大武小武，过来，你们为什么和她打架？”武氏兄弟跑到那中年妇人身边，卿卿咕咕的说了一大遍，冰川天女只听到几声“妖女”的骂声，似乎是故意骂给她听的。

冰川天女一怒，正要发作，忽见那少女鼓起嘴已道：“妈，你总是看不起我，我不是小孩子啦，你不必教我，我就试给你看。”忽地冲着冰川天女一笑道：“这位姐姐，我要借你这把剑玩玩了，你舍得么？”突然一跃而起，凌空扑下，身法怪异之极，就如一只大鸟一般，冰川天女大吃一惊，横剑一削，那少女叫道：“咦，果然是拿不得的！”半空中一个翻身，左掌轻轻向冰川天女肩问拍下，右手伸出五指，来扣冰川天女的脉门。

冰川天女的轻功已是世间少有，但这少女竟似鸟儿一样能在空中回翔转折，更是惊人，冰川天女一连三剑都被她轻轻巧巧地避开，棋逢对手，不由得精神陡长，身法一展，和她认真厮斗。

那少女窜高纵低，时而跃起，时而游走，严似穿花蝴蝶，十指忽伸忽屈，跟着冰川天女的剑尖疾转，冰川天女赞了一声：“好俊的身法！”盈盈一笑，剑招倏变，只听得那中年妇人先赞了一个“好”字，叫道：“梅儿，小心，这是达摩剑法呀！”那少女连连躲闪，冰川天女剑法展开，一发不可收拾，但见寒光四射，忽聚忽散，轻灵处有如流水行云，狠疾处又有如冰河倒泻，那少女幸而有能够凌空扑击的绝技，避过了不少险招，亦觉吃力非常。

冰川天女见她比自己年小，心中怜惜，正想罢手，那少女应道：“空手打不过你，我也要用剑啦！”只见她在空中扑击而下，一个转身，手中已多了一柄精芒四射的短剑，拔剑之快，连冰川天女也看不清，冰川天女正使到一招“春风解冻”，剑尖两边晃动，上刺双目，忽见那少女一剑平挑，当中直刺，冰川天女手腕一翻，寒光剑转了一个圆圈，意欲把那少女的短剑卷走，不料那少女的剑法竟是完全不俯常理，看她这一剑明明是当中杀人，不知怎的，剑锋一偏，却突然刺到了冰川天女右肋的大穴。冰川天女吃了一惊，吸了口气，脚步不移，肌肉陡的内陷一寸，那少女的剑尖已触及冰川天女的衣裳，忽觉软绵绵的毫无着力之处，就差那么一寸，没能刺进，这一剑的强劲

之势反而给她化解于无形，更是大吃一惊。

冰川天女剑法何等快捷，就在这一瞬间，剑锋一转，又使出了一招“积水凝冰”，这一招一反轻灵之势，却是以沉雄的内劲直压下来，料那少女不能抵挡，那少女果然被迫得连退芮步，才唰的一剑，反手劈削，这一招却是武当派中的一个寻常招数，名为“飞渡阴山”，冰川天女对武当派的剑法最为熟悉，笑道：“这一招用得不对，该用守中带攻的‘华容截道’，还可勉强抵挡。”飞渡阴山这一招依着剑势，应该在左边连刺两剑，再从右边直刺一剑，前两剑是虚着破去，叫她根本不能从右方换招再刺。

哪知这少女的剑法奇诡无比，出剑的姿势明明是“飞渡阴山”，剑锋一到，方位却完全变了，冰川天女抢先一步，封着她的左方，她却唰唰两剑，从右斜方疾刺，高手比剑，最忌是料敌有误，冰川天女全神贯注左方，右方露出空门，回剑防身已来不及，那少女娇声一笑，剑锋一划，意欲割断冰川天女束身的彩色衣带，忽听得母亲叫道：“梅儿，小心！”剑锋一触，那腰带突然飘了起来，倒卷她的剑柄，原来这一剑若然直刺过去，冰川天女必然受伤，那少女生性顽皮，见冰川天女的衣带彩色绚烂，十分美丽，想和她开个玩笑，抢她的衣带，哪知冰川天女的功力比她高得多，身体各部份都练得柔软如绵，随心所欲，那少女稍微一缓，她已用腰劲将衣舞起来，当成软索使用，那少女幸得母亲提醒，急忙移形易位，剑招立变，但饶是如此，也被冰川天女制了机先，一口气抢攻了十余二十招，迫得她只能退守，所有奇诡的攻敌剑法，全都使不出来。

那少女连走下风，突然发起娇嗔，鼓起小嘴巴骂道：“你不准我还手，这样的比剑有什么意思？”好像她和冰川天女只是拆招，要冰川天女让她有攻有守，而不是真的厮杀似的。冰川天女“噗嗤”一笑，道：“好，我让你还手便是。”将冰魄寒光剑稍稍从中路移开，故意露出破绽，那少女果然得机疾进，瞬息之间抢攻三招，招招不同，第一招是峨嵋派剑法中的“万水朝宗”，第二招是崆峒派剑法中的“骏马奔泉”，第三招是嵩阳派剑法中的“金针渡世”，连发三招，竟然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剑法，这还不奇，最奇的是她每一招剑法都似是而非，方位角度都和原来的剑法不同，冰川天女这次是早有准备，腾挪闪展，以最上乘的轻身功夫，一一避过。但饶是如此，一被那少女抢了先手，攻守之势又是一变了。

冰川天女心中一动，想起父亲和她谈过的中国各大剑派，其中有一派是白发魔女所创的剑派，采集各家各派的剑法融于一炉，但剑式虽同，方位却异，刚刚和原来的剑法相反。天山剑法以光明正大、深厚渊博被誉为剑学的“正宗”，而白发魔女这一派剑法，却专事奇诡变幻，和天山剑法刚好是一正一反，各有擅场。冰川天女和那少女斗了三五十招，心中想道：“莫非这小姑娘使的就是白发魔女的剑法？”暗暗称奇。

冰川天女所料不差，这少女所使的果然是白发魔女这一派的剑法，若遇着寻常的武学之士，纵然识破，也难抵挡，但冰川天女是何等样人，她的剑法以达摩剑法为基，又杂以欧洲和阿拉伯的剑法，怪异精妙之处，实不在自发魔女这一派的剑法之下，初时因为对那少女心存怜惜，而又出于不意，所以才几乎吃亏，而今识破了她的剑法，心神一定，那少女的奇招怪着，全都奈她不得。

那少女使出浑身解数，都被冰川天女轻描淡写地化开，沉不住气，神情焦躁，剑法渐乱，冰川天女微微一笑，道：“还要比么？”那少女突然一跃

而起，短剑凌空下击，疾如鹰隼，她竟然以凌空扑击的奇技配合了白发魔女所创的剑法来使用，冰川天女大吃一惊，无暇思索，身子凭空拔起数尺，也展出达摩剑法的绝招“一苇渡江”，剑刃平削，就在半空中横截过去。那少女除了能在跃起之时，像飞鸟般的回翔扑击之外，其他真实的本领与轻身的功夫，都还不及冰川天女，她这一剑本来极为冒险，不料一击不中，反被冰川天女制住。两人都是脚不沾地，凌空交手，快如闪电，冰川天女一剑削出，心头蓦然一转：这一剑若然刺实，必定穿喉而过，自己与她无冤无仇，岂可如此？但凌空交手，收势已来不及！

那少女骇叫一声，忽听得耳边母亲的声音说道：“梅儿，你还不信我的话么？”陡觉身子一轻，被人凭空提起，轻轻抛出，落于地上，举头看时，只见母亲和冰川天女都已面对面的站在地上。

冰川天女一剑削出，后悔无及，万万料想不到就在这瞬息之间，眼前黑影一闪，就在两口宝剑相接未接的交叉缝中掠过，把刀吵女提走，冰川天女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黑影惊得呆了。她本能的身子向后一翻，只听得耳边有人说道：“小心，站稳了！”但觉此人似乎是轻轻的扶了自己一下，冰川天女立刻一个筋斗，头下脚上的一个转身，落到地上。

冰川天女惊疑不定，这个像少女打扮的中年妇人，武功之高，简直不可思议，抬头看时，只见她笑盈盈地望着自己，啧啧赞道：“好漂亮的小姑娘，有婆家没有？”冰川天女臊得满面通红，她以公主的身份，生长在冰宫之中，隔离尘世，自幼受众侍女的伺候，几曾有人和她开过玩笑，何况是初初见面的人？何况这人看来又似乎是一位前辈高手，冰川天女要骂也骂不出来。

那中年妇人笑得头上所结的两个白蝴蝶轻轻颤动，那神态与她的年纪大不相称，竟然像一个淘气的姑娘，专向她的女伴寻开心似的，只听得她又向着自己笑道：“剑法也俊极了，真是才貌双全。我给你找个婆家好不好？”冰川天女嗔道：“你这人怎么老不正经，再开玩笑，我就不客气了！”

那妇人越发哈哈大笑，道：“你年纪轻轻，怎么装模作样，就好像我的姐姐一般，哈，我的侄孙们叫你做妖女，我看你倒像个小老大婆。”冰川天女大怒，唰的一剑刺出，明知刺她不着，也要出一出气，只听得那妇人又笑道：“你对我的女儿倒是有点手下留情，但对我的侄孙却是太不客气了，你的剑法是跟谁学的，为何如此逞强？”

冰川天女愠道：“好吧，我欺负了你的侄孙，你就来惩戒我吧。”她心高气做，明知难敌，却做然进招，那中年妇人笑道：“你这样美丽的姑娘，我爱惜还来不及呢，怎舍得惩戒你？”忽然伸手在冰川天女的面上摸了一把，冰川天女明明见她伸手，却是躲闪不开，冰川天女怎耐得她如此戏弄，心头火起，剑法一展，疾似飘风，连连施展杀手！

那中年妇人笑道：“真是恼了我么？”又在她的头上摸了一下，冰川天女追着她的身形，唰唰唰连刺数剑，那中年妇人又笑道：“你这把剑倒真是件宝贝，可惜现在是寒天，要是夏日，带着这把宝剑，连扇子也用不着，怪不得我的女儿想借来玩。给我瞧瞧，看是什么做的？”冰川天女心中一凛，急忙把冰魄寒光剑舞得泼水不进，心中想道：“看你如何抢我的宝剑？”又想道：“可惜腾不出手来，要不然一连奉送她十粒冰魄神弹，看她吃不吃得消？”陡然问忽觉一股香风沁人鼻观，只听得“铮”的一声，那妇人双指一弹，冰魄寒光剑竟然脱手飞出。那妇人一把抄着，接在手中，翻来复去地瞧了又瞧，笑道：“这回真是难倒我了，是什么做的我也不知道！”冰川天女

又惊又怒，扑上前去抢夺，那妇人笑道：“ 用不着这样着急，我不要你的！” 骤然将剑柄一伸。忽然将她的手腕托着，道：“ 让我再瞧一瞧，呀，真是如花似玉，我见犹怜。这个媒人我做定了！” 在她在面上又摸了一把，骤的双手一松，笑声犹自在草原之上回旋，人影却已奔出数里之外。

冰川天女抬头看时，武氏兄弟和那少女也不见了，原来他们当那中年妇人和冰川天女戏耍之时，先自走了，冰川天女却没留神。这时遥望那中年妇人的背影在草原上冉冉消失，冰川天女不由得叹了口气，心道：“ 我父母费尽心血，创了这套中西合壁的剑法，以为可以天下无敌，哪知连这个妇人也斗不过。呀呀，我父亲的心愿只怕难以达到了。 ” 她哪知道这个妇人武功之高，辈份之尊，在武林中仅仅是有限的三两个人可以与之相比！

冰川天女心头郁结，她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戏弄，怎样也咽不下这口气，但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没精打彩地回去。走了半个时辰，抬头一望，只见一片冰轮，高悬天际，正是午夜时分，月光分外清明，在大漠之中，周围数里之内的景物都隐约可见。那两座帐幕，搭在山边，目标更显，冰川天女一眼望去，只见唐经天那座帐幕的外面，有着两条黑影，似是一男一女，男的自是唐经天无疑，那女的身材却不似她的侍女，冰川天女好不惊奇，再跑里许，定睛一瞧，看清楚了，原来却是适才和她交手的那个少女！ 唐经天这晚在帐幕之中，翻来复去，睡不着觉，脑海中不住的泛起冰川天女的影子，那似喜还嗔的神情，那闪烁不定、有如草原夜星的眼睛，令人眩惑的说话。冰川天女的身世之迷是揭开了，可是她为什么一听人提起天山，就有一种讨厌的神色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本来也属于天山一派——她是桂仲明的孙女儿呵，可是她为什么对于天山一派，总有一种“ 见外，’ 的心情？这个迷唐经天怎么也猜不透。大漠上夜风呼啸，唐经天想起下山之时父母的嘱咐，叫他去找寻桂华生伯怕的下落，而今他已找到了桂华生的女儿，可是她却不愿跟自己到天山去见她父亲以前的朋友，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唐经天想来想去，甚为苦恼。如果换是别人，唐经天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偏偏冰川天女又是那么高做，一副好像是与生俱来的高做！那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尊贵的神情，使得别人不敢向她多问半句！

唐经天既是疑惑，又有点不安，有点反感，这复杂的情绪，在他的心头打结。蓦然间他心头一荡：为什么自从认识了冰川天女之后，就老是这样的情绪不宁？这刹那间，他脑海中又泛起另一个少女的影子，这少女比冰川天女还小一岁，是他的表妹李沁梅，是和他从小玩到大的。可是对于沁梅，他却只是觉得她淘气好玩而已。为什么对沁梅又没有那样的心情？唐经天想到这儿，自己也莫名其妙！或者更毋宁说是：他已经窥察到自己心底的秘密了，可是下意识却不愿说出来。

外面风刮得更大了，风声中隐隐传来了一阵“ 呜呜 ” 的声音，时断时续，忽高忽低，店经天心中一凛，想道：“ 这不是那两个尼泊尔武士的兵刃所发出的声音吗？ ” 唐经天不比冰川天女，他有父母，有叔伯辈的武林名宿，所以虽然和冰川天女差不多年纪，见闻之广，却远非冰川天女可比，他知道尼泊尔有一种月牙弯刀，上半截刀柄搂空，迎风有声，他在日喀则的客店曾见过那个尼泊尔武士使这种刀，后来在抢夺金瓶之时又曾见过。在日喀则时，天上没有刮风，纵有微风，也被墙壁挡住，所以虽然挥动之时，也发出声音，却并不刺耳；在抢夺金瓶之时，那是在千军马万之中，这“ 呜呜 ” 之声在声音的海洋中更分辨不出。如今在大漠草原之上，夜风掠过，声传甚远，唐经

天一听就听了出来。

唐经天好生奇怪，这两个尼泊尔武士为何还留在中国？他走出帐幕，跳上篷顶，张目一望，只见冰川天女的背影，正在向西北方奔去，快捷如电，眨眼不见。唐经天本想跟着追踪，但心念一转，却又停住。

唐经天想的是：这两个尼泊尔武士是冰川天女的国人，他们对冰川天女敬若神明，冰川天女一去，有什么事情她自能解决。而且不知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若然自己也追踪跟去，只恐冰川天女以为自己好管闲事，甚或会怪自己越俎代庖。这样一想，就停止追踪，改向冰川天女的帐幕走去。

帐幕外闪出一条人影，却是冰宫的侍女幽萍。月光下只见幽萍面上略显张皇的神色，抢先问道：“咦，是唐相公吗？这么晚了，为什么还出来？”唐经天道，“你听到那呜呜的声音吗？”幽萍道：一听到的，我猜这不过是沙漠中的怪鸟啼声罢了。”唐经天笑了一笑，道：“你的公主呢？”幽萍道：“她连日奔波，早已熟睡了。我听到你的脚步声，不知是什么人，所以出来查看。你快回去。吵醒了她，她又要不高兴了。”唐经无微微一笑，道声“打扰”，回到自己的帐幕，心中想道：“冰川天女果然不愿自己知道。”

他虽然明知冰川天女不会有甚危险，可是冰川天女离开了她的帐幕，总叫他放心不下，更无法安睡了。唐经天索性点燃了西藏族人常备的大牛油烛，坐在帐幕之中呆守。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听得帐幕外轻微的声息，有人在外面弹了几下，唐经天跳起来道：“你回来了吗？”心中正是奇怪，冰川天女既不愿让他知道，为何又找自己？帐幕一揭，只听得一个稔熟的声音笑道：“唐哥哥，你想念着谁呵？”唐经天怔了一怔，随即笑道：“哼，原来是你这小鬼头！”这少女眯着眼睛，在烛光映照之下，一脸淘气的样子，可不正是自己的表妹，李治和冯琳的女儿李沁梅。

李沁梅道：“大武小武说得不错，有了她就一定有你，他们猜你的帐篷就在附近，果然一找便找到了。喂，你赶快求我，你所想念的人，现在如何，我可知道！“唐经天又好气又好笑，却也急于要知道冰川天女的消息，轻轻地打了她一下，道：“怎么？你见到谁来了？”李沁梅道：“怎么，你有了新的朋友，就欺负我了！我偏不说。”唐经天道：“好啦，我的小表妹。我向你赔礼了，行不行？快说。”李沁梅笑了一笑道：“我和她打了一架，果然厉害，凶得很呢！我看你也不是她的对手，你可得小心，准备将来捱打。”李沁梅一股劲地向唐经天取笑，唐经天可无心说笑，急忙问道：“怎么，你和她交了手了，她呢？”李沁梅道：“我妈妈现在正和她玩耍呢，你知道我妈妈的性子，怎知道她要玩到几时？”唐经天更是惊奇，又问道：“那么武家兄弟呢？”李沁梅道：“我那两个宝贝侄儿说你袒护那个‘妖女’，不愿见你了。其实嘛，我知道他们是因为给那‘妖女’打败，自己难为情，所以不敢见你。喂，她叫什么名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女子，大武小武叫她做‘妖女’，真是不该。”

唐经天哪有心情和她说笑，只是搓着手走来走去，口中不住说道：“姨妈和她动手？这怎么好，这怎么好？”李沁梅笑道：“我妈又不是要杀她，你急什么？妈也说她长得美丽，所以只是要和她玩玩呢。”唐经天心道：“呀，你哪里知道，对她岂能戏弄，你认真和她厮斗，将她打伤了也比戏弄她好。”心中颇怪姨妈越老越不正经，一生都是那么爱和人开玩笑。他却忘了，他小时喜欢姨妈更甚于喜爱母亲。

原来冯琳和唐经天的母亲冯瑛是孪生姐妹，两人的性格却刚好相反，冯瑛庄重之极，冯琳却淘气非常，俗语云：“江山易改，品性难移。”这股脾气，竟然老亦依然。李沁梅的祖母是武琼瑶，武琼瑶是白发魔女的关门弟于，故此李沁梅既精通白发魔女的剑法，又从母亲处学会许多外派的武功，她的空中扑击之技，就是冯琳当年从八臂神魔萨天刺那儿学来的。冯琳不但将全身本领都传给女儿，连性格也传了给她。

李沁梅见表兄着急，越发得意，笑道：“谁叫她欺负大武小武，你不见他们那狼狈的样儿，那才真气人呢！她将剑尖贴着他们的背心，又不下手，只是戏弄，就像狸猫戏弄鼠子一般，我都看不过眼啦！我妈要给他们出一口气，非加倍戏弄她不可。喂，喂，你还没有告诉我呢，她叫什么名字？”唐经天道：“唉，你还问呢，都是自己人。她叫桂冰娥，和你祖母同辈的桂仲明就是她的祖父。你们将她戏弄，姨父一定责怪。”李沁梅伸伸舌头道：“你打算告我么？”忽而扮了个鬼脸道：“我才不怕，我怕我爹爹，我爹爹怕我妈妈，我妈妈又怕我。你呀，你告也告不入。”

唐经天拿她真没办法，心中想道：“姨妈要和她开玩笑，那就谁也阻止不来，将来再慢慢开解她吧。姨妈和小辈最合得来，她将来若知道了我姨妈的性格，也会欢喜她的。”心中自己开解，定了定神，问道：“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李沁梅娇声一笑，骄起双指，对准他的额角戳了一下，笑道：“表哥，你真是昏了头啦。连你自己父亲三年一次的开座考学都忘了吗？”原来他的父亲唐晓澜乃是天山各派的领袖，定下规矩，每三年一次招集天山的后辈，考他们的武功本事，以定奖惩，并加以指点，这叫做小聚集；每十年一次还有个大聚集。那就不只在回疆西藏的后辈要来，即远在各地的同辈，凡属与天山六剑有渊源的都要来，即如川西的冒川生，湖北的石广生等都要来的。今年恰好是三年一次的“小聚集”之期，唐经天去年下山之时，得他父亲特别准许，若无别事，自当赶回，若因找寻桂华生伯伯，路途遥远，也可以作为缺席，准不参加，所以唐经天一时没有想起。

而今唐经天虽然想起，却仍是有所不明，问道：“我父亲开座考学，和你们来到这儿又有什么关系？”李沁梅道：“你没有听姨父说过吗，我祖母的师姐飞红中老前辈当年在南疆哈萨克部落，传授过酋长呼克济夫妇的几手武功，那位酋长的夫人叫孟曼丽斯，死了还不过十年，我小时候还见过她来探我的祖母呢。后来我祖母死了，她也老得不能走动了，这才没来。”唐经天道：“这个孟曼丽斯死了，和你们又有什么关系？难道说你们要到阎罗王那里找她吗？”

李沁梅啐了二口道：“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唐经天笑道：“我是真糊涂。”那当然是和她开开玩笑，李沁梅却认真的说道：“孟曼丽斯死了，她还有子孙呀。本来孟曼丽斯只不过跟飞红中老前辈学了几手功夫，也没有师徒名份，算不上是天山派的。但她孙儿近年知道姨父每三年有一次开座讲学，除了较考后辈弟子之外，还指点到会后辈的武功，所以他们也想来，我母亲看在我死去的祖母份上，准了他们，又怕他们年轻小辈，不知所在，上不了天山，所以特地来接他们。其实嘛，也是我母亲久静思动，想下山玩玩，我呀，我总是喜欢跟我母亲的，所以也就来啦。听说过了这个沙漠，南边就是哈萨克人的聚居之地了，是么？”唐经天道：“是呀。回疆地方，姨妈比我熟得多，何必问我。”李沁梅笑道：“我走这沙漠也走得厌烦了，我就怕

母亲是哄我的，所以问你一问。”停了一停，继续说道：“在大漠的边缘，我们遇见了大武小武，他说要追踪两个人，我们反正要穿过沙漠，就和他一同走。想不到今晚就遇见那个什么什么桂冰娥，哈，也就是你呀你想念的那个人。”

唐经天道：“那两个尼泊尔武士呢？”李沁梅道：“什么尼泊尔武士？”唐经天道：“就是大武小武追踪的那两个人呀。”李沁梅道：“我没有见着。他们小孩子闹着玩，我才懒得管呢。”唐经天噗嗤一笑，李沁梅道：“笑什么？哼，也许那两个尼泊尔武士给大武小武杀了，所以你的冰娥姐姐才那么生气，我妈说过，外国的武士到中国来多半不怀好意，杀伤一两个也算不了什么一回事。”

唐经天心中焦急，走出帐幕，望了又望，道：“怎么还没回来？”李沁梅道：“我妈作弄她还未够呢。”唐经天道：”姨妈等会来么？”李沁梅微微一笑，突然伏到唐经天肩上，在他耳边悄悄说道：“我妈说要给你做媒，她今晚作弄了你未来的新娘子，怕你们两个生气，她不来啦。她叫我对你说，叫你带了新娘子口天山去。既然她也是自己人，那就更该去啦。”唐经天道：“胡说。”李沁梅一本正经的道：“一点也不胡说，你到了这儿，还不回去，难道当真是只顾伴她，连姨父姨母你也不回去见见么？”唐经天心中一动，举起手作状打她，李沁梅又笑又嚷，忽见一个白衣人影，突然来到面前。

李沁梅笑声一停，“咦”了一声道：“你回来得好快呵！”唐经天陪着笑脸，迎上前去。冰川天女冷冷地看了她们一眼，突然扭头便走。她本来对李沁梅颇有好感，此际见了她和唐经天这样亲热，居然还嫌自己“回来得快”，心中不知怎的，颇有一种酸溜溜的味道，更兼受了她母亲的戏弄，气愤难平，竟然不理唐经天的呼唤，头也不回，自回帐幕。

李沁梅伸伸舌尖，道：“好大的脾气，唐哥哥，我惹恼你的冰娥姐姐了，我可不敢再留啦。”唐经天对这个小表妹实是毫无办法，啼笑皆非，李沁梅走了两步，忽然又转过头道：“记着，带你的新娘子给我们兄弟见见，今次是在慕士塔格山的驼峰聚集，你母亲替你父亲讲学呢，机会真是再好也不过了！”像银铃一般的笑声飘荡夜空，李沁梅边笑边跑，转瞬间便不见了。

唐经天一片茫然，慢慢地走向冰川天女的帐幕，只见帐中烛光已灭，依稀似听得啜位之声，唐经天叫了一声：“冰娥姐姐”，没有回答，叫了两声，也没回答，在她的帐篷外弹了几下，也没回答，不过啜位之声却没有了。旷野沉寂，夜风还在呼啸。唐经天道：“何苦来呢！”呆呆地站在冰川天女的帐篷外面，遥望星辰，心中思如潮涌。

突然间一个念头在心上升起，想道：“小表妹虽是说笑，但带冰娥回去见见父母也好。我父亲和几位前辈都想念华生伯伯，见了她的女儿也定然欢喜。”但随即想道：“冰娥一听我说要去天山就不欢喜，我姨妈又戏弄了她，她更不愿去了，怎好说得。”手指偶然一触，触着龙灵矫送还给他的那块汉玉，唐经天禁不住又想道：“冰娥要去见他的伯父，也不迟在这几个月的工夫，先到天山一行，倒是两全其美。既免我父母挂心，又可问那龙三先生的来历。但怎能说得动她？”想来想去，忽地心生一计，这时长夜将逝，快将是拂晓的时分了。

唐经天想出办法，精神抖擞，索性再不回去睡觉，就在冰川天女的帐幕前面徘徊漫步。眼见星月西沉，朝阳升起，大漠之上，寒气顿消，帐幕一揭，幽萍走了出来，见唐经天还在，大是惊奇，唐经天急忙上前问好，正待说话，

幽萍道。“公主说，不用你陪她了，她自己会走。”唐经天怔了一怔，想不到冰川天女如此任性，自己想了半夜想出的妙计竟是白费心机，不由得呆若木鸡，迫切之间，说不出话。

幽萍受她主人所嘱，传话之时，本是一本正经，这时见了唐经天如痴似傻的样子，不由得又觉可怜，又觉好笑，问道：“怎么，你昨晚一晚都没睡么？”唐经天凄然苦笑，不答幽萍的话，自顾自的吟道：“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帐幕再揭，只见冰川天女也走了出来。

冰川天女本来对唐经天颇为恼怒，忽听得唐经天吟这两句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不由得又喜又悲，心中怅触，几乎流下泪来。这两句是黄仲则诗中的名句，黄仲则是和他们同一时代的人（乾隆十四年生，四十八年卒，比他们大约大十五六岁。）清词丽句，传遍大江南北，就连漠外边疆，凡是欢喜读书的人无不能背诵他的诗句，诗名之盛，就如清初纳兰容若的词名一样。冰川天女父亲未死之时，就曾教她背过这两句诗，那时她还只是十岁的小孩子，还未懂得什么，如今一听唐经天念出，顿觉这两句诗实是出于至性至情，感人之极。尤其适合眼前的情景，就好似这是唐经天特别为她所作的一样。冰川天女幼失父母，独处冰宫，虽有一群侍女，但却从未感受过这般的关怀与爱惜。“呀，这傻子竟然为我在风露之中立了一个通宵！”心肠不由得软了。

唐经天冲口念了这两句诗，忽见冰川天女出来，面上一红，颇觉不好意思，上前强笑说道：“冰娥姐姐，你好早呵！”幽萍道：“你更早呢！喂，小公主，这傻子昨晚一晚没有睡觉。”冰川天女望了他一眼，默然不语，良久良久，忽然抬头说道：“谢谢你陪了我们这么多天，以后不必你陪了。我们自己会问路前往。”唐经天听这语气，已经软了几分，一笑说道：“大漠之中，最易迷路，也未必遇到熟悉路途之人，我反灭没事，正好给你们带路，说得好好的，怎么又要单独走了。”

冰川天女心中一酸，本想气他几句，但一来冰川天女是个自尊心极强之人，不愿提起昨晚之事，更不愿显出有半点妒忌他和那个女孩子亲热之心，以免失了自己的身份；二来见唐经天那可嗤可笑可怜可悯的样儿，也不忍再用说话刺他，听他这么一说，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说声“也好。”

三人在沙漠之中走了几日，冰川天女初次下山，又是在这种一望无际的沙漠草原之中旅行，几乎不辨东西南北，只是越走越见山脉起伏，远远那座高插云霄的大山，也越来越显现了，冰川天女奇道：“不是说要到四川吗？怎么倒好像走近天山了？”

唐经天笑道：“天山离这儿还远着呢，咱们不过抄捷径前往罢了，哪里是到天山呀。”冰川天女根本不知道路，只有跟着他走。开始几天，冰川天女对他甚是冷淡，十多天后，渐渐有说有笑。一行人穿过了沙漠，这一日到了一座大山前面，山上冰雪覆盖，半山腰处，伸出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峰，挡在面前，这座山峰，好像一头大骆驼，头东尾西，披着满身白色的绒毛。冰川天女心有所疑，突然问道：“这不是天山吗？”唐经天道：“这哪里是天山，你问问牧人看。”山下是一片草原，常有牧人来往，走了数里之地，果然遇见赶骆驼的人，冰川天女一问，始知这座山名叫慕士塔格山，这座山峰便叫做骆驼峰。冰川天女这才放下了心。她哪里知道慕士塔格山乃是天山山脉的分支，和天山南面的主峰已经相去不远了。正是：

不识天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古窟传经 湖边谈往事　冰弹受挫 盆地觅芳踪

山上云海迷茫，雪峰矗立，像水晶一样，闪闪发光，积雪的高峰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幻出千般彩色，万道霞辉，冰川天女想起冰宫，就好像一个远离故乡的旅人，忽然看到了与故乡相同的景色，忍不住在山脚下留连观赏，啧啧赞叹，道：“这山好像比我所居住的念青唐古拉山还要高呢！景色也美丽极了！只是念青唐古拉山上有一个天湖，湖光山色，互相辉映，在别的地方却寻找不到。”唐经天笑了一笑，道：“这座驼峰的上面也有一个冰湖，虽然及不上天湖的波澜壮阔，但却另有一种幽美的情调。”冰川天女回眸一笑，道：“是么？”似乎被唐经天所描写的景色迷住，悠然神往，忽而又叹了口气道：“可惜咱们还要赶路。”

山上传来了轻微的声响，好像层冰乍裂，枯枝初燃，发出一种噼噼啪啪的声音。幽萍“咦”了一声，道：“这是踏雪破冰的声音，这山峰上有人行走么？”唐经天道：“适才所说的那个冰湖，不但景色美丽，湖中还有雪莲。胆大的猎人常在开春的时候攀上去采雪莲。听这声音，似乎上面采雪莲的还不止一人呢。”天山雪莲是人世奇葩，花开之时，灿如云霞，又是无上的妙药，能治败血、亏损、创伤，并可解各种奇毒。冰宫中有各种灵丹妙药，其中也有用雪莲合成的，但冰川天女却没有见过盛开的雪莲，听了唐经天的话，禁不住喜孜孜的道：“那么咱们就拼着耽搁半日行程，上去瞧瞧，开开眼界。”

唐经天正是巴不得她说这句话，道：“既然姐姐有此雅兴，小弟自当引路。”驼峰峭拔光滑，禽兽也难行走，平时采药的人，多是结伴同行，用长绳互相连系，以斧凿在山岩上凿开裂口，插上铁钉，攀援而上，也还常有失事的。幸唐经天这一行三人都具有绝顶的轻功，但也爬了一个多时辰才爬到上面。

只觉眼前空阔，一片光亮，山顶上有一股清泉，注入一个方圆数十丈的小湖中，湖中有闪光的浮冰和零落的花瓣，清泉后面有一丛野花，生长在纠结牵连的荆棘之中。冰中天女道：“这里面有雪莲吗？”唐经天道：“都给人采去了。”冰川天女颇为失望，但冰湖的景色实在清丽之极，足以令她流连。冰川天女举目四望，只见湖畔的雪地上许多脚印，通到花丛，花丛后面，山的那边，还隐隐闻得杂乱的脚步声。

唐经天笑了一笑，忽道：“到了这个地方，你实在应该再去看看，这是你们贵派发祥之地呵。”冰川天女道：“怎么？”唐经天道：“你祖父当年就是在这里遇到你们的师祖辛龙子的。”（事详拙著《七剑天下山》）冰川天女道：“那么这花丛后面还应该有我师祖当年的石窟。”拔出宝剑，披开荆棘，立刻往里面直走。

想不到花丛中竟辟有一条小径，外面的荆棘不过是遮掩的，铺路的泥土尚松，冰川天女心中起疑，这小路看来是新近才开辟的。

花丛后是一面石壁，石壁上凿出一个窄窄的洞窟，那形状就像一个人盘膝而坐一般，原来这乃是辛龙子当年坐关之处，辛龙子曾靠着这块石壁坐了一十九年，石壁上现出了他的身体轮廓，后来他就按照这个形状，凿成了石窟。冰川天女的祖父桂仲明是辛龙子死后遗书所传授的弟子，所以这个地方算得是武当派北宗的一个圣地，冰川天女拜了三拜，绕过石壁。

绕过石壁，人声脚步声更是清楚，冰川天女抬头一看，只见对面一块山峰斜伸出来，山腰处凿有十数个洞窟，正中的这个洞窟，外面还搭有一个竹

棚，竹棚内隐有人影，山坡上山路间有三五成群的人，看来倒像赶赴什么盛会似的。

冰川天女惊疑更甚，她虽然不识江湖路道，但只要一看，就知道这些人绝对不是采雪莲的人。一个念头突然在冰川天女心中升起：唐经天为什么要诱我上这山来？

冰川天女心念一动，立刻施展登萍渡水的功夫飞掠过去，忽听得有人叫道：“兀那女子是什么人？这里不许外人赴会！”又一个声音道：“哼，她竟然还敢佩剑上山呢！”冰川天女大怒，只见山坡上两个黑衣少年，正在对着自己指指点点，冰川天女正想发作，忽又听得一声娇笑，一个女孩子带着稚气的声音叫道：“哈，唐家哥哥，你果然听我的话，真把她带来了。喂，你们休得胡说，惹恼了唐哥哥。她才不是外人呢！你们知道她是什么人？来，来，来，我告诉你们！”这小姑娘正是曾与冰川天女交过手的那个李沁梅，只见她一面向唐经天招手，一面向自己指点，和那两个黑衣少年挤眉弄眼，显然是拿冰川天女取笑。李沁梅后面还有武家兄弟和另外两个不知名字的人。

冰川天女这一气非同小可，心中骂道：“哼，唐经天你这小子竟然敢如此捉弄于我，将我带上山来给人笑话！”转过身就想找唐经天算帐，只见唐经天已被那小姑娘截着，不住他说：“小表妹，你休得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冰川天女更是气怒，刚转身奔出两步，忽见眼前人影一晃，一个美貌的中年妇人悄没声息地拦在自己的面前，正是曾羞辱过她的那个妇人，只见她微微笑道：“这位姑娘，你是和经儿同来的吗？”冰川天女大怒，不假思索，一抖手就是六枚冰魄神弹齐向那美妇人飞去！六枚齐发，威力奇大，即使血神子也禁受不住，冰川天女被这妇人戏耍，心中气恼，又知道自己不是她的对手，所以一出手就用这种世上无双的暗器取胜。

那妇人“咦”了一声道：“这是什么玩艺？”只见她五指齐挥，有如一朵兰花突然开放，姿势美妙之极，叮叮声响，五枚冰魄神弹触指飞扬，在空中飘飘荡荡，既不破裂，亦不落下，力道用得之巧，真是出神入化。但这还不足为奇，更令冰川天女吃惊的是：最后一枚冰魄神弹，她竟然用口咬着，舌尖一卷，吞了进去，微微笑道：“原来是冰魄精英，比这山上的清泉好喝多了。”冰魄神弹的奇寒之气，内功火候未到的，只要触着便会生病，内功好的，若被打中穴道，亦要禁受不住，至于能够把它吞下，当作雪水一般吃掉，那简直是难以想像！

冰川天女凛然一惊，转身便走，只见那美妇人身形一起，双袖一卷，把弹上半空的五枚冰魄神弹都接入袖中，笑道：“这暗器我倒未曾见过，倒得仔细瞧瞧。喂，小姑娘，我与你素不相识，为何你一见面就用这种厉害的暗器打我？”冰川天女领教过这妇人淘气的手段，只道她又要来戏弄于己，心想这妇人本领比自己高出十倍，要逃也逃不掉，心中一定，反而站住，愤然骂道：“你若然是前辈高人，就不该如此两次三番戏弄后辈。哼，天山派的真会恃强欺弱，现在我才相信。”那妇人怔了一怔，心道：“我几时戏弄过她，为何她如此骂我？”

原来这妇人并不是李沁梅的母亲冯琳，却是唐经天的母亲冯瑛。冯玻冯琳是一对孪生姊妹，性情大不相同，相貌完全一样。冯瑛是当年天山女侠易兰珠的衣钵传人，又得过吕四娘的指点，比她的丈夫，现在天山派的领袖唐晓澜的武功还高明得多，当今之世，无人可以与之相比！这次驼峰聚会，就

是由她主持的。

冯瑛性情柔和，见冰川天女发怒，更觉楚楚可怜，本来想拿着她问话的，听她如此一说，反而退后三步，笑道：“你对天山派的成见也未免太深了，好吧，我不逼你。你愿说便说，不愿说我也不问你的来历因由。”冰川天女叫道：“萍儿，下山！”话声未说完，身形已掠出十数丈外，冯瑛见了，也不禁暗暗赞道：“当年我在她这般年纪，也没有她这样高明的轻功。”

冰川天女疾跑，隐隐听得唐经天在后面呼唤，冰川天女气恼之极，头也不回，霎眼之间，就跑过一个山拗，忽听得一声笑道：“梅儿说你一定会来，我还不相信呢。哈，你果然来了。看来我这个媒可要做定了！”只见一个妇人拦在前面，笑得头上的两个蝴蝶结也迎风摆动，冰川天女不知这是冯琳，还以为是适才与自己交手的那个妇人，故意抄小径追来将她戏弄，一晃身向斜坡奔下，正想出言骂她，忽然斜坡上的乱石堆中又窜出一人，却是血神子。

原来自龙灵矫在拉萨被福康安扣留之后，福康安要遣人上京，问明真相，不肯将龙灵矫交与血神子。血神子无法，只好派云灵子先赶入京，禀告大内总管，一面留下桑真娘在拉萨监视，而自己则暗中追踪唐经天和冰川天女，顺路想再邀一两位强手相助。

血神子自思：若然以一对一，则唐经天和冰川天女都要比自己稍逊一筹。但以一对二却是难以取胜，因此只敢暗中追踪，不敢露面。

这一日来到了慕士塔格山的驼峰之下，见唐经天等一行三人攀上山峰，血神子也追踪而至，因他不识山路，又是待唐经天等人攀上山才跟上来的，故此赶到之时，已经是冰川天女逃下慕士塔格山的时候了。

血神子突然碰着冰川天女也是吃了一惊，但见她只是一人，而且神情狼狈，似乎刚刚给人打败的样子，又不禁心中暗喜，便突然窜了出来，迎头就是一掌。

冰中天女前后受攻，暗叫一声苦也，心中想道：“血神子犹可抵敌，那妇人却是太过厉害。”不敢退后，只好向血神子疾攻，一抖手先发出三枚冰魄神弹，随即把寒光剑一挥，护定身躯，疾冲而过。

血神子知道冰魄神弹厉害，好生溜滑，陡然一个转身，移形换位，避开冰魄神弹，一下子便到了冰川天女右侧，更不换招，手腕一翻，立刻变为擒拿手法，硬抢冰川天女的宝剑。

冰川天女正觉着一股热气扑面喷来。正想横剑削下，忽觉背后衣袂带风之声，颈项一凉，耳边听得那妇人笑道：“今日天时不正，又冷又热，你们捣什么鬼？”原来冯琳飞身赶到，她见血神子相貌古怪，掌发热风，而冰川天女则发出一种带着奇寒之气的暗器，两者都是她未曾见过的“宝贝”，她一淘气，便在两人的颈项各吹了一口凉气。

冰川天女一跃跳开，那山坡铺满冰雪，冰川夭女在冰峰之上长大，溜冰滑雪是她最擅长的技艺，闪开之后，不假思索，便在峭滑的山坡上直溜下去。那血神子却不知冯琳是何等样人，恨她放走敌人，又被她连吹三口凉气，气得哇哇大叫，转过身来，举掌便劈冯琳。

冰川天女溜到山坡，山风吹来，隐隐听得唐经天呼唤自己，心中一动，脚步稍慢，忽见山坡转角处又窜出两人，却是与李沁梅在一起的那两个黑衣少年，高声叫道：“留下剑来，让你下山！”这两个少年，一个是李沁梅的哥哥李青莲，一个是唐晓澜的徒弟，当年无极派大师锺万堂的侄孙镇展，两人一般年纪，一样打扮，就如兄弟一般。这两人都属少年好事之流，被武氏

兄弟唆使，预先走开，悄悄到这里埋伏，想折辱一下冰川天女，替武氏兄弟出口闷气。

冰川天女柳眉一扬，冷冷说道：“我不信你们天山弟子就有这么霸道！”脚尖一点雪地，箭一般的立刻到了两个黑衣少年的面前，一招“千里冰封”，寒光剑挥了一个圆弧，立即把两个少年的长剑圈在当中。她的滑雪本领举世无双，比“陆地飞腾”的轻功还要快得多。

两个黑衣少年吃了一惊，双剑刚刚展开，就被冰川天女宝剑的冰魄寒光裹住，冰川天女剑柄转了几转，两个少年的长剑几乎给她绞得脱手飞去。冰川天女心中恼怒，立意要将他们的兵刃反夺出手，剑光越收越紧，绞转也越来越快，锺展是唐晓澜所收的唯一弟子，武功火候虽然远不及他的师兄唐经天，但亦已得天山剑法的真传，临场亦较镇定，见冰川天女的剑运转如风，难以相抗，突然悟出以静制动之道，趁着冰川天女在两招之间，劲力一紧一松的连接间隙，突然使出一招“江海凝光”，这是天山剑法中“大须弥剑式”的一招最稳健的防守招数，全身劲力都凝在剑尖，冰川天女正自得心应手，忽觉敌人的长剑竟似化成了一条铁柱，绞之不转，怔了一怔；李青莲学的是白发魔女这一派的奇诡剑法，趁机将长剑向前一探，立刻消解了冰魄寒光剑的绞转之势，刷刷两剑，指东打西，似左反右，马上转守为攻。

论到真实的本领，冰川天女固然要比镇展李青莲任何一个都强，但两人联剑攻她，冰川天女却要稍稍吃亏，幸而冰川天女曾见过李沁梅所使的奇诡剑法，知所应付，更兼在雪地之上斗剑，冰川天女最是擅长，因此在二三十招之内，冰川天女还是攻多于守。李青莲和锺展暗暗吃惊，各呼惭愧，心中想道：“怪不得武家兄弟吃了大亏，这妖女果然厉害，竟能独挡天山两派的剑法。”冰川天女也是暗暗吃惊，心道，天山弟子果然名不虚传，连两个后生小辈也有这么高的本领。

双方都感到敌人难以应付，正自斗得紧张，忽听得那中年妇人的声音，自远远的山头传下：“莲儿展儿，让她下山，快快回来。”冰川天女不由得大吃一惊，这声音明明是在远远的山头传来，居然像在耳边呼唤一般，这还罢了，另有一事，最令冰川天女怀疑难释。

那中年妇人明明就在山坡之上将血神子戏弄，何以声音却似从驼峰上传来？冰川天女不知，这发声呼唤的乃是冯瑛，将血神子戏弄的却是冯琳。

锺展和李青莲听到师母姨母的命令，哪敢不依，疾攻两剑，想把冰川天女迫退几步，就立刻脱身奔回驼峰。冰川天女早料到他们有此一着，也是冰川天女心高气做，明知他们要撤走，却立意要挫折他们一下，趁着他们双剑要收未收之际，突然反削两剑，镇展已见机转为守势，还能抵挡，李青莲正采攻势，被她一绞，手中的长剑竟然脱手飞出，“呛啷”一声，掉在雪地上。冰川天女冷冷一笑，道：“看到底是谁解剑？”脚尖一点，又已滑出十余丈远。李青莲气得哇哇大叫，只好回山。

唐经天本意是将冰川天女哄来，让她拜见自己的父母，一叙世交之谊，好消释前嫌，哪知弄巧反拙，冰川天女却把他的母亲误作他的姨母，竟然出手打他的母亲。唐经天知道母亲端庄凝重，与姨母的性好戏滤截然不同，不禁暗叫“糟糕”，担心母亲会因此不喜欢冰川天女。尴尬之极，好不容易摆脱了他小表妹的胡缠，急急自后追来。

冰川天女正自滑雪下山，忽听得唐经天的呼唤之声，越来越近。冰川天女恼恨难平，怒气未消，对唐经天的呼唤理也不理，到唐经天相距十余丈了，

才回头一望，鄙夷一笑，哼了一声，唐经天道：“ 冰娥姐姐，你听我说。 ” 冰川天女拾起一块雪块，劈面就打，愤然说道：“ 我今日才知你的为人，我是给你寻开心的吗？ ” 脚尖一点，又滑出十余丈远，唐经天叫道：“ 你听我说了再走也不迟！ ” 冰川天女又回头掷了一声雪块，道：“ 谁听你的说话？你再也不要跟我说话。 ”

　　唐经天也是个带有几分傲气的少年人，冰川天女在气头上的说话令他甚是难堪，他顿然止步，正欲另外想法，驼峰上又飘下了他母亲的呼声：“ 经儿，回来！ ” 接着是一个严厉的声音：“ 经儿，不许你拦截这个姑娘。 ” 这是他父亲唐晓澜的山顶传声。原来唐晓澜夫妇起初本以为冰川天女是儿子新交的友人，心中虽然有些不满他擅带外人参加聚会，但也还没有什么，后来见冰川天女莫名其妙的，一见面就用极厉害的暗器偷袭，又误以为她不知是哪个邪派高手的弟子，特地趁此机会来向他们挑衅的，因此一误再误，误以为最初的想法错了：这女子不是儿子带来的友人，误以为唐经天去追她是想将她截回，交给自己处罚。以唐晓澜夫妇的身份，绝不能与后辈为难，何况冯瑛早已答应让她下山，故此唐晓澜夫妇都先后出声拦阻儿子。唐经天只好停步不追，只见冰川天女在雪地上滑走如飞，那积雪的山坡削滑异常，转瞬之间，冰川天女的背影已只看见一个黑点，好像雪地上飞滚的弹丸，眨一眨眼就滚到山谷下面去了。

　　唐经天一片茫然，心头郁郁，走回驼峰，经过山腰之际，忽听得冯琳笑道：“ 经儿，你看我耍这个老猴儿。瞧清楚了，这一招你不可不学。 ” 山坡上，冯琳正在捉弄血神子，就如灵猫戏鼠一般，忽而向他吹一口冷气，忽而绊他跌了一跤，血神子暴怒如雷，凭着听风辨器之术，听出冯琳正在背后偷袭，背心一撞，呼的反手一掌，冯琳三指一扣，用猫鹰撕抓的绝技扣他脉门，血神子万料不到她的招数如此刁毒，竟然在自己掌力笼罩之下，伸指欺到跟前，脉门是人身要害，若被她扣着，多好武功，亦无能为力，急忙缩手，却还是给冯琳的指尖轻轻弹了一下，“ 啪 ” 的一声，血神子的手掌被弹得反打回来，在自己的面上狠狠的打了一记，热辣辣的半边面孔登时肿了。冯琳笑道：“ 这一招叫做自打耳光，好不好玩？ ” 唐经天本来郁郁不乐，也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血神于几十年苦练，想不到二次出山，便遭如此折辱，气得哇哇大叫，双掌一错，先护着全身要害，再运起真气，发动掌心的热力，狠狠扑击冯琳，唐经天在三丈之外，也觉热得难受。冯琳皱了皱眉，道：“ 你这鬼样儿真令我讨厌，这对狗爪子也会冒气，哼，哼，且给点厉害让你瞧瞧。 ” 忽而转头向唐经天道：“ 经儿。你知道这老妖怪是什么东西吗？ ” 唐经天道：“ 嗯，他是清廷的鹰犬。 ” 冯琳本意是将他戏耍，要待问清楚后才决定出手的轻重，一听他是清廷鹰犬，嘻嘻笑道：“ 那就妙极了，好，你既仗这对狗爪子欺人，我就把你的这对狗爪于切下来。 ” 唐经天道：“ 姨母，宝剑给你。 ” 冯琳道：“ 哼，切这对狗爪于要什么宝剑，你瞧我的。 ”

　　只见她笑得如花枝乱颤，头上的两个蝴蝶结随风摇动，冯琳突然将头上的蝴蝶结解下，那蝴蝶结是用十数根彩色的丝线拧成一股细绳捆着的，蝴蝶结一解，那股彩绳抖了开来，轻飘飘的飞扬，冯琳道：“ 好，你瞧清楚了。 ” 左右两手各执一股彩绳，向血神子身上一招，就要缚他的两手。血神子大怒，喝道：“ 妖妇，你敢如此欺我？ ” 横掌如刀，直上直下的乱削，心道：“ 你这根彩绳如何缚得住我。不给我指甲撕断，也得给热力烧毁。 ” 哪知这彩绳

飘飘晃晃，不比寻常兵器，既不会被敌人抓中，又不受掌风之力，血神子只见眼前彩色缤纷，那五彩头绳，在眼前晃动，不觉目眩神迷，心烦意乱，忽听得冯琳叫道：“着！”血神于两边手腕都给彩绳缚着，勒得不能动弹。冯琳暗运内力，力透丝丝，把那股彩绳变得有如一根网线，人肉数分。内功练到最高境界，可以摘叶伤人，飞花杀敌，冯琳用头绳捆敌，就是这种功夫。

冯琳所学的武功之杂，天下无双，这一手功夫本源出于西藏红教的“飞绳解腕”，西藏人用绳索可擒犀牛，犀牛力大，缚在它身上任何部份，绳索都会被它拉断，只有缚着它的前足软蹄，它才不能发力，乖乖驯服，当年红教的祖师喀尔巴见西藏人活捉犀牛，悟了此理，创出“飞绳解腕”的功夫，只要用软绳缠着敌人的脉门，那就纵令敌人有金刚大力，亦自发挥不出。冯琳小时候曾在当时的四皇子允祯（即后来的雍正帝）府中学会这手功夫，到她归隐天山，又练成了正宗的内家气功，更把“摘叶伤人，飞花杀敌”的内功运用上了，所以虽然只是一根极细的彩绳，也可当成钢丝使用，比红教的“飞绳解腕”更要厉害多了。

血神子双手被缚，脉门给绳缠紧紧勒住，血脉不能畅通，不但手腕疼痛，愈来愈甚，呼吸亦觉紧迫，内力运不出来，两眼睁得大如铜铃，晕眩虚软，就如患了重病一般，叫也叫不出来。唐经天见此形状，心道：“不用半个时辰，血神子的手掌就算还未给勒断，也要气绝身亡。”心中殊觉不忍。忽见人影一晃，对面的山头有人叫道：“琳妹，你这玩笑也开得太过份了。”在山头上站立的人正是唐经夭的父亲唐晓澜。

冯琳道：“你不知这人多可恶，他是清廷的鹰犬呢！”唐晓澜看不清楚，摇了摇头，又传声叫道：“这人是你的婆婆（武琼瑶）当年曾释放过的。难为他练了几十年，若非大恶，还是饶了他吧。”冯瑛也在驼峰上传声说道：“琳妹，你怎么还像小时候的任性，用这样狠毒的手段。放了他吧，我不高兴见他的神气。”冯琳最是敬畏姐姐，微微一笑，将彩绳收了，道：“好，以后这人若与经儿作对，我可不理。”血神子双手一松，深深的吸了口气，一跃跃开，低头一看，只见双腕如给火绳烙了一道圆圈，入肉数分，惊骇之极，听唐晓澜的称呼，知道这妇人是唐晓澜的小姨冯琳，抬头一看，冯琳似笑非笑的还在冷冷地盯着他。血神子打了一个寒噤，心知唐晓澜夫妇的武功还在冯琳之上，想起自己以前要找唐晓澜比试，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哼也不敢再哼，急急下山逃走。

店晓澜招手道：“经儿，你过来。”与唐经天回到驼峰，进入当中的石窟，这些石窟都是为了这次聚集而开辟的。当中的石窟是唐晓澜夫妇所居。唐晓澜将儿子带入洞窟，又将李治冯琳夫妇请了过来。这才盘问儿子道：“经儿，适才那女子是何等样人？你是不是认识她的？为何她一见面就用冰弹打你的母亲。”唐经天道：“她是冰川天女……”唐晓澜已有二十年不在江湖道上行走，奇道：“有这样古怪的名字。”冯琳插口笑道：“她这一打打得真好。”冯玻诧道：“怎么？”冯琳笑道：“姐姐呀，你做了我的替死鬼了，她本来是要打我的。”

冯瑛知道妹妹的脾气，笑道：“一定是你招惹了她。这个小姑娘我见犹怜，你却去作弄她。真是为老不尊。”冯琳道：“姐姐好偏心，新媳妇未人门，就先帮她来数说我了。我不过逗她玩玩而已，谁欺负她了。”冯玻道：“什么？经儿，如此说来，这姑娘是你特地带她来见我们的了。”唐经天道：“娘别听姨妈的胡说。”冯琳笑道：“姐姐，你不知他们多亲热呢？”当下

将那晚遇到冰川天女之事说了，又指着唐经天道：“你敢说你不是特地带她来的么？”唐经天道：“不错，我是特地带她来的，可是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冯琳道：“就是不知呀，知道了，我们还问你？”唐经天道：“爹，你不是叫我下山之后，顺便寻访桂华生伯伯的下落吗？桂华生伯伯已经过世了。这个冰川天女，就是桂华生怕伯的女儿，她可不是外人，你不怪我带她回来参加这次的聚集吧。”

此言一出，众人都是又惊又喜，急问其详，唐经天将两上冰峰，邀冰川天女保护金本巴瓶等等情事说出，说到冰宫的仙境时，众人都倏然神往，如听神话一般。冯玻道：“想不到桂华生却有这样的奇遇，还生下一个这么天仙般美丽的女儿。”冯琳笑道：“你赶快叫经儿将她追回来，要不然就要给别人抢去了。”唐经天不理姨妈的戏谑，对父亲道：“只是我有一事未明，按说她本是天山一脉，何以一提到天山之时，她总是一副漠然的神气，好像甚为见外。天下武林人士所向往的天山，在她心目之中，竟似是一个讨厌的地方。”唐晓澜皱皱眉头，亦觉十分不解，冯玻心思灵敏，想了一想，笑道：“琳妹，这又是你种的恶果。”冯琳道：“怎么，你总是把什么过错都推到我的身上！”撅起嘴儿，就像一个淘气的小姑娘。

冯瑛道：“经儿，你听我说一个故事。约三十年前，那年的天下暗器第一高手唐金峰有个女婿，叫做王敖，用白眉针伤了你的姨妈，你姨妈一怒，将他杀了。唐金峰带了女儿来寻仇，那时我住在山东大侠杨仲英的家里，唐家父女把我当作你的姨妈，我助杨大侠将他们杀退，误会更深。那时桂华生是唐家的好友，第二次唐金峰邀了桂华生来，我们不知道他是桂仲明的儿子，那桂华生剑法非常厉害，竟将杨仲英的宝贝女儿迫得跌下湖中，被山洪卷去。”说到此处，朝唐晓澜笑了一笑，原来杨仲英的女儿杨柳青曾是过唐晓澜的未婚妻，后来二人解约之后，唐晓澜才与冯瑛结婚的。冯瑛笑了一笑，续道：“你爹爹那天恰巧也在那儿，大为恼怒，就要与桂华生拼个死活，后来我们用天山剑法把他迫得也几乎跌下湖中，险丧性命。幸得吕四娘及时赶到，这才救了他。其后杨家姑姑没有死，你爹爹将这事也忘怀了。桂华生却从此失了踪，大约他一生都记着此事。”

唐经天道：“原来如此，这就怪不得了。”冯琳道：“怎么？”唐经天道：“怪不得桂华生伯伯要远游异国，博采中西剑法之长，另创新招，而冰川天女也一再要与我比试剑法了。”唐晓澜叹口气道：“想不到桂华生如此好胜。”冯瑛道：“难得桂华生如此苦心，从此中华剑派，又增异彩，武学日新又日新，这岂不可喜可贺。”唐晓澜点了点头，默然不语。

唐经天忽然问道：“娘，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天下暗器第一高手唐金峰，是不是排行第二，人称唐二先生？”冯瑛奇道：“你怎么知道？”唐经天道：“这唐二先生有没有嫡传弟子？”唐晓澜面色微微一变，急忙问道：“经儿，你这次下山，遇到什么异人？”唐经天道：“有人托我将一件东西带回交给爹爹，他说这件东西本来是我们家里的。”冯瑛冯琳听了都不觉大奇，唐晓澜两眼闪闪放光，道：“拿给我看。”唐经天将那块汉玉掏了出来，交给父亲，唐晓澜再三摩掌，忽然叹了口气，过往的冒险经历，一一涌上心头。冯瑛道：“这是谁交给你的？”唐经天道：“就是福康安的幕客，名叫龙灵矫的那个人。”唐晓澜忽然摇了摇头，道：“什么，姓龙的？不，藏有我这块汉玉的人，绝不能是一个普通的幕客，他用的一定是个假姓名。”唐经天道：“爹，你说得不错。血神子找他晦气，也说他是个更名改姓、图谋不轨的人。

但血神子只查到了他是唐金峰的徒弟，却不知道他的真姓名。爹，他到底是谁？”

唐晓澜道：“他是年羹尧的儿子！”唐经天吃了一惊，年羹尧一代枭雄，当年唐晓澜夫妇与江南七侠等天下英雄，都把年羹尧当做第一个大对头，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唐经天不知听父母说过多少遍。

唐经天道：“原来他是年羹尧的儿子，怪不得他在西藏拉拢土司，密结党羽，看来他是想在边陲发难，自建皇朝，成则可与清廷分廷抗礼，败亦可割据一方了。只是西藏形势复杂，在那里举事，只恐反被外人乘虚而入。”唐晓澜道：“我儿所见甚是。”当下沉吟不语。冯琳插口道：“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年羹尧的儿子？”唐晓澜道：“允帧登位之后，我私人皇宫，被哈布陀了因等所擒，康熙皇帝给我的那块汉玉被他们搜去，那时年羹尧是他们的半个主子，他们所搜得的东西既然不在雍正手中，那就当然是在年羹尧的手中了。”

冯琳道：“若然此人真是年羹尧的儿子，被当今天子查明身份，那是必死无疑。你救他不救？”唐晓澜道：“他父亲是我们的死对头，他可不是。再说，他一意抗清，想必还把我们引为同道，看他叫经儿将汉玉交回，其中实有深意。”冯瑛道：“这意思显明不过，他实是想与我们结纳。”冯琳道：“年羹尧此人，现在提起。我还恨之人骨。但愿他儿子不像他。”忽然幽幽的叹了口气。

冯琳平日笑口常开，好像天地之间，从无一件事情，足以令她忧虑。唐经天还是第一次见他姨母叹气，心中好生诧异。唐经天有所不知，原来他姨母冯琳在年家长大，与年羹尧曾是青梅竹马之交，年羹尧对她极有情意，后来冯琳发现了年羹尧凶残卑劣的真面目，这才反脸成仇，恨之入骨。但到底有过一段故人情份，而今她听得年羹尧儿子的信息，怅触往事，免不了分外关心。

冯瑛看了妹妹一眼，微微笑道：“但愿年羹尧的儿子不似他的父亲。但我们不明底蕴，也不便冒然相救。这样吧，经儿，你不是要往四川吗？顺道可以一访唐家，告知他们龙灵矫的下落，唐家是武林世族，按江湖的规矩，也该让他们作主。”唐经天正怕父母要将自己留下，闻言大喜，冯瑛又笑道：“你见了桂家妹妹（指冰川天女），可以告诉她说我很喜欢她。也可以请冒伯伯劝劝她，释了前嫌，三年之后，再请她回来聚会。”冯琳忽然一本正经的道：“经儿，我教你一个妙法，你再找她比剑，故意输给她一招就行啦。”唐晓澜摇了摇头，道：“为老不尊，专教小辈作伪。”冯琳煞有介事的说了，随即自己却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日唐经天再下驼峰，续往东行。他本来的路线是自陕入川，而今绕了一个弯，只能取道青海，经过冒都地区，进入川西了。

唐经天一路探听，总探听不出冰川天女的行踪，心中大是挂虑，怕她不识道路，不知撞到哪儿。

走了十多天，这日已进入青海中部的柴达木盆地，一大片草原，莽莽苍苍，遥接天际，草原上虽问有黄土沙漠，但大部份都是肥沃的黑土，落叶成层，野羊一群群地在草原上奔走。唐经天在大草原上策马奔驰，胸襟开阔，豪兴遗飞，心中想道：“这一大片盆地，若然将之开发，不知能养活几千万人？可笑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争王争霸，徒苦黎民，有这么一大片肥沃的草原，却千万年来都任之荒废。”

唐经天正在极目遐思，忽听得驼铃混和马铃，一队旅人迎面而来，有男有女，有老有幼。唐经天颇为奇怪，心道：“现在已是开春时分，只有北方的人往南方，何以这队旅人却从南边来？”上前一看，只见那些旅人都面有仓皇之色，好像一群逃犯，仆仆风尘。

唐经天好奇心起，上前便问，队中的一个老者瞧了他一眼，道：“就只你单身一人吗？”唐经天道：“是呀。请问老伯何以要离开南边这水草丰饶之地，是要到西藏经商的吗？”那老者摇了摇头，道：“只你单身一人，那倒无甚忧虑，你可继续赶路。再走两天，就是吐谷浑汗王治下的大城哈吉尔了。”

唐经天奇道：“为何单身一人，便无优虑？”那老者道：“白教喇嘛的法王不知为什么要挑选秀女，专捉年青的女于，外地来的女客，只要相貌娟秀，一给那些喇嘛发现，便拖了去。弄得城中风声鹤唳，我们经过那儿，不敢停留，马上便走。听说前天还有一个会武功的年青美貌的单身女客被他们捉去了呢！”唐经天听了，大为奇怪，道：“白教喇嘛的法王又不是皇帝，为何要挑选秀女？”那老者道：“我们也不知道呀。有人说是要拿去献给神的，那就更可怕了。不过好在他们只捉女的，不捉男的，所以你倒不必担心。”唐经天皱了皱眉，心道：“白教喇嘛的法王乃是一派之尊，都是说要护持佛法的，何以如此胡为。而且喇嘛教不比其他邪教，也是佛门的一个别派，从来未听说过喇嘛教要童男童女祭神的，这究竟是怎么回来？我本来不想到哈吉尔，现在却是非去不可了。”当下别过那队旅人，立即赶路。

唐经天马行快疾，第二日中午，便到了哈吉尔城。哈吉尔在柴达木盆地的边缘，算得是个大城，但比之中原的城市却相差甚远，城中人口，不满一万，只有几条街道，除了酒楼客店之外，普通民居，家家闭户，更令人有萧条之感。唐经天拣了一家客店，安置好马匹之后，便将店小二唤来，命他打酒，并重重的赏了他一笔小帐，那店小二甚是欢喜，和唐经天缠七夹八的闲聊。

唐经天问道：“听说你们这里的法工要挑选秀女，有这事吗？”店小二道：“有呀。你不见那些民居都闭了门户，年青的女孩子都不敢出来吗？不过，这事情已经过去，听说他们也已挑选够了，今天已经没有喇嘛搜捉女子的事情发生了。”唐经天道：“为什么要挑选秀女？是祭神吗？”店小二道：“法王的命令，谁敢去差别？只听说从西藏来了一个大喇嘛，法王要招待他，再过两天，就要开一个盛大的法会，是不是祭神，我们也不知道。”唐经天听了，更为奇怪，须知白教喇嘛是给现在西藏当权的黄教喇嘛，在明末崇祯年间，驱逐出西藏境外的，百多年来，两教如同水火，互相仇视，怎么从西藏来的黄教大喇嘛，这儿的白教法王反而会隆重招待？

店小二又道：“好在你是单身男客，若是女的，捉了去连家人也不知道。前两天就有一个外来的女子被喇嘛捉去，她还会武功呢。”唐经天心中一动，问道：“你怎知她会武功？”店小二道：“就在我们对面的这家酒店捉去的，我还去瞧了热闹来呢？那女子的服饰像是从西藏来的，不但会武功，还会妖法！”唐经天道：“胡说，光天化日之下，有什么妖法。”店小二道，“你不信吗？我亲眼见的。起初有四个小喇嘛捉她，她一拳一脚就打翻了两个，还有两个，只见她把手一扬，就有一团白茫茫的冷气射出来，那两个小喇嘛登时大打冷战！你说是不是妖法？”

唐经天吃了一惊，这暗器分明是冰魄神弹，冰川天女绝不会被喇嘛捉去，

难道被捉的竟是她的侍女幽萍？只听得那店小二又道：“你说这妖法厉不厉害？但妖法究竟比不上佛法，那四个小喇嘛被打倒后，又来了两个大喇嘛，他们不怕妖法，那女子发出的寒光冷气，两个大喇嘛只打了一个寒噤，立即就伸手把她捉了。”唐经天心道：“如此说来，这白教法王手下，倒很有几个能人。幽萍被捉，冰川天女必然不肯干休，真想不到踏破铁鞋元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只在这里等她便了。”当下向店小二探问喇嘛寺院的所在，店小二道：“客官也想去进香吗？那寺院平日热闹非常，这几天恐怕没有什么人去了。但你是外来香客，去也不妨。那喇嘛寺庙是我们这里最大的建筑，你既一到这儿，去瞻仰一番，也是应当。”唐经天问明了地址，小睡片刻，吃过午饭，便到白教喇嘛大寺去。

这座喇嘛寺院，比起拉萨的布达拉宫，那自是远远不如，但亦甚为雄伟，几十座大大小小的殿宇，在半山上毗连而起，金碧辉煌，外面三座大殿供着诸般佛像，任人参拜，香客虽然不算拥挤，但亦络绎不绝。唐经天杂在香客之中，听他们谈论，他们对前几日的搜捉少年女子之事，虽然议论纷纷，但对那白教法王，却是十分尊敬，有的还说，活佛要这样做，必定有他的道理，那些女子，得沾佛泽，正是她们的福气，我们妄自谈论，不怕堕入拔舌地狱吗？”看他们对活佛狂热崇拜的情形，竟不在西藏的喇嘛教信徒之下。唐经天心道：“经过了这一场事情，还有这么多善男信士前来进香，看来这白教法王，也自有得人尊敬之处。”

唐经天看清楚了白教喇嘛寺的形势，回到客店，睡了一觉，三更时分，换了黑色的夜行衣服，蒙上面中，悄悄离开客店，施展绝顶轻功，便到喇嘛寺去，想探个水落石出。

寺院规模甚大，也不知哪里是法王的宝殿，唐经天选当中最大的一座殿字飞身掠进，只见院落沉沉，内中隐隐有笙歌奏乐之声，唐经天皱皱眉头，跳进里面，忽见两个小喇嘛迎面行来，唐经天隐身一棵菩提树后，只听得一个小喇嘛道：“咱们这里也有圣女了，她们念经唱佛曲，唱得真好听，听说还要练舞呢，从今以后，可热闹了。”另一个小喇嘛道：“你这小鬼头休要动了凡心，多樵她们一眼也有罪，犯了戒律，可不是当耍的。”那小喇嘛道：“你休得胡说，你才动了凡心呢。我只是远远的听，你却三次从圣女的宫前走过。”唐经天一跃而出，双臂一伸，将两个小喇嘛拿着，低声喝道：“我问一句你们答一句，若敢叫嚷，就杀了你。”他用的是小擒拿的手法，扣着两个喇嘛的手腕关节，叫你们动弹不得。

两个小喇嘛惊得呆了，唐经天问道：“哪里来的圣女？是前几天捉来的那些女子吗？”两个小喇嘛点了点头。唐经天道：“她们关在那几？”小喇嘛道：“她们住在靠近法王宝殿的那座圣女宫里。”唐经天道：“你们佛门弟子，把年青女子捉进来做什么？”小喇嘛道：“这是她们的福气，法王要她们做第一批圣女。”唐经天道：“要圣女做什么？”那小喇嘛露出奇怪的神气，好像嘲笑唐经天的无知，道：“男的当喇嘛，女的当圣女，那是经文上也有说的，你问得好奇怪！”唐经天怔了一怔，这才想起在喇嘛教的几种派别中，红教黄教都不收女的，只有白教，据父老传言，可以收女的信徒。只因白教在百多年前就被逐出西藏，所以这教规在西藏已很少人谈论，连唐经夭一时也想不起来。原来圣女就是女喇嘛的意思。

唐经天心中稍宽，又间道：“没有人骚扰她们吧？”小喇嘛虽然在唐经天手掌之中，也露出愠怒的神色，连道：“罪过，罪过。你怎么敢如此说？

圣女宫中，男子不许进去。只有几位老圣母教她们念经，要有法事她们才出来的。”唐经天道：“被你们捉来的圣女，是不是有一位会武艺的女子？”小喇嘛道：“听说有这么一位；但她不肯做圣女。这是她与佛无缘。活佛也不勉强她的。”唐经天道：“她也关在圣女宫吗？”小喇嘛道：“我已说过我们都不能进去，怎知她是不是在那儿？”唐经天道：“那么法王殿的所在，你们总该知道了？”那小喇嘛指一指正中的殿宇，道：“你是什么人？”唐经天问明之后，不理会他们，顺手将他们点了哑穴，叫他们在十二时辰之内，不能说话。

正中的那座殿宇圈在围墙之中，顶上铺着金黄色的琉璃瓦，唐经天料想是法王的主殿。将两个小喇嘛放在树后，跃过围墙，只见佛殿之前，有两个白衣喇嘛守护，唐经天的轻功本事，已练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真如一叶飘堕，落处无声，那两个白衣喇麻似有警觉，探头探脑，一副疑鬼疑神的神色，月光下看得分明，原来就是以前到西藏抢夺金本巴瓶的那两个白教喇嘛。唐经天曾与他们交过手，知道他们武功不弱，虽然拦阻不了自己，但一被发觉，就是一场大大的麻烦。

院子里多的是百年老树，唐经天就隐身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参天古树之中，树顶上有几只大鸟栖息，似乎也发现下面有人，振翅拍动不已。唐经天摘下一片树叶，轻轻一弹，使出摘叶飞花的暗器功夫，那片树叶穿枝飞上，在树顶栖息的大鸟都给振翅飞起，发出叫声。那两个喇嘛道：“原来是鸟儿作怪。”唐经天是何等功夫，趁着他们凝望飞鸟，背向自己之际，一个飘身，倏忽之间，已掠进了法王宝殿，藏身檐角，真要比飞鸟还快捷，饶是那两个白教喇嘛，也丝毫没有发觉。

唐经天悄悄向里张望，正中一座房间，距他藏身之处有数丈之遥，隔着窗纱，只瞧见两个人影，一个高大的影子坐在当中，想必就是法王，另一个站在旁边的，当是侍者。唐经天凝神静听，只听得那法王道：“咱们几代祖师，盼了百多年，终于盼到了。班禅的佛使说，要请咱们回去，以后大家不要再争斗了。阿难尊者，你的意思怎样？”那个叫做阿难的侍者说道：“这都是沾活佛的威望灵光，不过，——”那法王道：“不过什么？你是说咱们这次回来，还不够光采吗？”阿难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咱们在这里是至高无上——”那法王接口道：“回去之后，就是寄人篱下了，是吗？我告诉你，班禅的佛使已转达了西藏两位活佛的意思，划出三个地方让咱们建立寺庙，彼此相容。纷争了百多年，我也不想再动干戈了。”唐经天心道：“这法王倒有一些见识。”白教当初是给黄教用兵力逐出西藏的，若然再打回去，西藏难免战祸。

那法王又道“：“我也不想离开这儿，将来西藏的那三处地方就由你主持。”说到这儿，唐经天只见阿难的黑影合什俯腰，想是谢恩。那法王叹了口气，道：“能再回西藏，总算了了祖师的心愿。有三处地方，我也心满意足了。那批圣女怎样？”阿难道：“除了几个人外，其它的都愿听活佛的法旨。”那法王道：“咱们也不要勉强她们。百多年前，咱们的祖师在西藏掌教之时，民间的女子争着来做圣女，这里的风俗不同，汉人占了大半，他们不知做圣女的光荣，所以难免大惊小怪。百年来我们不召圣女，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而今既然准备回到西藏，不能不恢复旧时的仪礼，寺庙落成的开光大典，没有圣女的奉神歌舞，那成何体统。”唐经天心道：“原来如此，倒还情有可原。我几乎将他们当做淫僧看待呢。”那侍者道：“是呀，他们大

惊小怪，真是不好。”那法王道：“也不能怪他们。汉人连把儿子送来当喇嘛的都不多，何况要他们的女儿。那些不愿当圣女的多半是汉人，是么？”侍者点了点头，正想说话，那法王又道：“咱们这次事出忽忙，不向他们事先说明，也不大好。这样办吧，明日咱们开个法会，你派人去请城中的士绅父老来随喜，顺便向他们解释清楚。不愿当圣女的，都让她们的父母领回去。”阿难道：“有一个不愿当圣女的，不是汉人，从服饰上看，是从西藏来的，他打了我们的喇嘛，这怎么办？也放回吗？”打骂喇嘛是一桩大罪，法王似乎踌躇不决，良久说道：“事情过后再说吧。也不要难为她。”阿难道：“听说她不肯吃东西。”法王道：“明儿我叫老圣女跟她说去。”

说到这儿，那法王突然站起身来，道：“倒一杯酒给我喝喝。”只见他持着酒杯，走近窗前，忽地推开了窗，双指一弹，酒杯径向唐经天匿身之处飞去。

那酒杯劈空打出，其声呜呜，竟似一支响箭，劲力之强，可以想见，而且听风辨器，那酒杯竟是朝着唐经天胸口的“玄机穴”打来，虽然在昏夜之中，认穴不差毫厘。唐经天不由得心中一凛：想不到这白教法王竟有这么俊的暗器功夫！唐经天伸指一弹，猛然间，又闻得一股酒香，迎面喷来，只见眼前一条白练，倏地散开，化成白檬漾一片的“酒浪”，酒花如雨，四处飞洒。原来那白教法王，把酒杯和酒，都当成了暗器。

唐经天伸指一弹“　唧”一声，酒杯碎裂，饶他闪避得快，衣袖上也沾了几点酒珠，刺穿了几个小洞。这一手功夫，和唐经天刚才用树叶打鸟的功夫，同属一路，都是第一流的上乘内功。唐经天大吃一惊，只听得那法王叫道：“什么人如此胆大。”声到人到，倏地穿窗飞出，他披着大红袈裟，就像一片红云，当头压下，唐经天双脚勾着屋檐，上半身已倾斜在外。

那法王大喝一声，双掌一推，只觉来人竟似铁铸一般，推之不动。那法王倏地缩回右掌，劲力一收，唐经天蒙着面中，两只眼睛，露在外面，那法王撤回右掌，骈指如戟，就挖唐经天的面上双睛。左手仍然与唐经天的双掌相抵，猛力推压。唐经天正在暗运内力，忽觉左边受攻的劲力，突然消失，而右边的劲力，却忽尔增强一倍，高手比试，最忌不知敌人的攻势所在，那法王双掌的攻势突然转换，劲力一收一紧，唐经天失了平衡，上半身摇摇晃晃，已将跌倒，忽又见那法王伸指点他的面门，这一招更是毒辣无比！

唐经天正想出杀手化解，蓦然间心中念头一转：这法王乃是一派之尊，打伤了他，牵涉太大。那法王双指点出，忽觉敌人的劲力也是突然一收，但见敌人的身躯平空拔起，已闪转了身，就要跃下。那法王“嘿”的一声冷笑，心中想道：“你这手轻功，虽然超妙绝伦，同时避开了我指掌的两路攻势，但其奈你的背脊已卖给我了！”当下右手又变指为掌，一招“手挥琵琶”，向唐经天背心猛击，但听得“蓬”的一声，如击败革，唐经天似弹丸一般，直给他击出墙外，那法王也哎哟一声，倒在瓦面。原来唐经天在他掌击背心之时，也反手一拂，用天山派独特的“拂穴”手法，只在一拂之间，五根手指，就连点中了他的五处穴道。

白教法王急忙运气解穴，他内功精湛，是白教喇嘛有史以来的第一人，运气三转，已自冲关解穴，只是四肢麻痹，还未曾完全恢复原状。那法王也不禁又惊又诧，心中想道：这人的功夫绝对不在我下，他本来可以化解我的招数，何以却如此冒险，硬生生的挨我一掌？正是：

有心犯难求真相，换得法王另眼看。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圣女宫中 疑云迷侠客　喇嘛寺里 法会起干戈

外面两个白教喇嘛，闻声惊起，正待跃出围墙，往外追赶，那法王传声斥道：“ 你这两个脓包，想白赔上性命么？他受了我的一掌，不过三天，必然送命。你们追他做什么？ ” 说完之后，低低的叹了口气，心中想道：这人修到如此武功，亦非容易，却不知是受谁指使，到此窥探，白白赔了性命。心中大是后悔。

且说唐经天挨了那掌，背心隐隐作痛，溜回旅店房间，解下里面的金丝软甲，就着房中的铜镜一照，只见背心瘀黑一块，亦是不禁骇然。他拿起那件金丝软甲，心道：“ 幸而有这一件宝贝，要不然真会给他震伤内脏。这法王的功力，果然非同小可！ ”

原来唐经天这副金丝软甲，有个来历，那是他母亲冯瑛，在周岁之时，无极派的宗师锺万堂送给她作见面礼的。这金丝软甲是用喜马拉雅山上金毛吼的背上金毛编织成的，又软又轻，刀剑不入，掌力更不能震碎。那白教法王的掌力，本有开碑裂石之能，但受了软甲一隔，传到唐经天身上的劲道，自然消了一半，加上唐经天本身的功力，内脏虽受震荡，却无大碍。唐经天还不放心，又用天山雪莲所练成的碧灵丹，内服外敷，然后安安静静的睡了一大觉。

第二天一早起来，那店小二进来闲聊，两人不免又谈起白教法王之事，那店小二道：“ 他们都说前两天喇嘛寺搜捕美貌少女，必有来由。法王今晚大开法会，请了许多士绅，让他们拈香随喜，还请了那些被捉进喇嘛寺的少女的父兄，听说一共请了百多位外人，这是自喇嘛寺建成以来，从所未有之事。明天一早我们就知道喇嘛寺为什么要抓少女了。 ” 唐经天笑道：“ 他又不请你，你哪能这样快知道？ ” 那店小二满脸神气的道：“ 他虽然不请我，可是却请了咱们掌柜的，掌柜的回来、还会不和我说？ ” 原来开设这间客店的主人，也是城中二流士绅，仍在被请之列。唐经天大喜，又和他聊了半个时辰，探听关于这间客店主人的事情，原来这位掌柜是继承父业，年纪甚轻，还不到三十岁。唐经天又打听到了今晚的法会是凭帖入座，想他所请的宾客甚多，必不会仔细盘查。

黄昏过后，唐经天早已探听清楚，悄悄溜入掌柜的房中，伏在屋梁之上，只见那店主人高兴非常，拿出黑缎马褂，正在更衣，那张描金的大红请帖，就放在坑上，唐经天刮下墙上的泥屑，搓成了一个小小的泥丸，轻轻一弹，就打中了那店主人的昏睡穴，非过十二个时辰，不能自解。

唐经天从梁上跳下来，将店主人放在坑上，给他盖好了被，笑道：“ 让你好好睡一大觉。 ” 换了他的衣裳，店主人的身材和唐经天倒差不多，只是面庞稍为瘦削紫黑，唐经天取出随身携带的 “ 易容丹 ” （这是古代走江湖的黑道人物所必备的东西，亦是原始的化装术用品，有清一代以甘凤池最为擅长，唐经天的父亲唐晓澜就是从甘凤池学到制练易容丹的法子的。）调了一点煤灰，用热水化开，搽在脸上，抹干了手，随即取了法王那张请帖，微微一笑，悄悄溜出客店。

喇嘛寺的知客僧并不认识所有邀请的客人，加之千百年来，从无人敢到喇嘛寺捣乱，而喇嘛寺中又是高手如云，故此并无特别防备，果然给唐经天料中，没有经过仔细的盘查，只是凭着请帖，就放入了。

法会宏开，正中大殿招待的是各处喇嘛寺院的主持和其他贵宾，东边偏

殿则招待城中的士绅和被捉去当圣女的家长，酒过三巡，白教法王的首座弟子阿难尊者走来敬酒，朗声说道：“今日有天大的喜事告与你们知道，西藏的活佛与咱们的活佛已经讲和啦。”座上士绅一齐欢呼，过去百年，两教大小冲突不下数十次之多，人命财产的损失难以估计，今日一旦化干戈而为玉帛，自然个个喜悦。有些士绅，欢呼之后，忽地醒起不妥，又纷纷说道：“咱们愿活佛永远驻锡青海，不要离开我们。”阿难尊者微微一笑，说道：“班禅活佛已与法王讲好，西藏拨出沁卡、萨迦、琪布三个地方，由咱们建立寺院，法王在寺院建成之时，自当前去主持开光大典，大典过后，教务便由兄弟主持，法王体谅你们，他会再回来永远荫庇你们。”众人又是一阵欢呼。阿难尊者所宣布的事情，唐经天早已知道，但西藏所拨出的那三个地方，却还是第一次听到，心中不觉一动：那三个地方之中的萨迦宗地方，正是陈天宇父亲的官衙所在之地。

阿难尊者待欢呼声停下之后，面容一端，继续说道：“为了到西藏主持寺院开光大典，咱们按照教规，挑选圣女。能当上圣女的，都是与佛有缘，天大的福气。但法王为了体谅你们，有不愿女儿当圣女的也可以坦率陈明，法王准许他们领女儿回去。”此言一出，满座无声，阿难扳起面孔，再问了一次，结果三十六个圣女的家长，只有七人敢说出要领女儿回去，十多个人不敢作声，还有十多个人则衷心喜悦地叩谢活佛的恩典。

阿难尊者说完之后，又敬了一道酒，微笑说道：“法王今日特准你们拈香随喜，你们现在就可进入正殿，在阶下排列，不准拥挤争先，自有法坛使者收你们的佛香，替你们通名禀告。”阿难先走，接着那些宾客便鱼贯而入，排列阶下。唐经天自亦混杂在众人之中。

大殿雄伟非常，殴上百余喇嘛，阶下百余宾客，地方还是绰有余裕。殿上神龛数十，各式佛像，奇形怪状，大殊中土，忽然众声俱寂，那白教法王，缓缓起立，走到主座的如来佛像之前，燃点第一支香，唐经天昨夜虽曾和他交手，而今始瞧得真切，只见那法王身材魁伟，面如满月，不怒而威，端的是法相庄严，是一个有道高僧的模样。唐经天心道：幸喜昨晚没有鲁莽从事，但他拿了冰川天女的侍女，冰川天女岂肯与他干休。

法王点了第一支香后，法坛使者便接受宾客的藏香，插进各座佛像前面的香炉，代为通名禀报。香烟缭绕之中，忽然钟声齐鸣，佛殿后走出两队白衣少女，每边都是一十八人，由两个年老的“圣母”率领，中宣佛号，手舞足蹈地在佛像之前，随着钟声的节奏，跹跹起舞，且舞且唱，唱的是喇嘛教经文中的佛曲，阶下宾客，虽然十九不懂，但亦觉得音韵悠扬，十分悦耳。那些小中喇嘛，更是个个伸长了颈项，听得出神。

那法王拍了两下手掌，仪式完成，两队少女鱼贯退入，只有一个领队的“圣母”留着未走，走到法王跟前，低声禀告。法王说话，大殿上下，谁敢喧哗。唐经天内功精湛，听觉极为灵敏，只听得那圣母说道：“我已劝过她了，她还是不肯答允。”那法王道：“好，那你就领她出来。”

唐经天心弦颤动，目不转睛地注视大殿旁边的月牙角门，想道：等会幽萍被带出来，要不要立即冲上前去将她救走？

主意尚未打定，只听得细碎的脚步声从殿后走来，角门中白衣飘动，刚才进去的那个圣母已带了一个少女出来。这刹那间，大殿上下，寂静无声，数百人个个仰头而视，连一根针跌在地下都听得见响。

那是一个披着白纱的藏族少女，只见她紧紧闭着嘴儿，一双明如秋水的

眼睛凝望着前面的人群，显出一派茫然的神色，冰冷的面孔，瞧不出一点表情，既不是害怕恐惧，也不是愤怒悲伤，面对着数百的陌生人，她连眉毛也不动一下，好像面前一切都不存在似的，殿上红烛光辉，如同白昼，在烛光映照之下，更显得冷艳无伦，她的面貌有点像冰川天女，但却并不是冰川天女的侍女幽萍！

唐经天一心以为这被擒的少女定是幽萍，哪知却是一个从不相识的藏族少女，但却又似在什么地方见过一面似的。唐经天惊诧之极，他知道得清清楚楚，地震之后，逃下冰宫的侍女，只有一个幽萍，这少女既非幽萍，何以她又能使出世上所无、冰宫独有的冰魄神弹？唐经天苦苦思索，不禁呆了。

唐经天不知，这少女正是陈天宇的心上人儿，那神秘的藏族少女芝娜。唐经天初上冰宫与冰川天女比剑之时，她也曾杂在侍女群中观看，只是那时唐经天全神注在冰川天女身上，哪留意到杂在众多侍女中的她。

那圣母走到法王跟前低声说道：“就是她了。她不但娟秀圣洁，还会几手武功，我本想叫她在将来的萨迦寺院中做圣女主持的，哪知她与佛无缘，只好罢了。”这几句话，阶下诸人只有唐经天听得清楚，这一瞬间，忽见那藏族少女的秋波一转，目光缓缓移动，朝着那法王看了一眼，脸上掠过一丝惊异的神色，盈盈眉眼，若有所思，但亦是一掠即过，随即又是冰冷如前。

曾与唐经天交过手的两个白教喇嘛，这时也侍立法王左右，其中一人上前禀道：“这妖女曾用邪毒暗器打伤了咱们寺中的喇嘛，放她不得。”那法王面容沉肃，一声不响，也不知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与白教法王并肩而坐的是吐谷浑的大汗，自芝娜一走出来，他就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这时忽然站了起来，向法王合什一拜，低声说道，“求活佛慈悲，饶了这个女子，让我带回宫去处置。我愿替这女子赎罪，重修佛殿，再饰金身。”

法王管教，大汗掌政，在西藏青海等地方，教权高于政权，法王尊于大汗。但白教喇嘛，逃至青海，到底是托庇于大汗治下，靠大汗作护法。吐谷浑大汗此言一出，白教法王眉头一皱，看来甚是踌躇，久久尚未答话。

唐经天暗自动怒，听这说话，吐谷浑大汗心中实是不怀好意。这少女虽然不是幽萍，唐经天亦不愿她落在大汗手中，心头正自盘算救她之计，殿上贵宾席中，忽然走出一人；亦走到法王跟前合什一拜，朗声说道：“这妖女似乎别有来历，求活佛恩准，让我试她一试。”唐经天在阶下看得分明，这人竟然是与血神子一道，曾在拉萨缉拿龙灵矫的那个云灵子。

云灵子是清廷大内的“供奉”，为龙灵矫之事，回京禀报，路过青海，他与白教法王以前相识，特来观礼的。以云灵子的身份，乃是清廷的使者，吐谷浑的大汗虽然割据一方，形同独立，名义上到底是受清廷管辖，听了云灵子之言，心中虽然恼怒，却也不便发作，但亦变了面色，冷冷说道：“你待怎生试她？”云灵子笑道：“大汗放心，我总不至于毁了她的容颜便是。”云灵子自恃武功，竟然不理吐谷浑大汗的恼怒，亦未得法王的点头，便走到了芝娜面前，伸出双指，忽然照着芝娜胸前的“乳突穴”一戳，这一招既轻薄又狠毒，看来是云灵子有意迫芝娜出手招架。

原来云灵子到了哈吉尔，听说芝娜曾用过那种会令人发冷的暗器，也与唐经天一样，怀疑芝娜是冰川天女的侍女幽萍，见了之后，始知不是。但冰魄神弹只有冰宫才有，云灵子虽然未曾目击芝娜使过冰魄神弹，心中到底疑团莫释，怀疑她纵不是冰宫侍女，也必有点渊源。云灵子夫妇吃过冰川天女

的大亏，对冰川天女恨之入骨，故此立心要与芝娜为难，有意试她一试，看她的武功，是否与冰川天女一路。

只见他双指打了一个圈圈，缓缓戳下，吐谷浑大汗勃然大怒，怒声喝道：“休得亵渎圣女！”一跃而起，喝手下上前拦阻，云灵子头也不回，手指已然戳到芝娜胸前，忽地一声厉叫，倒跃丈余，背心一撞，将大汗手下的两名武士撞得四脚朝天，爬不起来。而云灵子亦捧着手腕，额上沁出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

白教法王大为惊骇，云灵子的武功他素所知道，并不在他之下，心中想道：“这女子虽会武功，但比起我座下的白衣喇嘛，亦还相差甚远，何以云灵子会吃了她的暗算？”惊骇之下，竟自忘了“活佛”的身份，离座而起，上前察看。

忽见那藏族少女回身合什，盈盈说道：“谢活佛恩典，小女子愿舍身献佛，永为侍女。”此言一出，“圣母”与一众喇嘛都大感惊奇：这女子曾绝食两日，任凭如何劝解，总是不发一声，不料到了此时，却突然在法王面前应允。那“圣母”首宣佛号，认为那是活佛的感召。

法王眼利，却见芝娜胸前，多了一件饰品，乃是一块用象牙雕成的小圆牌，上面写有几行梵文，竟然是喇嘛教中，颁给德行圣洁的善男信女的护身灵符。喇嘛教以白象为尊贵之物，因此用象牙雕成的灵符最为珍贵，颁给女子的更是极为少有。芝娜本来是沁布藩王的独生女儿，沁布藩王在以前的西藏诸藩之中，领地最广，势力最大，班禅喇嘛亦曾靠他护法，所以赐了他女儿一面象牙灵符，无非是保佑她吉祥如意、百邪不侵的意思。喇嘛教中相信这种灵符有很大的驱邪效力，非与佛有缘，或被认为德行圣洁的善男信女，活佛不会恩赐，但芝娜却是例外。她三岁之时，父亲就求了活佛把这道灵符让她佩戴了。

黄教白教虽然作对，但却是同出一源。黄教活佛以“佛”的名义庇护的女子，白教亦当尊重，那法王不知道芝娜本来的身份，还以为她原就是黄教中的圣女，听她说愿永远献身白教，作他教中的圣女，自然是心中欢喜。正想说话，忽听得云灵子哇哇大叫，原来是他自己通了穴道，盛怒之下，一时之间，却还未能说出话来。

白教法王把手一挥，道：“呼儿鲁赤，哈乞元拉玛赤赤。”这是藏语，意思是说，你还要运气疗伤，不可妄动。云灵子怔了一怔，倏然止步。忽见吐谷浑大汗带着两名武士，奔上前来，大声呼喝道：“把这野人撵走，哼，哼，谁敢侵犯我的圣女。”两个武士去撵云灵子，大汗却奔向芝娜。白教法王微微一笑，转头说道：“大汗，你说得很对，她现在已是我教下的圣女，谁也不能侵犯她了。”吐谷浑大汗倏然变色，垂手说道：“有活佛庇护，那我就不必多事啦。”法王以活佛的身份在圣殿之上说出要庇护芝娜的话，吐谷浑大汗纵然心有不甘，也不敢再向法王求索了。殿上的喇嘛都感奇怪，法王竟肯为了这个不知名的藏族少女，第一次和大汗抬杠。众人的目光都是集中在法王和大汗的身上，大汗的面色显得甚是尴尬，背转了身，还未举步，忽又听得“砰砰”两声巨响，原来是自己的两名武士，又被云灵子摔倒地上。

吐谷浑大汗勃然大怒，他奈何不了活佛，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在云灵子身上，大声喝道：“来人啦！”他带来的在阶下护卫的武士都奔上殿来，眼见就是一场围殴。

唐经天杂在阶下的人群之中，举头仰望，心中笑道：这局面可难收拾，

且看法王如何应付？”法王缓缓走向大汗，背向芝娜，忽有两条黑影疾如鹰隼的从法王身边窜过，奔向芝娜，双双出手，搂头便抓，这两人却是法王的护坛弟子，也即是曾与唐经天交过手的那两个白教喇嘛。这两个喇嘛以前奉法王之命进西藏抢夺金本巴瓶之时，曾得过云灵子的助力，这时见云灵子受伤，他两人生性鲁莽，也不去想云灵子的武功比他们强得多，只道云灵子是受了芝娜所伤，而芝娜的暗器却是他们所能克制。

法王心中方自思量如何调解，待发觉之时，拦阻已来不及，正想出声喝止，忽听得一声清脆的笑声，那两个白教喇嘛登时打了一个寒颤，跳起一大多高，众目睽睽之下，只见两个少女笑盈盈的走上圣殿，前面的少女一身湖水色的衣裳，脸如新月，浅画双眉，碧绿的眼珠有如黑夜中闪闪放光的两颗宝石，姿容淡雅，令人一见就起了一种飘飘出尘的感觉，几疑是素娥青女，谪落人间，那绝世姿容，把殿上的芝娜也比了下去。霎时间，连奔去撵云灵子的那些武士也都不由自己的停了下来，呆呆向她注视。

后面的那个少女，也是一式打扮，但头上的秀发却成两条辫子，束以红绫，似笑非笑，现出一脸顽皮的稚气，跟着前头那个少女，就好像丫寰跟着小姐一样，虽然比不上主人的仙姿绝俗，却也美艳如花。大殿上下，有四五百人之多，外面还有护坛的喇嘛弟子，这两个少女突如其来，竟无一人发觉。

唐经天虽料到冰川天女会在此地，却想不到她会在这个场合之下突然出现，几乎忍不住叫出声来。只见冰川天女带着幽萍，轻移莲步，倏忽便到了那藏族少女的身边。那两个白教喇嘛刚刚落地，认出是保护金瓶的冰川天女，勃然大怒，四拳齐出，冰川天女脚步丝毫不动，衣袖忽的一挥一卷，轻轻一送，两个喇嘛水牛般的身躯，竟然飞出了一丈开外，直滚到法王的脚边。这是最上乘的“沾衣十八跌”的功夫！冰川天女一把拉着芝娜，便向外走。这一瞬间，众人的目光都跟着注视那被摔的两个白教喇嘛，只有唐经天目不转睛的盯着冰川天女，只见她眼睛眨了两下，似乎是见到了芝娜所佩戴的灵符，轻轻的“噫”了一声，芝娜与她耳鬓厮磨，似乎在她的耳边悄悄的说了两句话。

白教法王沉声喝道：“都给我站住！”身形一晃，倏地也到了冰川天女身边。唐经天心中大急，这两人武功都足以震世骇俗，一交上手，只恐自己也拆解不开。忽见那藏族少女，退了两步，向着冰川天女盈盈一揖，清声说道：“白教修女，拜见护法。”白教法王吃了一惊，眼光落处，只见冰川天女的胸前，也佩着一道灵符，发散着淡淡的幽香，正是佛教中视为异宝的贝叶灵符，这种灵符，除了有限的几个高僧活佛，以及曾以大力护持过佛法的世上君王之外，其他佛门高弟，一生之中也未必能见过一次。

原来冰川天女这道贝叶灵符，是她的母亲华玉公主遗给她的。尼泊尔是个佛教国家，前任国王一生护法，所以得了一道标明他扩法身份的贝叶灵符。他生前本想依照西方的继承大法，将皇位传给女儿，是以这道贝叶灵符也就传到了华玉公主手上。冰川天女以前独住冰宫，与世隔绝，母亲给她的这道贝叶灵符，她从未向人展示，谁也不知此事。

冰川天女这道贝叶灵符，比起芝娜那个由活佛所赐的护身灵符，不可同日而语，芝娜是“圣女”身份，地位还在大喇嘛之下，而冰川天女则是“护法”的身份，与活佛可以平起平坐。故此当冰川天女向白教法王施礼之时，白教法王也恭恭敬敬的还了一礼。在场僧俗，连唐经天在内，不明所以，见法王还礼，都不禁骇然。

唐经天再转眼一看，只见幽萍傍着那藏族少女，正自叽叽喳喳的说个不休，语声极低，说的又是藏语，唐经天凝神静听，只听得“护迦宗”和“陈天宇”等名字，那藏族少女仍是一派漠然的神色，眼光闪烁，似乎是示意幽萍不要多说。唐经天心中大疑，忽听得白教法王沉声喝道：“嚓，你是何人？”正指着自己。原来唐经天听得忘形，不知不觉的挪动身子，挤到了队伍前面。

与此同时，云灵子一声大吼，忽地向冰川天女冲来，白教法王展袖一拂，喝道：“云灵子休得无礼！”云灵子手指拈着一根黑漆发光的芒刺，叫道：“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天山神芒！天山派的人勾结这个妖女到此捣乱，活佛，你还不将他们拿下吗？”原来云灵子适才所中的暗器，正是唐经天偷放的天山神芒，他穴道一解，就近便向冰川天女发难。

白教法王心中一凛，袍袖再展，喝道：“云灵子休得胡言，这位女菩萨是我佛门的护法。”云灵子被法王一拂，倒退三步，暴怒如雷，但却不敢向法王发作。这时大汗带来的武士已是纷纷奔向云灵子，云灵子大喝一声，双手直上直下，把一群武士打得翻翻滚滚。大汗叫道：“反了，反了！”云灵子推开喇嘛，奔下石阶，登时大乱。

唐经天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冰川天女，冰川天女适才当云灵子冲向她时，微微一闪，彩袖轻舒，似乎是避开强敌，却面对着唐经天，闪开之际，那长袖在空中挥舞，卷了一个草书“走”字，分明是向唐经天示意，叫他速走。唐经天更是起疑，忽见眼前人影疾奔如箭，云灵子已经冲至，那两个白教喇嘛也跟着奔来。

唐经天一个“盘龙绕步”，左手骈指前伸，右手虚握，向后一拉，作张弓放箭之状，这正是天山派一个极厉害的招数，名为“后羿射日”，前面用的是铁指禅功，后面用的是肘锤。云灵子武功本来就逊唐经天一筹，更兼在受伤之后，更非对手，被唐经天铁指一戳，他恃着有“铁布衫”的横练功夫，挺起肩头，往前一撞，只听得“咔嚓”一声，肩上的骨头断了两根，痛得几乎晕倒。那两个白教喇嘛正好奔至，恰又碰上了唐经天的肘锤，前面的喇嘛受他的肘锤一撞，向后跌翻，又碰倒了后面的喇嘛，变成了两个滚地葫芦。

云灵子是一派宗师，武功确有过人造诣，受了一指，屏住呼吸，忽地提一口气，又再翻身扑上，只见两点寒光，骤然在唐经天与云灵子之间散开，唐经天以为冰川天女出手相助，不以为意，忽觉面上冰凉，湿漉漉的好不难受，唐经天本能的将衣袖一抹，只听得那两个白教喇嘛大声叫道：“不要放走此人！”白教法王这时也看清楚了唐经天的身法，认出他就是昨晚来的蒙面怪客。

白教法王向冰川天女稽首说道：“多谢女菩萨出手相助”，就欲下场，亲自捉拿。冰川天女微笑说道：“活佛既已认清此人面目，何故尚动无明。活佛难道还想与西藏的黄教大动干戈么？”

白教法王怔了一怔，道：“女菩萨何出此言？”冰川天女道：“此人助清廷与黄教夺回金本巴瓶，活佛想是知道的了？”这时那两个白教喇嘛正在破口大骂，骂唐经天以前在峡谷抢夺金瓶伤了他们之事。法王向冰川天女看了一眼，心中甚是疑惑，冰川天女道：“当时替黄教夺回金瓶，我也在场。”白教法王怀疑的正是此事，他从那两个白教喇嘛口中，已知道当时的两个劲敌，除了一个天山派的弟子之外，还有冰川天女这么一个人，心中想道：“她是佛门护法，护的到底是谁？难道云灵子所说是真，她竟是与我作对来的？”

只听得冰川天女道：“黄教白教同出一源，既已讲和，就不该再与此人

为难。金瓶留在拉萨，正是两教之福，活佛该不嫌我多事吧。”白教法王本是聪明杰出之士，听了此言，凛然一惊，想道：“果然亏了他们，当日假如金瓶让我们夺了，今日如何能订和约。原来他们早已具有深心，暗中消弭我两教的祸患来的。”想到此处，不由得对冰川天女施了一礼，拍了一下手掌，急忙叫那两个白教喇嘛回来。其实抢夺金瓶之事，全是唐经天的策划，冰川天女只是后来才从唐经天的口中知道他的用心，而今转述出来，不过是想法王不与唐经天为难而已。

唐经天见冰川天女突然用冰魄神弹袭击，使自己露出本来面目，先是莫明所以，随即想起，这是冰川天女要迫自己离开此地，心道：她既不愿在此和我相认，那确是非走不可了。但云灵子与那两个白教喇嘛缠得甚紧，以三敌一，唐经天一时之间竟自不能摆脱，也无暇分心听冰川天女与法王的谈话，正在高呼酣斗之间，忽听得法王将那两个喇嘛唤了回去，唐经天正愁白教法王也下场动手，如此一来，倒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敌人三去其二，云灵子来不及撤走，只听得唐经天一笑说道：“老前辈请恕我无礼了。”左右开弓，呼呼两掌，都打中云灵子要害，更妙的是他用的乃是阴力，表面并不受伤，过后方才发作，云灵子左右树敌（大汗的武士也要擒他），又要维持面子，不愿请求法王荫庇，即在寺中疗伤，却强用轻功提纵之术，跳出墙头，以至他后来静养了一个多月，方能复原，武功也从此减了三成，上京禀报龙灵矫的事情，也因此延误了。

唐经天一见云灵子跃出墙头，跟着也从另一面高堵跃出。跃出之时，回头一望，只见冰川天女正在朝着自己微笑。正是：

冰弹突袭犹含笑，莫测芳心意若何？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大漠藏龙 九重惊蛰伏　风尘侠隐 一剑看雄飞

唐经天回到客店，客店中的伙计正在闹得手忙脚乱。原来他们见主人迟迟不去赴法王之约，起初尚不敢催，后来见天已入黑，主人尚未出房，掌柜的大了胆子，推门入内，只见主人熟睡如死，唤之不醒，不禁大惊，以为他是中了邪，正在外面请了巫师前来，忙着替他禳解。唐经天甚是好笑，悄悄将法王的请帖，再送回店主人的房中。又替他解了穴道。住客们大半惊醒，到庭院去瞧热闹，唐经天神不知鬼不觉的回到房间，将行李收拾好，打了一个包裹，留下了一锭银子，又悄悄的溜出了客店。

他对今晚之事，甚多不解。首先是那藏族少女究竟是何等样人，何以她起先誓死不从，其后又甘做白教喇嘛的圣女？冰川天女初次下山不识道路，何以会撞到此地？是否巧合？冰川天女迫他走却又向他微笑，是恼他还是谅解了他？冰川天女也曾为黄教保护金瓶，何以白教法王却又对她以礼相待？种种疑团横亘心中，他一心想见冰川天女，听得敲过了四更，又再奔向白教的喇嘛寺院。这一次是熟路重来，不用摸索，便直奔东边的“ 圣女宫 ”。他打定主意，先去查探那神秘的藏族少女，不愁不知道冰川天女的下落。

“ 圣女宫 ”重门深锁，果然禁卫森严。唐经天略一踌躇，便飞身掠上瓦面，其时所有的“ 圣女 ”都已回来，宫中的灯火亦早已熄灭，但那些“ 圣女 ”经过今晚的一场大闹，都睡不着觉，犹自在房中谈不休。唐经天在瓦面上蛇行兔伏，但闻得处处莺声燕语，夜风穿户，脂香扑鼻。唐经天皱了皱眉，辨不出那藏族少女的口音，又不敢闯进“ 圣女 ”的香闺去逐问查访。

一抬头，忽见东面小楼一角，尚有残灯，唐经天跳过两重瓦面，看清楚时，琉璃窗上，现出三个少女的影子，可不正是冰川天女主仆和那藏族的少女。唐经天心中笑道：“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悄悄掩近，只听得冰川天女说道：“ 这几页是我抄给你的打暗器的手法，你藏好了。 ”那藏族少女道：“ 姐姐大恩，我到死也不忘记。 ”唐经天心道：“ 她们果然是相识的。但多少武功，为什么专教她打暗器呢？ ”只听得幽萍“ 噗哧 ”一笑，说道：“ 你死呀活呀的乱说，我舍得你死，有人可舍不得你！ ”窗内人影闪动，那藏族少女去撕幽萍的嘴，幽萍又道：“ 我可是说真的，别人在真心地等你。 ”唐经天心中一动，想道：“ 莫非是这女子有心上的人儿在萨迦，他又是谁呢？ ”唐经天虽然聪明，却想不起那是陈天宇。因为唐经天曾亲眼见过陈天宇和幽萍亲热的情形，猜不到陈天宇的意中人不是幽萍，却是面前这个藏族少女。

琉璃窗上，冰川天女倩影如花，只听她低声喝道：“ 幽萍别胡闹啦，芝娜妹子，你好自为之，珍重，珍重！ ”唐经天只道她就要告辞，忽见她手指一弹，“ 啪 ”的一响，楼上有人叫道：“ 好贼子，居然敢闯到这儿来啦！灵獒咬他！ ”接着一声怪啸，突见四条小牛般大的怪兽发出吼声，向着唐经天扑来，竟是康藏所特有的一种狼犬，是野狼和狗杂交所生的，凶恶异常，比狼还要厉害，似这般大小的更是少见！

四条狗露出白巉巉的牙齿，分成四路攻来，居然似懂得武功的人一样，分进合击，唐经天一个闪身，反手一掌，刚将一条狗打开，两侧“ 汪汪 ”吠声，腥风扑面，一条狗从正面咬他咽喉，另一条狗从侧面窜进，前爪搭上他的肩膊，唐经天沉肩一甩，左手一抓，将两条恶犬都摔出一丈开外，陡听得又似半空中起了一声霹雳，押阵那条恶犬似乎是群犬的首领，碧油油的双瞳

好像放射怒火一般，巨尾一剪，腾空窜起，向着唐经天一剪一扑，临敌之势，竟如猛虎。

唐经天身形一转，待那猛犬双爪搭来之时，陡的飞起一脚，不料这条恶犬竟是久以训练，知道趋避，唐经天没踢中它，不由得怔了一怔，想道："这条狗闪避之快，竟胜似练过十年的轻功之士！"心存怜惜，本来他这一踢，乃是鸳鸯连环腿法，踢了左脚，右脚随之而发，两脚踢出，非中不可。只因心存怜惜，左腿一抬，并不踢出，那条猛犬，何等快疾，随着唐经天的身形，张牙舞爪，又再扑到。

适才被打开的三条猛犬虽然跌得不轻，但这种狗皮粗肉厚，并没受到重伤，吃了大亏，更加愤怒，唁唁狂吠，又再合围，这一回，四条猛犬都似知道敌人厉害，竟如高手对敌一般，有攻有守。唐经天手脚一动，它们就立刻窜开，冷不防就是一口，楼上的啸声，亦若合符节，在上面隐隐指挥，四条狗随着啸声，忽分忽合，忽进忽退，和唐经天纠缠不休，"圣女宫"中登时人声鼎沸。

唐经天合什一揖，使出内家真力，将四条狗犬迫出离身八尺之外，朗声说道："在下此来，只欲一见敝友，并无恶意。贵主人请将灵獒唤回，若再纠缠，请休怪在下打狗不看主人面了。"

楼上啸声蓦然停止，只见一个青衣老妇，手挥长剑，一跃而下，骂道："你这恶贼，今日在宝殿之上闹得还不够么？圣女宫中，岂是你这臭男子来得的？胡言乱语，亵渎神灵，吃我一剑！"居然是极上乘的西藏天龙派剑法，唐经天不得不闪，那四条猛犬，又随在主人之后，窜上前来猛啮。唐经天一看，这青衣妇人原来就是日间率领"圣女"出来谒见白教法王的那个"圣母"。

唐经天一指楼房，道："我确是来访朋友。"那圣母越发大怒，斥道："再出污言，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要知她教中的"圣女"何等贞洁，连男子多看一眼，也不可以，怎能与外人交为朋友？唐经天之言，实是犯了她教中的大忌，也就怪不得要被她目为狂妄之辈了。她一面挥剑疾攻，一面指挥四条灵獒猛啮，叫唐经天不能分辩。

冰川天女不肯下楼相认，唐经天为难之极，又怕那白教法王到来，更是纠缠不清，把心一横，双掌一错，突然将一条猛犬提起，旋风一舞，向着另一条猛犬一掷，两条猛犬碰个正着，同时惨叫一声，摔倒地上，再也爬不起来。那圣母大怒，刷刷刷，连刺三剑，唐经天一个"盘龙绕步"，翩如飞鸟，从她身旁掠出，伸手一抓，用"小擒拿"手法抓住了从侧边扑来的猛犬，仍依前法，旋风一舞，向另一条猛犬掷去，岂料这条猛犬正是最厉害的那一条灵獒，亦是群犬的首领，竟然在半空中怒叫一声，翻身扑下，非唯闪开了唐经天这一掷，而且双爪堪堪搭上了唐经天的衣裳。

唐经天使出"沾衣十八跌"的上乘内功，振衣一弹，将那条猛犬弹开数尺，一闪身又避开了那圣母的一剑，忽听得铮的一声，眼前寒光闪闪，冷气森森，唐经天知是冰魄神弹，双指一嵌，将冰弹捏在手中，只觉内中有物，冰弹触体遇热便化，藏在冰弹内的纸团却留在他的手中。唐经天正自一愕，忽听得冰川天女叫道："你寺中有事，我不便再留，圣母，请恕我先走啦！"楼上飞出两条白衣人影，冰川天女携着幽萍，已是飘然而去。

唐经天无心恋战，突发一掌，将那圣母迫开，飞身窜出，便欲逃跑，那圣母气得咬牙切齿，叫道："灵獒，追他！哼，你亵渎神灵，又气走护法，把你喂狗，也是该当！"那条猛犬一下子扑到唐经天背后，唐经天知道厉害，

迫得回身抵挡，这狗灵敏机警，用擒拿手抓它不着，打死了又觉可惜，一时之间，唐经天拿它无法，被它缠着，那圣母又挥剑攻来，圣母宫中亦已发出警号！

唐经天一皱眉头，突然心生一计，待那猛狗扑来，将长袖挥出，轻轻一带，那条狗收势不住，被他一带，竟扑到“圣母”身上，唐经天这一招快捷之极，那圣母尚未看得分明，忽听得耳边“汪”的一声，震耳欲聋，脸上腥气扑鼻，原来是那条狗张口狂吠，滴下口涎，溅了“圣母”满面，圣母大怒，骂道：“畜生，”将狗摔开，只听得哈哈大笑之声，唐经天跳出围墙去了。

唐经天跑到外面，张眼四望，哪里还有冰川天女的踪迹。冰川天女的轻功比他还要稍高一筹，又先走一刻，要追也追不及。唐经天叹了口气，打开纸团，借着月光一看，上面写着一行小字：“休要多管闲事！”唐经天不觉心中苦笑：“我只是欲见你一面，你不见我也还罢了，却三番两次将我戏弄。”回头一望，“圣女宫”隔邻的法王宝殿，亦已灯火通明，唐经天心道：“白教法王必然惊起，呀，想不到糊里糊涂与他结了仇。那藏族少女既甘心愿做圣女，我也不必再去救她了。”

唐经天一口气奔出了哈吉尔城，心中闷闷不乐，忽地想道：“冰川天女总要到川西去找她的伯伯，就算她不识路途，多费些时日也终能寻到。我不如到冒伯伯那里去等她。”主意打定，胸中郁闷稍舒，于是在山岗上胡乱睡了一觉，第二日便续向东行。

从青海越过巴颜喀拉山，便是四川西部，川西古称荒僻的“野人”之地，唐经天走了数日，不见人烟，好在野果甚多，渴了摘果子食，饿了就打野羊烤吃，倒也不愁。这一日，踏进了川西的天险雀儿山，过了雀儿山，就是汉人的地区了。

雀儿山天险端的名不虚传，虽然没有天山高峻，但四周高峰犬牙交错，行以山脊之时，遥望四周群山，都好像披着雪衣俯伏在山脚底下，俨如一群或跪或卧的羊群，蔚成奇景。触目所及，到处都是嵯峨怪石，突出雪上，远远望去，又好似一排精工雕刻的屏风。

走了两天，山势愈来愈险，这一日唐经天翻过了山脊，远远见到山背升起的袅袅炊烟。唐经天心中一喜，但随即想起，群山重叠，虽似近在眼前的景物，也常常要跑大半天，要找到那山背人家，只怕还得两天路程。唐经天放快脚步，忽见天色突然阴暗，原来已走到雀儿山最险窄之处，两面山峰，紧相合抱，山石层层对立，最狭窄处，相去不过二三丈距离，曲曲折折，好似重门深锁。走了一段，忽听得前面有喘息之声。

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身倚危崖，气喘吁吁。唐经天喝道：“你是谁？”那汉子咿咿呀呀的发出两个模糊的声音，唐经天再走前两步，那汉子突然伸出两只手来，喘气说道：“那位客官，可怜可怜我这小叫化吧！”

唐经天张眼一望，蓦然吃了一惊，这汉子伸出来的两条手臂，上面结满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疙瘩，十指弯曲，满面红云，面上下颊，左右也各有一个疙瘩，看来竟是个周身毒发的大麻疯。唐经天虽无世俗之见，在这阴森可怕的山道骤然见着这麻疯的怪相，也不由得倒退三步。那汉子张着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望着唐经天，好像是饿了几天的样子，静候他的布施。

唐经天一定心神，深觉奇怪，麻疯患者南方最多，西北极少，在川西“野人”之地见到麻疯，已是一奇，这雀儿山是人迹罕到之地，这麻疯却居然能来到此处，更是一奇。但随即想道：“是了，他一定是逃避世人，涉过万水

千山逃到此处来的。”要知清代的医学远不如今日发达，麻疯本来不会传染，但当时的一般人却深信麻疯必会传染，把麻疯患者看成最最危险之人，一发现有人患了麻疯，就立刻要将那人烧死，将骨灰深深地埋于地下。由于西北麻疯患者极少，识得此病的人不多。因此有些病人，不辞翻山涉水，希望能来到西北山区，苟延残喘。这等于长途逃难，但逃难尚有人布施，麻疯却是人见人怕，麻疯患者不敢投村宿店，不是饥饿而死，便是力竭而死，能到西北逃生者百不得一。

唐经天思念及此，不觉起了怜悯之情，想道：“他身罹恶疾，宁愿逃入深山与鸟兽为邻，这是何等可哀，又需要何等勇气！”便从囊中取出一条烤熟的羊腿，掷过去道：“给你！前面野果极多，你可以自己采摘。”羊腿落在那人跟前，那人却不俯腰去拾，他眼睛却突然一闪，一双晶亮的眸子，发出骇人的光芒。这刹那间，唐经天忽觉此人虽然形容丑怪，但却是眉清目秀，不类常人。尤其在眼睛张开之时，那眼光如同闪电，竟似练武之人一样。那麻疯患者双眼一张便阖，又变得憔悴无神，慢慢弯腰去拾那条羊腿。唐经天道：“喂，你叫什么名字？是练过武的么？”那麻疯坐在地上，捧着羊腿大嚼，竟似听而不闻。

唐经天心道：“嗯，他是饿得慌了。”又暗笑道：“我问他这些干嘛？就算他是武学中人，我也不能与他作伴。何况，我又急着赶路。”只见那麻疯患者一下子就嚼了半条羊腿，倏地又张开了眼睛，狠狠地盯了唐经天一眼，那眼光似是愤怒，又似憎恶，比适才更是骇人。在如此阴沉的山谷之中，一个大麻疯露出如此的眼光，唐经天也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提起脚步，展开身形，在他身边疾掠而过。

走不到十步光景，刚到山坳之处，忽听得轰的一声，一块磨盘般大小的巨石，突然从上面掉下来，山道狭窄，转身亦难，唐经天奋起神力，双臂一托，将那大石一掷，只听得轰轰之声，震耳欲聋，那块巨石带动山泥，堕下深谷，唐经天回头一瞧，只见那麻疯提着一根拐杖，顶着上面的一块大石，唐经天喝道：“你干什么？”话犹未了，又是轰隆一声巨响，那块巨石凌空飞堕，声势比刚才还猛。唐经天站稳脚步，大喝一声，双臂一托，又将那块巨石掷下深谷，泥土飞溅，枝叶飞舞，霎时之间，竟自张不开眼睛，待到张开眼睛之时，那麻疯已不见了。

唐经天大愤，喝道：“素不相识，你为何加害于我？”“你为何加害于我？加害于我，于我……”群峰回响，久久不绝！那麻疯患者已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唐经天自下山以来，亦曾经历过不少惊心动魄的怪事，但从无一次有今日之怪异！这大麻疯竟然是个具有绝顶武功的异人，此事已是不可思议！更令唐经天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对这个麻疯有恩无仇，实不明他何故如此阴险伏击，难道真是泯灭了人性不成。

走出山坳，天空豁然开朗，山路盘旋倾斜，这是雀儿山的南面，形势远不及北面险陡，有山路即是已有人迹，唐经天舒了口气，一直奔出十余里地，再也不去想那莫名其妙令人憎厌的麻疯。

第二日傍晚，已下到半山，山坡上有间泥屋，屋边一个草棚，屋中升起缕缕炊烟，晚风中还吹送来烤肉和米饭的香气。唐经天看这泥屋的式样，形如马房，东西长达三丈，宽亦丈余，知道这是山户人家，特地辟来招呼过路的旅客，以及准备上山采药或打猎的人们投宿的，换言之，即是简陋的山中

客店。唐经天这几天来只是吃烤羊肉和山果，极想一尝白米饭和蔬菜的滋味，也想能够安适的睡一觉，便到那泥屋敲门求宿。

屋主人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山民，相貌朴实，见唐经天求宿，笑道：“我这儿好几个月没有人来，一来便是一大堆，客官，你今晚不愁寂寞了。里面有南方来的药商，有十几个人呢！”唐经天交了一锭银子，叫他做饭，进入屋中，只见里面堆有十几挑药挑，两个中年镖师偷偷的拿眼睛瞟着自己。忽地听得当中那个老年镖师咳了一声，两个中年镖师低下了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除了三个镖师之外，还有七八个精壮的汉子，横七竖八地卧在地上，拿扁挑当作枕头，想是药行的伙计。屋中一个五十左右满面油光的商人，傍着那老年镖师，也偷偷地拿眼睛瞟唐经天，眼光落到他的剑穗之上，剑穗两边摆动，他的眼光也似乎晃来晃去，露出惊惧的神情。

唐经天微微一笑，拱手说道：“诸位是到青海去吗？”那老镖师淡淡地打了个招呼，药商“嗯”了一声，并不答话。唐经天道：“兄弟是到川西去的，今晚幸会，大家有伴了。荒山野岭，人多胆壮，可以好好的睡一觉。”那两个中年镖师皮笑肉不笑地“哼”了一声，那老年镖师道：“兄台单身独行，胆气过人，佩服佩服！老朽吃这口镖行饭，全靠外面朋友的帮忙，不怕兄台见笑，若只是我一个人，我也不敢翻过这雀儿山。”说道，用眼睛睨唐经天。

唐经天暗暗好笑，心道：“这老儿定是将我当作独脚大盗了。”拱手说道：“老师父太客气了，还未请教大名。”那老镖师道：“敝姓郭，贱字台基，转请兄台高姓大名。”唐经天也说了。那老镖师似乎不愿和唐经天多说话，交代了江湖套语之后，唐经天问一句他答半句。敷敷衍衍，绝不多言。

唐经天知道江湖禁忌，亦知道他们暗中对自己戒俱，便也不再多问，心中却自想道：“郭台基，这个名字可没听过。”康藏青海新疆等地，有几种贵重的药物，如犀牛黄、麝香、熊胆之类，但对普通药物，却极缺乏，故此每年都有一二帮财雄势厚的大药商，运各种药物到康藏，交换当地的特产回去，每做一次生意，少说也有十万两银子以上的交易，替这等药商保镖的人，非有惊人的本领，可不敢迢迢万里，跋涉长途，走这不毛之地。

吃过晚饭，药行的人在屋子当中燃起一大把枯枝，围着火堆睡觉，那三个镖师，轮流守夜，唐经天自在一个角落展开随身携带的轻便卧具睡了。

刚瞌上眼睛，忽听得外面有脚步之声，那两个中年镖师一跃而起，道：“来了，来了！”老年镖师“嘘”的一声，道：“闹什么，给我躺下。”那屋子的两扇板门，照着山中客店的规矩，为了方便客人的投宿，终夜都是虚掩着的，那脚步声来得快极，。一下子就到了门前，门未推开，就听得嘻嘻哈哈的笑声，唐经天和那三个镖师都怔了一怔，笑声清脆非常，来的竟是女子！

只见两个女子先入门来，后面跟着一个男子，那两个女子一老一少，相貌相似，似乎是两母女，少女的头上插着一朵野花，春风满面，一进门便嚷着：“哈，这么多人，可真热闹！”那中年妇人穿着一件绣有白牡丹花的浅红衣裳，画着两道长长的眉毛，伸出指头在嘴边嘘了一声，道：“说话小声点儿，别吵醒了客人！”是教训女儿的说话，但神情语气，却没有母亲的威严。唐经天心中暗暗好笑，想道：“我姨妈（冯琳）是女中怪物，这妇人看来也和她差不多。

这两母女腰间都挂着一张弹弓，嘻嘻哈哈的像一对不知世故的姐妹，眉宇之间却隐隐着一股迫人的英气，跟在她们背后的那个男子，年约五旬，身材魁伟，虎背熊腰，出步沉稳，虽没见他身上带有兵器，显然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

药行的人本来就没有睡，这三人一来，个个都偷偷用眼睛瞟她们，尤其是那两个中年镖师，自那两母女一跨入门，眼睛便不离左右。那少女忽地格格一笑，蓦然斥道："要就大大方方地看个饱，鬼鬼祟祟地偷偷张我干什么？"

两个镖师臊得满面通红，一瞪眼睛，就想发作，后面那身材魁伟的老者一步跨上前来，双拳一拱，说道："小女娇纵惯了，请各位恕她年幼无知，休与她一般见识。"将女儿推上一步，道："霞儿，还不给伯叔们赔礼么？"那两个镖师正自咕哝："什么路道……"见那男子赔话，又叫女儿赔礼，难以发作，反觉不好意思，那少女忽道："喂，你们说什么？爹，你听，他们骂我！"那身材魁伟的老者面色一沉："野丫头，一出门就到处惹人笑话。"那老镖师咳了一声，急忙站起，道："小孩儿家说笑，老兄不必当真，我这两个伙计粗粗鲁鲁，不知礼数，这位姑娘，你也莫怪。"

镖行伙计和那少女都沉着面孔，走过一边，中年妇人道："老爷子，别唠叨啦，不是说人家要睡觉吗？"她平素宠惯女儿，见镖行伙计和她女儿"吵架"，也不问谁是谁非，心中不大高兴，这一句话明里是说她的老伴，暗中谁也听得出来，她是恼了镖行的人。老镖师心内嘀咕，心道："江湖道上，最忌和尚、道士、书生、妇人之辈，这两个雌儿，背着一张弹弓，又不像卖解的娘儿，今晚可得小心防备。"

这对母女离开镖行的人，想找寻一处合适的地方，展开卧具，唐经天倚着墙壁，还未卧下，一抬头，忽见那中年妇人目露异光，一步一步向他缓缓行来，走到离他数步之地，忽然站住，直上直下的打量他，脸上泛起一层红晕，手撚裙带，好像一个娇羞的少女，突然之间，碰到了多年不见的情郎。那身材魁伟的老者走来道："青妹，咱们到那边墙角去吧。"忽然双眼发光，也呆呆地望着唐经天。唐经天奇怪之极，心道："这两天怎么老是碰着莫名其妙的事情？"

那老者呆了一呆，似是发觉了自己的失态，尴尬一笑，拱手说道："小哥，你贵姓？"唐经天道："小姓唐。"那中年妇人失声说道："嗯，你姓唐？"药行的伙计不知是谁"嘘"了一声，那老者道："说话小声点儿。"那中年妇人压低声音问道："唐相公，你是从哪儿来的，要上哪儿去？"那少女噗嗤一笑，道："妈，你怎么这样盘问人家？"

唐经天稍稍迟疑，终于答道："我从西藏来，准备到川西去找个朋友。"那中年妇人道："嗯，从西藏来的？看你的样儿，练过好多年的武功吧？"眼光落在她的游龙剑上，唐经天将这柄剑枕在身下，只露出半截剑柄。那少女又是"格格"一笑，道："妈，你真是老糊涂啦！你不见人家带着剑吗？还用问的？"唐经天道："单人独行，带把剑不过壮壮胆子吧了，我哪懂什么武功？"

那老者微微一笑，似是赞他谦虚，又似嘲他说谎。那中年妇人忽道："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也是姓唐的，不知是否你的本家？"唐经天道："谁？"那中年妇人道："这个人叫做唐晓澜！"

唐经天心头一震，须知他父母当年大闹清宫，杀了雍正，虽然事隔多年，到底还是朝廷的钦犯。唐经天在陌生人的面前，如何敢泄露出来？那妇人一

对水汪汪的眼睛，含着焦急与期待的神情，看来实无丝毫恶意，唐经天定一定神，微微笑道：“唐大侠的名字我是听说过的，但他乃一派宗师，我仰慕非常，却是无缘拜见。”那中年妇人好生失望，那少女笑道：“妈，你时常和我们提起唐怕伯，想这位唐伯伯高处天山，寻常人岂能见到？你碰到从回疆西藏来的人便问，也不怕人笑话么？”装出她父亲平日说话的神气，那妇人给她的女儿逗得笑起来，斥道：“小丫头，你倒教训我起来了？”

唐经天怕她啰唆盘问，打了一个呵欠，那老者道：“霞儿，青妹，这位小哥明天还要赶路，咱们也该安歇啦。”在离唐经天数尺之地展开卧具，倚着墙壁，半坐半卧，闭目假寝。

两日之间，连逢许多怪异之事，唐经天哪睡得着，心中仔细琢磨，猜不透这父女三人的来历。偷眼斜窥，只见那两个中年镖师，手中提着兵刃，守着火堆，也时不时的偷窥她们，那老镖师则呼呼地打鼾，唐经天一听，就知他是假装熟睡。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药行的伙计熬不着疲倦，鼾声大作，都睡着了。那老镖师忽地张开眼睛，低声说道：“小心！”随即提起一支烟杆，那烟锅有茶杯口般大小，黑黝黝的，显是铁铸的烟杆，那老镖师装了一袋旱烟，呼呼的吸起来。忽听得“轰隆”一声，两扇板门给人一脚踢开，涌进十几个人，走在前头的是个四十左右、身材高大的汉子，提着一张弹弓，哈哈笑道：“好极，好极，肥羊都赶到屋里来了，咱们可不用费力啦！”

那两个中年镖师霍地跳起，便欲上前迎敌，那老镖师一迈步，拦在他们前面，将旱烟管徐徐一挥，左手抚着烟管，团团一揖，朗声说道：“朋友们请了。在下是北京振威镖局的郭台基，在镖行上混口饭吃，请恕在下眼拙耳矇，不知寨主在此开山立柜，未投拜帖，失礼之极。俺郭某在这厢陪罪了。”

盗魁后面的人哈哈大笑，有人叫道：“咱们才不理这套虚礼繁文。咱们可只知道肥羊到口，就得随手擒来，沽之哉！当家的，你说可是？”那盗魁打量了郭台基一眼，笑道：“小三子休要油嘴滑舌，俺瞧这位郭镖头也是一尊人物，江湖上哪里不交朋友，就这么办吧，这批药材，可巧正合山寨之用，咱们就不客气要留下啦，镖行的伙计可以走开，应得的镖银咱们也都不要。好，郭镖头，你瞧这样可够朋友了吧？”那药商吓得抖抖索索，瞧着郭镖头，生怕他与强盗妥协。

郭台基仰天打了个哈哈，道：“多承寨主手下留情，本该听寨主的吩咐，只是食君之禄，担君之忧，雇主就是咱们镖行的衣食父母，咱们若是只图自己，弃了衣食父母，以后这镖行的生意也不用做啦，镖行上下数十人都得饿死，寨主，俺老朽还得请你体谅下情。”

那盗魁冷冷一笑，道：“郭镖头果然够义气，但俺兄弟们若不做买卖，难道郭镖头叫我们喝西北风不成？”那两个中年镖师道：“他们既然不卖面子，师父，咱们还与他多说做甚？嘿，说不得只有兵刃上定输赢了！”那盗魁哈哈大笑，道：“还是这两位少镖头干脆！”蓦地弹弓一拽，那两个中年镖师举刀相格，忽听得“啪”的一声，那弹丸忽地裂开，挟着一溜火光，登时燃烧了衣服，那两个中年镖师就地一滚，皮肉焦痛，跃起来时，只见老镖师已与盗魁斗在一起。

那老镖师年纪虽老，身手可是矫捷之极，盗魁还来不及拽弓，他的旱烟袋已迎头磕下，盗魁赞了一个“好”字，将铁胎弓一拉，用弓来割老镖师的手腕，这一招使得甚是怪异，那老镖师一个转身，烟杆反手一送，倏地当成

小花枪使用，跟着一个“进步连环”，烟袋一敲，变成了铁锤的手法，再一转，却又当成了判官笔，点打那盗魁肋下的软麻穴。那盗魁举起铁弓，左迎右挡，也是接连用了三种手法，解开了老镖师三种不同的招数，哈哈笑道：“振威镖局的镖头果然名不虚传，但碰到俺飞火弹朱定，这威也恐怕不能扬啦！”手法一变，一张铁弓盘旋飞舞，弓背扫击，弓弦拉割，咄咄迫人，用铁弓当作兵器，乃是在十八股兵器之外的独特武技，那老镖师可还没有见过，饶他有数十年火候，也只是堪堪抵挡得住。

那两个中年镖师在地下爬起，盗众已蜂涌而上，药行的伙计也群起迎敌，两边人数差不多，盗众胜在通晓武艺，药行则有两个镖师力战，等于平添了十来个人，这混战一时间难分上下。

唐经天坐了起来，不愿先露身份，且瞧那父女三人的动静。只听得那少女格格笑道：“妈，这强盗也会使弹弓呢！”那中年妇人道：“呸，天下之大，就只有你会使弹弓么？”那少女道：“嘿，天下之大，就只有咱们杨家的弹弓打得最好，妈，我可记得你说过这话。”那中年妇人道：“你忙什么？且让他们吃点苦头。”唐经天心中一动，想道：“杨家的弹弓？哪一个杨家的弹弓？”

忽听得那盗魁一声怪啸，弓弦一弹，在老镖师的肩上拉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那老镖师踉踉跄跄倒退三步，大喝道：“俺与你拚了！”那盗魁哈哈大笑，道：“别忙，时候有的是！”蓦地张弓连发，嗖嗖嗖，一连打出十几枚连珠弹。

那少女笑道：“这两下手法还算不错。”那盗魁的琉璜火焰弹一发，立刻有几个药行伙计应声倒地，还有几个给烧焦了皮肉，急忙伏地打滚，那盗魁弹弓连曳，忽听得那老者道：“霞儿，瞧你技痒难熬，现在可以出手啦！”

那少女格格一笑，蓦然起立，弹弓一曳，疾似流星，把那盗魁的火焰弹都在空中碰裂，火星囚处飞散，那盗魁大怒，一个闪身，避开了那老镖师的一击，弹如雨发，都向那少女打来！

那中年妇人道：“霞儿，你的打法还不成，你瞧清楚了！”弹弓一曳，俨如冰雹乱落，将那些火焰弹都捏了回去，弹丸竟似长着眼睛一样，都落到盗众的身上，烧得他们滚地哀号，盗魁也几乎着了一弹，勃然大怒。那老镖师正在追击盗魁，要与他拼命，骤见这两母女出手，怔了一怔，那盗魁反身一个“蹬脚”，向老镖师胸口倒踢，眼见那老镖师就要受伤，那身材魁伟的老者道：“青妹，你收拾这些盗党。”身形一起，俨如兀鹰下击，一把就将那盗魁倒提起来，摔出门外。

忽听得一声怪笑，纷乱之中谁也没有瞧出，竟然又有一个陌生的汉子溜了进来，唐经天听这笑声，心头一震，张眼瞧时，只见来人披着一身破破烂烂的麻衣，提着一根黑漆漆的拐杖，满面红云，下颊两个疙瘩，一笑之时，牵动肌肉，更显得丑恶怪异，此人非他，正是他前日在雀几山最险峻之处所碰见的怪麻疯！

唐经天斜倚墙壁，将上衣一拉，遮了半边脸孔，只见那麻疯少年伸手一格，那老者登时退了三步，怒声喝道：“你是谁？”

那麻疯恶丐笑道：“你不知道我，我可知道你！你在山东鼎鼎大名，我以为你还在山东，曾访过你两次，都没见着，谁知你却在此。哈哈，真妙极啦！听说你的五行拳是大江南北的第一高手，我倒要见识见识！哎，还有你这位夫人听说是铁掌神弹的后人，唉，余生也晚，来不及见铁掌神弹，却幸

还能在这儿遇到二十多年、名震江湖的前辈女侠，说不得也要一并领教啦！”

适才被老者摔出门外的盗魁，又走了进来，听了这恶丐的说话，一时未瞧清楚，以为他是个独脚大盗，大喜过望，叫道：“喂，肥羊各分一边，一碗水大家喝啦！”那麻疯倏地睁眼道：“谁理你的肥羊？你给我滚！”双手一举，那盗魁和老者瞧清楚了他手臂上大大小小的疙瘩，不由得都骇叫一声，只见那麻疯恶丐伸手一挥，将那个盗魁连同一扇板门，都撞得飞出外边，山风中隐隐闻得那盗魁的哀号，竟不知给摔到哪儿去了。正是：

游戏风尘一异丐，少年英侠也心惊。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青女素娥 浮云掩明月　奇人疯丐 铁剑骇英豪

盗徒们吓得魂飞魄散，也顾不得皮肉的灼伤，连那些还在地上打滚的，也发一声喊，连爬带滚，纷纷夺命奔逃，镖行和药行的伙计，如见鬼魅远远避开，缩到墙边，连那个老镖师也吓得呆了。

那老者唰的一下面色变得灰白，叫道：“你就是专与天下英雄作对的毒手疯丐？”那麻疯道：“哈哈，不错，够资格与我作对的英雄可不多，你们的五行拳呀，神弹子呀，还不赶快施展？”那老者叫道：“霞几，快走！”反身一跃，拾起一柄镖行伙计所用的长刀，没头没脑的便向那麻疯急斫。他本来以五行拳著名，用刀实非所长，只因瞧见了大麻疯长满疙瘩的双臂，心中发毛，不敢与他肌肤相接。他虽然不长于刀法，这几刀也劈得虎虎风生。那麻疯双目一睁，哈哈笑道：“你不敢与我碰手碰脚？我偏要叫你尝尝我身上的脓血！”他将铁拐交给左手，舍而不用，单手风车般地疾转，直在刀光之中迫近老者身前。

那中年妇人喝道：“霞儿，快走！”弹弓一曳，连发三弹，一取那疯丐面上的“眉尖穴”，一取胸前的“灵府穴”，一取下身的“会阴穴”，这三弹连发，曾打败过不少名家高手，历害无比。那疯丐叫声：“杨家神弹，果然名不虚传！”霍的一个“凤点头”，闪开了奔上盘的弹子，双指一嵌，接了奔中盘的弹子，铁拐一拔，将奔下盘的那颗也反击得无影无踪。蓦地一声怪叫，张口一咬，咬着那长柄弯刀垂下的刀环，那老者一生走南闯北，不知会过多少高人，却从未见过这个怪招，虎口一麻，长刀竟给他咬去。那疯丐嘻嘻怪笑，手臂一横，伸掌就抹那老者的口面，老者大吼一声，兜胸就是一拳，临急之时，使出了五行拳的杀手，那疯丐一声怪叫，腾的倒跃三步，拐杖往地上一点，鬼魅一般，又到了老者身前，嘻嘻笑道：“我不信你能挡我三招！”那老者这拳少说也有七八百斤气力，兜心一拳，竟打他不倒，这真是从所未有之事，心中又惊又急，蓦见那疯丐又举起手臂，伸掌来抹，待要跃开，却给他的铁拐一把勾住了颈项。

那少女疾发弹子，她的“隔衣打穴”功夫，还未练得纯熟，用的是“满天花雨”的手法，一发就是一大把。那疯丐铁拐一勾，先把那老者绊倒，嘻嘻笑道：“待下再叫你尝尝滋味！”铁拐盘空一舞，少女的弹子都给他的杖风震得化为粉屑。那疯丐叫道：“好，先请你这位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尝尝我身上的美味！”铁拐点地，凌空飞出，少女骇极大呼，一足跌倒地上。那妇人急发弹子，连打疯丐身上七处大穴，虽明知伤他不得，但救女情殷，只盼能将那疯丐暂迫开，不叫他沾污了女儿。那疯丐竟然理也不理，弯腰伸臂，就要抱这个晕倒地上的小姑娘。

忽听得呜呜两声，只见暗赤色的光华闪了两闪；那疯丐一声怪叫，跃起丈高，几乎碰到屋顶，铁拐一挥，凌空下击，那妇人大为惊骇，将弹弓掷于地下，取出柳叶双刀，连忙招架，那疯丐势如猛虎，左右一扫，当中一击，不过三招，就将那妇人的柳叶双刀全都击飞，忽地张口一吐，叫道：“混小子，你也来了！”

那妇人吓得魂不附体，张眼一瞧，只见寒光刺目，剑气如虹，一个白衣少年正在与那疯丐恶战，中年妇人一跃而起，叫道：“游龙剑！”

这白衣少年正是唐经天，他在那两母女最危急的时候，用 极巧妙的手法，发出两支天山神芒，杂在弹子之中打出，那疯丐闭了全身的穴道，他又不知

天山神芒的历害，以为闭了穴道，纵被打中也是无妨，那知这两支神芒配上唐经天的内空劲力，竟破了他闭穴的功夫，神芒钻头，直攻心肺，那疯丐受了重伤。

唐经天一发神芒，立刻出手，那疯丐兜头一吐，唐经天疾闪闪开，拔出游龙剑，岂知就在这瞬息之间，只听得两声，手腕上似给大蚂蚁叮了两口一样，并不疼痛，但却痒之极。唐经天大怒，喝道：“你这厮简直是一条逢人便啮的毒蛇！”那疯丐哈哈笑道：“你说得一点不错，你就是今晚第一个给毒蛇咬着的人。”唐经天连剑如风，刷刷刷，霎眼之间，连发三剑，疯丐那双手拿着铁拐，两边一扯，忽地扯出一把黑漆发光的铁剑，原来那铁拐中空，竟是一个奇特的剑鞘。

唐经天的游龙剑何等历害铿锵一声，斫在那疯的铁剑上，登时溅起一溜火光，将那柄铁剑斫了一道口子，那麻疯“噫”了一声，挥剑斜劈，唐经天的宝剑削铁如泥，斫它不断，也自大出意外。只见那麻疯剑招完全不依常轨，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每一招都有极深奥的变化，一连挡了他追风剑法的十八招进手招式，丝毫不露破绽，这麻疯的内力也大得出奇，以唐经天所修的纯净内功，竟然占不到半点便宜。

那中年妇人救醒女儿，那老者亦已跳起，三人同时大呼，帮唐经天斗这恶丐。这恶丐右手挥舞铁剑，敌住唐经天的游龙宝剑，左手挥舞“剑鞘”敌住那父女三人的兵器，右手守多于攻，左手却是攻多于守，唐经天使出追风剑法的精妙招式，霎眼之间，斗了二三十招，那疯丐头上冒出腾腾热气，汗流满面，唐经天知道神芒已循着穴道攻他心肺，手底更不放松，刷刷两剑，分心直刺！

那疯丐双眼一睁，目光如电，扫了一下，蓦然喝道：“浑小子，你动了真气，还要命么？”唐经天咬牙一剑，那疯丐举剑一挡，在火星蓬飞中忽然一个筋头，翻出门外，唐经天举步欲追，忽觉遍体有如针刺，一股腥气似从心肺之间泛出，直冲喉头，陡然间，但觉金星乱冒，眼前一片黑漆，跌倒地上。

唐经天急急运气镇护心神，只听得满屋子的脚步声，哗叫声，道谢声，那老者道：“老镖头且休言谢，请来帮眼看看这位朋友受的到底是什么伤？”唐经天口不能言，心头也渐觉麻木，迷糊中似听得周围纷纷议论的声音：“咦，这是什么暗器？”“不可乱用解药，用得不对，反而会加重伤势。”“咦，怎么好像蛇咬的伤口？”“看，这脸上的黑气，真像是被毒蛇咬的！”“谁带有金针，刺一点毒血看看。”“不必看啦，这暗器准是用毒蛇的口涎炼的。”这时间唐经天只觉脑袋好象有一块铅似的，越来越沉重，身上好象有无数小蛇游动，乱啮乱咬。唐经天想叫他们取出他囊中的用天山雪莲所泡制的碧灵丹，只是舌头亦已麻木，旁边的人只听得他发出“咿呀”的模糊声音，越发手忙脚乱。再过片刻，唐经天隐隐听见有人说道：“且看这个药能不能用？”眼睛一黑，立刻失了知觉。

到唐经天有了知觉之时，已是七日之后。唐经天可不知道过了这么长的日子，只觉得似从一场恶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依稀记得前事，张眼一瞧，但见红日当窗，窗外花枝颤动，房中缕缕幽香，很是舒服，耳边听得柔声说道：“谢天谢地，醒过来啦！”只见那两母女坐在床前，含笑地看着自己，那柄游龙宝剑，悬在床头。

唐经天道：“我怎么会在这儿？这是什么地方？”那中年妇人道：“霞

儿，端一碗参汤来。”柔声说道：“你中了那疯丐的喂毒暗器，已躺了七天啦。这儿是我们的家。”唐经天闭目一想，想起那疯丐的怪状，打了一个寒噤，道：“多谢你啦。”那妇人道：“我们才该谢你。”少女端了参汤进来，唐经天呷了两口，神智更见清醒，那妇人道：“霞儿，把唐哥哥换下的衣服拿出去，那两件新衣裳你缝了没有？”少女答道：“早缝好啦。”唐经天闻到衣衫上的一股腥臭之味，又见这两母女双眼发红，想是熬了几个夜晚，守护自己，心中大是过意不去，道：“活命之恩，终身不忘！”那少女格格一笑，道：“妈，他爹当年是不是也这样文绉绉的？”那妇人笑道：“这暗器的毒真是人间少见，说来还是你自己医好的，多谢我们做什么？”唐经天道：“怎么？”那妇人笑道：“幸好我认得你这把游龙宝剑，又知道碧灵丹的用法，要不然我也束手无策。”

那妇人笑了一笑，往下说道：“先是那药商看出这是蛇毒，送了你两丸专解蛇毒的药丸，那药商原来是专卖北京最著名的众家药材的，他感谢我们打退强盗，不惜以最珍贵的灵药相赠，但也只是能暂时阻遏毒气不至发作，我们雇了一乘竹轿，将你抬回家中，替你推摩挤血，都没有用。我忽然想起，你既是这柄游龙剑的主人，囊中一定有天山的灵药碧灵丹，我用雪水将灵丹开了，一半内服，一半外敷，呀，那疯丐的暗器，奇毒真是世间罕有，以天山雪莲这样善解各种无名肿毒的灵药，也得花七天工夫！”

唐经天神智清醒，想起那晚之事，又听她现在的说话，不由得问道：“你认得我爹爹吗？”那妇人微微一笑，脸上忽然泛起一层红晕，就像那晚她初见唐经天之时，一模一样，轻掠云鬓，低声说道：“何止认得，我们是青梅竹马之交呢！你爹没有和你提过铁掌神弹杨仲英的名字吗？我就是铁掌神弹的女儿。”唐经天叫道：“呵，原来你就是杨柳青，嗯，杨伯母。我妈常说话起你。”那妇人柳眉一扬，道：“你妈好？”唐经天道：“好。我妈说二十多年前，他们都曾受过你父亲的大恩，我爹曾在你爹门下习技五年，说来你该是我的师叔。”那妇人想起二十余年前的情事，笑道：“你爹爹好？”唐经天道：“好。我爹在天山之时还供奉有杨师祖的灵位呢。”那妇人这才真正开颜一笑，道：“我们本来是要到天山探望你的父母的，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了你。这也真是缘法。”

原来这妇人名唤杨柳青，曾经是过唐晓澜的未婚妻，后来解除了婚约，才改嫁五行拳名家邹锡九的。女子最难忘初恋情人，杨柳青生了女儿，心中还不时会忆起往事，与唐晓澜多年不见，难免悬念。邹锡九也知道妻子情意，深知她与自己已是一对恩爱夫妻，对唐晓澜的忆念绝非旧日之情，而且他也想见唐晓澜一面，因此陪着妻子远来。他们本来是在山东杨仲英的旧家居住，三年之前，为了一桩事情，才搬到四川来的。

唐经天中毒太深，醒后数天，才能扶壁试行，看来非疗养一月半月，难以恢复。因此只好在邹家住下来。邹家三父女对他爱护备至，尤其是杨柳青，简直将他当成亲生儿子一般，百般呵护。杨柳青的女儿邹绛霞天真活泼，有如依人小鸟，时常请唐经天指教武功精义，唐经天初初伤愈，她就扶他在庭院里散步，唐经天心无邪念，也并不以为意。

过了十天，唐经天除了体力尚差之外，毒气已经去尽，人亦渐渐复原，这一晚和邹绛霞在屋外散步，屋外花影扶疏，月光如水，这时已是春尽夏来，茉莉花开得正香，晚风吹来，中人欲醉。

邹绛霞笑语盈盈，不知怎的提起天山，邹绛霞问道：“天山之上好不好

玩？”唐经天道：“住惯了不觉怎样，若没有到过的人，样样都会觉得新奇，那里终年积雪，冰河交错，从山顶望下，就像千百道银色的长龙一样。”邹绛霞问道：“呵，那岂不成了神话中仙女所居的琉璃世界了？”唐经天道：“我还见过冰宫呢！”骤然想起冰川天女，不觉黯然。邹绛霞道：“在天山上吗？”唐经天道：“不，不在天山。”邹绛霞忽然发现唐经天似是有点郁郁不欢，忙问道：”提起天山，你定想家了？待你伤好之后，我们都陪你去。”唐经天道：“不，我还要到川西一趟。”邹绛霞道：“在天山上，寂不寂寞？”唐经天道：“我们有几家人家，时常来往，也不算寂寞。我姨妈也在天山，她最欢喜顽皮的女孩子。”邹绛霞道：“嗯，我听妈妈说过，她说你妈姐妹俩非常相像，好玩得很。”唐经天笑道：“她们本是一对孪生姐妹，有时候连我也分辨不出来。”邹绛霞笑道：“你的表兄弟象你么？”唐经天道：“不象。”忽地笑道：“我的表妹倒有点像你。”邹绛霞道：“你的表妹美么？”唐经天道：“很美，像你一样。”邹绛霞道：“你说慌，她一定美得多！”忽地笑道：“我妈说你神情举止，都像你父亲少时一样，那么你也一定是个多情种子了？”

此话突如其来，唐经天一怔道：“什么？”邹绛霞道：“你爹以前在我外祖家曾写过一首词，那张词笺，我妈还收着，我瞧着好玩，带在身边，想请你解给我听，我不大懂，但读起来也觉得写词的人，一定多情得很。”邹绛霞女孩儿家，口没遮拦，唐经天听她谈论自己的父亲，却有点不好意思，但心中好奇，便道：“你带在身边么？拿来给我瞧瞧。”

那张词笺已有点残破了，但每一个字都还完整，填的词牌是百字令，词道：

飘萍倦侣，算茫茫人海，友朋知否？
剑匣诗囊长作伴，踏破晚风朝露。
长啸穿云，高歌散雾，孤雁来还去！
盟鸥社燕，雪泥鸿爪无据！
云山梦影模糊，乳燕寻巢，又惧重帘阻；
露白葭苍肠断句，却情何人传语？
蕉桐独抱，霓裳细谱，望断天涯路！
素娥青女，仙踪甚日重遇。

这首词本来是唐晓澜当年思忆吕四娘而写的，杨柳青一知半解，却误会成是为她写的，保留至今。邹绛霞道：“你妈妈真好福气，你爹爹把她当成仙女呢！你妈那时候为什么将他冷淡？”她把词中的“素娥青女”当成是唐经天现在的母亲，唐经天却是心中奇怪。

唐经天反复吟哦，细味词中之意，乃是怀念远人，而又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幽怨，唐经天心道：“那时父亲正住在杨家，这首词自然不是写给杨柳青的了。”他也不知此词来历，只道是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词笺，暗自笑道：“我只见爹爹和妈妈相敬如宾，原来当年也曾闹过一场别扭。”邹绛霞微微笑道：“有其父必有其子，想来你也是个多情种子的了，可惜你的小表妹不在身边呵。”

这首词缠绵悱恻，如怨如慕，唐经天反复吟哦，想起冰川天女，不觉痴了。见邹绛霞笑语盈盈，一副无邪的天真少女神态，心中暗自笑道：“你哪里知道，我的小表妹不过像如今之你，当年你母亲一样，而我也和我父亲一样，心中怀念的实是另有其人。”

邹绛霞见唐经天忽而沉思，忽而微笑，既似意恼，又似神伤，只道是自己说错了话，撩起他的情绪，心中暗暗后悔。忽听得唐经天轻轻咳了一声，茉莉花下，她的母亲走了出来，邹绛霞嗔道："妈，你为什么偷听我们说话？"杨柳青笑道："你们说了什么话来了？连妈也听不得。"她俩母女有如姐妹，说惯笑话，唐经天却是有点尴尬，问道："伯母这么晚了，还一个人出来？"杨柳青看了他们一眼，道："是呵，是很晚了。"

唐经天面上一红，只听得杨柳青缓缓说道："经天，你现在尚未恢复，霞儿你陪唐哥哥玩，可不要离开家门太远。"邹绛霞见母亲这回说话，不似取笑，问道："这是为何？"杨柳青道："经天，你还记得那疯丐吗？"邹绛霞打了个寒噤，抢着说道："这丑八怪，死麻疯，烧变了灰我也记得。"唐经天笑道："其实他也不算丑怪，不是有意的吓人的时候，看来倒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话说出后，心中忽然一动，暗暗诧异。

唐经天曾听父母谈过他们当年在海岛上大战毒龙尊者之事，毒龙尊者曾经是个大麻疯，后来逃到海岛中自己疗好，因而憎恨世人。唐经天曾读过一些医书，心中想道："像他那样满身疙瘩，麻疯病该是染得很重的了，何以眉毛并不脱落？莫非他也是和毒龙尊者一流人物？"又想道："若然如此，那他的病也该早已治好。毒龙尊者当年逃到海外，练了几十年才练到上乘武功。他这样年青，患了麻疯，自然无人肯教，他又怎么练到了一身上乘的武功？"忽然想起莫非他是毒龙尊者的徒弟，但这是绝不可能之事。他的母亲曾经谈及，当吕四娘将毒龙尊者收服之后，毒龙尊者回到中原，不到三年就死了。那时这疯丐最多不过是三两岁，说话还未说得清楚的娃娃。

唐经天本是个心思灵敏的人，病愈之后，神智清明，细想那疯丐的音容举动，只觉有不少可疑之处，问杨柳青道："伯母，你提起这个疯丐，莫非他又在附近出现？"杨柳青道："不错，邻县一个武师前来报讯，说是他们那儿发现这么样一个怪人，专与武林好手作对，听说唐老太婆也给他打了，他们前来报讯的师父还想邀请霞儿的爹去助拳呢，他却不知我们早与那疯丐会过了。"唐经天一想，自己尚未复原，若然那疯丐一来，的确无人是他对手。邹绛霞问道："是那个曾教我打过暗器的唐老太婆么？"杨柳青道："不错。"笑对唐经天道："二十多年前，她的丈夫被你的姨母所杀，那时她曾几次向我们寻仇，后来得人化解，如今与我们反而成为了好友了。"她们所谈的"唐老太婆"就是唐赛花，算起辈份来亦即龙灵矫的师姐。唐经天心中一动，他本来要去寻访唐家的人的，却原来就在邻县。

邹绛霞骂道："该死的大麻疯，真是像乱咬人的疯狗一般。"唐经天道："伯母可知道他的来历么？"杨柳青道："听你邹伯伯说，这疯丐是最近两年才出现的，他从中原到西北，专找武林中的成名人物，羞辱一番，便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唐经天沉吟不语，心中反复思量，不得其解。忽听得杨柳青道："居然有两个美若天仙的女子肯与这大麻疯一道。"唐经天吃了一惊道："什么。"杨柳青道："有人见他们三人一道。还有说有笑呢。听说那两个女的也曾进入唐家，详细情形可就不知道了。"唐经天大为奇怪，心中想道："难道这两个女子竟是冰川天女与她的侍女幽萍？"想冰川天女何等高傲，等闲之人都不放在她眼内，她肯与那麻疯一道？此事说来实是过于怪诞，难以入信。但除了她们二人，又还有谁称得上"美若天仙"？

他没想到，这两个"美若天仙"的女子，当真就是冰川天女和她的侍女幽萍。她们到了坦吉尔，得见白教法王，问明了入川的道路，方向是走对了，

可是却走了几次岔路，进入雀儿山时，反落在唐经天之后，这天她们也到了雀儿山的险峻之处，幽萍忽然低声惊呼，跃后数步，冰川天女一看，只见岩石之下，卧着一个乞丐，挡着去路。这乞丐衣裳破烂，露出两条手臂，臂上结满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疙瘩，还有几处疮口，现出暗紫色的皮肉。面上一片红云，略带浮肿，形象十分难看，冰川天女不识麻疯，见了这乞丐奄奄一息的样子，起了怜悯之心，略一思量，对幽萍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把他扶起来，待我看看。”幽萍想不到主人竟有如此吩咐，大感为难。

冰川天女道：“此地人迹罕到，我们不救他尚有谁救他？幽萍，你快去将他扶起。”冰川天女未经世故，一片好心，却未想到，既然此地人迹罕到，这乞丐就定非常人。幽萍无奈，上前两步，瞧了那乞丐一眼，道：“我看他只怕不能活了。”冰川天女道：“你怎么知道？”幽萍折了一枝树枝，轻轻一撩，道：“你看他僵卧如死，已经不能动了。”话未说完，那乞丐忽然打了个呵欠，伸了一个懒腰，坐了起来，张开两双呆滞的眼睛，木然地看了冰川天女一眼，呻吟说道：“我快死了啦，你们还欺负我吗？”冰川天女听他说话，声音虽然微弱，却无气败神衰之象，于是对那乞丐微微笑道：“你一定是饿了多天了，先吃点东西。”将一双熟羊腿递到他的手中，那麻疯漠然无动于中，既无感激，更无道谢，将羊腿拿了过来，片刻之间，嚼得干干净净。冰川天女道：“你怎么长了满身毒疮呵？”那乞丐把眼一睁，道：“我生来就是如此，你怕看就走远些。”冰川天女道：“我不是讨厌你，我是想给你医治。”那乞丐道：“你给我医治？”眼睛眨了一下，随即又毫无表情。

冰宫中有的是各种灵药，冰川天女随身亦携有多种，只道他患的是一般毒疮，便拿出一瓶专解无名肿毒的药粉，递给他道：“你将这药敷上，看看如何？”那乞丐敷了手面之后，打开赤膊，背上有一个个坟起的结节，道：“我敷不到。”冰川天女道：“幽萍，你给他敷。”幽萍不敢不允，折了一支树枝，裹以白布，在山涧中一浸，醮上药粉，替他搽了背脊。那乞丐道：“这药凉浸浸的，果然不错，但我这疮以前也曾医过，百药无效，你的药未必就能将我医好。”冰川天女道：“再过两天，若这药无效，就再试第二种。”幽萍急道：“我们还要赶路呵！”那乞丐盯了幽萍一眼，道：“好极啦，我正愁找不到食物，同你们走，既有药医，又不愁没吃的。”冰川天女本未想到与他同走，但话一说出，那乞丐立即缠上，冰川天女稍一踌躇，道：“好，救人救彻，那你就跟着走吧，你能走吗？”那乞丐道：“我一吃饱，走山路那是毫不费力。”拾起拐杖，就跟在冰川天女后面。

冰川天女同他走了两天，到了雀儿山的南面，远远望去已可见到山下的人家。这两天来，那乞丐都是一声不响，冰川天女打了野兽，烤熟了给他吃，他亦照样大嚼，并无道谢，药敷了两天，他身上的红肿稍退，尚未知效果如何。幽萍心道：“过了雀儿山，就是人烟稠密之地，带着这样一个乞丐同走，岂不教人笑话？”正想和冰川天女说，那乞丐忽然坐了下来，对冰川天女道：“你不怕我吗？”冰川天女奇道：“我为什么怕你？”

那乞丐喃喃自语道：“世上谁都怕我，就只有你不怕我。”幽萍卟嗤一笑，道：“你有什么本领别人要怕你？”那乞丐道：“不错，你说得对，别人不是怕我，是讨厌我！”冰川天女瞪了幽萍一眼，那乞丐又道：“你为什么救我？你不讨厌我的毒疮吗？”

冰川天女道：“我母亲一生崇信佛法，她对我说过佛祖的故事，佛祖曾割肉喂鹰，舍身救虎，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救人，佛祖宁

愿如此，我虽然不是佛门弟子，但母亲的话却没有忘记。”那患麻疯病的乞丐双眼一睁，似温似怒，却忽地冷冷一笑，道：“原来你之救我，竟是当成下地狱救人一样，那我岂不成了地狱中的恶鬼了？”冰川天女道：“我没有这样的意思，嗯……”心中感觉这乞丐无可理喻，本想解释却又忍着。

那乞丐又看了冰川天女一眼，道：“你身佩宝剑，想必是个大有本领之人了？你的宝剑可以借我一看么？”幽萍又卟嗤一笑，道：“我们的公主本意是要救你，她的宝剑若然借给你看，那就反而害了你了。”那乞丐道：“怎么？”幽萍道：“她的宝剑不是常人所能看的，看了不死也得大病一场。”那乞丐道：“这样历害？”言下之意，大不相信，忽又拍掌笑道：“那更妙了，我既怕野兽吃我，又怕别人害我。你们既有这样大的本事，又有这样历害的宝剑，那我跟着你们，就什么也不用怕了。”幽萍眉头一皱，道：“谁要你跟！”那乞丐道：“救人救彻底，你们刚才说得如此好听，现在又不理我了吗？”幽萍心道：“那都是小公主惹的麻烦，我几时说过救你？”冰川天女心中一动，道：“你既然愿意跟我们走，就一同走吧。”这乞丐居然能看出她的宝剑，冰川天女也不禁暗暗心疑了。

幽萍无奈，只好让那个乞丐跟着她们，走了半天，眼前一亮，只见一条瀑布像一张珍珠帘子从山上倒挂下来，那乞丐道：“我走不过去啦。你背我过去。”幽萍大怒道：“你这个人怎的如此不知自量？你就是我的父亲我也不能背你。”那乞丐道：“那还说什么入地狱救人？上有瀑布，下有山涧，你们跳得过去，我可不能。”索性在山涧边大马金刀的坐了下来。幽萍哭笑不得，怒道：“小公主不要再理他啦！”冰川天女道：“且慢。”正想说话，忽听得一声怪笑，声震山谷，半山乱石堆中忽然跳出两人，为首的正是赤神子。

赤神子晃动鲜红如血的手掌，哈哈笑道：“小妖女，咱们又碰上啦，唐经天那臭小子今日可不能再庇护你了！”纵身一跃，立即跳到冰川天女跟前，双掌一错，连环拍出。后面那人也跟着一跃而下，冲着幽萍就是一拳，幽萍飞身闪避，但那人拳势来得猛极，幽萍刚一闪身，拳风已到背后。

这人乃是赤神子邀来的助手，名叫谷石君，是雀儿山的野人，练就一身金钟罩功夫，刀枪不入，他一身之力可以击毙猛虎，赤神子在慕士塔格山的绝峰之上，吃了冯琳的大亏之后，心中不忿，仍想与唐经天为难，所以邀了他来，准备对付唐经天与冰川天女，今日在此撞上，见唐经天不在，赤神子更是气焰高涨。

谷石君一拳直击，幽萍闪身一跃，谷石君手臂一弯，斗大的拳头横勾了过来，看这拳势幽萍万万躲闪不了，冰川天女正在抵御赤神子的急袭，无暇回顾，见此情状，叫了一声：“不好！”忽见谷石君一个踉跄，几乎跌倒，大声骂道：“你找死么？”原来是那个乞丐，不知怎的，忽然在地下一滚；恰恰滚到了谷石君与幽萍之间，就像一块石头一样，谷石君几乎给他绊跌。

谷石君大怒，提起右足，一脚踹下，那乞丐“哎哟”一声，抱头一滚，谷石君这一脚快捷异常，竟然没有将他踹着，不觉怔了一怔，陡见眼前寒光连闪，冷意沁人，冰川天女连发三枚冰魄神弹，都打中了谷石君的穴道。

谷石君一身铜皮铁骨，被寻常的暗器打中穴道自是无妨，但那冰魄神弹挟着奇寒之气，从毛孔之中钻入，谷石君也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冰川天女趁此时机，冰剑一展，已将幽萍护住。

只见那乞丐滚到数丈之外，头枕一块大石，眼睛半开半闭，懒洋洋地看

着眼前这一场凶恶的杀，赤神子喝道：“ 哪一条线上的朋友，识相点儿。 ”那乞丐伸了一个懒腰，叫道：“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妙！不妙！ ”突然又是一滚，赤神子身形方起，他又已滚到三丈开外，枕着另一块石头，仍然是懒洋洋地眯着眼睛，装出一副没事人的闲观神气。赤神于这飞身一扑，本想将那乞丐一掌击毙，一击不中，也不禁心中凛然。正想追踪，再施杀手，却听得谷石君大叫一声，原来他又中了冰川天女一剑。

谷石君的硬功夫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冰川天女的宝剑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宝物，她不用损伤敌人的皮肉，只那股奇寒之气，已令人禁受不住。谷石君的内功未到火候，被她在瞬息之间，连刺三剑，体内的血液，都几乎冷得凝结，禁不住哇哇大叫。

赤神子当初邀谷石君相助，原是想用来对付唐经天，不想唐经天下在，他那一身金钟罩的功夫，却恰恰被冰川天女的冰弹冰剑克制，展不出来。赤神于顾不得那个乞丐，急急回转身来，先解谷石君之困，只见他呼呼呼连发三掌，热风四播，冷气全消，谷石君身上暖和，精神一振，又再挥拳急上，助友强攻。

冰川天女剑走轻灵，剑锋指处，寒光四射，赤神子运掌成风，每发一掌，亦是热浪袭人。此往彼来，冷热交战，剑掌争雄，论功力是赤神子深厚论剑法是冰川天女神奇。各有擅长，相差无几。但谷石君那一身横练的功夫，却远非幽萍所能抵敌，战了半个时辰，冰川天女还没有什么，幽萍却已娇喘吁吁，险象四露，赤神子一阵强攻，陡的大喝一声，一个“ 雪花盖顶 ”，拍向冰川天女脑门。冰川天女迫得挪动脚步，回剑横削，就在这一刹那，她与幽萍之间，已是露出空隙，赤神子左臂一抖，陡的暴长几寸，向幽萍搂头抓下。

幽萍吓得呆了，忽觉小腿冰凉，有人在地下将她的小腿一抱，幽萍一个倒栽葱向后直跌，被那人推出三丈开外，低头一看，只见小腿上湿涩涩的，印着两个大掌印，那疯丐正横卧路中，两边滚动，抱她小腿的人，不是这疯丐还有谁？幽萍一看掌印，想起这是满身长着毒疮的疯丐印上的，不觉一阵恶心，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谷石君恰好挥拳攻上，忽见那疯丐又莫名其妙地滚来，不禁大怒，喝道：“ 你这臭叫化是成心混搅来的？ ”双脚齐起，连环疾踢，那疯丐仍是懒洋洋地眯着眼睛，忽地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嚷道：“ 这是你家的地方么？老子喜欢在这里睡觉，天子也管不着？ ”“ 唏 ”的一口唾涎向谷石君吐去，谷石君踢他不中，怕他的口涎飞溅，急忙向旁斜跃，忽听得赤神子叫道：“ 谷兄弟，小心了！ ”只听得哧哧声响，谷石君万万想不到这疯丐的暗器竟是杂在口涎之中喷射出来。只觉肩上一阵麻痛，登时晕眩，那疯丐身手好不快捷，身子仍然坐在地上，双足一个盘旋已滚到谷石君跟前，伸出铁拐，喝一声“ 着 ”把谷石君勾倒，冰川天女唰的一剑，将他刺个正着。

赤神子内外功夫都有极深厚的造诣，疯丐那一口唾涎暗器，并没有将他射中，大家身法都快到极点，就在冰川天女剑刺谷石君的同时，他与疯丐已碰在一起，赤神子双掌一分一合，展出杀手神招，上扼喉咙，下抓胸口，那疯丐横拐一勾，忽觉热气攻心，几乎透不过气，大叫一声：“ 乖乖不得了！ ”被赤神子的掌锋一带，“ 卜通 ”一声跌入山涧之中。

冰川天女急忙上前迎敌，赤神子忽地面色一变，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飞身一掠，不接冰川天女的剑招，跃过数丈宽的山涧向山上急奔，连谷石君的死活也不顾了。冰川天女大力奇怪，抬头一看，只见那疯丐赤着上半身，

坐在山涧中的石块上，动也不动一下，冰川天女一眼瞥去，低呼一声，呆呆怔了！

那疯丐的两条手臂，本来是结满疙瘩，形貌十分难看；如今在山涧之中一浸，但见皮光肉洁，目秀眉清，虽然还不及唐经天那么俊朗挺拔，却也长得不俗，冰川天女惊诧之极，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忽听得幽萍一声惊呼，冰川天女随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谷石君的手臂肿得象吊桶一般大不，面目瘀黑，肌肉抽搐，口是发出模糊的凄厉的叫声，看那样子，竟像是给极厉害的毒蛇咬伤一样，叫了几声，在地上打了几个大翻，忽的张口一咬，狠狠的咬着一撮草根，双手乱抓乱挖，显见难受之极，冰川天女不忍，随手捡起一块石子，双指一弹，打入了他的死穴。

那疯丐纵身大笑，道：“只便宜了那赤神子。没有打中他的要害！”冰川天女叫道：“你是谁？”那疯丐双脚一跳，跃上草地，拾起那根黑漆漆的铁拐。磔磔笑道：“我是个神憎鬼厌的大麻疯！”冰川天女博览群书，记起汉人的医书中有过这个病名，叫道：“什么，你是麻疯！”那麻疯一声不响，忽地将铁拐两边一扯，那铁拐竟然是镂空了的，疯丐扯出一把黑漆发光的铁剑，将中空的铁拐倒转，在掌心下一捺，随即伸手在面上一抹，幽萍一声骇叫，只见那疯丐在瞬息之间又恢复原形，臂上长出疙瘩，面上现出红云。

冰川天女柳眉一皱，道：“既已露出本来面目，为何弄鬼装神？”冰川天女这时已经看出，那疯丐的可怕相貌，乃是故意弄出来的，他臂上的疙瘩，乃是暗运内劲，将肌肉迫起，形成了一个个的结，面上的红云，却是染上去的，那药料就贮藏在铁拐之中，若非亲眼见他涂抹，谁也看不出他是假装。

那疯丐眼光一扫，忽地又纵声怪笑：“什么叫做本来面目？你知道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向前一跃，信手一剑，就向冰川天女劈去。

这一下大出冰川天女意外，叫道：“你干什么？”那疯丐不由分说，刷、刷、刷一连进了三式剑招，每一招都是凌厉之极，冰川天女也曾见过听过无数怪异之事，却从无一件比得上今日之事的怪异绝伦，以冰川天女的绝顶轻功，也险险躲避不开，幽萍叫道：“公主拔剑！”冰川天女一个“乳燕穿帘”避开了疯丐的四五两招，冰魄寒光剑一个回环疾削，那乞丐打了一个寒噤，哈哈笑道：“我就是要见识你这把宝剑！”口中说话，手底却是丝毫不缓，左剑右拐，乱劈乱刺，竟似天风海雨，迫人而来，每一招都藏着极复杂极厉害的变化，冰川天女迫得展开中西合壁的独门剑法，将他挡住。

那疯丐腕力奇大，冰川天女试了几招，只要一碰着他的铁剑，虎口便隐隐发麻。冰川天女抖擞精神，剑走轻灵，不与他的铁剑正面交锋，却展开了绝妙的的身法，一口冰魄寒光剑就像化成了数十口一般，但见冷气腾空，寒光匝地，将敌我双方都笼罩得风雨不透，若是武功稍逊之人，纵不中剑受伤，也会冷个半死，那疯丐却视若无事，哈哈笑道：“妙极，妙极！省得叫人扇凉。”两人在片刻之间，交换‘了五七十招，难分上下。幽萍见那疯丐的铁剑虎虎生风，不禁为主人暗暗忧虑。

冰川天女心道：“这疯丐定是另有来由，我何苦与他死拼？”使出达摩剑法中的神妙招数，一招“玉女投梭”，寒光起处，将那疯丐乱草般的头发削去了一大络。与此同时，那乞丐的铁剑一挥，也正好与冰魄寒光碰个正着，但听得“　唧”一声，冰川天女的主剑，脱手飞上半空。原来那乞丐也抱着同样的心思，双方都想略占上风便行收手，冰川天女的剑势较为迅捷，抢了先机，但那疯丐内劲较强，趁势一挥，也磕飞了冰川天女的宝剑，论起来还

是各不输亏。
这几下动作如电，幽萍哪看得清楚，见主人的剑被疯丐磕飞，不由得骇叫一声，脱口骂道：“贼麻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家公主怎样对待你来，你却恩将仇报！”那疯丐昂头一笑，嗤嗤声响，两点黄豆般大小的黑点，朝着幽萍劈面而去，冰川天女大骇，剑已落手。扑救无及，幽萍急忙使个“镫裹藏身”，扭腰闪避，只觉两鬓沁凉，两边的头发给他割去了一绺。
冰川天女纵身一接，将冰魄寒光剑接在手中，护着侍儿，正要发作，忽见那乞丐呜呜哭泣，哭得鸟飞猿跃，到了后来，大放悲声，闻者心酸。冰川天女道：“咦，你怎么啦？有什么伤心之事？”
那疯丐将铁剑插入鞘中，又成了一支铁拐一拐一拐地走到溪边，掬起山涧清泉，在面上一抹，一刹那间，红云尽退，疙瘩全消，又变成了一个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的少年。他向冰川天女一揖，道：“我为你破了誓言，你是这世上第一个不讨厌我的人，好，你们走吧！”冰川天女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疯丐道：“我立誓与天下武功高强之人作对，你与我打成平手，本来我要与你再决胜负，现在算啦。”
冰川天女道：“这是为何？”那疯丐道：“就因为你不讨厌我。”冰川天女道：“除我之外，也不见得人人都讨厌你。”那疯丐道：“除非是吕四娘还在人间。我师父说，这世上就只吕四娘一人不讨厌麻疯。”冰川天女曾听父亲说过吕四娘的名字，知道她是当今天下的第一高手，但却不明吕四娘怎地与这疯丐扯了关系，奇而问道：“你怎知她不讨厌麻疯，而且，你实在也不是麻疯！”
那疯丐抹干眼泪，忽地又纵声长笑，道：“我师父说的，哪能有假？这世上就只她一人不讨厌麻疯，不，现在连上了你，有两个人啦。”冰川天女道：“你明明不是麻疯，你师父难道是麻疯吗？”那疯丐道：“我与我师父一般，若不是我的师父，我就早被世人抛弃，死在路旁了。”冰川天女一诧，心中想道：“医书上说，麻疯无法可治，听这人口气，又却像他师徒本来是个麻疯，后来医好了的。好奇之心一起，不肯放他便走，又问道：“你师父是谁？”那疯丐瞪了她一眼，道：“我也不知道我师父是谁！”冰川天女道：“哪有这个道理？”那疯丐道：“你三四岁这时，是否全懂人事？”冰川天女道：“咦，你是三岁之时便入师门的？”那疯丐道：“不错。我刚学会满山走之时，我师父便死了。”冰川天女点点头道：“嗯，你真可怜！”
那疯丐面色一沉，喝道：“我不要人可怜！”举起铁拐，作势欲击，忽又缓缓放下。冰川天女道：“你师父……”她本想问：“你师父既然在你三四岁之时便死，你又从哪里学来这一身上乘的功夫？”却见那疯丐双眼圆睁，大声喝道：“我不许可怜麻疯的人再提我师父的名字！”幽萍小声道：“公主，咱们走吧！”
冰川天女摆了摆手，面向那个疯丐，道：“你叫什么名字？这可以问了吧？”说得甚为委婉，那疯丐看了冰川天女一眼，叹了口气，低头说道：“你是第一个肯问我名字的人。好，我就告诉你吧，我叫金世遗，这名字是我师父起的。”冰川天女冰雪聪明，一听这名字，便知这是“今世遗”的同音，心道：“若然他真是麻疯，又未曾医好的话，照汉人的习俗，他确是要被世人遗弃。
那麻疯说完之后，仍然出神的望着冰川天女，冰川天女道：“你上哪儿？”那疯丐道：“我喜欢上哪儿便上哪儿。你上哪儿？”冰川天女道：“我去川

西。”那疯丐道：“那么，我也上川西。你认得路吗？”冰川天女虽无意与他同行，但不惯说谎，坦然说道：“问是问过了的，过了此山，没有记认，也许就会走错啦。”那疯丐道，“如此说来，我陪你一同走好不好？”

幽萍大为着急，用眼角瞟看主人，冰川天女却缓缓说道："那么，也好！"她心地慈悲，见那疯丐愤世疾俗，不愿令他误会是自己讨厌他，故此答允。幽萍道：“出了此山，便有人烟，小公主，咱们怎好与他同走？”冰川天女一片纯真，被幽萍提醒，这才想起，面前这个疯丐，赤着上身，下身用麻袋缝成的裤子，裤管亦已破烂，走到外面，确是不雅。那疯丐哈哈笑道：“你嫌我难看吗？”一转身立即如飞奔走，转瞬之间，没了踪迹。

冰川天女道：“你瞧，无原无故，又结了怨啦。”幽萍道：“这个怪物，我瞧着他便觉胆寒。”冰川天女道：“幸亏我不知道麻疯的症状，若然知道，初初一见，我也难免害怕。”想起这麻疯扮成疯丐的诡异行为，心中百思不得其解。正是：

湖海飘零愤俗世，奇行怪迹惹人猜。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浅笑轻颦 花前谈往事　兰因絮果 月下见伊人

雀儿山四周高峰，犬牙交错，人在山中，视界窄狭，颇有一种阴森的感觉。要翻过山顶之后，这才豁然开朗，俯视群峰，就像披着雪衣伏在山下的羊群。幽萍精神一振，拍手笑道：“好在咱们摆脱了那令人讨厌的麻疯。”就好象那“麻疯”若在身旁，连这美景也会被玷污似的。冰川天女笑道：“他既不是真的麻疯，又没有伤害了咱们，你何以对他如此憎恶？”幽萍道：“我就是讨厌他那阴阳怪气的行径，你说他哪一点比得上唐相公？”冰川天女听侍女提起唐经天，幽幽地叹了口气。

走了两个时辰，走出南面的山险，山下人家，已然在望。幽萍舒了口气，更是欢喜，笑道：“这几日山路，真把我闷死啦。整天吃烤羊腿，也吃得腻了。”冰川天女微微一笑，遥遥指道：“你瞧是谁来了？”幽萍一看，只见半山腰处，突然窜出一人，穿着一身整洁的青布衣裳，长袖临风，头上束着方巾，乍眼看来，似是一个潇洒不羁的书生，看真切时，竟原来就是个自称“金世遗”的疯丐。

幽萍气得转过了脸，冰川天女却微笑道：“你怎么又回来了？”金世遗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你既然嫌我，我就只好去偷了一身衣裳，好陪你走路呀。”说话神态，甚是滑稽，冰川天女笑道：“原来你还会做贼。”金世遗道：“不错，我还偷了别的东西呢，你要不要？”在背囊中取出一个红漆饭盒，揭开盒子，里面装的竟是四式精美的小菜，还有喷香的白米饭，冰川天女一片纯真，心无芥蒂，取过来道：“多谢你啦。”要分一半给幽萍，幽萍想起这“麻疯”前几日那满身脓疮的丑恶模样，虽然明知他是假装，也不觉恶心，摇摇头道：“我不要。”自己挑路边的野果吃。金世遗看冰川天女毫不介意的将饭菜吃了，露出感激的眼光，不知不觉滴出两颗泪珠。

金世遗陪她们走了两天，故作疯狂的神态已收敛了十之八九，有说有笑，闲时也给冰川天女讲一些江湖上的奇闻怪事，只是每当冰川天女要试探他的来历之时，他就顾左右而言他，冰川天女也就不再多问。

这日到了雀儿山南面的一个小镇，三人走入镇中，幽萍发现路人都好像对他们投以诧异的眼光，心中极不舒服，暗暗埋怨公主要这疯丐同行。金世遗忽道：“这里有我一位朋友，咱们去访一访他。”幽萍道：“我们又不认识你的朋友，你访友自个儿去。”冰川天女好奇心起，却想瞧瞧他的朋友是何等样人，笑道：“咱们既已同行多日，认识一下你的朋友也是应该的。”幽萍气得说不出话，只好同去。

两人随着金世遗走，走到了一家朱漆大门的人家，金世遗唤了几声，没人答应，也不知他用什么手法，那门一下子就给他弄开，里面走出了一个少年。

这少年身穿对襟描金马褂，领上围着一条狐皮披肩，举止安详，的确是大子弟风度。冰川天女暗暗诧异：金世遗竟有这般朋友。这少年看了她们一眼，对着这些突如其来的客人虽感诧异，却并不现诸声色，他迎着金世遗双拳一拱，微笑道：“素不相识，不知兄台何事过访”冰川天女吃了一惊，想不到金世遗此来又是胡闹。

金世遗道：“我来拜访唐二先生，谁要见你？”冰川天女心头一动：唐二先生，此名好熟。正在思索，只听得那少年又说：“先祖已去世多年，等不及阁下了。”金世遗说：“什么，唐二先生已去世了？真可惜、真可惜、

真可惜呀！嗯，那你还有什么长辈？”那少年道：“我祖父伯叔均已弃世，无人招待你了。”金世遗道：“岂有此理，你长一辈的男男女女都死绝了吗？”那少年虽有教养，至此亦不禁愠怒，说道：“我长一辈的只有姑姑还在，她年老多病，已有好几年足不出户了。”金世遗道：“好，那就请你姑姑出来！”那少年想不到金世遗如此不通情理，冷冷说道：“前年冒川生老伯来探望姑姑，姑姑也没有出迎。她实是年老多病，并非有意慢客。阁下尊姓大名，请予赐示，待在下转禀姑姑，说你来过便是。小弟不远送了。”双拳一拱，摆出了送客的姿态。

冰川天女心中一凛，少年所说的冒川生正是她要寻访的伯伯，原来竟是与他们这家相熟的。须知冒川生乃是中原的武林领袖，这少年的语意说得十分明白，试想像冒川生那样的武林名宿到来，他姑姑尚不迎接，金世遗登门求见，岂非太不自量？

只见金世遗面色一变道：“你是要逐客了？”那少年道：“不敢，不敢，请谅！”双手张开仍然摆出送客的姿态。金世遗磔磔一笑，突然伸手在面上一抹，那少年骤见金世遗的面突然变得浮肿，现出红云，手臂上又长出疙瘩，不由得吃一惊，叫道：“你，你！”金世遗“呸”的一口唾涎，吐在那少年的华服上，双手一送，把那少年重重的摔了一个筋斗，哈哈大笑道：“你要送客，我偏不走，唐老太婆，看你出不出来？”

只听得一个苍老声音道：“好本事，好本事！”一个白发萧萧的老太婆扶着女仆的肩头颤巍走下庭阶，那少年在地上一跃而起，道：“就是这个恶丐，他一定要见姑姑。”那老婆婆道：“对付恶狗，该当如何，你也不知道吗？取我的弹弓来！”说话之间，神态完全变了，一个看似体衰力弱的老婆婆，刹那之间，变得英气迫人。只见她在女仆手中接过弹弓，右手如托泰山，左手如抱婴儿，弓弦一张，嗖嗖连声，弹丸疾发！

金世遗哈哈大笑，叫道：“终于见着你们家的暗器了！”突然一个筋斗，在地上打一个风车，那根铁拐，随着他的身形，也舞得呼呼风响。冰川天女看得不禁骇然，这老婆婆的弹丸打得又狠又准，十二颗弹丸，颗颗方向不同，有的斜飞，有的直射，有的打过了头与另一粒弹子一撞，又折射回来，看似凌乱，却是每一颗弹丸，都奔向人身一处大穴，这种发暗器的手法，真是武林罕见，世上无双。金世遗好像早有准备，成竹在胸，那一个筋斗打得妙到毫巅，上下穴道颠倒，将那飞弹袭穴的凌厉功势隐隐化解。只听得一阵叮叮

的繁音密响，火星四溅，十二颗弹丸都给铁拐震飞，但金世遗那根铁拐也给那些弹丸打得似蜂窝一样，点点斑斑，金世遗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别看这老婆婆年迈苍苍，内劲之强，绝不在他之下。

那老婆婆道了一个“好”字，又道：“不知自爱，可惜，可惜！”弹丸飞出，却是悄无声响，每三颗一组，列成品字，四组弹丸，分向四方飞来，竟像她是从四个不同的方向所发。弹丸快慢不一，飞到近身，忽的后列改成前列，有如冰雹乱落，花雨袭人。金世遗叫道：“唐家暗器，确是名不虚传！”手足并用，陡的又在地上连翻两个筋斗，蓦地一声冷笑，怪声叫道：“你也尝尝我的暗器！”一个筋斗翻到了老太婆的面前，“嗤”的一声，张口便吐。

冰川天女大吃一惊，她看了这老大婆的暗器手法，这时已蓦然想起，这老太婆是唐经天曾对她说过的唐赛花，亦即是数十年前威震江湖，号称天下暗器第一手的唐金峰的独生女儿。唐金峰排行第二，人称“唐二先生”，当年他们父女和唐经天父母有过一段“梁子”，后来得吕四娘之助，才释嫌修

好的。龙灵矫是唐金峰的关门徒弟，亦即是这个老太婆的师弟，唐经天这次顺道入川，为了龙灵矫之事，正要寻她。

冰川天女想起了唐赛花的来历，见金世遗张口要吐他那独门的歹毒暗器，不由得大吃一惊，当下不假思索，拔出宝剑，抖起一道冰魄寒光，飞身急上，在两人中间左右一分，寒光剑的剑尖直指到金世遗胸前的“璇玑穴”，要迫他不能伤害唐老太婆。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唐赛花的宝弓已与金世遗的铁拐相接，五根弓弦全都震断，金世遗的铁拐也飞上半天，接着“刷”的一声，金世遗的衣服给冰剑割开，金世遗大叫一声：“好！”一纵身接了铁拐，立刻转身飞奔。冰川天女斥道：“你这个凶残成性的东西，以后永不要再见我。”金世遗一声不响，瞬息之间，身形越过墙头，飞出园外。

冰川天女一片茫然，看着金世遣的背影似惊鸿疾逝，对他也不知是憎恶、是惋惜，还是同情。

唐赛花将断了弦的铁弓掷于地上，道：“好漂亮的小姑娘，你和他不是一路的吗？”冰川天女道：“冒川生正是家伯。”唐赛花颇感惊奇，道：“嗯，你是冒川生的侄女儿？你怎的会与这疯丐在一起？”说话之间对那疯丐，似乎露出极度鄙夷的神色，冰川天女虽然并不把金世遗认为朋友，但不知怎的，却对唐赛花说话的神气，感到甚不舒服，淡淡说道：“路上碰到的。”眼光一瞥，见唐赛花脸上隐隐笼罩着一层黑气，惊叫道：“唐伯母，你中了他的暗器了！”想起金世遗暗器的歹毒，毛骨耸然，对金世遗的同情化为乌有；恨恨说道：“真想不到他是逢人便咬的恶狗！”

唐赛花冷笑道：“难道你还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吗？”冰川天女皱了皱眉，道：“伯母，你要不要试服我的解毒散？”那少年对冰川天女甚是好感，早挨近了来，这时才有机会插口道：“姑娘，真多谢你了！幸得你将他逐走。你有解他暗器的灵药吗？”冰川天女道：“那是我自己配制的，比不上天山雪莲，但对付一般毒药还很有效，对这厮的歹毒暗器，却不知成与不成？”

冰川天女长处冰宫，不知人间世故，既不以小辈之礼与唐赛花相见，对那少年的道谢又不知谦让，更兼她那与生俱来，自然带着的一副高傲的神情，唐赛花心中亦是甚不高兴，冰川天女不知别人对她误会，正想掏出药来，唐赛花双眼朝天，冷冷说道：“不用。”那少年道：“姑姑，试试也好。”唐赛花双眼一睁，道：“端儿，咱们唐家的暗器从无空发，有些孤陋寡闻的外人或许不知道，你难道也不知吗？三天之内，包管那疯丐要将解药乖乖的送来，与我交换。你姑姑虽然年迈，这三日还能挺住。”那少年道：“姑姑，那魔头中了你什么暗器？”唐赛花道：“三日之内发作，七日之内毙命的白眉针！”冰川天女见唐赛花这样咬牙切齿的神情，想两人的暗器都是这般歹毒，思之不禁骇然。

唐赛花道：“冒川生前年曾到我家中来过，现在青城山隐居。他是一代名宿，怪不得你这样高明，我老婆子一来是走不动了，二来是怕别人说我奉承，恕我不领你去找你的伯伯了。”话中隐有送客之意。冰川天女道：“不敢有劳伯母，我自己会去，但有一事却要禀明伯母。龙灵矫在拉萨下狱，此事不知你们知道不曾？”

唐赛花眼皮一翻，叫道：“什么？龙灵矫在拉萨被人捉了？”要知唐赛花一生无子，龙灵矫入唐家之时，只有七岁，名义上虽是唐赛花的师弟，唐赛花实则将他当作儿子看待，将他抚养成人，故此分外关怀。冰川天女将龙

灵矫下狱之事简单的说了一遍，唐赛花“哼”了一声，道：“福康安与赤神子有这么大胆，哼，看来他们是不许我这老婆子安安份份地守在家中了。”那少年道：“姑姑，你别动气，养好了伤再说。”唐赛花点点头道：“不错，侍儿扶我回去。”不理冰川天女，径自走进屋内去了。

冰川天女哪曾受过如此冷淡，对幽萍道：“咱们走吧。”那少年急忙上前施了一礼，道：“我姑姑年老糊涂，你不要见怪。令尊是石大侠还是桂大侠。”冰川天女道：“家父排行第三，名字上华下生。”那少年听说她是桂华生的女儿，吃了一惊，随即说道：“原来是桂姐姐，我叫唐端，请桂姐姐念在我姑姑无人保护，屈驾多留两日。”冰川天女道：“你姑姑不是用白眉针将那‘疯丐’伤了，现下只待他来交换解药吗？我本事低微，怎能保护你的姑姑？”唐端陪笑说道：“我姑姑过于自信，怎知那疯丐在三日之内来是不来？而且若然他不知白眉针的厉害，不肯交换，三日之内，前来行凶，那又有何人能够抵挡？”冰川天女一想，唐端的说话果然并非多虑，心道：“那老婆子虽然无礼，到底是位前辈，我若就此走开，她有三长两短，我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慈悲之念一起，便答应在唐家留下。

转瞬过了三日，唐赛花把自己关在静室中，静坐御毒，足不出户，冰川天女见唐端日增愁烦，心中亦是惴惴不安。想那金世遗虽因愤世嫉俗，专与成名的武林人物作对，但用这种歹毒的暗器伤害一个老婆婆，总是不能原谅。不知不觉又从金世遗而想到唐经天，两人都是年少翩翩，唐经天的教养与金世遣却是不可相提并论。但冰川天女想起唐经天对她的戏弄，却又觉得金世遗那种游戏风尘的态度，亦有一种但率之处。其实冰川天女自己不知，她对唐经天已隐隐有了情愫，故此对唐经天的任何缺点，任何误会，都会责备求全；对金世遗则只是一种好奇，最多杂有怜惜之念，故此反而能从他的怪僻行径中，也看到他有“可取之处”。

这日已是第三日黄昏，金世遗还不见来，冰川天女对唐赛花的伤势甚为挂念，走出卧房，想去探望，唐家甚大，却少婢仆，冰川天女走到唐赛花的静室外面，听得里面有人说话，正是唐赛花的声音，只听得她高声说道：“这疯丐今晚必来，他若不向唐家叩头谢罪，这解药不要与他！”

唐端道：“姑姑，咱们也要他的解药。”唐赛花厉声说道：“咱们唐家世代以来，没人敢小觑一眼，如今一个疯丐闯出，传出去还有何面子？非叩头赔罪，这解药绝不能拿出。”唐端道：“可是姑姑，你……”唐赛花斥道：“我拚着不要他的解药，若他不肯赔罪，就教他陪着我一同死。好叫天下人知道，谁敢在唐家放肆的，就得把命儿赔上。”唐端道：“姑姑，这，这……”话声颤抖，显得心情极是惶恐，唐赛花“啪”的一掌击打床沿，又厉声斥道：“你这样不争气，还算得唐家的人吗？”冰川天女在外面听得毛骨惊然，心中想道：“本来双方交换解药，互不输亏，岂非甚好，想不到这老婆婆却如此好强要脸，狠心毒手！”她本来对金世遗绝不同情，如今听了这一番话，对唐赛花也隐隐起了反感。

里面唐端放低声音，想是对姑姑劝说，忽听得唐赛花又是“啪”的一声，历声斥道：“你不听话，我没给这疯丐害死，就先给你气死了！”斥责之声过后，房门一开，唐端走了出来。

冰川天女慌忙一闪，她身法快极，就在这刹那之间，已隐到假山背后。唐端本领虽然与她相差甚远，但他自幼练习暗器，听觉却极灵敏，急忙走去，冰川天女缓缓走了出来，只见唐端正张口欲呼，却忽地又放柔声音说道：“呵，

原来是桂姐姐，你是找我吗？”冰川天女道：“是呀！”她不惯说谎，顺着唐端的问话说了之后，面孔通红，唐端眼光充满喜悦，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道：“桂姐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冰川天女讷讷说道：“我找你，找你，想打听一个人。”唐端道。“谁？”冰川天女道：“就是我前日与你说过的那位唐大侠之子、唐经天。想他也定然经过此间，你们是本地人，容易打听。”她本来不想提唐经天，临急之时，为了圆谎，却莫名其妙的自然而然的说了出来。

唐端好生失望，但他幼承家教，素有涵养，却也不在面上表露出来。淡淡说道：“这几日为了照料姑姑，没空出外打听，过了今晚，我一定替姐姐留心。咦，姐姐，你躲一躲！”冰川天女一听，听的出半里之外有微风落叶之声，唐端急道：“这是我家之事，待紧急之时，再请姐姐相助。”冰川天女知是金世遗到了，点了点头，躲到假山背后，心中奇怪，唐端前日还坚留自己，怕对付不了金世遗，要自己相助，怎么如今又不要了？继而一想，恍然大悟，想是那老婆婆太过要强，所以坚持要唐家的人自行了结。

冰川天女刚躲进假山，只听得一声怪笑，金世遗已到园中，真是快捷无比。唐端扳起面孔，正想说话，金世遗已哈哈大笑，抢先说道：“好厉害的白眉针，我总算见识你唐家的暗器了！这种歹毒的暗器，也亏你们逢人便用，这是你们暗器世家的家风吗？”冰川天女暗暗奇怪，本来是金世遗无缘无故找上唐家，怎么他反而先怪起唐家来？

唐端大约也是同样心思，只见他双眼一睁，怒声斥道：“你的暗器就不歹毒？无缘无故地打伤一个老婆婆，难道这也算得是侠义道的所为吗？”冰川天女正自心中说道：“问得好，责得好！”但听得金世遗哈哈大笑，怪声说道：“我本来就不是侠义道，你这话可是废话！”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即算本是个下三流的宵小之辈，也多以“侠义”两字作为幌子，绝不肯像金世遗那样自承，唐端不觉一怔。

只听得金世遗又哈哈笑道：“我是专门领教侠义道本领的人，你家的姑姑若然是个普通婆子，我自然不会寻她，可她却是自称天下暗器第一的高手！你们唐家也曾世代以侠义标榜，哈哈，如今也领教了。”唐端道：“怎么？我们唐家的人总不至于像你那样鄙劣偷袭！”金世遗又仰天大笑，说道：“我且问你，武林之中，彼此印证武功，可是常事？”唐端道：“不错。”金世遗道：“我本来只是想见识见识你们唐家的武功和暗器手法，你姑姑却先用了剧毒的白眉针，要把我置于死地，你说我该如何？有毒的暗器天下也不只是你唐家独有，哈哈，那我也只好奉陪了！你家的白眉针要七日方能致人死命，我的毒龙钉你的姑姑最多只能捱三天！你要我死，那也容易，只是我可看你哭灵之后，那才会死却哪！”唐端心中发毛，他这才知道原来是姑姑先发了白眉针，这才引出这疯丐的毒龙钉的。

金世遗说的也自有他的一片歪理，按说若然唐赛花知道他只是想印证武功，即算用暗器打伤了他，也不该用喂毒暗器，可是金世遗从山东闯到川北，专以折辱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为乐，名气太坏，唐赛花想下手除他，也有她的道理。唐端被金世遗一问，怔了一怔随即怒冲冲他说道：“你这样疯狗一般的东西，谁与你讲江湖规矩？我姑姑才不屑于与你印证武功！”

金世遗面色一沉，喝道：“你再多说一句，我也就不顾江湖规矩，先取你的性命！”双目倏地露出凶光，唐端一噤，只听得金世遗又冷笑道：“你姑姑不屑于与我印证武功，如今可要哀求我给解药了吧？”唐端抗声说道：

“你如今也要哀求我们唐家的解药了吧？”金世遗道：“不错。但你可别忘记，你姑姑过不了今晚，我可还要过四日才死。这四日之差，就值得你向我磕三个响头。”唐端怒道：“什么？彼此交换解药，还要我向你磕头赔罪。”金世遗道：“你姑姑现在谅也不能走动，那只有你替她磕了。”唐端大怒道：“你不磕头赔罪，休想得我解药。”金世遗道：“那我只好擦亮眼睛，看你哭灵了！”唐端又气又急，心中忽思：这疯丐中了我姑姑的白眉针，按说如今毒力该已发作，我未必就不是他的对手？正想动手，金世遗竟似知道他的心意，随手一掌，呼的一声，把一枝小树劈倒，冷笑道：“你要用强吗？那也成！”话犹未了，忽见眼前人影一晃，快逾飘风！

唐端大吃一惊，只道是那疯丐突然发难，左手一招“弯弓射雕”，右手一个“披风横斩”，唐家的暗器天下闻名，掌法上也有独门杀手，这两招为了临危救命，以攻为守，更是唐家掌法的精华所在，左右开弓，但只觉微风棘然，来人从身边掠过，连衣角也捞不着，抬头看时，只见冰川天女衣袂轻飘，拦在两人中间。

唐端叫道：“不敢有劳相助，唐家之事，由我承当。”但见冰川天女面若冰霜，转向那疯丐道：“这个给你，你的解药也拿出来！”唐端吃了一惊，伸手一摸，怀中的解药已在那瞬息之间给冰川天女偷去。唐端只道是冰川天女出来相助，不料她竟然偷了自己的解药送给敌人。不由得张口结舌，半晌才出声道：“你，你……”

金世遗也吓了一跳，几乎与唐端同声叫道：“你，你……”冰川天女道：“把解药拿出来！”金世遗道：“你好呵！”冰川天女长剑一指，道：“彼此交换，两不输亏。把解药拿出来，从今之后，不要再来见我！”金世遣看了冰川天女一眼，蓦然把手一扬，道：“给你！”冰川天女伸手一接，金世遣左手又是一扬，叫道：“这个也给你！”冰川天女长袖一卷，只见后来掷来的那宗物事，却是用羊皮纸包裹的一个石头，正自不明其意，金世遗愤然说道：“你要见的人在这里面，你好好地去瞧吧。”话声未了，已自翻墙飞出，唐端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心道：“这疯丐中了姑姑的白眉针，只还有四天性命，居然还是这么了得！幸亏未曾与他真个动手。”

冰川天女把那羊皮纸摊开一看，登时呆了。只见那纸上画着两个人像，一个是唐经天，另一个却是美艳的少女，画得非常生动，那少女巧目含笑，眉黛生春，半面脸向着唐经天，手指拈着裙角，活画出一个初解风情的娇痴少女，那羊皮纸上还画着地图，指出怎样去找唐经大的道路。冰川天女心道：“原来唐经天就在邻县，此去不过两日路程。这少女究是何人？金世遗给我这画又是什么用意？”

只听得唐端叫道：“桂姐姐，桂姐姐”冰川天女把羊皮画收进怀中，心烦意乱，听他连叫几声这才回转头来。唐端道：“呀，这如何是好，姑姑一定怪责我了。”冰川天女突觉心中一阵厌烦，把金世遣的解药塞到唐端手里，冷冷说道：“我给他向你赔罪，这成不成？”唐端慌忙避开，冰川天女道：“你姑姑吩咐过你，若然他不磕头赔罪，你们唐家的解药就不能交出，是也不是？”唐端道：“正是呀！”冰川天女道：“你们唐家的解药是我交给他的，与你无关，你姑姑若然怪责也不会怪到你的身上，这一包解药你快拿去给你姑姑，麻烦你替我向她问好！”突然大声叫道：“幽萍，幽萍！”

唐端说道：“桂姐姐，你做什么？”只见月光之下，幽萍匆匆奔出，冰川天女道：“三日来多谢你的招待，再见啦。”唐端道：“桂姐姐，这不是

见怪我们吗？”冰川天女道：“你姑姑安然无事，我可以放心走了。哪谈得上什么见怪？”与幽萍一个回身反跃，掠过墙头。唐端追出去时，但见明月在天，星河耿耿，哪还有她们二人的影。唐端叹了口气，想起冰川天女刚才的出手，实是一片苦心，要不然他和那疯丐在怒气头上，大约谁都不会让步，结果姑姑和那疯丐必两败俱伤。想不到如此萍水相逢，匆匆便散，唯有没精打采的将解药捧回去禀告姑姑。唐端心情紊乱，却不知道冰川天女更是心事重重。冰川天女本来不解人世的忧愁，但不知怎的，自与唐经天分开之后，总觉得郁郁不乐，今晚见了那羊皮图画，更是触动心头，一忽儿想立刻去见唐经天，一忽儿又想从此避开，永不相见。连自己也不知是爱是恨？所思为何？

冰川天女哪里知道，此时此刻，唐经天也正是心思缭乱，想念着她。

这晚，唐经天大病初愈，在月夜之下，和邹绛霞在屋外漫步，邹绛霞的母亲忽然来找他们，谈起那疯丐伤了唐赛花之事。唐经天听说有两个美若天仙的女子和那疯丐一道，不觉大吃一惊，猜想这两个女子，十之八九必是冰川天女主仆。觉得这事情过于怪诞，难以置信，但既然许多人见到，会影会声，又不由不信，心中自是暗暗纳闷。杨柳青见唐经天没精打采，只道他是听得那疯丐出现，心中不安，言道：“这两日咱们且避他一避，待你完全复原之后，咱们再合力斗一斗他。”邹绛霞听母亲说不许她在屋外散步，撅起小嘴儿道：“唐家哥哥刚病好，正要到外头走走散散心，关在屋中，那够多闷！”唐经天见她那娇痴的样子，不由得卟嗤一笑，心知邹绛霞好动爱玩，这十多天来，她不离病榻，服侍自己，实是难为了她，便道：“其实也不必如此畏惧，我虽然尚未十分复原，但自问若再遇到那个麻疯，他也断不能再伤得我。”邹绛霞听他说得甚为自信，喜道：“唐哥哥，你想出了什么破敌的妙法？”唐经天道：“那疯丐最厉害的是口中的暗器，但不能及远，我的天山神芒可以打到五六丈外，若再见他，我只用暗器拒敌，就教他不敢近身。”

杨柳青微微一笑，道：“既然你有把握，那你就和霞儿散散心吧。我不拦阻你们了。”她见唐经天和女儿都欢喜在花下散步，心中必有所思，暗暗欢喜。

邹家屋子倚山而建，屋外邹绛霞所种的茉莉花正在盛开，一片银白，在月光下发散着淡淡的幽香，中人如酒。邹绛霞俨似依人小乌，紧紧地傍着唐经天。

唐经天在茉莉花下缓缓漫步，许久许久，都不说话。邹绛霞道：“唐哥哥，你想什么？”唐经天道：“没想什么。”邹绛霞忽地格格一笑，道：“我知道啦，你一定是听得我妈说那两个女子美若天仙，心中想见她们啦，是也不是？”邹绛霞本是故意取笑，却见唐经天忽地低下了头，幽幽地叹了口气道：“不错，我正是想念她们。”邹绛霞怔了一怔，道：“唐哥哥，你真是认识她们的？”唐经天道：“不错。她们本来是我很要好的朋友。”邹绛霞道：“那么，她们为何不与你一道，却反而与那人憎鬼厌的麻疯同行？”唐经天道：“我也正想找她们问个明白。”邹绛霞面色一暗，道：“我可不想见那麻疯。”唐经天道：“谁要你去见他？”邹绛霞道：“但我却想去见那两位美若天仙的姐姐。”唐经天道：“为什么？”邹绛道：“你欢喜的人我也欢喜，你带我去见她们成不成？”唐经天道：“她们是否愿意见我，我也还不知道呢。”邹绛霞道：“这却是为何？你不是说她们都是你的好朋友吗？”唐经天又叹了口气，道：“霞妹，你年纪还小，许多事情我说你也不明白。”

邹绛霞嗔道：“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年。”忽道：“许久许久以前，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想见你了，你知道么？”唐经天笑道：“那时你怎知道世上有我这个人？”邹绛霞道：“我刚懂事的时候，妈就和我谈起你啦。”唐经天道：“我不信，你妈也是半月之前才认识我的。”邹绛霞道：“我妈常常和我说起你的父亲，说起他们同学之时的许多有趣之事。这些年来，妈老是想到天山探望你们，她说你父亲不大爱说话，有时还会对她发脾气。嗯，这一点好像你不是这样。我妈常说：霞儿，你很像我；唐伯伯也一定有儿女了，不知像不像他？所以我小时候就想，唐哥哥不知长得如何？我未见过你，甚至不知道世上是不是有你？但我既听妈妈时常谈讲，就在心中画出你的形象，想像你是怎样的一个人。现在见到了，你果然像我哥哥一样。”唐经天心中一动，想道：“听绛霞所说，她母亲竟似将我爹当成亲人一般，为何我爹爹却不大提起她？”邹绛霞道：“唐哥哥，你又在想什么啦？”唐经天道：“我也在想，你也真像我的妹妹。”邹绛霞道：“真的？那你喜欢我么？”侧脸凝睇，活现出一个娇憨的女儿神态，唐经天笑道：“当然喜欢你啦，你就像一个小百灵鸟，我有什么愁闷，给你叽叽咕咕的一叫，就什么愁闷都没有啦。”邹绛霞道：“嗯，我也很欢喜和你玩。”两人都是一片无邪，不知不觉的轻轻搭手。

月光透过花树，满地花影扶疏，唐经天忽又想起冰川天女，想冰川天女也是极爱花草的人，若然她也在这儿，在这茉莉花中同行，这情景该多美妙！偶一抬头，忽见在远处的花丛中，露出一个少女的半边面孔。

透过花丛，但见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凝望着自己，似怨如嗔；月光映得那少女的面孔如同白玉，美到极点，也“冷”到极点。这刹那间，唐经天的心头就似有一股电流通过，全身颤抖，蓦然尖叫一声，飞身扑去。邹绛霞叫道：“唐哥哥，你做什么？是那讨厌的人来了么？”她还以为是唐经天发现了那麻疯的踪迹，一抬头，见一个秀发并肩的少女从花中奔出，天姿国色，闭月羞花，不觉呆了！

但听得唐经天颤声叫道：“冰娥，冰娥！”那少女回头一望，竟然是那样冰冷的怨恨的眼光！邹绛霞禁不住打了个寒噤。只见那少女回头一望，一声不响，又转过了身，拂柳分花，就好像神话中的素娥青女，冉冉而来，冉冉而没，转瞬之间，就不见了。

唐经天仍是连声叫道：“冰娥，冰娥！桂姐姐，桂姐姐！”飞身急赶，可怜他大病初愈，饶是使尽了吃奶的气力，亦是追赶不上，刚刚追下山坡，勾着一块石头，一个倒栽葱跌倒地上。

邹绛霞气喘吁吁地从后追到，见状大惊，急忙把唐经天扶起，问道：“跌伤了么？”唐经天人如木石，眼如定珠，竟像是魂灵儿早脱离了躯体，呆呆地靠着邹绛霞，面色如纸，殊无半点生气。

邹绛霞慌道：“唐哥哥，唐哥哥，你怎么啦？”唐经天过了许久，才吁口气道：“她来了，她又走了！”邹绛霞道：“她是谁？”唐经天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位冰川天女。呀，她为什么不肯和我说话？”邹绛霞莫名其妙，心想冰川天女既然是唐经天的朋友，却为何如此？但见唐经天自嗟自叹，竟好像忘记了还有另一个少女在自己的身边。邹绛霞心中一酸，既替唐经天可怜，又为自己难过，两人久久不作一声，过了一阵，邹绛霞轻轻说道：“唐哥哥，咱们回去吧。呀，世间上原来真有这么美丽的女子！”

冰川天女披星戴月，前来寻访，在花丛中恰好见着唐经天与邹绛霞并肩

搭手，笑话喁喁的亲热模样，与画图中所描绘的毫无二致，冰川天女芳心欲碎，再也不理唐经天的追赶呼唤，一口气奔出了十余里路，幽萍在山脚下小溪旁等候，见冰川天女一个人回来，那失魂落魄的样儿，竟是前所未见，不禁吃了一惊，问道：“怎么只是你一个人？”冰川天女道：“他，他……”回头一望，皓月之下，田野如画，景物悉见，可就只没见着唐经天。冰川天女并不知唐经天受伤初愈，轻功受了影响，所以追不上自己，误会更增，心中想道，原来他的呼唤追赶，都是做出来的，更觉心酸，哽咽说道：“他，他不来了。”幽萍惊道：“你见到了他，他也不和你同来么？”冰川天女但觉千般情绪，纠结心头，自己也按捺不住，低低的啜位。

冰川天女想起了唐经天初上冰峰的情景，想起了宫中比剑、园内题联……种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耳边隐隐听得幽萍自言自语地低声说道：“若知尘世是这般烦恼，还不如回冰宫的好。”忽而又想起了唐经天为她所题的那副对联：“月色无痕。绿窗朱户年年绕；仙姝有恨，碧海青天夜夜心。”更觉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忽听得有人纵声长笑，冰川天女抬头一看，只见金世遗撑着铁拐，一跳一跳地从树荫中跳出来，他不知从哪儿偷来了一套儒冠儒服，打扮起来，倒有几分像唐经天的样子，这身服饰，衬着他那撑着铁拐跳跃顽皮的神气，大是不伦不类。冰川天女恼道：“你笑什么？”金世遗嘻嘻笑道：“笑你！”若在平日冰川天女必然发怒，此刻但觉心神不定，对一切的反应也都似乎麻木了。金世遗续道：“你不是一心一意想见他么？如今见了，不喜反悲，这岂不大是可笑！”冰川天女道：“谁要你管？”金世遗道：“我若不管，你还蒙在鼓里呢。其实也好，迟哭不如早哭，哭个痛快，心里就舒服了！”冰川天女给他一说，眼泪反而忍着不流。金世遗又嘻嘻笑道：“我那画图画得如何，是不是传神之极！”冰川天女一恼，嗤的一声，将那羊皮画图撕为两半。金世遗拍掌笑道：“撕了更好，乐得心无牵挂，干干净净。”

金世遗的说话实是句句心存挑拨，连幽萍也听得出来。冰川天女却是心神动荡，觉得他的话也有几分道理：真是一切撇开，让心头干干净净的好。幽萍道：“小公主，咱们走吧。”金世遗道：“是呀，你们还是回转冰宫的好！”冰川天女一怔，心道：“他如何知我的来历？”只听得金世遗叹了口气，换了一副口吻说道：“我早就说过，这世上的人本来就没有几个好的！宁与鸟鲁同群，莫与世人相处，你如今相信了吧？”

冰川天女呆呆不语，金世遗又道：“在这尘世之中混，我也厌倦极了。你的冰宫有如世外桃源，丢弃不住，真真可惜。不如咱们都回去，请你借冰宫一角，让我安居。”幽萍按捺不住，叫道：“你这厮简直不知自量，小公主肯让你这臭麻疯玷污了我们仙山的胜景！”金世遗面色一沉，蓦地一声怪笑，铁拐一抡，作势欲击，幽萍早有防备，拔出冰剑，却闪在冰川天女身后。冰川天女双眼望天，淡淡说道：“你走吧，回不回去，我自有主张，不必你多管闲事。你说话无礼，我也不与你计较了。”

金世遗望了冰川天女一眼，像个泄气的皮球一样，将铁拐缓缓收回，道：“好，看在你的份上，我也不与这小丫头计较。”忽而又纵声笑道：“其实我们都是被这尘世弃遗之人，彼此正该相惜相怜，如今你反而将我看作对头，真没来由！几时你悟彻世间缘法，再说与我知道吧。”笑声震荡山谷，片刻之间，走得无影无踪。

冰川天女一片茫然；幽萍恨恨说道：“这疯丐就象溺死的水鬼一般。”

冰川天女听她说得奇怪，问道：“ 怎么？ ” 幽萍道：“ 汉人的传说，说水鬼心肠最毒，他自己溺死了，总想找个替身，一知道有谁受了委屈，便千方百计的去引诱他，叫他也投水自尽。哼，哼。你看他刚才说了那么一大车的话，无非是想你再也不理唐相公，和他一道。这岂不像汉人传说中那种狠毒的水鬼？ ” 冰川天女满腹愁烦，给她一说，也禁不住笑道：“ 你下山未到一年，这把口却学得这么刁毒了。 ” 幽萍道：“ 怎么，你不信吗？ ” 冰川天女面色一沉，道：“ 我心中自有主意，不必你乱嚼舌头。 ” 幽萍摇了摇头，不敢说话。冰川天女柔声说道：“ 好吧，咱们快去川西，待见过我的伯伯之后，我就回转冰宫，再也不理尘世俗事了。 ” 幽萍叹了口气，默默跟随主人。

　　唐经天被邹绛霞扶回屋子，一路无言。邹绛霞甚是担心，看他关上房门，自己却不敢回房去睡，悄悄地在他屋外徘徊。眼看明月已过中天，想来已是四更时分，唐经天房中兀无半点声息，邹绛霞渐觉露冷风凉，眼神困倦，心道：“ 这傻哥哥大约已经睡了。 ” 正想回房，忽见唐经天卧房的窗门倏地打开，一条白衣人影穿窗飞出。邹绛霞飞身上屋，急忙叫道：“ 唐哥哥，唐哥哥！ ” 唐经天回头说道：“ 不要吵醒你娘，多谢你们相救之恩，我有事先走了！ ” 邹绛霞叫道：“ 不成，不成，你不能走！ ” 只见唐经天在屋背飞身掠起，三起三落，箭一般的飞出了围墙。

　　邹绛霞尖声叫道：“ 娘，你快来呀！店哥哥走啦！ ” 杨柳青夫妇住西面厢房，纵然闻声即起，一时之间，也是难以赶到，唐经天听她叫喊，跑得更快，邹绛霞急了，不等妈妈，立刻便追。

　　唐经天虽是大病初愈，轻身的功夫还是要比邹绛霞好得多，距离越来越远。邹绛霞急道：“ 唐哥哥，你真的如此便走了么？ ” 唐经天已跑下山坡，听了此言，不由得心中感动，脚步稍缓，抬头叫道：“ 霞妹，你回去吧。明年你到天山，咱们还可相见。我有要事，非走不可，不敢劳你远送了。 ” 匆匆说完，立刻又跑，敢情他是怕再听到邹绛霞带着哽咽的呼唤。

　　唐经天一口气跑出了十多里地，这才松了口气，放慢脚步，心中却是难过之极。他为了要追踪冰川天女，迫不得已，留书道别，不辞而行，对杨柳青母女情意殷殷，心中自感歉疚。他也料到冰川天女必是前去川西，寻访她的伯父，但一路追踪，向沿路之人打听，却一点也打听不出冰川天女的踪迹。问起如此这般的两个少女，路人都说没有见过。

　　唐经天惘惘怅怅，越岭翻山，连行多日，进入了四川西面的巴郎山脉之中，巴郎山脉婉蜒南走，过了雅安，便连接峨嵋山脉。巴郎山虽不如雀儿山之险，但一路支脉绵延，山路却比雀儿山长得多。而且山岭层叠，有如重门深户，峰回路转，曲折之极，常常一个山头，看似极近，走起来却很远。即使像唐经天这样具有极高明的武功，而且有行山经验的人，每天最多也不过走一百多里。可幸的是，蜀中的山水奇丽，峨嵋更是号称“ 天下之秀 ”，从巴郎山脉南下，越走越觉山水清幽，倒是可以稍解胸中烦闷。

　　山中甚少人家，错过宿头，在所难免。这一日唐经天走多了路，到入晚时分，抬头一望，四处没有炊烟，本来打算寻觅一个岩洞，住宿一宵，但见明月升起，圆如玉盘，所到及处，山水如画，不觉动了豪兴，踏月夜行。走了许久，忽见面前无数奇峰，好像平地涌起的一片石林，如笋如笔，峰峰相连。每一个石峰都是小巧玲珑，有如盆景。最高的也不过二三十丈。但各具姿态，如虎如狮，如熊如豹。端的是万笏朝天，千岩竟秀。唐经天看惯了西北的大山，即巴郎山一路南来，也是雄伟之极，乍见面前这一片石林，不觉

啧啧称异，走近前去欣赏。那片石林，恍如一面屏风，遮着天光，但走近之时，忽见两峰相连之处，中间开了一个大洞，刚刚可以容得一个人通过，月光透过这个洞口，照射下来，里面还有潺潺的流水声。

唐经天好奇心起，爬入洞口一看，只见里面一片空地，杂花盛开，空地四边，仍是无数石岩，其间又各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岩洞，好像石林之中，又有好多门户一般。唐经天捡了一个最大的洞口，爬进去看，越人越深，忽闻得里面隐有人声，不觉大奇，又穿过一个洞口，这洞口在石峰上端，虽不算高，也有二十来丈，唐经天施展“壁虎功”附身在峭壁之上，向下一望，大为惊诧。

但见下面一片空阔，满谷幽兰，谷中又长出无数小石岩，最高的不过五六丈，怪石嶙峋，如剑如裁，而且隐隐排成阵势，石阵中有两个人东穿西插，似是被困在内，迷了出路，看清楚时，乃是一对中年男女，两人相距甚近，看来只要绕过两枝石岩，便可碰头，但他们绕来绕去，明明彼此都可以从石隙中看见对方身影，却总是走不到一处。

唐经天家学渊源，不仅武功高深，也略懂一些奇门八卦之阵，这时他在高处下望，时间稍长，便给他看出了个所以然来，这石岩虽是天生，但却暗合诸葛武侯的八阵图形势，分成休、生、惊、杜、死、景、惊、开八门，若非找到了“生门”门户，任你如何瞎摸瞎撞，也走不出来。正是：

石阵暗藏生死路，谷中老怪显奇功。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玄功内运 侠士破神招　异境天开 书僮有奇遇

唐经天暗暗惊异，正想下去将他们带出阵图，但仔细看时，却又看出有点“不对”，一时间不敢造次。那两人武功很是不弱，时不时跃起一丈多高，手攀石岩，但那些石岩笔直光滑，无可着力，试了几次，都不成功。又有两次两人好像是无意之中偶然走近生门，却忽地有一颗石子打来，石阵之中门户狭窄，那石子又打得非常巧妙，以那对中年男女的身手，竟然没法招架，终于又给迫了回去。唐经天心中一凛，看情形这石林中的幽谷竟似有高人在内，暗中摆布。

那对中年男女也似觉察到了，那男的首先叫道：“晚辈不合动了好奇之念，闯入此间，请主人恕罪。”唐经天一听，声音好熟，正在寻思，忽听得谷中有人“呵呀”叫了一声，尖锐清脆，似是一个刚刚发育的少年。唐经天心中大奇，再看时，只见距离那石阵数丈之地的另一堆乱石后面，突然跑出个人，果然是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

只听得他高声叫道：“是萧老师吗？”那中年男子道：“是我，是萧青峰！呀，你是江南？”语气中充满惊诧与狂喜之情。唐经天也是十分惊讶，在西藏之时，他曾见过萧青峰一面，但那时的萧青峰面色枯黄，相貌清瘦，背微伛偻，活像个科场失意的老儒，而现在看来，虽是在月光之下，不似白天的看得真切，但亦可觉出他英姿飒爽，与以前判若两人，年轻何止十岁！唐经天心道：“怪不得我认不出他，别来还未够一年，他怎的却完全变了样子？”唐经天不知，萧青峰是服了铁拐仙的优昙仙花，这才返老还童的。

江南跑到石阵外面，又叫又跳，嘻嘻哈哈地笑道：“真是萧老师，萧老师呀，不是你出声，我简直就不敢认你。你怎么背不驼了，连额上的皱纹也没有了。嘻嘻，这位太太是谁？哈，是萧师娘，萧老师，你大喜呀，讨了娘子了，我江南可要叨扰你一杯！萧师娘，萧老师有没有和你提起过我江南的名字？”江南一开口就像连珠炮似的响个不停，那女的禁不住笑道：“大名鼎鼎的江南还会不提起，你是陈公子的书僮，衙门之中就数你最爱说话！”唐经天又是一番惊诧，陈天宇的书僮跟谁学的武功，路数和陈天宇竟是完全不一样。

萧青峰道：“喂，闲话少说，你先把我放出来。”江南哭丧着脸道：“我怎么能将你放出来？”萧青峰道：“为何不能？”江南道：“我也不懂得这古里古怪的石阵。”萧青峰道：“怎么你刚才又拿石头打我？”江南道：“我不知道是你呀。”萧青峰道：“其他人就可以打吗？你年纪也不小啦，还这样顽皮！”江南道：“有人要我这样做的。”萧青峰：“谁？”江南道：“我的师父，不，是那个一定要做我师父的老家伙。”

萧青峰道：“什么老家伙？你跟了他多久了？天宇呢？他待你有如兄弟，你怎么偷偷逃跑，拜别人为师？你偷跑出来，有多久了？”萧青峰连珠炮似的发问，江南不等他说完，就叫起撞天屈来，叫道：“谁说我偷跑出来？我哪里是要拜别人为师？公子叫我出来的，你不明不白，怎么胡乱冤枉我？”那中年妇人笑道：“他性急，你也别急，青峰呀，你得一句一句问他，要不然什么也说不出清楚。”

萧青峰微微一笑，道：“不错，我倒忘了江南火爆的脾气了。好吧，我一句句问你，陈公子为什么叫你出来？”江南道：“陈公子，不，不，是老爷叫我出来的。他叫我带一封信给京师的周大人。什么信？他当然不会跟我

说，哈，可是我知道，这位周大人是他的姻亲，这是我偷问上房的丫头彩凤，她告诉我的。我还知道他为的是什么呢！喂喂，萧教师，你可知道老爷为什么给我取名江南！原来是他想念他的家乡，西藏这地方，我还觉得好玩，他老爷可受不了，老是想回家。我有一晚偷听他和公子说话，老爷说这次他做了什么迎接金瓶的专使，立下功劳，可惜福大人，哼福康安那小子不肯给他保奏，还是叫他回萨迦去做宣慰使，老爷因此便想到写信给他的亲家周大人，请他转奏皇上，盼皇上念在他这番功劳，赦他回去。老爷说：但万里迢迢，叫谁送信才放心得下？哈哈，萧教师，你猜少爷保举谁？他说叫江南送信最妥当！你们老是说我多嘴，会说不会做，没用！少爷呀，他可看重我！所以我说是少爷叫我出来的。也没有说错！”

萧青峰仅仅问了一句，江南就唠唠叨叨的说了一大车子的话，唐经天躲在石壁的缝隙间，听着也不觉好笑，心道：“这江南果然名不虚传，真爱说话！”萧青峰也忍不住笑道：“少爷怎么这样着重你，他偷偷教了你的武功，是不是？”江南道：“着呀，你猜得一点不错！就是去年的春天，那几个偷马贼烧衙门，将你赶跑之后，我才知道了你萧老师是身怀绝技的奇人，咱们公子也有一身惊人的武功，于是我就央求公子教我，公子那时一为逃婚，二为要送你这位老师，他没空教我。后来他从拉萨回来，这才教了我一些粗浅的功夫。要不是我懂得一点功夫，你想，他怎么放心让我给老爷送这样重要的信件。”

萧青峰忍不住笑问道：“你既然知道这信重要，为什么又在此间耽搁下来，还让什么老家伙收你做徒弟？”江南又叫屈道：“谁说我是有意耽搁的？我经过此间，也不过是像你老师一样，心中好奇，所以跑进来瞧，哪知道呀，一跑进来，又像你一样，被困在这石阵之中，走不出来了。”萧青峰面上一红，道：“好，那我不怪责你，后来，你怎么又出来了呢？”

江南道：“我被困在石阵之中，走不出来，肚子又饿，我乱骂一通，哈，想不到这一骂，却把人引出来了。”萧青峰道：“是那个老家伙？”江南道：“不错。我骂呀骂的，眼睛一花，一个穿着紫黄道袍的老家伙就到了我的面前了，也不知他是从那儿哪出来的。这老家伙道：“你若肯做我的徒弟，我就带你出去。”萧青峰道：“于是你就肯了？”江南道：“不愿意也没办法呀。我困在石阵中整整一天，比你们被困的时间还长得多，我不要吃饭吗？我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口头也说肯了。那老家伙眉开眼笑，牵着我的手东一绕西一绕，不知怎的就突然走出来了。我说：对不住，你要收徒弟就另收一个吧，我可要赶路。那老家伙道：你这孩子真是不知好歹，别人给我磕头，求我三天三夜我也不会收呢。如今我立下了誓，要在未死之前收一个衣钵传人，但我又不肯走出此谷，只好等谁走人来，只要他未满十八岁我就收谁，这岂不是你的造化？我说我就不要你这个造化，转身便走。这老家伙道：你本事再强百倍，也走不掉，你走走看。我一走，不知怎的腿弯一麻跌倒了，不由自己的倒翻了三个筋斗，直翻到那老家伙跟前，这才自然停止，腿弯也不麻不痛了。那老家伙道：你第二次逃跑，就没这么好过了，我要你全身麻痒痕痛三天，第三次再跑，我就把你打死。他说得很平淡，好象打死个人，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但他的目光却是令人不寒而栗。我害怕啦，我说我要给我家少爷送信。那老家伙说：谁管你的什么少爷，我说过的话从不更改。我没办法，只好给他当徒弟。”萧青峰道：“你跟了他多久？”江南屈指头说道：“只有七天。”萧青峰道：“胡说，你又说谎了！”江南叫道：“我几

时说过谎？”萧青峰道：“只有七天，你怎么学会了暗器打穴的功夫？”江南叫道：“咦，这就是暗器打穴的功夫吗？我还只道他是教我丢石子玩儿。”

唐经天听了也不由得心中一震，只七天功夫，就居然能教人用石于打穴，这谷中异人的功夫当真是深不可测了。萧青峰又道：“是那老家伙预知我们进来，叫你用石头打我吗？”江南道：“敢情他是知道。他今晚对我说，有两个人走入谷中，我既然收了徒弟就不欢喜外人到此，你给我去用石头打他。也不必乱打，只要见他向左边转了两转若然又向右方转两转，再想跳起时，你就打他。萧老师，我不知道是你们呀，我觉得这也蛮好玩，我就依他所教来丢石头了。萧老师，你可不能怪我。”萧青峰又好气又好笑，道：“那么说，你是没法将我们带出去了。”江南摊开手道：“确是没办法，你们若是肚子饿，我偷一点东西给你吃还成。”萧青峰道：“好，让我们自己试试看。”左转两转，右转两转，转来转去，却仍是走不出来。

萧青峰大为着急，月亮西落，残星明灭，看看又是黑夜将逝，晓色云开。江南道：“萧老师，咱们闹了一晚啦，你饿不饿？我回去偷点东西给你。”萧青峰道：“不用。”搔头抓耳，无法脱身。唐经天微微一笑，从悬岩上现出身来，朗声说道：“萧先生，久违了！”倏如苍鹰展翅，双臂一张，一掠而下。

萧青峰看清楚了，喜出望外道：“唐相公，你怎么也到了这儿？”唐经天道：“像你们一样，也是动了好奇之念。”口中说话，脚步不停，直入石阵之中。江南叫道：“喂！走进去走不出来的，我不认识你，我可不能给你多偷一份东西。”但见唐经天微微含笑，带着萧青峰夫妇，左边一兜，右边一绕，片刻之间，便已走出石阵。

江南看得睁大眼睛，道：“原来你是个大有本事之人，你是谁？”萧青峰道：“他曾救过你家公子……”江南截着说道：“哈，我知道啦，你是唐经天。唐相公，少爷和我谈过你，他说你的天山剑法，举世无双。喂，喂，你能不能带我出这个幽谷？我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是不是，我还要赶着给公子送信呢！你能不能带我出去？”

唐经天微微一笑，道：“江南，你静一会儿，我自有分数。”转身对萧青峰道：“萧先生，恭喜你问，几时讨的新娘子？”萧青峰道：“我去年回到成都之后，即重返青城门下。她，她也还在成都，等着我。”给唐经天介绍新妇，原来就是表妹吴蜂仙。他们二人本是青梅竹马之交，只因当年萧青峰痴恋谢云真，吴绛仙不敢表露心意，后来萧青峰在冰宫之外重遇谢云真，知道谢云真已嫁了铁拐仙，又知道吴绛仙还在等着他，于是遂离开西藏，回到成都，向吴绛仙求婚，自然是一求即允。萧青峰四十多岁始做新郎，说来甚是忸怩。

唐经天道：“你们夫妇欲上哪儿？怎么也经过此间？”萧青峰：“去年我和天宇上念青唐古拉山，得见冰川天女，知道她就是桂华生的女儿，回来之后，便欲向她的伯父冒川生老前辈报此喜讯，只因俗务耽搁……”江南插笑道：“萧老师，你成家立业，怎能说是俗务？”唐经天道：“江南，不要打断萧老师的话。”萧青峰道：“只因俗务耽搁，至今未曾拜见。恰好又听到一桩事情，非得查个明白，向冒老前辈禀告不可。”唐经天道：“什么事情？”萧青峰道：“冒老前辈是武当名宿，当今中原武林公认的第一高手，他自己定下，每十年一次，开山结缘，嘉惠后学。如今十年之期又届，再过半月，就是他开山结缘之期了。”唐经天道：“好极了，咱们是不是刚好可

以赶上吗？”萧青峰道：“但今年他开山之时，可能有人与他为难！”

唐经天睁大双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想那冒川生乃是一代大侠，不只武功已臻化境，而且德高望重，有如泰山北斗，各家各派，无不景仰，有何人敢与他为难？

萧青峰歇了一歇，往下续道：“听说准备领头捣乱的是崆峒派的一个奇人。”唐经天微微一笑，道：“崆峒派的掌门赵灵君，与令高足天宇兄，大概还可以争一日之短长。”言下之意是说，连赵灵君亦不过如此，其余诸子更不足道。凭什么去与中原的第一高手为难？萧青峰却是面色凝重，往下续道：“崆峒派近三十年来人才凋落，前后两辈的掌门人都够不上一流高手之列，所以各大剑派都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这一派的武功也有其独特之处。”唐经天心中一凛，道：“此话不错，若非有独到之处，就不能成为一家。只是各人禀赋不同，领悟不同，用功的程度不同，这才分出了高下浅深，原不可一概而论，我刚才因赵灵君的功夫尚浅，而贬低了崆峒一派，这是我失言了。”唐经天毕竟是名门高弟，从善如流。

萧青峰续道：“听说这人是崆峒派上一辈的人物，因见本派武功不振，日益式微，因而在三十年前，便选了一个隐僻所在，避世苦修，穷研祖师剑谱，并创新招。几十年来，谁也不知道他的功夫究竟练到了何等程度。最近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打听到他有出山之意。”唐经天道：“怎么他一出山就准备去与冒大侠较量，好闯名立万么？哼，这也是江湖上常见之事，但真正高人却不屑为。”萧青峰道：“他若非与中原第一高手比试，就显不出他的本事，也不能重振崆峒的威风了。不过，除此之外，听说还另有一因。”说至此处忽地向唐经无微微一笑，道：“这恐怕是因你而起。”庙经天道：“这倒奇了。”萧青峰道：“听说你曾用天山神芒打伤过十三名崆峒高手，有这事么？”唐经天道：“不错，赵灵君也在其内。”萧青峰道：“另外还有一个使冰剑的少女与你一道，是么？”唐经天道：“那是冰川天女的侍女幽萍。另外还有一人，就是令高足陈天宇。崆峒派若因此事记恨，当来找我，何以去找冒大侠？”

萧青峰笑道：“你们父子隐居天山，名头比冒川生更大，他自忖未必能胜过令尊。而且与你们比试，在天山之上，谁有本领上去观战，胜负无人得知，比较之下，那自然是找冒川生更上算了。他们把那个侍女幽萍当成冰川天女，不知如何，他们又探听出冰川天女是冒川生的侄女，如此瓜葛牵连，他们便更有藉口要与冒老前辈为难了。听说他们还准备大约外派能人，到冒老前辈开山结缘之日，去闹个天翻地覆。我一来要去见冒大侠，告知他我曾见过冰川天女之事，二来就是要请他提防捣乱。想冒大侠是何等声望，纵能在事发之后镇压下去，也是不妥。”

唐经天沉思有顷，微微一笑，道：“这好极了！”

萧青峰道：“崆峒派的那位怪人要去与冒老前辈为难，怎么反而好呢？”唐经天微笑道：“咱们可有热闹看了呵！”萧青峰道：“你也是要去谒见冒老前辈么？”唐经天道，“不错，算来刚好可以及时赶到。但愿冰川天女也能及时赴会，那时我们倒要瞧瞧，这位崆峒派的怪人到底练了些什么奇异的武功？居然敢到冒老前辈面前，图个名闯万！”萧青峰一听，便知唐经天到时有意出手，心中暗喜，想道：“冒老前辈出手，那自然是失了身份。唐经天和冰川天女武功极高，却是小辈，有他们二人在场，这确是好极了！”于是说道：“那么咱们再等片时，待天色大明，便可一路走了。”

江南满肚皮说话，闷了许久，见两人一停，立刻插口道：“喂，还有我呢！”唐经天道：“你，你什么？你有了一个好师父还要走吗？”江南叫道：“亏你是我们公子的好友，你不知道我给他送要紧的信吗？你怎能不带我去？”唐经天笑道：“也不迟在这一会，我且问你，你们的公子好吗？”江南鼓起嘴巴说道：“怎么不好，一餐吃三碗大米饭！”唐经天道：“不是问你这个，那土司的女儿怎么啦？”江南道：“怎么啦？天天打扮，像个小娼妇似的，朝早夜晚，出去打猎，都经过我们的衙门，少爷算是怕了她，从早到晚，躲在衙内，简直不敢出来。敢情是怕碰见了她，被她一口咬去。”说着自己笑起来。

唐经天忍俊不禁，微笑道：“如此说来，他们的婚事已成定局了。”江南道：“没有呀，公子给他一个推字，不过现在说清楚了，是土司迫老爷答允的，到明年春天，那个喇嘛庙造起来了，听说有一个什么白教的活佛要去主持开光大典，那时就要由活佛替他们证婚，再也逃不了了。”唐经天心中一动，想道：“陈天宇念念不忘那神秘的藏族少女芝娜，他大约还未知道，芝娜已做了圣女，明年春天，就要跟白教的法王到萨迦去参加开光大典。”

这时天已大白，朝阳透过石林的空隙，洒下满地金光，林中的小湖也闪着金色的水纹，景致奇丽绝俗。萧青峰道：“咱们可以走了吧？”江南道：“喂，你说过要带我走的呀！”唐经天道：“好，烦你带引我们，向你的师父辞行。”江南道：“什么？向那个老家伙辞行，他不许我走的呀！”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哪位高人，看上了我这个不成才的弟子？”声音并不很大，但千峰回响，撞得石林内嗡嗡作声。江南躲到唐经天背后，只见唐经天合什一揖，朗声说道：“后学唐经天，误入仙境，尚望恕罪。”声音高亢而清，好象一把剑刺入石林之中，碰着石壁，发出金属声音。双方各显功力，旗鼓相当。唐经天刚刚把话说完，倏地眼前一亮，湖边已多了一人，穿着紫黄色的道袍，相貌奇古。

江南吓得手颤脚震，躲在店经天背后，不敢露出头来。那黄袍道士却不理他，径向唐经天说道：“数十年来，能走出我的石阵的，只有阁下一人。能者称强，这有什么恕罪的。你既能走出石阵，想必也有能力带我这个不成材的弟子出去，好吧，你就带吧！”唐经天不由得心中一凛，刚才听这道士说话的声音，虽因群峰回响，测不出他的实际所在，但最少也当在百丈之外，他竟然声到人到，这石林中另有洞天，那是不消说了，而这道士身法之快，也委实是不可思议。听他现在的口气，那当然是暗中含有较量的意思了。

唐经天吸了口气，暗运天山正宗的玄功，道：“既然如此，待他事情办了，日后再来请益。”携着江南，缓缓的步出石林。那道士手中拿着一柄拂尘，但见他身形不动，仍是站立原处，拂尘只是轻轻一拂，冷冷说道：“这顽童还没长翅就想飞啦，阁下可得好生管教呵！”唐经天已尽得天山心法，那拂尘虽只是轻轻一拂，他己听出风声，而且不用回头，就知那拂尘已飞出几条玄丝，直刺他和江南的穴道。想那拂尘丝是极微细之物，那老道竟能轻轻一拂，就射出几条，当作刺穴的飞针使用，这真是防不胜防。唐经天身形一闪，拉着江南道：“小心点儿，这儿有块石头。”若不经意地挡了一挡，将本来要射江南的几条拂尘玄丝，全都挡在自己的身上。唐经天虽然暗运玄功，这刹那间，也觉得身上十几处穴道，同时发麻，好象给许多蚂蚁叮了一口似的，若非早有防备，几乎着了他的暗算，心中暗道：“这道士果是功力非凡，虽然还及不上我姨母飞花摘叶，伤人立死的功夫，比起我来，却是深

厚得多了。”

江南莫明所以，叫道：“哪儿有石头呀？怎么我看不见！”他一点也不知道，若非唐经天故意这么一挡，他两腿早成残废。唐经天道：“江南，快谢师父放行！”他知道象这等异人，一击不中，那就再也不能与一个未学后进，是自己徒弟身份的一个顽童为难。江南也算机灵，虽然不明用意，却仍是恭恭敬敬的作了一揖说道：“多谢师父放行！”唐经天放开了手，让江南自己走了。那黄袍道士面色铁青，冷冷说道：“从今之后，你我再无师徒名份，你好生去吧。”那声音直刺进江南的耳鼓，江南心头一震，险险跌倒地上，急忙掩耳疾走，只觉身上微微发热，但他急于逃走，却也并不在意。

唐经天正想告辞，只见那黄袍道士眼瞪瞪地盯着自己，发出一种极难听的声音道：“好本事，好本事，你师父是谁？说出来让老朽好去请教！”

唐经天微微一笑，道：“晚辈所居之地，离此甚远，哪敢有劳前辈出山。”此话明是客气，实是占了身份，即是说自己的师父足可以当得他的“请教”不过不敢“有劳”罢了。唐经天本来谦下自持，因见那老道说话太过狂妄，所以刺了一句。须知唐经天的父亲乃是当代的武学大宗师，辈份极尊，因此唐经天不必为他的父亲客气。

那黄袍道士怪眼一翻，冷冷说道：“我本来此生不想走出这片石林子，冲着你这句话，我非找你的师父不行，你师父是谁？”唐经天微微一笑，正想答话，忽听得石林中一阵磔磔的怪笑，倏忽之间，从里面的石洞又蹿出一个人，怪声笑道：“黄石道友，你输了眼了。天山派的武功家数，你也看不出来吗？你试想天下后辈，除了唐晓澜的独生爱子，还有谁敢在你的面前如此放肆？我早说过天山派以正宗自居，将一切异派都看作邪魔外道，如今你该相信了吧？”这话显明挑拨，唐经天抬头一看，只见那人又黑又瘦，形如枯竹，面颊深陷，双睛如火，头发似一蓬乱草，狰狞怕人，正是那个被冯琳戏弄个够，赶下慕士塔格山的赤神子。

江南骇叫一声，慌忙钻出外面的石洞，心中暗自奇怪：里面的石窟只有师父一人，这怪物是从哪儿来的？难道在石林中另有通路？

唐经天亦是心中一凛，想道：“这赤神子一来，只怕不容易走出去了。”赤神子说完之后，那黄袍道士果然哈哈大笑，忽地面色一沉，拂尘叩举，峭声说道：“我本不欲与后辈为难，但既然是你，我若放你出去，别人只道我怕了天山的唐晓澜夫妇。”唐经天虽知形危势险，仍是气定神闲，微笑说道：“既然两位老前辈要留我，那么我还有何法走出，只好留下来任你们处置了。”话中隐藏讥消。黄袍道士怒道：“我要留你。何须别人帮手，赤神子，你在这儿做证人，这小子若接得我六招，我就让这干人出去，你也不许拦阻。好个狂妄的小子，你还不把兵刃亮出，更待何时？”

黄石道人划出道来，只限七招，那即仍是占着老前辈的身份，唐经天又是微微一笑，道：“既然定要赐教，那也不必限定七招，我站在这里，不会逃跑，老前辈你不进招还待何时？”唐经天不肯先亮兵刃，口中虽称他“前辈”，实是将他当作平辈看待罢了。黄石道人勃然大怒，道：“好，那是你自己找死！”拂尘一举，也不见他作势纵跃，身子竟突然移前丈许，呼的一声，拂尘已迎面拂到！

这拂尘一拂，看似寻常，其实却含有两种不同的劲道，先是阳刚之力，那拂尘聚在一起，形如铁笔，呼呼挟风；阳刚之力倘若未能收效，拂尘一到对方面前，尘尾立即散开，化成阴柔之劲，千丝万缕，齐刺敌人穴道，任是

如何高手，也难防备。唐经天竟然凝立不动，黄石道人喝道：“你真个要死？”这时拂尘已是迎面散开，黄石道人暗思：“打死了一个手无寸铁小辈，岂不惹人笑话？而且我何必与唐晓澜结这样深仇？”他这第一招本来未用全力，这样一想，劲力又减了二分，但若被他拂中，不死也得成为残废。

拂尘迎面散开，千丝万缕，一齐罩下，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唐经天忽地张口一吹，尘尾飘飘，有如柳絮随风，都拂了开去。本来黄石道人的功力要远比唐经天为高，但因他有所忌惮，只用了一半力量，而唐经却是潜神蓄气，用了天山心法“吹云劲”的上乘内功，此消彼长，黄石道人这一记绝招，竟是伤他不得！

黄石道人怔了怔，拂尘一转，全用了阳刚之力，那千根玄丝，根根竖起，都似利针一样，下刺咽喉，上刺双目。萧青峰是使拂尘的高手，见他使得如此出神入化，也不禁骇然！说时迟，那时快，几乎就在这同一瞬间，只见寒光一闪，矫若游龙，唐经天叫道：“谨遵命，请接招！”唐经天的游龙剑，乃大山派的镇山之宝，非同小可，黄石道人料不到他出剑如此之快，看这剑势，吹毛立断，黄石道人怕剑锋割断他的尘尾，只得硬把那阳刚之劲撤了下来，一转拂尘，避开那游龙剑的锋芒。唐经天这一出手乃是天山剑式中的追风剑法，前招未老，后招续到。黄石道人正想换招，但见他剑锋一颤，银光乱洒，端的是势挟风雷。黄石道人喝声：“好小子！”移形换位，尘尾一拂，改用了阴柔之劲，半攻半守，将唐经天的剑势解开。这时黄石道人已使了三招了！

但黄石道人那拂尘的招数确是怪异非凡，唐经天这两记追风剑的杀手，何等威力，看来已迫得他要转攻为守，哪知就在这一转眼间，他已疾奔巽位，转过乾方，封了唐经天的剑路，拂尘起处，遍袭唐经天上半身十三处穴道。唐经天仍然依照追风剑的剑势出招，那后心背腹的空门，就立刻要被敌人攻入。黄石道人暗中得意，拂尘正待乘隙刺入，忽见剑光一聚，竟似平地上涌起一座光幢，将唐经天全身包没。这是天山剑法中最深奥的须弥剑式，一定要碰到比自己高明的强敌，这才旋展，旋展开时，却像铜墙铁壁，无暇可击。黄石道人攻不进去，这一招用尽心力，竟是白费精神！

江南从外面的石洞中探进头来，叫道：“好呀，只剩下三招了，我数着哩！”黄石道人勃然大怒，忽地强行进招，拂尘一扫，一招之间，同时攻唐经天的奇经八脉。唐经天心中一凛：他明知我这大须弥剑式无隙可乘，何以还敢强攻？心念方动，剑光一绕，拂尘已被削断了数十根，再被剑风一荡，更碎成无数细屑，只见黄石道人张口一吹，那无数尘丝碎屑，都透入剑光层内！

大须弥剑式虽然泼水难入，吹毛立所，但却不能挡着那发屑般的尘丝。唐经天大吃一惊，知道若被这些破屑吹入七窍，那就有再好的武功，也难抵受。迫得身形掠起，斜身一转，衣袖一挥，将那些尘丝碎屑拂开。只是如此一来，大须弥剑式立时现出破绽，黄石道人喝声“着！”倒转拂尘，往前一刺。“嚓”的一声，唐经天的肩头下面三寸已被刺入，衣裳也穿了一孔！

原来黄石道人这拂尘上的招数，一共就只有七招，不过从七招之中又可以生出许多变化，所以黄石道人说“只限七招”其实已是用了他全部的看家本领。这七招杀手，一招比一招厉害，黄石道人见用了四招还奈何不了唐经天，故此拚着牺牲一撮尘尾，在第五第六招使出了最古怪的杀着，一招破他的大须弥剑式，另一招则倒转尘尾，改作判官笔用，在他不致命的地方使劲

一插！

黄石道人这柄拂尘非常特别，尘柄乃是精钢合金所铸，尖端锋利，可以刺穴，可以伤人，还可以破敌人的内家气功。这一插正插在唐经天肩背的“痊气穴”之处，满以为唐经天必将受伤倒地，那知尘柄所触之处，竟似碰着弹簧一样，忽地反弹起来。唐经天一个转身，笑吟吟道：“还有一招！”

黄石道人大吃一惊，自己这一插业已扎破衣裳，插正穴道，即算是练到第一流的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亦是难以抵挡。难道这人年纪青青，就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躯？

黄石道人有所不知，原来并非唐经天已练成了那种刀枪不入的上乘内功，而是他身上穿有母亲给他的金丝软甲，这软甲是四十多年之前，无极派的大宗师钟万堂将师祖傅青主遗下的宝物，送给他母亲冯瑛作“抓周”的礼物的。这软甲宝剑也刺不穿，何惧于他的精钢尘柄？

这几下炔如电光石火，旁观的赤神子与萧青峰夫妇等人，眼见唐经天从死里逃生，都不禁惊呼，萧青峰是先惊后喜，赤神子则是先喜后惊。萧青峰刚刚伸手拭汗，忽听得黄石道人一声大呼，整个身躯飞起来，倒持拂尘，作最后的凌空一击。

黄石道人这最后一招，拂尘与铁掌一齐施用，拂尘拂穴，铁掌击胸，竟是用了十成力量，势道极是骇人，唐经天还来不及运用大须弥剑式防身，黄石道人的拂尘铁掌已凌空击下，周围三丈之内，全被他的威力笼罩，逃亦难逃。唐经天的软甲只能防护上半身，而且也挡不住这种掌力。唐经天见势不好，拚着捱他一掌，急转身躯，将背心迎了上去。

这刹那间，又听到赤神子的怪叫之声。唐经天全力对付黄石道人已无暇顾及；萧青峰夫妇忽见赤神子也来偷袭，更不禁骇极而呼！

就在唐经天这性命悬于俄倾之际，忽又听得赤神子一声厉叫，黄石道人打了一个寒颤，掌势稍偏，唐经天何等快捷，立刻飞身掠开，反手一剑，刷的一声，把黄石道人的衣袖刺穿了一个窟窿。黄石道人叫道：“何方小子，敢施暗算？”

只听得头顶上石林交错之处，一个人哈哈笑道：“你这两个老不死，何尝也不是偷施暗算，两个老不死合力欺负一个浑小子，羞也不羞？哈哈哈哈，哈哈！”这笑声入耳刺心，唐经天抬头一望，只见石林上露天光的一块怪石上，端坐着那假装麻疯的怪叫化金世遗。而在金世遗的背后，则是冰川天女主仆。敢情是他们当着自己激战之际，悄悄掩来，林中诸人，注目恶斗，所以都没有发现。而赤神子的厉叫，黄石道人的打颤，那当然是冰川天女与金世遗所施的独门暗器，刨下的杰作了。

黄石道人大怒，一纵身，就想跃上去抓金世遗，金世遗叫道：“你连一个浑小子都打不倒，我何必与你动手？”身形一闪，手足并用，猿猴般的揉升上那笔直如笋的石峰，逃出外面。黄石道人要想追他本亦不难，但这时又听得赤神子叫了一声，回头一看，见赤神子黑气满面，料想已中了剧毒暗器。黄石道人孤掌难鸣，只好回去救赤神子。

唐经天道：“七招已满，我走了！”他依照江湖礼节，将说话交代之后，心急如焚，立刻施展绝顶轻功，紧紧追踪。只见冰川天女主仆在前，那疯丐手舞足蹈地紧跟后面。唐经天大叫道：“冰娥姐姐，冰娥姐姐！”冰川天女回头看一看他，目光隐含幽怨。唐经天叫道：“冰娥姐姐，你停一停，听我说两句话。”冰川天女斜眼一瞥，竟不停留，携着幽萍，如飞疾走。唐经天

叫道：“冰娥姐姐，你停一停，听我说了再走也不迟。”金世遗忽地哈哈大笑，挡着去路，“呸”的吐了一口唾涎，怪叫道：“谁耐烦听你的说话？”正是：

为求天女秋波顾，疯丐英豪各用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寻觅芳踪 名山逢怪客　追查旧事 古寺遇良朋

唐经天大怒，喝道：“ 你让不让开？ ”金世遗哈哈大笑，站在路中，手舞足蹈，怪声叫道：“ 不害臊么？追人家的大姑娘！ ”唐经天反手一振，打出一支天山神芒，只见一道暗赤色的光华，如箭疾射。金世遗上次与唐经天交手时，曾领教过天山神芒的厉害，被他射中，运了七日的玄功，方才平复，这时早有防备，但见一箭飞来，他突然一个筋斗，倒翻出去三丈有余，举拐一迎，叮　一声，火花飞溅。那天山神芒的去势已被他消了一半，再经这么一挡，立刻斜飞出去，没入荆棘丛中。金世遗又一个筋斗，翻转身形，挺腰怪叫：“ 大姑娘已走得远啦！ ”

唐经天焦急之极，见天山神芒虽能把他迫退，但他仍然是拦住去路，只好硬冲，当下更不打话，飞身一掠，游龙剑抖起一道寒光，一招“ 穿云裂石 ”，同时刺金世遗喉头、胸口两处要害。金世遗拔出了铁剑，左拐右剑还了一招。两人功力悉敌，都给对方震得倒退三步。

唐经天剑走轻灵，左刺三剑，右刺三剑，使出天山剑式中的追风剑法，着着强攻，端的如水银泻地，逢隙即入。战到分际，唐经天觑着个破绽，游龙剑自左至右，突然划了一个圆圈，将金世遗的铁拐铁剑都圈在当中。只待圆圈一转，剑点立刻四处撒开，可以同时刺他上身的九处麻穴。金世遗怪叫道：“ 好厉害，你这浑小子为了一个大姑娘就不念我适才的救命之恩了么？ ”突然将右手的铁剑在左手的铁拐上一击，拐剑齐飞，自身也凭着这一震之势，飞出圈外。

唐经天心中一凛，暗想道：适才黄石道人那最后一击，若非他与冰川天女的暗器及时打到，我必然给黄石道人打中，虽说我有软甲护身，即算受了掌力所伤，我也有天山雪莲调治，断断不至于丧命，但他们总算是有相救之恩。如此一想，他这一剑本来还有两个极厉害的后着，这时却自然收了，喝道：“ 好，你以前无原无故的伤我，弄得我几乎送命；今日看在你出手的份上，这恩怨一笔勾销，你让开路，以后咱们还可做做朋友。 ”

金世遗向后一望，忽地又怪笑道：“ 谁和你做朋友，你这不要脸的小子，简直不懂江湖义气。 ”唐经天道：“ 什么？我不懂江湖义气？你这话是骂谁？这正该是骂你！ ”金世遗道：“ 是骂你！不点醒你，你不服气，我来问你，江湖上的义气是不是讲究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自己有了的更不应抢别人的，是也不是？ ”唐经天道：“ 不错，黑道上的朋友是讲究这一套。 ”金世遗道：“ 好，那你有了邹家的小姑娘，为什么又要桂家的大姑娘？纵然我和你不是朋友，佳家的大姑娘可是我的朋友哩。你有了一个还要追我的朋友，这算什么江湖义气？ ”唐经天乃正派弟子，万料不到他讲出这一番混帐的话来。

唐经天气得说不出话，那金世遗兀是嘻嘻怪笑，道：“ 我说得对了吧？你这回可服气了？ ”唐经天大骂道：“ 胡说八道。你再乱嚼舌头，我就一剑把你剁了！ ”金世遗道：“ 只怕你剁不着！ ”唐经天大怒，游龙剑扬空一闪，又再出招，金世遗一面招架，一面时不时地向后张望，看他这情形，敢情是要等到冰川天女走得远远之后，料唐经天再也迫她不着之时，才肯罢手，不再纠缠。唐经天又急又气，但两人功力悉敌，唐经天在剑法上虽然稍稍占一点上风，要想摆脱他的纠缠，却是不能。这时唐经天一腔怒气，全都发泄在金世遗身上，想道：“ 原来是这厮挑拨的！ ”刚才对金世遗那一点怜惜之情

已化为乌有，将最精妙的天山剑法，都施展出来，直如惊涛骇浪，撼山裂石。金世遗用铁拐封闭门户，用铁剑还攻，竟也如江心巨石，傲然兀立。双方各不相让，斗了一百多招，未分胜负，萧青峰夫妇与江南都已赶至，见这声势，比刚才斗黄石道人还更激烈，都是暗暗心惊。

只听得唐经天叱咤一声，左手一勾，将金世遗的铁拐勾着，右脚飞起，游龙剑又分心直刺。他用了三记杀手绝招，全是拼命的招数，只道总有一招得手。不料忽听得金世遗一声怪笑，突然又是一个筋斗，倒翻竖地，“呸”的吐了一口浓痰，骂道：“为了一个妞妞儿拼命，值得么？好，见你这小子如此可怜，咱老子就让你过去。”他这一个倒翻，唐经夭那一剑就刺了个空。唐经天再一脚踢去，又刚刚踢着竖在地上的铁拐。铁拐一飞，金世遗也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藉着那铁拐一震之力，平地飞起，在半空中接了那根拐杖，落到六七丈外。金世遗向林中一跑，还自好整以暇的，回过头来，向唐经天裂嘴一笑。唐经天正想再发天山神芒，只见他身形掠起，跳上一棵大树，像猿猴般挨着枝头，纵跃如飞，没入林中，倏忽不见。

唐经天呆然凝立，金世遗那回头一笑，神态潇洒之极，唐经天心中一动，脑中浮起金世遗以前那付腋脏的颜容，与现在相比，简直如同两人，心道：原来他也是这般俊秀的少年，他苦苦纠缠冰川天女，这是为何？唐经夭一向以为，世上除他之外，再无第二人可配得上冰川天女，这时却不自禁的竟然有了醋意，有了醋意，即是在心底里承认这冒充麻疯的怪物也算得是个厉害的对手了。又想起他适才逃避自己的两记杀手，那两次所显的身手，皆是怪异绝伦，凭自己对各家各派武功的熟悉，竟也瞧不出他半点家数，心中又不自禁的暗暗叹息，凭这少年的身手。确算得上是江湖上伪后起之秀，却怎么行事怪癖得如此不近人情？

萧青峰夫妇与江南自后赶上，江南惊魂初定，又叽叽呱呱的叫道：“真险，真险！喂，唐相公，那个少年是什么人？怎么他用暗器助你，却又拦阻你去追赶那个少女？”唐经天满怀心事，置之不答。江南又自作聪明的叫道：“那女子真美，我知道我们的公子欢喜一个神秘的藏族少女，那女子我见过，当时我以为世上再没有比她更漂亮的了，哈，如今见了这个女子才知道真的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哈，唐相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唐经天愕然道：“怎么？”江南道：“你一定是像我们的公子一样，一见了美貌的女子，就神迷意荡了。这不怪你，但人家到底是同来的呀，你就是有意思，也该先请那个男的替你引见。说不定他们是一对兄妹，这还好，若是一对夫妇，那就怪不得他要打你了。”唐经天哭笑不得，他千辛万苦地攀登冰川，请得冰川天女下山，却想不到落到如斯结果，连江南也以为她和自己乃是初见面的陌生人。

萧青峰瞪了江南一眼，喝道：“不许多嘴！”江南嘀嘀咕咕，心中骂道：“刚走出险境，又摆起老师的架子来了。”但见萧青峰神色甚是认真，不敢多话，一赌气便走得也不起劲，自然落在后面。萧青峰上前小声说道：“唐相公休要烦恼，现在虽赶她不上，但到了冒老前辈那儿，一定可以见面。”唐经天如梦初醒，暗自笑道：“真的是我糊涂了，她即然来到此地，当然是要去找她的伯伯了。”但，想到还有半月之期，才能见面，而这半月她却与那“疯丐”同行，不禁心中隐隐作痛。其实，唐经天料错了，冰川天女并不是与金世遗一道，而是金世遗一路的跟踪她。金世遗知道她心绪不佳，还不敢过于接近她呢，这次在石林之中，乃是冰川天女先到，金世遗随后才到，

见她出手，知道她尚未忘情于唐经天，心中亦暗暗着恼呢。
唐经天没精打采，一路前行，萧青峰是与唐经天同一时候上冰峰拜会冰川天女的人，知道其中因果，亦是郁郁不乐。正走路间，忽听得江南叫了一声“哎哟！”萧青峰回过头来，问道：“作什么？”江南蹲在地上，捧着肚皮，道：“肚子痛！”萧青峰道：“刚才还好端端的，怎么忽然之间会肚子痛？”萧青峰精于医理，替江南把脉，却无半点肚痛的病象，骂道：“小鬼头装神弄怪，咱们都有正经事儿，要赶路程，谁耐烦和你戏耍？”江南叫道：“谁和你开玩笑，我真的肚痛！”唐经天上前替他把脉，过了好一会子，面上越来越现出惊讶的神色，萧青峰道：“怎么？他真的肚痛吗？”唐经天忽然骄起双指，倏的向江南胸口的“玄玑穴”点去，这是人身死穴之一，萧青峰大骇，心道：他纵多嘴，招惹了你，也不至于死呀！但唐经天出手如电，萧青峰那能拦阻？
只听得江南嘻嘻一笑，叫道：“好痒，好痒！我最怕痒，唐相公，我不和你闹。”唐经天道：“肚子还痛不痛？”江南道：“咦，奇怪，一痒就不痛了。”唐经天微微一笑，伸出双指，轻轻在他肩上一弹，萧青峰站在旁边，看得真切，这正是“通海穴”的所在，按摩这个地方，可以舒筋活血，平时武林中人，若被敌人点了其他穴道，一时不知道解穴之法，就请人点他的“通海穴”，使血脉流通，纵不能解，亦可延长时刻，所以点这个穴道，只有益，绝无害。不料唐经天只是那么轻轻的一弹，江南又捧腹叫道：“哎哟，好痛，好痛！”唐经天急忙伸指，又在他小腹上的“志堂穴”一戳，这“志堂穴”也是上身九处死穴之一，萧青峰又吃一惊，只听得江南又叫道：“咦，唐相公你是怎么弄的，我又不痛了。”唐经天道；“痒不痒？”江南道：“不痒，只是有点麻木。”唐经天哈哈一笑，道：“是了，不是我作弄你，这是你师父作弄你的。”
萧青峰大奇，问道：“怎么？是那个老道士做的手脚么？看他如此武功，如此身份，既然亲口答允了江南，让他出去，永不追究，怎么又要作弄他？”唐经天微微一笑道：“说起来也算得是捉弄，可能还是江南的好造化呢。”萧青峰诧道：“此话怎说？”
唐经天沉吟半晌，忽然问道：“萧先生，你说那个想与冒老前辈为难的崆峒派奇人，你可知道他的名字，住在何方吗？”萧青峰道：“就是不知呀，若然知道，我早就禀告冒大侠了，何须四处打听。”唐经天道：“我在天山之时，曾听父亲和姨父谈论，说是崆峒古传有一种练功之法，可以将经脉的运行打乱，以逆为正，以正为逆。所以点了死穴反而无事。但这种功夫，必须终生不断的练，一间断就于人有害。而且即算终生苦练，也难保不会走火入魔。所以后来少有肯练，这种功夫就失传了。”萧青峰道：“如此说来，莫非那老道士教江南所练的，就是这种功夫吗？”唐经天道：“我看多半是了。”萧青峰道：“那么，江南如今与他虽然绝了师徒之份，岂非也要终生练他这种功夫？”
唐经天道：“江南只在他门下七天，学的不过是最初步的功夫。这种功夫也是要讲究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非得师父传授，他哪能继续练功？不过，好在时日还浅，发作起来，也不过是肚痛、骨痛、腰酸、脚软而已，若然时日深了，发作起来，不死也成残废。所以在数百年前，崆峒派中，凡是练这种功夫的，都不敢离开师门。”萧青峰道：“如此说来，江南岂不是要重回那古怪的林子里，一生伴那个老妖道？”江南叫道：“我死也不去，那

老妖道不打死我，我闷也闷死了。唐相公，你得替我想法呀，我不去，不去！”

唐经天笑道：“不去也行，那你得长年四季，每天肚痛一个时辰。”江南叫道：“不，我最怕肚痛，肚痛了就吃不得东西，那多糟糕。唐相公，你一定会治，你替我治了，说什么我也答应。”唐经天笑道：“那么我给你治了，以后你不许再多嘴。”江南叫道：“成，成！你给我治了，以后别人问我一句，我只答半句。”

唐经天禁不住“噗嗤”一笑，对萧青峰道：“所以我说这是江南的造化了。当日我父亲和姨父谈论，你知道我姨父曾得傅青主所遗下的医书，精干医理，在傅青主的医书中，也曾谈到这种练功之害，据说要兔此害，只有练正派的最上乘内功，把五脏六腑都练得百邪不侵，那自然没事了。所以我只好传授江南一点我派内功的窍要了。”江南大喜道：“好呀，我给你磕头，叫你做师父。”说了就做，跪下磕头。

唐经天轻轻一拦，江南全身挺直，跪不下去，唐经天笑道：“我才不要你这个多嘴的徒弟呢！”江南道：“哎哟，我早说过不多嘴了。”唐经天正容说道：“再说，我天山派收徒最严，我年纪又轻，你要拜我为师，那是万万不可。而且，我只传你一些内功的窍诀，亦并非全豹，其他剑诀拳技等更一概不传，你不能算是天山弟子。”萧青峰笑道：“江南，得到天山派的内功窍诀，那已经是毕生异数，你尚未知足，想得陇望蜀吗？”江南道：“哎哟，原来拜师父还有这么些讲究，我只是过意不去，所以才想拜师父罢了，你既不要我做徒弟，那更好，我少得一个人管。”唐经天道：“瞧，你又多嘴了。”江南道：“好，不说，不说！你给我治了，我连多谢也不说。”

唐经天甚是欢喜江南，先给他吃了两颗用天山雪莲合成的碧灵丹，增长他的真元之气，然后授他的内功窍要。江南自己还不知道，他这一下可是受益非浅，既有了崆峒派古传奇功的底子，不怕人点穴，又得了天山的内功心法，自此功力大增，日后竟成为武林中一位响　　的人物，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唐经天为了传授江南的内功，三日来只行了百多里路，还算江南聪明，第四日已心领神会，尽得所传。唐经天遂和江南分手。江南东下重庆，准备从重庆乘船三峡，自武汉取道上京送信；唐经天和萧青峰夫妇往川南，准备上峨嵋山拜会冒川生。他们日夜兼程，走了十天，峨嵋山已经在望。越近峨嵋，唐经天越是情思综乱，想起即可见到冰川夭女，自是衷心欢喜；但想起那“疯丐”和她一起，见了之后，不知如何？又不禁黯然。

冒川生和峨嵋山金光寺的长老是方外至交，所以二十多年来，都居在金光寺里，这次的“开山结缘”也在金光寺举行。金光寺建在峨嵋的最高处——金顶，唐经天等人赶到之时，已经是盛会的前夕了。

峨嵋是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其余三处是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和山西的五台山）。纵横四百余里，山势既雄伟而又秀丽，远远望去，就像两道清秀的浓眉，峨嵋便是由此得名的。唐经天等一行三人，晨早登山，但见苍松交道，怪石嶙峋，瀑布飞悬，流泉幽冷，“峨嵋天下秀”，果然名不虚传，唐经天虽是满怀心事，至此亦觉胸襟一爽。

山径上，树林中，时不时见有三五成群的背影，那自然是来朝山听讲的各方人物了。唐经天一向僻处天山，未曾到过中原，萧青峰亦隐居在西藏十有余年，音容已改，那些江湖人物无一认识他们。只当他们也是来向冒川生请益的后辈。

唐经天等三人都具有一身上好的轻功，中午时分，便到了峨嵋的最高处“金顶”。从金顶眺望四周，但见峰峦叠叠，云烟四起，端的是变化万千，不可名状。金光寺建在山巅，就像隐藏在云烟之间。唐经天和萧青峰夫妇，进入寺门，有个知客僧前来迎接，唐经天问道：“冒大侠精神好么，烦你替我们禀报一声，说是有他的子侄辈求见。”知客僧看了他们一眼，合什微笑，说道：“冒大侠已入定三日，我不便去惊动他。反正明儿你们便可见到，也不必多礼了。”那知客僧也是一点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只当他们是少年后辈。须知以冒川生的身份，来此朝山听讲之人，十有八九都认是他的“子侄辈”，也有不少希冀能单独会见冒川生的，若然来者不拒，冒川生哪见得许多，故此莫说冒川生真是入定，即算不是入定，知客僧也不会替他们引见的。知客僧将他们安置在两间僧房内，便又忙着招待其他有头面的人物了。

冒川生是武当派名宿，来听讲“结缘”的人自是以武当派的为最多，他们不知从哪儿听来的风声，也隐约知道今年可能有人捣乱，都在三三五五的谈论。有的说若然要冒川生亲自出手，那就是武当派的奇耻大辱了，有的说武当剑法，威震四海，江湖上第一流的高手，也不足当我们后辈的一击，有谁敢来捣乱，敢情这根本就是谣言。唐经天听在耳中，暗暗好笑，却也暗暗担心。是夜，唐经天闭目调神，做了一个时辰的内功功课，到了中夜，推窗一看，只见月华如练，外面山头，忽然看见如萤光般的点点火光，由少而多，冉冉升起，飘忽不定，与天空中的星月之光相互辉映。

这是峨嵋山特有的奇景，佛教人士称为“圣灯”，每当天气晴朗的晚上，便有点点萤光出现，越聚越多，恍如在空际飘浮的万点灯光，故此称为“圣灯”，其实乃是因为峨嵋山特多磷矿，所谓“圣灯”，实际就是山中的磷光。

金光寺寺规最严，又当法会宏开的前夕，气氛肃穆，寺中的僧众与各方来的客人合计有数百人之多，却无一点声响。唐经天中夜无眠，凭窗遥望，心中想道：“此间一片宁静和平，若然真个有人捣乱，可是大煞风景。”随即想起石林中那个黄石道人，不知他是否就是萧青峰所说的那个崆峒奇士，若然是他，自己一人可难对付；忽地又想起了冰川天女，若然与她联手应敌，那么就是对付比黄石道人更强的敌人，亦不足为虑了。想到此处，脑海中忽地又浮起金世遗那嬉皮笑脸的无赖神气，冰川天女却会偏偏跟他一起，实是令人难解。越想情思越乱，心中郁郁不乐，遂披衣而起，想到隔房找萧青峰夫妇夜话，哪知萧青峰夫妇已不知何往。

原来萧青峰此时也是情思如潮，他这次是第二次参加冒川生的“结缘”盛会，想起上次在盛会的前夕，闹出了谢云真与雷震子比剑之事，自己无缘无故的被卷入漩涡，以至与雷震子他们结了大仇，远避西藏，几乎老死异乡，而今屈指数来，又将近二十年了。幸而去年在冰峰之上，与雷震子解了前仇，万里归来，又做了新郎，而今再到峨嵋，重参盛会，心中自是无限感慨。萧青峰的妻子自然知道丈夫的心意，一时兴起，便要丈夫带她到当年比剑的地方一看。

同样是盛会的前夕，只是那一晚星月无光，今晚却是银河明净，夜空皎洁，更加上空中飘浮的万点“圣灯”，半里之内的景物都看得清清楚楚。萧青峰指点当年比剑的所在，将那一晚惊险的情事，和妻子细说。这些事情他早已说过不知多少遍了，但如今身处其地，听起来就更加真切。

吴绛仙微微笑道：“那夺命仙子谢云真现在不知何往，你还思念她么？”萧青峰道：“谢云真手底狠辣。但却是个够交情的朋友，对好朋友谁都会思

念的。”吴绛仙道：“就是这样么？”萧青峰续道：“我还非常的感谢她，原来她比我更知道你。”吴蜂仙道：“怎么？”萧青峰道：“她说你是个温柔贤慧的好女子。现在我又知道，你还是个最善于体贴丈夫的妻子。可惜我是个笨驴，要是我二十年前已知道你的情意，我就不会跑到西藏去捱那十年之苦了。”话中充满蜜意柔情，他是真实的感到妻子比谢云真好得多，世上有她那样谅解丈夫体贴丈夫的可真难得。吴绛仙微笑道：“我可真想见谢云真一面。”萧青峰道：“她和铁拐仙现在不知是否还在西藏，怎能见她？”说话之间偶然一瞥，忽见远处野花丛中，隐约露出一个少妇的面孔。

那少妇转了个身，原来她还抱着一个婴孩，大约是野花的枝叶拂着了婴孩酣睡的面孔，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刹那间萧青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吴绛仙道：“咦，她是谁？”“谢云真”三字险险就要从萧青峰口中叫出，忽听得有人叫道：“小妖妇，你居然还有胆量上峨嵋山？”“哈，你当我们认不得了你吗？再过二十年，你死了变灰我们还记得你！”“我们倒要见识见识夺命仙子究竟是怎样追人的魂、夺人的命？”声势汹汹，刹那之间，便来了四名黑衣道士，每人手上，都拿着一柄闪闪发光的长剑，在离开谢云真十余丈远的地方，分站在东南西北四个角落，将她围住。

萧青峰暗暗叹了口气，人世间的冤仇，有时真是结得莫名其妙，看这光景，分明是这几个道士还记着二十年前谢云真刺伤了雷震子的那一场仇恨，其实那时的雷震子骄妄自大，设下陷阱，暗算伤人等等事情，他的同门兄弟又有几人知道？萧青峰本想出去劝解，但转念一想，自己也是当日闯下祸事的人，若然露面，表明身份，只恐又要卷入漩涡，且先看看谢云真如何应付，再作打算，于是将新婚的妻子一拉，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若依谢云真二十年前的脾气，那容得这班道士喝骂，只怕早已拔剑动手，如今经过了二十多年来的飘荡江湖，火气收敛了不少，只见她拍了拍背上的婴儿，淡淡说道：“冒大侠借峨嵋山开山结缘，各家各派，来者不拒，我本来就是峨嵋派的人，怎么反而来不得了？”站在东角的道士冷笑道：“冒大侠是我们武当派的长辈，你伤了我们的大师兄雷震子，弄得他而今不知下落，你还有脸皮听冒大侠的讲座吗？”西角的道士也冷笑道：“雷震子也遭了你的辣手，你还屑于学我们武当派的这点微末功夫吗？”萧青峰听了，暗暗叹息，想武当一派，在明代中叶曾盛极一时，其后由盛而衰，后来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桂仲明得了达摩剑法，武当派方始声威重振。如今桂仲明的儿子冒川生（注：冒川生是跟母亲冒浣莲的姓。）虽然是一代武学大师，足以继承乃父，但不理琐事；武当的掌门，武功虽好，为人庸碌，门下师兄弟辈都不怕他，以致又像百余年前一样，虽是名闻天下的正宗大派，但却是有实学者少，骄妄者多了。

谢云真听他们提起雷震子，微微一笑，说道：“雷震子虽然受了点伤，却是得益不少。”那四个道士轰然大怒，喝道：“小妖妇辣手伤人，还说风凉话儿！”谢云真本想把雷震子在冰峰上的事情说出，见他们如此，故意不说，却仰天叹道：“可惜呀！可惜！”那四个道士同声叫道：“可惜什么？”

只见谢云真拍拍背后上的婴孩，道：“小宝宝，不要慌，不要怕，这几个牛鼻子野道士算不了什么。”那孩子也真奇怪，刚才穿过花丛，被花枝拂了一下，哭出声来，如今见那四个道士亮出光芒闪闪的长剑，反而觉得好玩，两只小手从襁褓里伸出来，抓呀抓的，还发出嘻嘻的笑声呢。谢云真续道：“可惜冒老前辈本是一代宗师，武林中人人钦仰，推为领袖，而你们却只把

他当做武当派的长老，这岂不反而贬损了他的威望？呀，我真为他可惜，武当派出了你们这几个不成器的蠢物！”

那几个道上乃是武当山本宗弟子，技业得自冒川生的二弟石川生亲授，石川生十几年前已经逝世，这几个道士在武当山本宗中，算得是辈份颇高的有地位的道士了，这时被谢云真一骂，均是怒从心起，西角的道士一抖长剑，冷冷说道：“谢云真把你的孩子放下，咱们得领教领教你的夺命剑法！”谢云真若无其事地又淡淡说道：“你们武当派明日便有血光之灾，你们不知戒惧，反而要与我为难，这岂不是可笑呵可笑！”萧青峰在树后听了此言，吃了一惊，怎么谢云真也听到了风声，而且说得如此确切，敢情是她另有所知？

那儿个道士素来骄妄，以为本派无人敢犯，听了此言，非但不加感激，反而更为动怒，东角的道士陡的喝道：“敢情就是你勾结外派奸邪，前来捣鬼？放下这小孩子，领道爷一剑！”那孩子正在嘻嘻的笑，突然闻这喝声，吓了一下，又哇的哭了出来。谢云真道：“我本不欲与你等一般见识，而今你这牛鼻子野道吓了我的孩子，我可饶你不得！”那道士正待说道：“那就快放下孩子进招！”话未出口，忽见青光一闪，谢云真拔剑快极，谢云真却忍不住笑，道：“雷震子，你是怎么啦？”雷震子道：“你为什么要和他们动手？嘻嘻！咳，有什么不是也得看我的薄面嘛，嘻嘻！”又是怪笑又是咳，谢云真先是好笑，渐觉情形不对，说道：“他们说我迫得你不知下落，一定要和我过招，哈，好在你也来了，否则我号称夺命仙子，这条小命却先要给你们武当门下夺去。”那四个道士纷纷叫道：“她二十年前欺负你，现在又欺负我们，大师兄，今回万不能叫她跑了。”“她还说明日我们武当派便有血光之灾呢，哼，大师兄，你说怎能容她如此胡说乱道？”雷震子忽地一跃数丈，叫道：“一点不错，明日便有血光之灾！嘻嘻，你们简直是丢了武当派的面子，嘻嘻！”跃起、落下，说话之间，竟然在四个师弟面上挨次打了一巴掌。雷震子性烈如火，这一巴掌还打得确实不轻。四个道士被他打得天昏地转，忽听得雷震子怪笑一声，一跤跌倒，口中发出嘶嘶之声，似笑非笑，手足搐动，摸起来一片冰冷。

四个道士都吓得慌了，探他鼻息，还有呼吸，抚他脉膊，亦是正常，只是怪笑不已，声嘶力竭，不能说话。四个道士大为诧异，谢云真冷冷说道：“你们解开他的衣服看看，九成是给人在穴道要害之处做了手脚啦。”谢云真背过面去，那四个道士解下他上衣一看，不看犹已，一看之下都同声怪叫起来，如遇鬼魅。谢云真忍不着好奇，不再避忌，回转头来，在月光之下，只见雷震子的背上有一个鲜红手印，另外三处地方，瘀黑一片，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那三处地方，一处是麻穴，一处是痕痒穴，一处是笑腰穴。

四道士面面相觑，呆了一阵，忽地同声尖叫，心中实是惊骇已极。须知雷震子乃是武当第二辈弟子中的第一高手，同门师兄弟对他无不慑服，如今却见他受敌人暗算，而且所受的伤如此诧异，想起谢云真和雷震子刚才所说的话，均是不寒而粟，只怕明日真有血光之灾。霎眼之间，剑锋已抵到了他的咽喉。那道士慌忙招架，谢云真的剑法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狠辣非常，但听得哨的一声，那道士手中的长剑已断了一截，剑光一绕，道士头上的三叉髻又被削去一股，慌忙一个倒跃，避她追击，狼狈非常。谢云真背上的婴孩子瞧着好顽，又再破涕为笑。他刚一岁多些，含糊叫道：“嘻嘻，妈妈！嘻嘻，妈妈！”牙音还未清楚，但却听得出是赞赏他妈妈的意思。萧青峰听到，也几乎忍不住笑，心道：“这小芽儿到底是铁拐仙和谢云真的孩子。”

那三个道士又惊又怒，这时再也不理会谢云真抱着孩子了，一齐大喝，各抖长剑，便要合围。那站在东角的道士，惊魂稍定，抓起断剑，叫道：“ 咱们在这妖妇身上留下两处记号，动手时小心一些，不要伤了孩子！ ”四个道士展开了合围的四象剑阵，缓缓而进，首尾联防，看看就要发难！

这四象剑阵乃武当派镇山阵法之一，封闭得异常严密，除非将其中一二人杀伤，否则阵势越缩越紧，被围者绝难走出。只见谢云真口角挂着冷笑，长剑一振，嗡嗡作声，看来也似就要施展杀手。萧青峰暗叫“ 不妙 ”，正想走出，忽见山坡上一条人影疾冲而下，口中发出嘻嘻的怪笑，倏忽之间，就到了下面，那四个道士“ 呵呀 ”一声，忽地散开，同声叫道：“ 大师兄！ ”

萧青峰从大树后面探头窥视，见来的果然是雷震子，上衣一片鲜红，像是刚刚和人厮杀过后一般。只见他一跳一跳的直上直下，大声喝道：“ 玄武、玄涵，你们干什么？嘻嘻！还不赶快住手！嘻嘻， ”“ 谢大姐，是你呀，嘻嘻！ ”前一句本来是喝骂那四个道士的，一股威严神气，但其中杂着莫名其妙的怪笑，反而显得极是滑稽，更加上他到了平地，仍是一跳一跳的缩头缩膊好像忍不住痕痒一般，越发显得神情诡异。

武当派门规素严，雷震子是武当第二代大弟子，除了长老和掌门之外，就要数他最尊，那四个道士被他一骂，都不敢笑，高手的白衣少年，虽不知其名，但却知他是天山弟子，急道；“ 玄武、玄涵，你们还不叩头，嘻嘻！ ”唐经天道：“ 不必多礼。 ”又将一粒碧灵丹给他服下，问道：“ 你遇见什么人了？ ”雷震子道：“ 先是一个大麻疯，嘻嘻，后来是一个发如枯草的老怪物。嘻嘻！ ”唐经天的料想果然不错，真是赤神子，只不知这两人又怎会同在一起？

雷震子断断续续说道：“ 那大麻疯打了我，嘻嘻！后来又救了我，嘻嘻！ ”他被赤神子所印的那记血手印，经用天山雪莲敷治之后，痛楚大减，已不碍事，只是那三处穴道尚未解开，所以仍然发出嘻嘻的怪笑。唐经天怔了一怔，无暇多问。他与金世遗曾交过好几次手，知道他的点穴手法，立即在相应的穴道上揉搓，替雷震子推血过宫，发现金世遗的点穴手法虽重，看来竟是用拐杖的尖端点的，但却并不伤及筋脉，看来只是有意开一个大玩笑，令雷震子怪笑狂跳，不得解救，要过二十四个时辰方能自休！唐经天替雷震子解穴，又好气又好笑，世上除了金世遗这个怪人，再无第二个会做出这样怪诞顽皮之事。

穴道一解，麻痒自止，雷震子慢慢坐起吁了口气，唐经天道：“ 那大麻疯怎样先打了你后来又救了你？ ”雷震子道：“ 我赶回来参加盛会，在山口遇见一个大麻疯，我心想法会何等庄严，怎容得一个大麻疯也来扰乱会场，于是我便要驱逐他走，他问我是何人，我说我是武当山第二辈的大弟子雷震子，幸亏是我遇见了你，要是我的师弟遇见你，准会将你打死。我还布施了他几两银子，叫他快快走开。不料他忽然哈哈大笑，说道：原来是雷震子么？听说在武当第二辈弟子之中，要数你的武功最高。我正心想：原来这个大麻疯也知道我的名气。哪知他笑声未歇，忽然拿起拐杖就在我身上戳了几下，毫无办法招架，那麻疯的本事，可想而知。 ”唐经天却是暗暗好笑，心道：“ 金世遗专与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开玩笑，若你不自报名号，也还罢了。

谢云真武功虽较他们高明得多，见了这鲜红的掌印，和那三处瘀黑的穴道，也自心惊，想来想去，想不出江湖之上，究竟何家何派，有如此邪恶的毒手？那几个道士手忙脚乱地试给雷震子推血过宫，解穴活脉，雷震子越发

嘶嘶怪叫，汗水一滴滴的流下来，谢云真道：“你们别乱试了，若是你们能够救治，他还不会自己解么？”四道士自己无法可施，被谢云真一说，以为是谢云真故意嘲笑他们，又羞又怒，竟然不约而同地迁怒于谢云真，骂道：“我们不行，且看看你的高明手段。”

谢云真心中有气，忽听得一人笑道：“她号称夺命仙子，并不是救命仙子呵！”四道士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白衣少年悄无声地站在他们背后，竟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谢云真一见，认得这白衣少年正是在冰峰之上，与冰川天女两度比剑的唐经天，心中大喜，微笑说道：“救命的神仙来啦，你们这四个牛鼻子野道士还不赶快求他！”四道士见唐经天如此年轻，哪里肯信，听谢云真意存讥笑，正欲发作，唐经天微笑道：“且待我试一试，看是行不行？谢女侠，你还有两个老朋友在那边等着你呢！”谢云真早就察觉了萧青峰夫妇躲在树后，这时讨厌那四个道士，正好乘机跑开。

唐经天低头一看，只见雷震子背上的掌印鲜红如血，这时竟有热气冒起，凑近一闻，隐隐有一股皮肉烧焦了的味道，吃了一惊，这正是赤神子的独门邪手，看来他掌力只是用了一二分，不过意欲留一个标记而已。再看被点着的那三处麻穴、痕痒穴和笑腰穴，都是瘀黑坟肿，点穴的手法，怪异绝伦，也不似中原的武家所为。

唐经天沉吟一阵，猛地想起一人，心道：“莫非他已经来了！”急忙取出用天山雪莲制练的碧灵丹，嚼碎了在掌印周围敷上，雷震子在迷糊中但觉一阵沁凉，直透心脾，翻了个身，坐起来一眼瞧见了唐经天，认得他是当日用神芒一连打伤了十三名崆峒你这骄妄之心一起，自炫名头，就是不赶他走，也难免受他捉弄！”

雷震子又道：“我被他捉弄，自是怒不可遏，那知走了几步，又遇到一个发如乱草的怪人，我还未说话，他已知道我的名字？问道：‘雷震子呵，你有什么事情这样好笑？，我道：‘干你什么事？’那怪人忽道：‘好，我再叫你哭笑不得，我要在你身上刻一标志，让你替我报给冒川生知道。’我急忙拔剑，忽地感到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就在这一瞬间，忽又听得嗤嗤怪响，那麻疯在岩上现身，骂道：‘老怪，你懂不懂江湖的规矩？我做了的买卖，你怎么又来插手。’那怪人掌势如风，被他一骂，忽地跳开，但手掌已在我背上轻轻沾了一下。”唐经天这才知道，原来并非赤神子手下留情，而是他忌惮金世遗的独门恶暗器，所以来不及重伤雷震子。如今赤神子想是去找那金世遗算账去了。

雷震子中了毒掌之伤，刚得天山雪莲之力，替他消了热毒，但因内伤尚未痊愈，说了一大堆话，上气不接下气。其时武当派的弟子，已有数人闻讯赶来。唐经天心念冰川天女，道：“雷兄，你回寺中静养，用普通的提神补气之药，不过三日，亦可以自疗了。”雷震子两次和唐经天相遇，尚未请教姓名，这时方欲请问，唐经天身形一晃，已自飞过花丛，端的是来去无声，倏忽不见。那四个道士目瞪口呆，这才知道真的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唐经天本就料想到金世遗必然会到此间，但此时知道他确实到了，心中仍是忐忑不安，想道：“他一定是陪着冰川天女来了，冰川天女最为好洁，他的本来面目亦是个英俊的少年，何以如今又假装了麻疯出现？难道不怕冰川天女憎恶么？”又想道：“金世遗一路和她同行，定当知道她是冒大侠的侄女儿，源出武当一派，他怎么却作弄了武当的门人？就是怪僻也不应如此不近情理。难道他不怕冰川天女见怪？”

唐经天闷闷前行，又想道：“冰川天女来了，怎么不赶快到寺中去见她的伯伯。难道她也学了金世遗怪僻的行径，在这附近山头游荡吗？”唐经天本来是个聪明的少年，这时却不由自己的神思昏乱，心中忽起奇想，想拼着一晚不睡，在附近山头，找寻金世遗和冰川天女的踪迹。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忽见山坡上松荫下，两女一男，并肩同行，右手边那个女的，背着婴孩子，自然是谢云真了。另外两人则是萧青峰夫妇。唐经天掠过他们身边，正听得谢云真说道：“不错，就是那个大麻疯！”

唐经天本来不想惊动他们，闻得此语，心中一跳，身形一落，脚步踏在地上，发出声响。谢云真回过头来，笑道：“怎么？雷震子的伤不碍事吧？”唐经天道：“幸好赤神子的掌力未曾用足，有了天山雪莲合成的碧灵丹，料当无事。说来还得多谢那个大麻疯。”谢云真道：“怎么，又是那个大麻疯？”唐经天将金世遗捉弄了雷震子然后又救他的事情约略说了一遍，笑道：“赤神子狠毒之极，那大麻疯的怪僻行径也令人惊怕，幸而我知道他的点穴手法，要不然就是将赤神子那掌力所带的热毒解了，雷震子仍然得狂笑狂跳十二个时辰。雷震子是他们武当派的第二代大弟子，那可有多难为情！”

谢云真吃了一惊，道：“幸喜我得高人所救，要不然我也着了这个大麻疯的道儿！”

唐经天道：“你也碰着他了？”

谢云真道：“不错，他正想用石头打我的穴道，幸得一位不露面的少女将他吓走。”

唐经天大奇，急道：“什么少女有这样的本事，是冰川天女吗？你又是怎么遇到了那大麻疯的？”

正是：

惆怅伊人何处觅，惊鸿一瞥杳无踪。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空际香花 玉人戏英侠　蓬莱异岛 童子拜奇人

谢云真拍拍背上的孩子，孩子已经熟睡，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就像山谷中盛开的花朵。谢云真道：“ 听声音不像是冰川天女。你问我怎么遇见了大麻疯，这事得从头说起。 ”唐经天正在倾听，谢云真拍拍孩子，忽地笑道：“ 你瞧他长得一点也不像他的父亲。 ”萧青峰道：“ 他很像你，将来必定是个英俊的少年侠客。 ”这话实是称赞谢云真的美貌，谢云真微微一笑，问唐经天道：“ 你从西藏来，可知道这孩子的父亲现在还在冰峰上面吗？那日山崩地裂，我刚从外面采药回来，地震之后，上山的通路己给熔岩堵塞，我在山腰，见冰宫还在，不知那场大地震有否波及他们？ ”

唐经天一阵伤心，萧青峰不知道，他却是知道铁拐仙已然身死，谢云真永远不能再见他了。但见她如此期待的神情，怎忍心明白告诉，只得含糊说道：“ 后来我也没有再上冰宫，尊夫情形不大清楚。请你在此次盛会之后，即到萨迦去寻你们的徒弟陈天宇，他一定清楚的。 ”谢云真听他此言，觉得有点奇怪，但亦不以为意，往下续道：“ 我本来早就想到金光寺拜见冒大侠，告诉他，他有一位侄女，现在在念青唐古拉山的冰峰之上，已学成了绝世武功。为了这孩子，直到如今，方能前来。动身之前，我也曾听到一点风声，说是有许多异派魔头，要趁今年的盛会与冒大侠为难，我还不大相信，哪知果然给我碰上了。看来明日必定有一场大闹。 ”唐经天道：“ 怎么？除了那大麻疯之外，你还碰见了什么人吗？ ”

谢云真道：“ 不错。就是在今日的黄昏时分，我刚刚进入山口，孩子饿了，我躲在一块岩石之后，给他喂奶，忽听得有人声走人山谷，我一看，原来是几个武当山的道士和崔云子。他们似乎一路在争论什么，只听得崔云子叫道：‘ 雷大哥没有死，他约我今晚到金山寺相会，你们不信，等下你们自己就可亲眼见他。 ’看来他与雷震子是分道而来，所以我适才见着雷震子也并不觉意外。那几个道士不知说了些什么，只听得崔云子又大声说道：‘ 这其实并不关夺命仙子谢云真的事！都是王瘤子从中捣的鬼！ ’我听他提起我的名字。更是留神，那几个道士似是十分惊诧，叫道：‘ 王瘤子不是你们结拜的三弟吗？ ’崔云子道：‘ 不错，他是崆峒的门徒，崆峒派…… ’刚刚说到此处，忽听得一声怪叫，只见山岩上突然飞下一条黑影，扑到崔云子身上，崔云子举起他的大弓一挡，但听得声如裂帛，崔云子怪叫几声，登时跌倒。那叫声真是凄厉非常，令人汗毛凛凛。正当此时，一件黑忽的东西，忽然朝我的头飞来！ ”

谢云真号称夺命仙子，平素在江湖之上，只有别人怕她，但如今她说到此处，也不自禁声音颤抖，令人心悸。萧青峰道：“ 那是什么？ ”谢云真道：“ 那是崔云子仗以成名的铁胎神弓，被拉直了成为一条铁棍，想是在那人飞扑而下之时，两边用力一夺，就成了这个样子。 ”唐经天听了也不觉骇然，想夺弓掷弓，只不过一瞬间之事，内力所至，铁弓便变成了铁棍，连自己也未必能够。谢云真又道：“ 这还不算厉害，崔云子那把神弓，是件宝物，弓弦用铂金精炼，刀剑难断，如今却都整整齐齐的从中断了。弓弦随风飘扬，有如一蓬乱草，故此发出呜呜声响。弄断十根八根尚不足为奇，只是这仅仅是一拂之力，就全部弄断，若非眼见，连我也不敢相信。 ”唐经天道：“ 那从岩石上飞扑下来的人，是不是一个身穿黄衣的老道士？ ”谢云真道：“ 不，看样子不过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又高又瘦，头发严如乱草，月光下面色苍

白之极，令人惊恐。”唐经天“咦”了一声，道：“如此说来，这又不是黄石道人了，当今之世，除了几位正派的前辈之外，又有谁有这样的功力？”

萧青峰也是极为惊诧，但他老于世故，一想之下，便道：“看来此人不是崆峒派的、亦是与崆峒大有关系之人，所以当崔云子刚提到崆峒派时，他便想杀人灭口。”唐经天想起赵灵君等十三个崆峒高手围攻雷震子之事，脱口说道：“不错，崆峒派中以赵灵君为首的有一班人，效力清廷，想袭灭回疆一带抗清的武当派门人，崔云子一定是想说明此事，所以被那人杀了。”

谢云真道：“不错，那人是想灭口。不过，人没有杀，口却灭了。”萧青峰奇道：“怎么？崔云子给他点了哑穴吗？”谢云真道：“还不仅是被点了哑穴呢！那铁弓跌在我的身边，我动也不敢一动，幸好孩子吃饱奶了，也熟睡了，没有声息，那人没有发现。我从岩石的缝隙中望出去，只见那人将崔云子打倒之后，出手如风，只听得那几个道士个个‘荷荷，怪叫，手舞足蹈的乱跳，就像脚下是一盆炭火一样。那人怪笑道：‘看你们还敢不敢乱嚼舌头！’转瞬之间，又揉升到山坡之上，端的是捷似猿猴，幽谷之中闻得怪叫声与怪笑之声交响，骇人心魄。不久笑声消歇，道士的怪叫也渐渐嘶哑，再过一会己发不出声来。我料那怪人是去得远了，想救人是我辈应为之事，便大着胆子，出来一看，当初我也以为他们或者是被点了哑穴，哪知出去一看，只见那几个道士连同崔云子在内，个个张大嘴巴，口中的舌头，都已割断，再仔细审视，肩上的琵琶骨也都被捏碎，不但个个成了哑吧，而且武功亦俱消失，全部成了废人。”

萧青峰夫妇听得骇然，道：“怎么这样狠毒！简直比那大麻疯还要可恶百倍！那大麻疯只不过开开玩笑而已，还不至于出手便弄人残废。”唐经天默然不语，只听得谢云真往下续道：“那些人个个目光呆滞，嘴已张开，合拢不来，又不能发声，脸上的肌肉也扭曲变形，十分可怕，我又不能将他们一个个背出去，心下可是当真害怕，因此只好不顾凶险，想赶到金光寺报讯，出了山谷之后不久，见有十多个道士打着火把，从谷口的另一端进来，大声呼唤，猜想是他们的同门师兄弟，来找寻他们的。我稍为宽心，但想此事还是该报与冒大侠知道，因此仍然赶往。哪知到了金顶的附近，又碰到了那个大麻疯！竟在一夜之间，连遭两次险事。”

唐经天微笑道：“想是那大麻疯也知道你夺命仙子的大名，因此故意与你为难。”谢云真道：“我也不知他如何认得我，我走到金顶附近，金光寺己是遥遥在望，想是因为我跑得太快，孩子又醒了，哇哇的哭出声来。我停了下来，轻轻抚拍他，想起自己一人，背着孩子奔波，不免有些伤感，我拍着孩子道：‘呀，若你爹爹在此，什么凶险之事，咱们都不用害怕！’孩子也似乎知道大人心意，哭声顿止。我正欲继续赶路，忽听得嘻嘻的怪笑之声，发自头顶。我抬头一望，只见在头顶的一个岩石上，一个满面红云、浓眉大眼的汉子，披襟迎风，箕踞石上，赤膊露胸，臂上长满疙瘩，胸前露出一撮黑毛，竟然是个麻疯，这一下吓得我比刚才还要害怕！那麻疯凭高望下，迎着我嘻嘻笑道：‘来的是夺命仙子谢云真吗？’骤然间我想起了他莫非就是那个江湖上所传说的人见人怕的大麻疯？孩子又哭了，我鼓起勇气道：‘喂，你不要吓了我的孩子！’那麻疯道：‘你不是号称夺命仙子吗？怎么你却怕我？’忽然扮了一个鬼脸，吹了一声胡哨，不知怎的，孩子竟给他逗得笑了起来。那麻疯得意洋洋的笑道：‘分明是你怕我，你却假说是孩子怕我。孩子非但不怕我，还喜欢我呢！喂，你的丈夫铁拐仙呢？为什么不与你同来？’

我正在想应付之法，不答他的说话。那麻疯又笑道：‘呀，可惜，可惜！听你刚才自言自语，铁拐仙大约是没有来了，要不然我倒要向这位名满天下的同行请教请教！’那麻疯作叫化子打扮，用的又是一枝铁拐，看来倒真像我的丈夫的同行。那麻疯又道：‘喂，我好歹都是你丈夫的同辈，你怎么对我不理不睬？’我手抚剑柄，便想冲过，喝他让开。那麻疯道：‘行，但你扳起面孔，却教人见了生气，你得对我笑一笑，我就将路让开。’我不由不怒，拔剑便冲，那麻疯笑道：‘哈，我也不夺你的命，就是要你笑，你不笑也不行！’他箕踞在岩石上，居高临下，忽然随手一抓，将一块石头，捏成了几个小块，一抖手就向我打来！”

唐经天道：“是不是也像他打雷震子一样，不过打雷震子是用铁拐，而打你则用的是碎石。”谢云真道：“一点不错，那石子来得快极，一块打左肋的软麻穴，一块打右肋的痕痒穴，还有一块打笑腰穴。作品字形打来，手法怪异之极。前面是峭壁悬岩，我若用轻功躲闪，只能后斜纵跃。但这麻疯真是可恶之极，他打出的一把碎石，有的直射，有的斜飞，有的却向左右旋转，有的飞过了头顶又倒转回来，除了向正面奔来的那三块小石子之外，左右斜方和后面掉转头的石子，也都是每三颗成为一组，分打三处穴道，在这情势之下，我不论向何方躲闪，都一定是自己迎上去要给他打个正着！”

唐经天道：“这种打暗器的手法确是高明之极，我看除了四川唐家，与以前灵山派的名宿韩重山之外，恐怕就要数到他了。你手上没有宝刀宝剑，又背着孩子，那是更难躲闪的了。”谢云真道：“我也以为定被打中，百忙之中，只好运气闭穴，但那些石子来得太快，即算运气闭穴也来不及，不料就在这一瞬，忽听得一声极清脆的笑声，接着叮叮之声不绝于耳，我连看也看不清楚，那些石子倏的便向我身旁飞过，堕下幽谷，那麻疯大叫一声，登时在岩石上飞跃而起，放开了我，奔入密林之中，密林中只见青衣一闪，是个女子，只瞧见她的背影，转瞬之间就不见了。”

萧青峰大奇，道：“如此看来，那把碎石定是给这女子用暗器打落了，你瞧出了是什么暗器吗？”谢云真道：“没有瞧出，不过听这声音，那是一种极微细的暗器，敢情是梅花针之类。”至此，唐经天也不禁骇然，心道：“那女子身匿林中，比那疯丐距离谢云真还远，居然能用飞针碰落碎石，这份武功岂不是尚在我之上？”

唐经天沉思半晌，缓缓说道：“真的不是冰川天女？”这话他已问过一次，但心中仍是怀疑之极，除了冰川天女还有何人？谢云真道：“当时我正在惊骇之中，那女子又跑得快极，林于中的树枝树叶，又遮住她的身子，我仅仅瞧了一眼她的背影，惊鸿一瞥，过眼不见。冰川天女身子修长，而这个女子的背影却比她矮得多，看来不似是冰川天女。”

这时已过了午夜，月亮渐渐西移，山中的“圣灯”——那些磷火所发的点点之光，也半明半灭，飘浮山谷，渐渐消逝。唐经天一心想念冰川天女，心道：“在这种情形之下，谢云真走了眼也是有的。我就不信世间除了冰川天女之外，还有哪一个少女有此本领。”谢云真道：“你屡次提起冰川天女，冰川天女不是说过不下冰峰的吗，难道她也到此间来了？”唐经天道：“冰峰倒了，她自然也下山了。只怕现在就在此间！”

谢云真叹了口气，道：“若然是她，但愿她不要碰上那个大麻疯。冰川天女有如幽谷百合，清净高洁，若然见着那大麻疯，不要说交手，只怕见了他的形貌，也会恶心，那岂不是玷辱了我们高贵的公主？”唐经天听了，脑

海中又浮起冰川天女与那疯丐同行的情形，人世之事，确是难料，冰川天女居然会与那疯丐结交，说出来也无人相信。如此一想，心中更是难过。谢云真见他久久不语，笑道：“ 你想什么？是想冰川天女还是想那个大麻疯？不如你去出手，将那个麻疯驱逐了吧，免得他在此间捣乱。 ”

唐经天眼珠一转，道：“ 不错，我拼着今夜不睡，也要去寻找他们。 ”谢云真道：“ 他们？ ”奇怪唐经天何以将冰川天女与那大麻疯连在一起。唐经天道：“ 我瞧他们既不进寺中投宿，一定还在附近的山头。雷震子现在想已渐渐恢复，可以行走了。你们再去找他，叫他带领你们到金光寺去。今晚之事应该禀告冒大侠知道。 ”

唐经天离开他们，独自攀登峰顶。山风振衣，幽谷猿啼，星月西移，焰火明灭，冷冷清清，哪里有人的影子。唐经天迷迷茫茫，想起一晚之间，所见所闻，竟然有这么多怪事。自己此来，一者是为了寻觅冰川天女，二者是为了护持法会。但依今晚之事看来，那个把崔云子与武当道士弄成残废的怪人，既然不是黄石道人，那就更为可虑。一算起来，敌人方面，最少有三个高手，黄石道人、赤神子和那怪人。这三人的武功，自己都难取胜，何况还有那个疯丐，到时又不知要出什么花样，敌友难知。

唐经天迷迷茫茫，在山巅上四下眺望，不自禁的高声叫道：“ 冰娥姐姐，冰娥姐姐！ ”他运天山的正宗内功，人又处在山巅，接连叫了几声，但听得群峰回响，“ 冰娥姐姐，冰娥姐姐，冰娥姐姐…… ”之声回旋空际，久久不绝。谅在周围十余里内，不管冰川天女是藏在密林还是幽谷，只要她人在此间，就必定能够听见。

唐经天叫了几声，歇了一阵，又叫几声，当那回声渐渐消歇之际，唐经天正自心中忖度：“ 她听见了我的喊声，会不会寻声觅迹，前来见我呢？ ”心念甫动，忽闻得一声极其清脆的笑声，起自对面山峰，这笑声熟悉之极，但唐经天在迷茫之际，一时之间却不敢断定究是冰川天女还是另外的熟人？唐经天自然希望是冰川天女，不假细想，又叫道：“ 冰娥姐姐，我在这儿，你出来呀！ ”忽地眼前彩色缤纷，额上一片沁凉，唐经天还以为是冰川天女的冰魄神弹。

但冰魄神弹哪有彩色？唐经天伸手一接，只见手中接着的是一个花环，编得十分精致，心中奇怪万分！

细看时，原来那花环用花枝结成了一个同心结，上面还结出七个小字“ 是你的总是你的！ ”花环上露珠欲滴，看来还是刚刚结成！唐经天大喜若狂，对面的山峰与这边有怪石相连，不过数丈，唐经天飞身三掠，奔入那边的密林，不住口的叫道“ 冰娥姐姐，冰娥姐姐！ ”唐经天的轻功，除了有限的几个前辈之外，能与他匹敌的实在没有几人，如今搜遍林中，竟然不见人影。唐经天心道：“ 即算是冰娥姐姐，也逃不得如此之快！ ”心中忽然一阵沁凉，想道：“ 想冰川天女何等矜持，她怎会直言无隐，毫无顾忌的说出心中爱意？这个花环一定不是她编的！ ”“ 但不是冰川天女编的，又是谁人这样顽皮，与自己戏耍？ ”唐经天冷静细思，大喜之后，继之以大失望，不觉心智迷糊，迷茫怅惘，在林子中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直到天明。

这山中还有另一个人，也是如此迷茫怅惘。这个比唐经天还要失望的人，正是金世遗。

金世遗自从川康边境的雀儿山中，见了冰川天女之后，一直暗暗追踪，或隐或现，直追到了峨嵋山。这一日刚刚进入峨嵋山，金世遗因为不愿让她

发现，总落后半里之遥，借着山石林木遮蔽身形。峨嵋山山势雄奇，地形复杂，千岩万笛，他稍不留神，抬头远望，忽然就不见了冰川天女主仆的背影。他急急加快脚步，往前直追，眼睛四下搜索，刚刚转入一处山坳，这时天色将晚，余霞散绮，山坳有一道飞瀑流泉，从山顶直泻下来，汇成一个清澄幽冷的水潭，潭边野花杂开，形成了锦屏一样的花丛，花丛中忽听得有个女孩子格格笑道：“小公主，我说唐相公一定先来了这里等你。”正是冰川天女的侍女幽萍之声。金世遗心中一跳，冰川天女久久无言，只听得幽萍又笑道：“其实你就是恨了他，也该向他问个清楚。”

金世遗躲在一块石头后面，那石头没有人高，金世遗蜷缩身躯，手脚仍然稍稍露出来。金世遗急着要听她们说话，也不留意。花丛中传出很低弱的叹息，隐约听得是冰川天女的声音说道：“不要你管。”幽萍又是格格一笑，道：“小公主，其实你这是何苦来呢？我明明知道你欢喜他！”冰川天女道：“乱嚼舌头。”幽萍道：“若是你不欢喜他，你也就不会恨他了！”金世遗听了，心头又是卜通一跳，细想此言，大有道理。

冰川天女不见说话，幽萍又道：“我说呀，你若再和唐相公生这无谓的闲气，倒教小人得意了。”冰川天女道：“什么？”幽萍笑道：“你难道不知道，有个人呀，就像猎犬一样追逐我们，不，不是猎犬，是个癞蛤蟆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金世遗大怒，不由自己的跳了出来，大叫道：“什么？我是癞蛤蟆！”

花丛中罗袂轻飘，翠环微响，冰川天女与幽萍走了出来，幽萍冷笑道：“小公主，你瞧我说得不错吧。你说他是不是像一头猎犬，鼻子倒真灵呢，咱们在哪里他都嗅得出来。喂，算我说错了，好不好？猎犬比赖蛤蟆要高一等。”金世遗一声冷笑，面色倏变，铁拐一举，忽见冰川天女拦在前面，道：“你要怎的？”金世遗道：“你是天鹅，我这癞蛤蟆望都不敢一望；你的侍女是水鸭，我这癞蛤蟆倒想咬她一口！”冰川天女横眉一瞥，冷冷说道：“金世遗，你眼中还有我吗？”金世遗一生任性，以他的武功，要伤幽萍那是易如反掌，这时被冰川天女一斥，不由得心中一凛，但觉冰川天女自然而然的具有一种威严尊贵的神气，教他不敢放肆。

他本想再说几句冷嘲热讽的话，话到口边又吞了下去，正容说道：“你的侍女出言无状，我……”冰川天女道：“你要教训她吗？我的侍女不必你代为教训。”金世遗怒火又起，虽然不敢发作，负气的说话却冲口说了出来，就用冰川天女适才的话反问道：“冰川天女，你眼中也还有我吗？”冰川天女向他瞧了一眼，淡淡说道：“咱们本是萍水相逢，眼中有谁没谁，本来就无关紧要。”

金世遗冷了半截，妒恨惭怒种种情绪倏时涌上心头，叫道：“你眼中就只有姓唐的那个小子！”幽萍冷笑道：“这又关你什么事？”冰川天女叹了口气，眼光在金世遗面上溜过，目光充满怜惜温柔，虽然她的年纪要比金世遗小，却像一个姐姐教训弟弟的说道：“呀，你有这身本事，若然归了正途，可以成为一代侠士；再不就是潜心武学，也可成一代的宗师。怎么你却要故意将自己变得这般无赖？”金世遗心头一震，这种说话，他平生从未听人说过，在说话中也听得出冰川天女对他的爱惜关怀，但这时在如此的心情之下，他又哪能够冷静的去想？他只觉全身血脉愤张，脑中纷乱，身子似要爆炸一般，半晌才迸出一句说话：“我怎么无赖了？”他自懂人事以来，就是这样愤世嫉俗，嬉笑怒骂，游戏风尘，从来未想过自己的行径对是不对，根本就

没有考虑过什么无赖不无赖的。冰川天女被他一问，顿然怔住，说不上来。须知冰川天女所受的教养和他全然不同，她肯直言说金世遗无赖，已经是破了她平日含蓄矜持的惯例，再要她当面数说别人如何无赖，那简直是不可想像之事。

只见金世遗的目光如痴似傻，呆呆地望着冰川天女，幽萍心中害怕，道：“你一直跟着我们，这不就是无赖吗？”金世遗叫道：“路又不是你的，你有你走，我有我走，这怎么是无赖了？”冰川天女心头微感不快，避开了金世遗的眼光，道：“世遗兄，路也有很多，咱们还是各走各的好。”金世遗忽地大叫一声，立即像猿猴一般攀上附近山峰，远远的逃开了冰川天女的视线。

金世遗攀上山峰，忽而长吁，忽而怪笑，忽而手舞足蹈，忽而在地上打滚，他身上那套偷来的华美的衣裳给荆棘刺穿，面上手足，也擦伤流血，他却全然不理，但觉自己的灵魂似要爆破躯壳向冥冥的太空飞去，又恨不得身体能霎时间化作微尘，洒遍大地山河。这心情是羞惭、是愤怒还是自伤？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料想世上亦无别人能够理解。他一把撕裂了身上的衣裳，在山涧旁临流照影，大声叫道：“我也是父母所生的清白之躯，为何世人对我这般轻贱？”

这刹那间，他一生的经历闪电般的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他记起了自己的童年，别人的童年是欢乐无忧，而他的童年却是辛酸痛楚。他母亲早逝，父亲是一个落拓江湖的教学先生，在异乡教馆，在他五岁那年，因为年老多病，东家不谅，辞了他的教职，他父亲别无其他谋生技能，又带着孩子，迫得乞讨回家，在途中时常生病，幸得同伴的乞丐照顾，孩子才得不死。求乞三年，还未回到家乡，他没有死，他的父亲却病死了。他从此变成了小叫化，混在乞丐堆中沿门求乞，衣服破烂，身上长满虫子，就像其他乞丐一般，没有人来料理。如是者的求乞生活又过了三年，不知是因为肮脏还是疾病，他满身生了一粒粒的小疮，脸上现出红班，皮肤起结，他自己是小孩子自然什么也不懂，但见其他的乞丐从此避开了他。出外求乞，人们也远见远走，几乎经常捱饿。有一个老乞丐告诉他道：“看来你是患上了疯病了，你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求乞了，别人会把你活生生的打死的！”他骇怕得不得了，这才知道为什么连乞丐也躲开他的原故。他自此不敢求乞，只是在晚上才悄悄出来，偷别人园地里的瓜果蔬菜生食，有好几次险些给人追上打死，白天偶一露面，就有人骂他是“小麻疯”。胆小的远走，胆大的就追他，嚷着要把他活埋。幸而他跑得快，屡次险死还生。这样的过了几个月野人般的生活，小小的心灵，包不住大的悲痛，自思自想这样做人实在毫无味道，有一天他跑上高山，肚子饿，身上冷，叫一会爹，叫一会娘，突然把心一横，就从山岩上跳下来，他的脚下是一条瀑布，瀑布冲下百丈幽谷，这小孩子拼着一死的狂激心情，就像瀑布一样。

往事一幕幕闪过，金世遗回忆至此，只觉脚下山峰颤动，眼前也是一条瀑布，脚底也是深不可测的幽谷，这时的心情和当年也甚为相似，他叹口气道：“那时有人救我，现在有谁救我呢？”他脑海中又闪过另一幕往事，那是奇怪万分的遭遇，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奇遇！

就在那一刹那，就在他从山岩上跳下的那一刹那，昏昏迷迷感觉还未完全消失的那一刹那，他似乎觉得有一只大手从半空中抓着了他，将他拉出了死亡的幽谷。

他好像做了一场极其可怕的恶梦，身子突然间好像被抛上云端，又似突然间被抛下大海，耳边隐隐听得轰轰的波涛之声，也不知过了多久，忽似听得有人轻声的说道：“ 呀，好可怜的孩子！ ”

有人轻轻的抚拍着他，喂东西给他吃，这使他追回了几乎失掉了的记忆：就像他在襁褓之时，他的母亲对他一样。他睁开了眼睛，几乎疑心自己还在梦中，只见眼前是一片茫茫、波涛起伏的大海，自己置身于一叶轻舟之中，船上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一个相貌奇特的老人，正在看着自己。

他揉揉眼睛，看清楚了那个老人，只见这老人又高又大，穿着一身野麻所织的衣裳，在阳光海浪的映衬之下，发出一种黄色的光泽，这老人的头发非常长，直披到肩头，比他所见过的那些十几年没有理过发的乞丐的头发还要长，若是平日他见到这个老人，一定会吓一大跳，这时他却感到他的目光有无比的温柔，在他的身边，就像有母亲保护的孩子一样，反而忘记了一切害怕。

那老人望着他笑道：“ 好孩子，你终于醒了，肚子饿吗？ ”他摇摇头，那老人却拿出一个大红葫芦，将里面的液体倒给他吃，甜甜的有一点酒味。他喝了之后，精神好似好了许多，问道：“ 你是谁？是你救我的吗？ ”那老人点点头笑道：“ 好孩子，我已经注意你好多天了，你一个人在深山野岭也有勇气求生，这本来很难得呀，为什么又要寻死呢？幸亏我伸手得快，要。不然你早已粉身碎骨了。 ”

他咬咬指头，很痛，的确不是做梦，“ 梦中 ”的景象也并不全是幻觉，他们的小舟正在大海中航行，波涛将小舟抛上抛下，有如腾云驾雾。

那老人又笑道：“ 你已经昏迷了五天啦。你的体质很好，别的孩子可没有你恢复得这样快。 ”

他骨碌地爬了起来，望着那老人叫道：“ 为什么你要救我？为什么你不怕我？我是个麻疯，人见人怕的小麻疯！ ”

那老人笑了一笑，低声说道：“ 你不是麻疯，我才是麻疯！ ”他吃了一惊，望那老人，那老人虽然相貌奇特，长发披肩，但面色红润，连一点斑疹也没有，手指修长，皮肤光洁，一点也不像他，怎么是个麻疯呢？

那老人道：“ 我以前真的是个大麻疯，后来自己医好了。你患的是皮肤病，那是因为肮脏而引起的皮肤病，经海水洗了几天，太阳晒了几日，早就好啦。呀，可惜你不是一个麻疯！ ”

声音伴着叹息，竟似十分遗憾。金世遗那时不过是个十一岁的孩子，觉得非常奇怪：这老人竟会嫌自己不是麻疯！他怔怔地看着那个老人，那老人缓缓说道：“ 我因为曾经是个麻疯，当年所受的痛苦，十倍于你，后来逃至荒岛，发誓不见世人，直至十年之前，我被一个女侠点化，觉得这样避世隐居，独善其身，实在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又改了心志，另发宏愿，立誓要救天下的麻疯患者，这十年来也曾救了不少人。如今我自知已入暮年，来日无多，因此又想在患麻疯的幼童中挑选一个徒弟，可惜总选不着一个合适的。 ”

金世遗福至心灵，立刻挣扎起来，纳头便拜，哀声求道：“ 世人都当我是个小麻疯，我若回到陆地之上也是一死，师父，你若不要我，我只有跳下海去！ ”那老人沉思半晌，道：“ 好吧，但你可得有这个胆量跟我到荒岛去过一生。 ”金世遗道：“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于是就在小舟中行了师徒之礼。

小舟再行数日，金世遗在海浴阳光的天然治疗之下，恢复很快，不但体力充沛，而且皮光肉洁，完全变了个样子，舟行数日，忽见一个海岛，横在前面，海风吹来，异香扑鼻，香气之中，却又带着腥味。远望过去，只见绿荫复盖全岛，花开树上，灿如云霞。有清泉从岛中流出，汇成小溪，注入大海。近岛处沙湾环抱，水波不兴，金世遗叫道：“ 呀，这里真好！ ”

那老人笑道：“ 好与不好，要你看后方知。 ”携金世遗舍舟登陆，一踏上沙滩，只听得海岛内的树林里沙沙之声大作，无数长蛇窜了出来，有的七彩班斓，有的头上生角，昂头吐舌，密密层层，几乎把沙滩都遮住了。金世遗吓得魂不附体，但见那老人微微含笑，一点也不害怕。那些蛇朝着他昂头起伏，俨如欢迎久别的好友，点头致敬一般，金世遗惊魂稍定。老人回头笑道：“ 好孩子，害不害怕？ ”金世遗道：“ 这些毒蛇，充其量也不过像外面的世人一样，要将我弄死，这又有什么害怕？ ”老人笑道：“ 你这心思，倒和我初来一样。 ”

自此金世遗便在这小岛上住下来，跟随那个老人学习武艺，金世遗本来只知有姓，未曾起名，“ 世遗 ”二字乃是那老人到了海岛之后才替他取的。

到了海岛之后，金世遗才知道那老人名叫毒龙尊者，这个海岛名叫“ 蛇岛 ”，在黄海与渤海交接之处，亘古以来，人迹不到。毒龙尊者少年时候，是个武师，自从患了麻疯，被人驱逐，无意之中，飘流到这个海岛，与毒蛇为友，取毒蛇的口涎，治愈了麻疯，他一身绝世惊人的武功，就是在蛇岛之中练出来的。

毒龙尊者携金世遗到了蛇岛之后，就悉心传他武艺，金世遗聪明之极，每种武功，从来不要师父指点三遍，最多两遍，就能记得。毒龙尊者每年总要出外一两次，每次一两个月不等，师父出去之后，他就独自在蛇岛之中练功。师父每次回来，说的总是救了多少个麻疯患者之事。师父常常和他说起麻疯患者的苦楚，以及他少年之时，怎样险险被人烧死等等情事。金世遗自己曾身受其苦，对外面人世，憎恨之极，只愿一生能在这海岛之上，再不重踏人世。

如是者年复一年，霎眼之间已过了七年，金世遗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经练成了第一流的武功，忽然来到了这一天，又发生了一个突然的变故……

往事一幕幕的闪过，金世遗脑海中泛起那一幕景象：一日黄昏，红日西落，火球一般的太阳就像沉入大海之中，余霞散绮，海上一片金碧。金世遗忽被师父叫到跟前，只见师父面容有异，缓缓说道：“ 你已经尽得我的所传，如果重回陆地，行走江湖，料想当今之世，已无几人能与你为敌了。 ”金世遗急道：“ 师父，外面人心叵测，我还是留在这里的好。 ”毒龙尊者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道：“ 不错，外面果然是人心叵测，连武林中人，亦多半如此。但其中亦不是没有好人，像邙山的吕四娘和江南的甘凤池就是好人。 ”

金世遗从来没听过他师父提过中原的武林宗派，甚是好奇，正想问吕四娘和甘凤池是什么人？只听得师父又道：“ 还有天山派的，呀，你若不出去寻访到天山派的门下，就有杀身之忧！ ”金世遗莫名其妙，问道：“ 这是什么缘故？ ”毒龙尊者道：“ 我所创的这家武功，自信不在天山诸侠之下，不过，不过…… ”金世遗道：“ 不过什么？ ”毒龙尊者皱了皱眉，道：“ 再过些时，你就知道了。呀，不知天山门下，如今还有何人？他们会不会幸灾乐祸，让咱们这派的武功绝灭，唯他独尊？ ”金世遗叫道：“ 什么？现今天山派的弟子是没有心肝的坏人吗？弟子愿随师父出去，找他们比武。 ”毒龙尊

者又摇了摇头，道：“等下我都和你说个明白。你替我将蛇儿叫来。”金世遗在蛇岛七年，已学会了驱蛇之术，听了师父吩咐，便想出去呼唤，忽见毒龙尊者头顶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忽道：“世遗，你要记着你少时所受的痛苦！”金世遗道：“弟子记得！”毒龙尊者挥手道：“快去快来。我还有许多话要和你说！”

金世遗在海岛各处走了一遍，将群蛇都唤了出来，那些蛇如有灵性，一队队的排在林外，每一队有一条大蛇随金世遗游进林中，似是要向毒龙尊者请安问候。金世遗走进林中，叫道：“师父，蛇儿都唤来了。”抬头一看，猛可里大吃一惊。

只见师父汗出如浆，两目圆睁，眼珠一动不动。金世遗叫道：“师父，你怎么啦？”毒龙尊者一声不出，金世遗上前一摸，只见他身体已经僵硬，竟是死了！他的身边摆着他日常所用的铁拐，铁拐下面有一本书，封面写着：《毒龙秘笈》四字，地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字：“武功大成后，要找天山派，呈书与他看，求……”写到“求”字，笔划已是潦草模糊之极，几乎辨不出来，想是气力用竭，未待写完，便死去了。

金世遗放声痛哭，群蛇俯首，亦似致哀。金世遗这才知道师父原来是想唤群蛇前来话别，他说有许多话要和自己说，只恨未及听他最后的话，不知他要说的是什么。金世遗将师父埋葬，大声叫道：“师父，我记得你的话，我记得你我都同受过的痛苦，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要憎恨世人！”

金世遗哪知他将师父的意思完全理解错了！毒龙尊者在逃至海岛之后，不错，他是一直憎恨世人，但在十七年前，吕四娘、甘凤池、冯瑛、唐晓澜诸人来到蛇岛，吕四娘、冯瑛联剑杀败毒龙尊者，又救了他的性命，将世人有好也有坏，与立身处世的大是大非等等道理，反复和他谈论，终于令毒龙尊者恢复了人性，化恨为爱，因此他才以有限的余生，尽力去救治世上的麻疯患者。他要金世遗记住曾受过的痛苦，无非是想金世遗继承他的遗志，将来也出去救治麻疯患者，推而广之，救一切受苦受难的人，可惜最后的遗言来不及详细言说，竟令金世遗断章取义，完全误会了师父的意思！

金世遗葬了师父之后，将师父的遗书《毒龙秘笈》揭开来看，其中的武功，虽然十之七八自己都曾经练过，但诀窍精微之处可不能全都懂得，有了此书的解说，这才豁然妙悟，将所练过的武功贯通，书中还有制炼各种剧毒暗器的法子，以及各种打暗器的奇妙手法，金世遗都一一依书练习，又练了三年，试掌力则发掌可以摧树，试暗器则用一枚毒针就可射杀海底鲨鱼。心中想道：“我师父在蛇岛一生，创出了这种厉害的武功，应该叫外面的人知道，这才不至埋没了他一生的心血！”又想道：“听师父日常谈论，中原各派的武功，也没有什么不得了之处，那些人以前居然敢歧视我的师父，我不如出去一玩，将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待到打败了天下所有的成名人物之后，我才说出我的师承来历，好叫师父名垂不朽！”如此一想，金世遗便有了离开蛇岛之意。只是这三年来却有两个极大的疑问，盘塞心中，无法思解。那便是师父临死之前，提及天山派的那些说话是什么意思？以及师父何以会突然间死去？正是：

忽然暴死太离奇，两个疑难谁可解？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愤世奇行 赢来疯丐号　狂歌骇俗 惹得美人怜

金世遗三年来苦苦思索，这两个疑团终是无法打破，他师父为什么要他在武功大成之后去找天山派？为什么不去找天山派将来便有性命之忧？细细咀嚼师父几句话，又似不是和天山派有仇。至于为什么要把这本《毒龙秘笈》“ 呈 ”与天山的掌门看，那更是莫名其妙。金世遗虽然从未涉足武林，但亦知道每一派都把自己的独门武功视为不传之秘，万万不能泄漏给外人知道，师父临终时在沙滩上写的话，会不会是神智昏迷的“ 乱命 ”？最后那个“ 求 ”字更令金世遗不服气，这句话毒龙尊者没有写完，金世遗不知道师父要他“ 求 ”天山一派什么，他自己忖量，本门的武功如此神妙，又有甚么需要求人的？

至于师父之突然死去，那就更是奇怪了。以师父那样深不可测的武功，即算享尽天年，寿数应尽，但他明明还有许多话要和自己说，以他的武功，怎么不能多拖延一刻。为什么等不到自己回来就死去了？

金世遗最初随师父到蛇岛之时，本来想在这海岛度过一生，师父死后，他一人与毒蛇为伴，渐渐觉得寂寞无聊，加以他现在已长大成人，从初来时十一岁的小孩子，倏忽过了十年，自己变成二十一岁的少年了，少年的心情和孩子的心情自然有很大不同，小孩子可以自得其乐陶醉于自己的小天地。在这海岛上玩蛇、捉鸟、戏水、堆沙，己足够他玩了，少年人却憧憬于外面的世界，憧憬于外面更广阔的天地。虽然外面的世界对他是如此陌生，而且令他憎恨。

他怀着这两个疑问，在师父死后，又在蛇岛独自过了三年，终于按捺不住，于是取了师父留给他的那根铁拐，带了师父的遗书，就坐上他来时的那艘小船，划过渤海，又回到了大陆。

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也不算太长，但他已完全变了样了，从一个被人欺负的小麻疯变成一个怀有惊人武功的英俊少年了。

这少年人却怀着一股狂激的心情，向这个曾欺负过他的世界挑衅！他用上乘的内功，随时易容变貌，故意把自己变成一个大麻疯，谁敢欺侮他，他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将别人捉弄得哭笑不得。他到处去找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比试，不过数年“ 毒手疯丐 ”之名就传遍江湖，没有一人是他对手。越是享有盛名的前辈，他就越发要戏弄他，弄得中原的武林人物，闻风远避。

他也曾想去找甘风池与吕四娘，但后来听得甘凤池已死，吕四娘久已不知踪迹，他才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记着师父的话，以为武林中只有这两个是好人，其他的人他就毫无顾忌的欢喜怎样捉弄便怎样捉弄。

几年来他打败了无数成名高手，每一次打败敌手，他心中总是十分得意，但随即又感到寂寞与悲伤，越是胜利，越是悲伤。而且这样的情绪，随着每一次的胜利而加深，每次的胜利与得意，都只不过像天边一瞬即逝的彩虹，而寂寞与悲伤却是永远笼罩心头的浓雾！

为什么？因为他嘲弄了这个世界，而这世界也便遗弃了他！没有一个人和他交朋友，甚而没有一个人把他当作正常的人一样，接待他或和他交谈。他假冒麻疯，向这个曾欺负过他的世界挑衅，而这个世界却以超过百倍千倍的力量还击了他！那便是寂寞、冷淡与难以忍受的歧视！他武功越来越高，但那又有什么用？他所感受的，所获得的不是尊敬，而是异样的冷淡与轻蔑。这感受与岁月俱增，以至本来有些人对他并无恶意，并无轻视，而他也一例

看待，把别人当成对他怀有恶意的人。他在自己的周围张起无形的帐幕，把自己与这世界隔绝开来。

因果相乘，他行事越怪诞不经，便越感到苦恼寂寞。中原的武师几乎都被他打败了，他自信武功已是天下无敌，于是便离开中原，浪游西北，想要去找天山派的掌门。想不到未曾踏入回疆，就在川康交界的雀儿山，竟然遇到了一个将他当作朋友的看待的人，对他并不歧视轻蔑，并不憎恶远避，甚而对他的麻疯也丝毫不以为意，还给他治病，携他同行。这人便是冰川天女。（他可不知道，冰川天女根本没见过麻疯，也不知道麻疯是什么模样，他假扮麻疯，一点也没有吓着她。）

就像酷寒的幽谷里忽然透进了阳光，即使是一线阳光，也令幽谷大有生意，他的心扉给冰川天女在无意之中打开了。他除了师父之外。从未有过要与人亲近的念头，但自从见了冰川天女之后，就不愿离开她，纵许是暗暗跟踪也好。这倒并不是幽萍所说的“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而他只是觉得，这世上只有冰川天女才是他可以亲近的人。

在雀儿山中，他又遇见了唐经天，起先他并不知道唐经天是天山门下，后来知道了，却又同时知道唐经天是冰川天女的爱侣，不知怎的，他的心中竟自起了莫名其妙的妒意。他本来是要找天山派的掌门，先行比试，再探听天山派与自己师父的渊源，解答自己胸中的疑问的，但在见了唐经天之后，这个念头就忽然打消了。一来是他不愿对天山派有所求，二来是他发现唐经天的武功竟与他不相上下，大出他意料之外。唐经天是天山派掌门人唐晓澜之子，儿子已经如此，父亲可想而知。他是个心高气傲之人，启忖不是唐晓澜的对手，便立志再下苦功，练那《毒龙秘笈》的奥妙武功，准备练到师父的那般境界时，再上天山挑衅。

于是他暗暗追踪冰川天女，故意在冰川天女与唐经天之间挑拨离间，兴波作浪。这本来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事情，但对金世遗来说，他的脑海中根本就没有世俗的道德观念，更没有想过什么是“ 正派 ”的行为，什么是“ 无赖 ”的行径，他只是像一个孩子一样，欢喜一件东西，就不愿意让第二个孩子抢去。幸好他心地尚非邪恶，否则他趁着唐经天在邹家疗伤未愈之际，大可以将他打死。

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金世遗追踪冰川天女，一直追踪到峨嵋山口，他完全料想不到，冰川天女主仆竟会毫不留情地指斥他，幽萍骂他是“ 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 ”这还罢了，连冰川天女也当面说他“ 无赖 ”，轻轻的一句话，就像晴天之中突然起了霹雳，轰散了他幻想的彩虹。

此际，他独立峨嵋之巅，住事一幕一幕从脑海中闪过，天上星月西沉，山间磷火明灭，他的心情也就像磷火一样闪烁无定，一忽儿暴怒如雷，一忽儿心伤欲绝，忽然间脑子里好像空空洞洞的，全然不能思想，真的似整个世界遗弃了他，离他而去。他在地上打滚，挣扎呼号。荆棘刺伤了他的手足，刺伤了他的头面，他也不感觉丝毫痛楚。偶然间在山涧这边临流照影，照见自己俊秀的面庞，面上几条被荆棘刺伤的淡淡的血痕，他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发狂似的叫道：“ 我也是父母所生的清白之躯，为何世人对我这般轻贱？ ”

他狂叫、冷笑，忽地将衣裳都抓裂作片片碎，赤了身子在山涧里洗了一会，凝视水中清白的的影子，喃喃自语道：“ 这个人是不是我，我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吗？ ”突然一跃而起，解开他放在树下的随身携带的包袱，里面

有他以前假扮麻疯时的那套褴楼衣裳，他抖了一下，重新披在身上，手涂药料，在面上一抹。玄功内运，转瞬之间，面上布满红云，手臂长出疙瘩，又变成了一个形容丑怪的大麻疯！又跑到山涧旁边临流照影，哈哈笑道：“这才是我的本来面目，这才是人人憎厌的我的本来面目！”

他在自轻自贱之中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痛快。本来他在遇到冰川天女之后，和她同行几日，怪僻的性情已渐渐有所改变，当他知道了她不喜欢自己的麻疯形貌之后，甚至曾立下誓愿，从此恢复本来的面目和世人相见，不再吓人了。还为此而偷了一套华美的衣裳。却想不到今晚被冰川天女主仆的说话刺伤，他非但不打算恢复本来面目，却反而恢复了愤世嫉俗的心情，比前更甚！

唉，这也不能怪他“偏激”，须知他有生以来，除了师父之外，只碰见过一个冰川天女是把他当作“人”看待的人。所以他这心情，并不是普通的失恋。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爱情，而是感到被人抛弃，被人轻蔑，以及自尊心被毁灭的的悲伤，而这种悲伤比失恋的悲伤那是不知超过几千万倍！

星月西沉，磷火明灭，山顶的白云结成滚滚的波涛，像一个无边无际被煮沸了的海洋，翻翻滚滚。这是黑夜将尽，曙光即现之前的景象。山风吹来，拂面清爽，金世遗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无意之间已走到悬崖的边沿，那悬崖孤峰凸出，伸入云海之中，岩上刻有“舍身崖”三个大字，这正是峨嵋山上最高最险的危崖，常有人从这里跳下去自杀。金世遗心中一凛，竟不知自己怎么会走到此处？试一俯视，但见峭壁千丈，幽谷无底，若然心智迷糊，稍一不慎，跌下去便是粉身碎骨之祸。

金世遗俯视幽谷，冷冷一笑，陡然间，他脑海中泛起冰川天女的影子，那番劝他立志做人的说话，那带有怜惜的眼光，像一股暖流流过心田，他长唤一声，却又心中笑道：“就是你不说这番说话，我也不会从这里跳下！”飞身一跃，翻了一个筋斗，站起来时，已在山头空旷之地，远远离开了险境，生命也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只是狂激的心情还未趋于平静，他发声长啸，声振林木，可是这声音能传到冰川天女的耳边吗？他独立峰巅，凝望云海，滚滚的云浪幻成各种各样的形象，云海中冰川天女好像仍是带着那一股高贵尊严、不可接触的神气，用高高在上的、怜悯的眼光看着他。“我不要人怜悯”他心中叫道，再一凝视，冰川天女的形象亦已模糊，在云海中隐隐淡去，白云冉冉，冰川天女的幻影也越飞越高，远远的离开了他，好像要飞到另一个世界。他拾起铁拐，又到山涧这边临流照影，水中现出他变形之后的丑陋面貌，他如疯似傻，叫道：“不错，她是云端的天鹅，我是涧底的蛤蟆。”狂笑一会，又痛哭一会，但觉世界之大，竟无一人理解自己，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他以自暴自弃的心情，索性用污泥涂在自己的身上、面上，把自己弄得更像个泥首污面的疯丐！心中叫道：“世人都憎厌我，轻贱我，好吧，我就要让你们更多三倍的讨厌！”

他正在自轻自贱，自怨自艾之际，忽听得身后“卟嗤”一笑，笑得非常柔媚，却又非常顽皮，一个女了的声音说道：“哈，这癞蛤蟆真好玩！”金世遗一腔愤激之气，正自无从发泄，闻言大怒，一个转身，拾起一团污泥便向发声之处摔去，只听得那女子的声音又道：“真是个大傻瓜，你这样白轻自贱，又有谁人怜惜你？”金世遗身法何等快捷，这一瞬间，他已抛出污泥，飞身前扑，他的独门暗器手法又狠又准，虽是一团污泥，被他使劲抛出，也

像一块石头。只听得“喀喇”一声，一伎树枝，已给泥团折断，但那人影却也不见了。泥团尚打不着，他这一扑，自然也是扑了个空，额头几乎碰到树上。

金世遗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自离开蛇岛以来，闯荡江湖，败在他手下的成名人物，不计其数，能与他打成平手的，亦不过是唐经天、冰川天女、赤神子等有限几人而已！想不到而今却突然遇到了劲敌，而且，听这声音，这劲敌还竟是个年青的女子，别的功夫虽未知道，只凭这份轻功，就已远远在他之上！

世间竟然有这样的女子！真是不可思议、难以相信的神奇之事！金世遗本就好胜，这时更撩起了较技争雄之念，他追入林中，眼光四下搜索，忽又听得那女子的声音在背后格格一笑，清脆的声音宛若银铃，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接我这个暗器！”金世遗大叫一声，倏地回头，伸手便抓。声音就在背后，金世遗心想这一抓无落空之理，他的内功己练到收发自如的境界，就在这回身抓敌的刹那间，同时封闭了全身的大穴，教任何暗器都难伤害。

但听得笑声摇曳，只见一个白衣少女的背影腾空飞起，在空中一个回旋，已斜掠出数丈之外。金世遗飞身扑去，眼睛忽然一花，但见五色缤纷，手足头面都已给敌人的“暗器”打中。这暗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粘在面上湿漉漉的一片冰凉。金世遗急忙停步，伸手一抹，原来竟是无数花瓣，花瓣上露珠未干，所以粘在面上湿漉漉的一片冰凉，这一抹把他头面手足的污秽，都抹得干干净净，就如给那少女强迫洗了一个脸！

金世遗一生欢喜戏弄人家，想不到而今为人戏弄，他又是气恼，又是好笑，那女子已经不见，金世遗知道再找也找不见，索性就在林中睡了一个大觉。这时他的注意力已被那神龙见酋不见尾的女子所吸引，心思一分，冰川天女给他的刺激自然减了几分，这一觉倒睡得香甜，直到第二日日上三竿才醒，这已是冒川生开山结缘的前一天了。

金世遗这一日几乎翻遍了峨嵋山，找不到那少女的半点踪影，他料想冰川天女已进入金光寺，本想闯入金光寺去闹一场，但在山顶遥见唐经天入寺，心头不觉又涌起冰川天女对他那冷淡的神态，与骂他“无赖”的声音。妒恨、羞惭、自伤、自贱等等心情，交并纠结，盘亘胸臆，这一晚他就在金光寺附近，存心对入山的高手挑衅，第一次戏弄了雷震子，吓走了赤神子，心中甚是得意。第二次戏弄谢云真，想不到那少女又突然出现，就在他用石子分打谢云真的麻穴、痕痒穴、笑腰穴之时，所发出的石子全被那少女的飞针暗器射落。

这一场遭遇，谢云真曾详详细细的讲给唐经天知道，令到唐经天惊讶不已。金世遗是身受之人，当时的惊讶那就更不用提了。

唐经天在听谢云真讲述之时，误以为这女子一定是冰川天女，但金世遗当然知道不是，所以他当时立刻抛开了谢云真，急追这神秘的女子。高山密林，那女子倏的跃入林中，身法却不似昨晚之快，似乎是故意引金世遗去追，但金世遗仍然是追她不上。只见那女子竟似飞鸟一般，从一棵大树飞到另一棵大树，树叶遮着视线，何况又是在黑夜之中，虽有月光磷火，亦是看不清楚，只隐隐见她的背影，忽起忽落，裙裾飘飘，体态轻盈之极！金世遗也给弄得迷惑起来，心中暗道：世间那会有轻功如此高明的女子？莫非她竟是这山中的仙女？

金世遗从峨嵋的最高峰——金顶，一直追到了猴子坡，那女子已不见了。金世遗知道她若不是故意现身，实是无法寻觅，不觉大为气馁，心中想到：“仙女那是绝对不会有的，如此看来，我自以为是天下无敌，那知却端的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唐经天冰川天女与我年纪相若，武功亦自相等；这女子不知是什么人，但看她体态，绝不会是老大婆，武功竟比我高明了不知多少倍！”

金世遗自思自想，忽听得猴子的叫声，抬头一看，只见有好几只猴子从峭壁上爬下，金世遗正百无聊赖，一时兴起，纵身一跃，已把一头猴子抓着。那猴子吱吱怪叫，其余的猴子都吓跑了！

金世遗笑道：“你跑得快也逃不出我的掌心！”放开手中的猴子，飞身一抓，又抓到了第二只猴子，他童心大起，竟要和山中的群猴开开玩笑，逐一戏弄。忽听得山岩上又飘下那熟悉的“格格”的笑声。金世遗忙抬头一看，月亮正在中天，山岩上毫无遮蔽，这回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只见岩石上坐着一个少女，紫衣玄裳，发上束着两个金环，长眉如画，笑得如花枝乱颤，看样子最多不过十七八岁，一脸稚气未消，伸出一只手指托腮，侧目斜脱，瞅着金世遗笑个不停。

金世遗怎样也想不到这少女竟是如此年轻，简直就像个瞒着父母偷跑出来戏耍的大孩子！饶是他见多识广，也不觉呆住。只听得那少女说道：“猴子又不会武功，你捉弄它做什么？”听她说话，竟似知道他以往的行径。

金世遗又是一怔，这是第二个不怕麻疯的少女，而且比冰川天女随便得多，笑声中带着嘲讽也好似斥责，但却像顽童数说她的同伴一样，熟络之极，无拘无束。金世遗呆呆地望着她，一时间竟不知怎样和这女孩子说话。只听得那女孩子又道：“你用强最多捉到一个猴子，他们也不服你，这有什么意思，你看我的！”一边说，一边嘻嘻地笑。

金世遗道：“好，我看你怎样捉猴子？”心道：“你轻功纵比我好，难道就能一下子捉到许多猴子？”那少女嘻嘻地笑，唱道：“猴儿叫，猴儿跳，顽皮的猴儿没烦恼。来，来，来！我有果子给你吃，咱们交个好朋友！”不过一会，便有几只猴子从树林中钻出，接着越来越多，在女郎面前跳跃欢叫，那少女拿出一包栗子分给猴子食，猴多栗少，分不胜分，那些猴子真像和女郎交上了朋友似的，没有栗子、也依恋不去。

这并不是女郎有什么妙术，原来峨嵋山上猴子坡的猴子，从不怕人，它们和寺庙里的和尚厮混熟了，群猴常扶老携幻到寺庙来，和尚也经常备有一些粗粮，以招待这些“不速之客”。它们也会在游客面前嬉戏，博取食物。除非你故意吓它，否则不会逃跑。

金世遗呆呆出神，只听得那女郎笑道：“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你要欺侮它，它当然不和你做朋友。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呵！”金世遗心中一动，这话说的是猴子，但却何尝不是说人？金世遗看得有趣，扑上山岩，也想和群猴戏耍，群猴认得他是适才欺侮同伴的“恶人”，不待他扑到跟前，便一哄而散。女郎怒道：“刚玩得好好的，你怎么又把我的猴儿吓跑了。”

金世遗看她佯嗔薄怒，拦着去路，竟是毫无防备，突然倒持铁拐，脚尖在岩石上轻轻一点，使个“一鹤冲天”之势，凭空窜起三丈来高，他本在女郎下面，这样一来，反而居高临下，在空中一扑，立刻用拐柄倒勾，他顾虑角空手捉不着她，改用铁拐，不啻将手臂续长了八尺。那女子叫道：“好呵，你真会欺负人！”也不见她作势，身子突然腾空飞起，脚尖在他拐上一点，

顺势又飞高数丈，在空中一个转身，斜飞出去，落下山坡，那姿势疾似空中飞鸟，端的美妙绝伦。金世遗在她脚点拐杖之时，左手一带，没有将她带着，只是手指轻轻碰着她的指尖，不知怎的，心神一分，那女郎又已躲人森林去了。

金世遗猛然省起，这女子的轻功，自己似乎是在哪儿见过一般，再一想，原来这在空中转身的飞扑之势，酷似猫鹰。“蛇岛”附近有个“猫鹰岛”，上有怪鸟，其形似猫，常常飞临蛇岛，和群蛇恶战，正是毒蛇的克星，金世遗在蛇岛十年，已见过不少次了。听师父毒龙尊者说，以前在猫鹰岛上，有一对双生兄弟，名叫萨天刺、萨天都，擅长猎鹰扑击之技，只是两人早已死掉，听师父说他们又没留下传人，却怎的这女郎也会猫鹰扑击之技？金世遗不觉大奇，再一想，还有更奇怪、更令人莫名其妙的事。

金世遗心中想道：“这女子的猫鹰扑击之技，确是世间罕见的轻功，但她适才在铁拐上的那一踏，力道却也不见得怎样强劲，掌力也似乎还比不上我，这是什么缘故？”须知内功强弱，一触即知，半点也掩饰不得，这女子在两晚之间，曾三次出现，第一次用飞花作为暗器，金世遗给打中了还不知道是什么。第二次用梅花针碰落金世遗的石子，功力之深，更是不可思议。但到第三次出现，却忽然比前两次弱了许多。金世遗大惑不解，心道：“难道她是故意做作？难道她已做到劲力大小，发放随心的地步？但以我现在的造诣，她著是隐力不发，我也该觉察出来。又难道前两次出现的并不是她？”细细一想，心中笑道：“不会呀，不会！世界虽大，有一个武功如此高明的少女，已是出奇，哪可能还有一个？而且她前两次出现，我虽然只见背影，未睹真容，但那身裁体态，前后却是一样，轻功的路数，也完全相同，明明是一个人，断无看错的道理。”他越想越觉奇怪，这一晚他也像唐经天一样，满腹疑云，在山林中搜索了一夜。

饶是金世遗如何鬼怪精灵，武功超卓，却是猜想不到：先后出现的竟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乃是母女。用飞花戏弄金世遗的是冯琳，引他到树林中的那个少女却是冯琳的女儿李沁梅。

冯琳年过四旬，但她驻颜有术，远远望去，还似一个少女。更妙的是，她的脾气，至老不改，不但形貌似少女，性情也似少女，而且是不经世故的顽皮少女。她因为一再捉弄冰川天女，在慕士塔格山造成了一场误会，将冰川天女气走。事后她姐姐冯瑛埋怨她，冯琳看出唐经天对冰川天女的情愫，当即在姐姐跟前许诺，一定要撮合他二人的姻缘。冯玻知道妹妹的脾气，并不怎样当真。岂知冯琳这次却是说了就做，竟然暗暗跟着唐经天来到了峨嵋山。她本来是不想带女儿的，但她的女儿比她还要顽皮，一定要跟她母亲去瞧热闹。冯琳被她缠不过，只好携她同行。唐经天、冰川天女与金世遗一路所闹之事，她全都看在眼里，金世遗的自怨自艾，她也全听在耳中。冯琳幼年的遭遇，虽然不似金世遗的凄修，却也有相同之处，她周岁之时，父亲惨死，她被猫鹰岛的双魔萨天刺、萨天都捉去，藏在四王子允祯府中，虽然学到了许多异派武功（猫鹰扑击之技便是其中之一）也受了许多劫难。所以她窥伺了金世遗多日，不但不觉得他讨厌，反而大有性情相投之感。

此刻她们母女正在密林之中细语，冯琳笑道：“我上次离开天山之后，便听得武林同道说，说中原出现了一个毒手疯丐，十恶不赦，原来却就是他！喂，你说待我把他戏弄够了，再将他杀掉，好是不好？”

李沁梅叫道：“为什么？我瞧他怪可怜的。”冯琳道：“你看她比表哥

如何？”李沁梅道：“武功倒是不相上下，年纪也差不多。只是表哥像一个大人，没他那样有趣。”冯琳忽的卟嗤一笑，道：“好呀，那我就不杀他，留他给你作伴儿。”李沁梅未解男女之情，却也知道母亲是开她玩笑，扑到母亲身上，两母女闹作一团。冯琳道：“别闹，别闹，我教你一个戏耍他的法子。”李沁梅被母亲一哄，静了下来。冯琳道：“你的轻功比他高明，其他功夫，却是有所不及。我教你一个法子，叫他永远也打不赢你，那么就只有你戏耍他，他不能戏耍你了。”李沁梅不相信，道：“你还当我是小孩子吗？武功哪有这样快便可以练成的道理？”冯琳道：“我教你这种武功，就只能打赢他，对别的人却没有用处的，你信不信？”李沁梅见母亲说得甚是认真，半信半疑，随母亲到密林中去练武功。两母女一样性情，凡事一开了头，就不能罢休，她们本来是想在冒川生开山结缘之日，去瞧热闹的，如今一时兴起，母女俩练功练得入迷，把冒川生开山结缘的大事也抛之脑后了。

这一晚，唐经天与金世遗都是彻夜无眠，不知不觉，便到了第二日清晨，是冒川生开山结缘的正日了。

晓日透出云海，峨嵋山金光寺响起了一百零八响钟声，大雄宝殴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始接待从各地而来要向冒川生领益的武林好手。这次来的人特别多，因为冒川生是武当派辈份最高的人，所以武当派的弟子自动的担任了招待之职，靠近讲坛的地方也都给他们占据。唐经天混杂在宾客之中，见这情形，不禁暗叹武当派南支的人才零落，不说武功，在气度上，武当派的第二代弟子，就没有一个人足以继承前贤。

正在举座肃静，静待冒川生升的时候，忽听得殿堂外嘻嘻哈哈的怪笑之声，闹成一片。雷震子大吃一惊，急忙抢出去看，只见十几个同门，手舞足蹈，跳上跳下，不用说又是那疯丐弄的把戏了。武当弟子大感面上无光，手足无措，只听得宾客中有人笑道：“这是什么仪礼呀？”唐经天急忙越众而出，向着那十几个如中疯邪的武当弟子，左打一拳，右打一拳，众人哗然大呼，随雷震子一同出来的四大弟子便想上前动手，雷震子面色铁青，沉声喝道：“别人出手相救，你们也瞧不出来吗？”果然在片刻之间，那十几个武当弟子都复了原状。原来唐经天因为来不及替他们一个个“解穴”，迫得用“神拳解穴”的本领，以内家真力，在刹那之间，冲开各人的穴道。各派高手个个惊奇，正在喧闹之时，里面钟声　　，冒川生就将升坛了。

冒川生是中原公认的武林第一高手，每十年开山一次，他春秋已高，这次开山之后，只怕未必再有下一次了。是以各派高手，一听钟声，立即肃静无声，依次人座。唐经天也因此免了被人查问，当下亦混在众人之中。唐经天暗暗留神，只见坐在前面几排的，十九都是邪里邪气，与虔诚听道的人，一眼就可以分别出来。唐经天心中叹道：“树大招风，高名招妒。这说话真是不错。”

钟声接连响了十八下，金光寺的老方丈将冒川生引出讲坛，唐经天一看，只见冒川生相貌清癯，须眉皆白，满面慈祥之气，登上讲坛，双目一扫，神光奕奕，连坐在最远的人都觉得冒川生看见我了。只听得冒川生缓缓说道：“武学之道，有如大海，浩森无涯，老朽虽痴长几年，其实亦不过略窥藩篱，不足言道。今次开山结缘，非敢好为人师，不过互相切磋而已。”冒川生的开山结缘，起源是由于本派弟子请他定期讲授武功，后来各派闻风而来，这才扩大了成为了每十年一次的盛会，那是各派承认他足为师范的。如今听他说了这一番话，真是谦冲自牧，不愧有道之言。连存心来挑衅的也自心中暗

暗佩服。

那大雄宝殿长宽各十余丈，冒川生说话声音不大，但殿中每一个人听来，声音一样大小，一般清楚。唐经天大为心折，心中想道：“冒老前辈果然是名下无虚，虽在暮年，中气的充沛，却也不在我爹爹之下。”要知内功有造诣的人，固然可以传声及远，但像冒川生这样的在大殿的讲坛上说话，近身的人必有震耳如雷之感，坐在中间的人又必然遭受回声的干扰，坐在后排的人则一定有刺耳之感。但冒川生却如家常闲话，不疾不徐，远近各人，都像是感到他就坐在对面和自己谈天一样，丝毫没有运用内功以气传声的感觉。这正是内功已练到化境，才能达到的境界。

冒川生接着讲了一段《易筋经》的精义，内功有了造诣的人，固然领悟得多，初学之士，也从中悟到许多武学的原理，亦是获益不浅。冒川生讲完那一段《易筋经》后，按照以往的规矩，开始每日的“结缘”。由请益的人将他本身最擅长的武功演练出来，请冒川生指点。这次仍依往例，由武当派后一辈的首席弟子先行请教。雷震子是今次赴会的武当派第二代大弟子，遂出来练了一套武当派的“九宫八卦掌”。只见他步似猿猴，拳如虎豹，打来甚有威势。但赴会的一流高手，却是暗暗诧异，大家都看出了雷震子内劲不足的缺点。雷震子在中原武林中也算得是一流高手，熟悉他武功的人以及上一届看过他演武的人，都觉得他这十年来不但没有进境，反而退步许多，按理来说，练武之人，拳不离手，即算进步不大，亦断无退步之理。

众人不明其中道理，唐经天却是心中嗟叹，想道：“他昨晚受了赤神子的一拳，又被金世遗连点三处穴道，虽然得我救治，元气却是损耗不少。”

雷震子将一套“九宫八卦掌”练完之后，垂手恭立坛下，请祖师指点。冒川生双眼一张，目光闪电般的在他身上扫过，微笑说道：“掌法也还纯熟，但武当派这套掌法，其中却是夹有点穴法的，要掌指并用，你的点穴法那还差得很远。”此言一出，座中高手甚是诧异，雷震子的缺点，明明是内劲不足，他却指摘他的点穴法，这不等于老官评卷，将好的说坏，坏处却反而看不出来吗？”

雷震子虽然不大服气，还是恭恭敬敬的说道：“请祖师指点。”冒川生说道：“你走近了来，瞧清楚了！”他仍然端坐讲坛，突然伸手一点，就点着了雷震子手腕上的三焦穴，雷震子突然一震，跳了起来，冒川生反手一点，又点着了他背脊的天柱穴，冒川生出手或缓或疾，身不离席，脚不沾地，点一下，雷震子跳一下，任他跳荡不休，冒川生每出一指，都必然点中他一处穴道，劲力又用得妙极，绝不令雷震子受伤。众高手大开眼界，都在暗道：“点穴法竟然有这样神妙的！”但心中却是不能无疑：“冒川生的点穴法，那是数十年功力之所聚，雷震子要学也学不来，像雷震子适才所演的点穴法，实在也不应说他差得太远了。”武学之道，应该根据他那一级的程度来评论，比如童生的文章，只要能够通顺，便可“贴堂”，岂能拿去与状元的文章相比？所以一众高手，虽然对冒川生的点穴法，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的评论，却仍是有所非议。

唐经天却是心中一动，但觉冒川生的眼光似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瞧了自己两眼，仔细看时，冒川生点雷震子的麻穴、痕痒穴、笑腰穴三处，用的全是反手指法，逆点穴道，唐经天的内功造诣以及点穴的功夫，自然远非雷震子可及，这一看立即领悟，看来冒川生的点穴法，正恰巧就是破金世遗那种独门点穴法的功夫，再看他点其他穴道，无一不是克金世遗的点穴法的，

唐经天不觉大奇，心道：“ 难道冒老前辈见过金世遗了？难道他是有心传授我么？ ”唐经天与金世遗功力悉敌，各有所长，唐经天顾忌金世遗的歹毒暗器和毒龙点穴法，金世遗也顾忌他的天山神芒和须弥剑法。而今唐经天在点穴法上领悟到了克制金世遗之道，其他武功虽然与金世遗是半斤八两，但点穴的功夫稍胜，自忖下次相遇，便有了取胜的可能，不觉大为兴奋。于是一面暗记冒川生的手法，一面揣摸他劲力大小的巧妙地方。一直看完冒川生点完了雷震子的三十六道大穴，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唐经天自以为已领悟了昌川生点穴的神妙之处，但还有一样妙处，却连唐经天也不知道。

雷震子先前不大服气，被冒川生一点之后，全身震动，只觉一股热气，自所点穴道之处，直传到心田，只点了几下，阳矫脉立刻畅通，再几下，阴维脉的跳动也由弱而强。晚上他受了赤神子一掌，热气攻心，尤以阴矫脉和阴维脉受损最甚，虽得唐经天的天山雪莲解救，这两处经脉仍是阻滞不通，如今被冒川生一点，看似点穴，实却是替他解穴，非但如此，而且替他加强各处经脉的运行，令雷震子本身所具有的内家真气迅即凝固，这一下等于助长了他三年的功力，得益之大，不言可喻。

片刻之后，冒川生点完了雷震子的三十六道大穴，不但阳矫脉阴维脉由弱而强，其他各处经脉，如任脉、带脉、冲脉、督脉、足少阳肾经脉、手少阳三焦经脉……等等，无不畅通，只觉无限舒服。旁观高手但见雷震子跳荡不休，呼吸气息极重，口中不断喷出热气，还以为他不胜指力，哪知他却是得了冒川生之助，将赤神子的掌毒与留在身中的邪气全都驱出了。

冒川生一笑敛手，气定神闲，一派若无其事的样子，仍然端坐讲坛的蒲团之上，微笑问道：“ 领悟了么？ ”雷震子恭身说道：“ 领悟了！ ”冒川生徐徐说道：“ 怕未必呢，不过你领悟几分，也不错了。 ”唐经天正自出神，在心中复习冒川生的点穴手法，听这数言，直刺耳鼓，抬起眼睛，忽觉冒川生的目光又似停留在自己的面上，不觉心中一动，想道：“ 这话大约是说给我听的。雷震子哪能领悟？ ”殊不知他和雷震子都只是领悟了一半，冒川生这次出手点穴，实是一举三用，一者是向赴会存心挑衅的群邪示威，让他们大开眼界；二者是暗授唐经天克制金世遗的点穴法；三者是借此替雷震子恢复元气。能完全领悟冒川生的妙用者，座中并无一人。

雷震子正想归座，第二排中跳出一人，朗声报道：“ 未学后辈南海离火岛郝中浩求大宗师指点。 ”冒川生道：“ 原来是赤城岛主的高足，好说好说！你家的离火坎水掌法，老朽也佩服得很。 ”郝中浩道：“ 冒老前辈如此说法，那岂不是教后辈如入主山空手回吗？ ”冒川生的“ 开山结缘 ”，照例不能拒绝后辈的请教，于是说道：“ 各家有各家的独到武功，贵派的掌法我不敢妄言指点，但你也不妨试演出来，待我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咱们可以切磋。 ”郝中浩施了一礼，说道：“ 我有不情之请，求与贵派的大弟子雷师兄对掌，对掌中有何破绽，求老前辈一一指出，这样获益更大。 ”赴会诸人听了，心头都是一震！

照往届冒川生开山结缘的规矩，求冒川生指教的后辈，本来就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自己将本身最得意的武功练出来，一种是两人合手，请冒川生指点，每届求冒川生指点的人都很多，后一种办法，因为同时可以指点二人，节省时间，所以也常常采用。但若是两人合手者，多数是同门师兄弟，或者是好友世交，胜败不伤和气。而今郝中浩要与雷震子合手，两人绝无渊源，

那当然是郝中浩有心向武当的大弟子挑衅了。

故此赴会诸人都是心头一震，即连唐经天也暗暗替雷震子担心，想道：“郝中浩这岂不是存心捡便宜吗？离火岛赤城岛主的掌法独创一家，雷震子昨晚若未受伤，怕还未必能打成平手，如今他元气未复，如何能是郝中浩之敌？”

只见冒川生仍是神色如常，毫无慢态，微笑点头说道：“那也好。雷震子，你就用九宫连环掌法，向郝师兄领教领教吧。”

雷震子站了出来，大殿中间空出数丈方圆之地，两人在当中一站，雷震子立好门户，道：“请郝师兄赐招。”郝中浩一点也不客气，雷震子刚刚说完，他右掌一起，呼的一声，立刻劈面打下。

赤城岛主所创的离火坎水掌法，一阳一阴，右掌极刚，如火之烈，左掌极柔，如水之性，刚柔相济，阴阳相配，妙用无穷，郝中浩是赤城岛主的大弟子，尽得乃师所传。赤城岛主僻处海外，郝中浩却常在中原走动，这次立心来向冒川生挑衅的群邪，先去游说赤城岛主相助，赤城岛主素闻冒川生之名，不欲多事，郝中浩却被说动，来到峨嵋。前一夕群邪计议，只要激得冒川生出手，那就是已坍了他的台。故第一仗就派郝中浩出来挑衅雷震子。

郝中浩自然也看出了雷震子内功不足的弱点，所以第一手就用离火阳掌，呼的一声，刚劲之极，雷震子双掌一分，右掌从左掌掌背擦过，当中一划，啪的一响，郝中浩掌背起了五道红印，退后三步；雷震子的掌心也皮肉破损，现出血丝，上身摇晃不定。但却并未给对方的掌力震退。这一下双方都是以硬碰硬，各自受伤，但比对之下，却显然是雷震子占了上风！郝中浩大吃一惊，会中诸人，连唐经天在内也均惊诧不已！大家都是莫名其妙，怎么雷震子的功力会突然增进了这许多？

他们怎知雷震子的功力本来与郝中浩在伯仲之间，但经过冒川生的暗助，这就比郝中浩强了三分。雷震子得理不饶人，立即跨步穿掌，呼，呼，呼，连劈三掌，郝中浩连连后退，突然左掌一迎，雷震子忽觉对方全不受力，郝中浩左掌一搭，搭上了雷震子的掌背，右掌立刻反手析下，武当弟子有的被吓得叫出声来，眼看大师兄的手腕就要被敌人斫断！

忽见雷震子指尖一翘，正正指着郝中浩的虎口穴道，郝中浩一凛，左掌松开，一招“金生丽水”，解开雷震子追击的掌势。雷震子第一次遇到坎火离水掌法，本来还未懂得这掌法的奥妙之处，但他刚才听得祖师说他的点穴法不行，领悟了九宫八卦掌中必须以点穴的指法，配合掌力，出奇制胜，所以一遇危急，立刻便用点穴解救，郝中浩不敢拚个两败俱伤，果然奏了奇效。

冒川生微微一笑，道：“郝中浩刚才那一掌应该横斫肘尖，左掌应立即变招抓敌脉门，这样就不至于给对方窥隙点穴了！”众高手都暗暗点头，郝中浩心道：“呀，这话你何不早说！”怔了一怔，雷震子双掌齐到，郝中浩正待右掌迎敌，用“力劈三山”的招数硬挡，下一手就用左掌的“顺水推舟”的阴柔掌力反击，忽听得冒川生道：“不成，不成！该先用坎水掌法的微步凌波消敌来势！”郝中浩无暇思索，不自觉的立刻照冒川生的指点应敌，果然将雷震子带过一边，这才心中一震，想道：“幸亏他说得早，要不然以硬碰硬，雷震子的功力高我三成，这手腕岂不是给他所断了。”

两人一分即合，又再交锋，冒川生依着“开山结缘”的规矩，随时指点，而且对郝中浩的指点，比对雷震子的还多，叫赴会的高手听了，都佩服冒川生确有大宗师的气度，非但一点也不偏袒本门弟子，而且还暗暗相助对方，

即是郝中浩本人，亦是大为心折。

岂知冒川生别有妙用，他知道九宫八卦掌以正制奇，绝对能应付得了郝中浩的邪门掌法，而雷震子本身的功力又高于对方，那已是立于不败之地，所可虑者是雷震子初遇这种掌法，未曾深悉其中奥妙，可能被对方阴阳掌法所述，所以他不怕去指点郝浩，在指点郝中浩之时，亦即是令雷震子更领悟对方掌法的奥妙所在，好知所预防，而指点雷震子之处，都是关键所在，雷震子的掌法本就纯熟之极，一经指点，那就更加变化无方了！

两人各展平生所学，拆了将近百招，郝中浩虽然得冒川生指点较多，而且每一次指点都非常中肯，毫无虚假，但还是处在下风，不觉心中叹了口气，托的跳出圈子，拱手说道：“ 雷师兄的掌法非我所能敌，多谢大宗师指点，我回岛去一定再依大师的指点苦练。 ”郝中浩口服心服，从此永不敢再与武当派为敌，而他自己也确实因此得益不少。

两人刚刚归座，坐在第三排的一班人忽然鱼贯而出，这一班人一律黑色衣冠，手持长剑，腰悬暗器囊，共有九人之多，走出来也各按着八卦方位，满透着怪气。正是：

名山处处妖邪到，接二接三起事端。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羽士魔头 群邪朝法会　冰弹玉剑 天女上峨嵋

那为首的黑衣人抚剑一揖，朗声说道：“素仰武当派的九宫八卦掌奇妙无方，咱们有个小小的阵法，也是按着九宫八卦的奇正循环之理所布，正好与贵派印证印证。求大宗师多多指点。”这九人步出来时已是按着九宫八卦方位，将坛前的一众武当弟子都暗暗围着，为首的话一说完，一声呼啸，竟然不待冒川生允准，九柄剑刷的就一齐出鞘，将十多名在坛前恃奉的武当派弟子，连同雷震子在内，都一齐圈在当中，为首那人剑诀一领，迎面就给了雷震子一剑！

座上各派英豪，无不失色，这九人实是无礼之极，武当派弟子更是大怒，双方更不交代客套的说话，立即掌来剑在，僻僻啪啪的乱打起来。被围在阵中的武当弟子虽有十多人，在数量上占了优势，但那九名黑衣人同进同退，首尾相连，此呼彼应，时而一字散开，时而四围合击，九人作战，俨如一体，武当派的弟子被围在当中，左冲右突，竟然冲不出三丈方圆之地。而且互相拥挤，各自力战，渐渐连手脚也施展不开。

唐经天看得暗暗心惊，想道：“这九宫八卦阵果然甚是奇妙。今日武当弟子只恐要吃大亏。”正自踌躇不决要不要出手相救，忽听得冒川生微笑道：“韩重山与叶横波留下的阵法果是高明，只是这阵法要配以暗器之力，门户才能紧封，威力方能大显，你们为何不用全力，只施展了一半？”唐经天闻言，不觉心头一震。原来冒川生所说的那韩、叶二人乃是夫妇，武功极高，暗器功夫尤其出神人化，与四川唐家齐名。他们是灵山派的长老，论起辈份，和冒川生同辈。三十年前，当雍正帝允帧还是四皇子之时，他们曾受允祯之聘，助允祯夺得帝位，事隔三十年，换了两个皇帝（从雍正至乾隆。）灵山派的人从不在江湖露面，叶横波与天叶散人也早已死了。大家都己淡忘，哪知灵山派还留下韩重山的阵法，今日竟然搬到峨嵋山来。

冒川生此言一出，那九个灵山派弟子和唐经天都是心中暗惊，灵山派弟子惊的是：祖师的阵法，三十年来从未用过，不知冒川生何以能窥破其中奥妙？唐经天惊的是：这九宫八卦阵不用暗器已是厉害非常，若用暗器，只恐武当弟子，个个都难逃劫运！

这时九宫八卦阵已越收越紧，九个黑衣人九口长剑交叉穿插，将武当弟子迫在一隅，毫无反攻之力。为首的黑衣人是灵山派的掌山门弟子叶天任，心中想道：“此来为的是把武当打个全军皆墨，好给灵山派重新扬威立万，看这情势，不出一时三刻，我方便可大获全胜，何必再用暗器杀伤，若然杀死了武当的弟子，激得冒川生出手，他虽然失了身份，咱们也是弄巧反拙。”于是答道：“大宗师指点得是，这阵势碰着了极强的对手，自然该用暗器加强威力，一般的敌手，不用暗器他们也逃不出阵去。”这话说得极其自满，简直不把雷震子这一班武当门下放在眼内，雷震子大怒，长剑平胸，“刷”的就是“怒涛卷空”，直刺叶天任的“风府穴”，叶天任迈前一步，并不反击，自有两旁的师弟，架开了雷震子的剑招，将他更迫进核心。叶天任大为得意，道：“先师九宫八卦阵不知还有何破绽，请冒老前辈指点。”

冒川生微微一笑，道，“你的阵势威力，只用了一半，自然还是有破绽。嘿，雷震子，你走乾方，奔巽位，凌一瓢，你走离方，奔坎位，避近攻远，那就走出来了。”雷震子等人依着指点，不理近身之敌，各抢方位，左掌右剑，攻击外围堵截的敌人，九宫八卦阵按着阵势转动，一给敌人欺身掠过，

其势就不能回身反击。雷震子等人方位抢得恰到好处，舍近攻远，果然不过片刻，十多名武当弟子全都脱出包围。

叶天任又羞又怒，因他有言在先，请冒川生指点，又声明不用暗器，亦可困敌，所以冒川生三言两语，指引门下脱出包围，他亦是难以发作。只听得冒川生又微笑道：“你这阵法，即算施用了暗器，也不一定困得住敌人，内中的破绽其实还多着哩！”灵山派九个弟子相顾失色，人人动怒，个个气愤。

叶天任寒了面孔，冷冷说道：“那就请雷震子各位师兄再人阵中指教，有甚破绽，冒老前辈随时指正。”座中各派高手虽然觉得灵山派这九个黑衣人大过无礼，被冒川生毫不留情的指摘，人人称快，但亦觉得冒川生此言可能令雷震子等反招败辱，唐经天亦是如此想法，心中暗道：“冒老前辈理该见好便收，这阵法纵有破绽，但灵山派的暗器非同小可，若雷震子等再人阵中，纵有指点，受伤恐是免不了的。”

冒川生端坐坛上，看了叶天任一眼，道：“何须适才那么多人，要破你这阵法，只须一人便够！”

叶天任面孔铁青，一揖到地，道：“冒老前辈要亲自指教，那真是我们三生有幸，敢不拜谢！”不但叶天任以为是冒川生想亲自下场，座上群英也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想道：“若要以一人之力，破灵山派这九宫八卦阵，那确是非冒川生莫办，但那不是太失身份了吗？”

只见冒川生又是微微一笑，缓缓说道：“老朽哪还有这个兴致，我叫我武当派的一个后辈与他们印证一下，看我的话说得对不是对？”此言一出，又是合座皆惊，大家都知道武当派的后辈人物之中，最强的便是雷震子，以雷震子本身的功力，以一敌一，恐怕还不是叶天任的对手，如何能破得了这九宫八卦阵？

唐经天亦是极为惊诧，想道：“若然是我陷在这九宫八卦阵中，他们不用暗器，我可以破。若然使出暗器，从八个方位齐向中央打来，那我仗着宝剑之力，大约仅能自保，更不要说破他的阵了。武当派的后辈中谁有那么大的本领。”正自疑惑不已，忽听得冒川生轻轻拍了一下手掌，殿堂后面环佩叮　，人还未到，幽香先散，一股醉人的香味，直冲鼻观，众人目不转睛，但见屏风后面，转出来一个女子，身穿湖水色的衣裳，脸如新月，浅画双眉，小口如桃，眼珠微碧，只是这么轻轻一盼，满场鸦雀无声，唐经天又惊双喜，心头卜卜乱跳！

这少女不是别人，正是冰川天女！唐经天虽然料到她一定会来，却想不到她在这等场面之下出现。只见她向冒川生施了一礼，道：“怕怕，你要我破的就是这九宫八卦阵吗？我可不愿伤人。”冒川生道：“你放心好了，我自然会给他们医治。”冰川天女道：“可是，恐怕也得小病个把月呢。”冰川天女绝世容颜，灵山派的九名弟子乍见她时，个个神迷心醉，几乎没人想起她就是来破阵的敌人。待听得她和冒川生一问一答，竟然好似破阵那是必然之事，所顾虑的只是他们受伤或生病而已。这一下，顿时令得灵山派的九名弟子都起了同仇敌汽之心，叶天任长剑一挥，布好阵势，愤然说道：“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只怨自己学艺不精，但刀剑无情，姑娘，你也得小心则个，若然一个失手，划伤了你的颜容，这罪我们可担待不起。”

九柄长剑，闪闪发光，叶天任这番话虽是愤激之言，却也正是众人心中所思，冰川天女吹弹得破的粉脸，只要被剑尖轻轻划了一下，那就是大煞风

景之事。可是在冒川生的跟前，有言在先，谁又敢出声劝阻？

只见冰川天女做然一笑，眼光一瞥，自然显出一种高贵尊严的气派，对叶天任的话竟似不屑置答，轻移莲步，一下就进入阵中，按阵势应该是叶天任先出剑御敌，叶天任一阵踌躇，见冰川天女双手空空，他的剑举了起来，想刺又不敢刺下。

冰川天女冷冷说道：“你胆怯么？我是让你们先运气护身，要不然我一动手，你们就不止病个把月的。”灵山派的弟子一齐大怒，阵势一转，叶天任旁边的两个师弟绕了上来，愤然嚷道：“师兄，和她客气作甚？”双剑齐出，各按方位，左边的黑衣人挽剑平削，使的招数是“雁落平沙”，右边的挥剑斜刺，用的招数是“玄鸟划沙”，合成了一个极厉害的剑圈，封着了冰川天女左右两方的退路。武当派的弟子，除了雷震子见过冰川天女的本领之外，余人都是暗暗心惊，只恐这双剑一划，冰川天女的粉脸便得留下疤痕。

只见冰川天女娇声一笑，身形微晃，灵山派的九名弟子连看也未看得清楚，双剑已刺了个空。陡然间，但听得挣的一声，冰川天女拔剑出鞘，寒光疾射，冷气森森，叶天任连打三个寒噤，那两个刺冰川天女的黑衣人功力较低，更是冷得牙关打战，如堕冰谷。

叶天任叫道：“变阵散开，用暗青子招呼这个妖女！”九宫八卦阵本来是向里收紧，这时骤的向外扩开，外围旁观的人纷纷走避，距离稍远，冰魄寒光剑射出的冷气，勉强可以抵受，叶天任一声呼哨，八个方位，暗器齐飞，都向着中心站立的冰川天女疾射。冰川天女道了声：“好！”双指频弹，将冰魄神弹似冰雹般的乱飞出去，那些较为细小的暗器，如梅花针、铁莲子，飞蝗石、袖箭、透骨钉之类，被冰弹一碰，立刻堕地，冰魄神弹一散，一颗颗好似珍珠大小，亮晶晶的从空中洒下，破裂之后，那寒光冷气，更是弥漫扩张，宛似从空中罩下一张无形的冰网。冰魄神弹是念青唐古拉山上冰谷之中的万载寒冰所炼，那奇寒之气，刺体侵肤，比冰魄寒光剑还厉害得多，旁观者功力稍低的都不禁颤抖，挤到外边，灵山派的弟了首当其冲，更是禁受不起，有几个已冷得浑身无力，瘫在地上。

较大的暗器冰魄神弹碰它不落，冰川天女使用冰剑拨开，其中一件暗器，形如曲尺，带着呜呜的怪啸之声，冰川天女觉得奇怪，用冰剑一拨，那暗器忽然跳了起来，一个回旋，直刺冰川天女酥胸，这一下怪异的来势，冰川天女也不禁吓了一跳，人丛中忽听到有人叫道：“金刚指”。冰川天女熟习各派武器，对金刚指亦曾练过，急忙双指一柑，将暗器柑住，兀是跃动不休。冰川天女回头一瞥，只见唐经天正站在人丛之中向她微笑。再一看，只见叶天任双眼通红，双手各扣着一件奇形暗器，正待发放。原来这暗器名为“回环钩”，乃是韩重山当年赖以成名的暗器，可以斜飞转折，碰物回翔，恶毒无比。幸而叶天任功力与冰川天女相差甚远，要不然用金刚指也柑它不住。

在这一照面之间，叶天任双手齐扬，两柄回环钩都带着怪啸之声盘旋飞出，冰川天女一手持剑，单凭左手的金刚指力，不能柑住两柄回环钩，那两柄回环钩来势极急，左右盘旋，合成了一个圆孤，不论向哪方躲闪，都难免被钩上的利刃所刺，在座高手，怵目惊心，都在想道：灵山派的武功倒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之处，但这暗器的古怪，却是厉害非常，端的不在唐家之下。

正在大家屏息而观之际，那两柄回环钩看看就要碰着冰川天女，忽见青衣闪动，裙带飞扬，霎眼之间，大殿之中，忽然不见了冰川天女的影子，众人正在错愕，那两柄回环钩无人拦挡，竟然带着呜呜的啸声，直向人丛之中

飞来。众人登时骚动，有的闪避，有的便想出手硬接，乱糟糟之际，忽见两道乌金光华腾空飞起，叮叮两声，那两柄回环钩忽然掉头飞回，去势如电，比刚才叶天任发出之时还要快速得多！

众人又是大骇，这回环钩盘旋飞出，力道极强，竟然给人用暗器打回，这份功力比雷震子叶天任等辈，高出何止十倍！那两柄回环钩掉头之后，直飞如矢，竟然飞到了冒川生的讲坛，座中许多高手本待寻觅那发暗器的人，但在这样紧张的关头，哪能分出心神旁观。

但见冒川生微微一笑，挥袖一拂，那两柄回环钩又激射而出，飞得甚高，霎眼之时，便从众人头顶越过，射到大殿之外。几乎就在同一瞬间，忽听得叶天任惨叫一声，跌倒地上，手颤脚抖，在地上滚转，如中疯魔。众人眼睛骤然一亮，冰川天女身形又倏地重现，站在坛前。原来她适才跃至梁上，只因身法太快，众人连看也看不清楚。她恨那叶天任大过歹毒，避过回环钩后。随手弹出一颗冰魄神弹，打中了叶天任的太阳穴，那奇寒之气随着穴道直钻心头，叶天任如何抵受得住？

冒川生合什说道：“ 善哉，善哉！众弟子赶快救人！ ”雷震子等一众武当弟子早已伺候在旁，这时灵山派九个黑衣人个个都受冰魄神弹之伤，尤以叶天任伤得最重，雷震子急指挥同门，将他们扛入后院禅房。殿中秩序刚刚恢复，忽听得碟碟的怪笑之声，又从外传来。

笑声摇曳，震得大殿嗡嗡作响，众人抬头一看，只见头上似骤然飞起一片红云，自殿外一掠而入，从众人头上越过，落在坛前。原来是一个穿着红衣的瘦长汉子，两颊深陷，双睛如火，头发蓬乱，狰狞怕人。座中有一两个较为年长的，喊出来道：“ 赤神子！ ”

赤神子磔磔怪笑，对着冒川生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做岸之极，突然伸出蒲扇般的大手，向下一摔，道：“ 你们在这里比试武功，怎么暗器飞到我的头上来了。 ”　　两声，摔下的就是那两柄回环钩，跌在地上，裂成八片。众人均吃了一惊，赤神子的指力之强，确已到了捏石如粉的地步。

冒川生道：“ 赤神道友，他们后辈的暗器，怎么伤得了你，何必动气？ ”赤神子“ 哼 ”了一声，道：“ 你把那发暗器的后辈叫出来。 ”冒川生笑道：“ 他们此刻正在冷热交作，待他们病好之后，你再到灵鹫山找云灵子夫妇去吧。 ”云灵子夫妇是灵山派的长老，亦是赤神子的好友。赤神子一听，皱皱眉头，朝地上一瞧，认出那是灵山派的独门暗器回环钩，他本来存心挑衅，一计不售，接着又冷笑一声，左手一伸，双指之间柑着两支袖箭般长短的芒刺，道：“ 可不是灵山派的暗器了。 ”

唐经天一跃离座，叫道：“ 这是我发的天山神芒，你待怎样？ ”原来唐经天刚才用天山神芒打飞叶天任的回环钩，天山神芒嵌入钩中，这时也到了赤神子手上，天山神芒坚逾金铁，他捏之不断。赤神子瞪了唐经天一眼，向冒川生稽首说道：“ 你开山结缘，盛会难逢，我也求你指点指点。 ”赤神子本意是想藉此与唐经天动手，但慑于冒川生的德尊望重，到底不敢过于放肆，所以姑且照“ 结缘 ”的规矩，话明在先，然后好与唐经天比试。不意冒川生微微一笑，说道：“ 难得道友也来，‘ 指点 ’那是不敢当的，我叫我的侄女向你领教吧。冰娥，你就使一趟达摩剑法，向这位前辈请益吧。 ”

赤神子与冒川生同一辈份，冒川生此言，表面似是谦虚，实即仍是把他当做来“ 结缘 ”的一般后辈看待，赤神子勃然大怒，正待发作，只听得冰川天女笑道：“ 这位前辈我已领教过多次了，我看他再苦练十年，下次再来，

求你老人家结缘，也还未晚。”这说话即是说以赤神子现在的本领，连她也打不过。冒川生摇摇头道：“你真是初出茅庐，不知沧海之大。”此语似责似赞，赤神子气得七窍生烟，伸出蒲扇般的大手，朝着冰川天女，呼的一掌拍下，喝道：“小妖女，看是谁要苦练十年？”唐经天手抚游龙剑柄，踌躇未退，冒川生向他挥一挥手，笑道：“你也要来结缘吗？这次未曾轮到你，你下去歇歇。”

唐经天退回原座，赤神子与冰川天女已在坛前交手，赤神子伸出蒲扇般的大手，扬空一抓，一抓不中，立即变招，双掌牵引，划了半个圆弧，徐徐推出，只听得“哎哟”一声，有一个人已晕倒地上。座中高手，均是大吃一惊。

这赤神子的功夫怪异之极，双掌通红如血，原来他手掌上的皮肤都已剥去，连骨头都露了出来，这还不足骇人，更骇人的是，他掌挟劲风，热呼呼的，竟似鼓风炉中喷出的一股热风，围在前面观战的人，功力稍低的都立感呼吸不舒，闷热难受，有一个人竟因此晕倒。众人被热浪迫得不由自己的后退，冰川天女笑道：“黔驴之技，不过尔尔。”冰魄寒光剑陡的一挥，顿时寒光耀眼，冷风四射，那闷热之气，全被驱散。冷热相消，众人都觉精神一爽，又围上前来，看他们交手。

只见赤神子狂呼疾搏，俨如一头发了狂的野兽。他掌势飘忽，出招如电，冰川天女身法虽是轻灵之极，仍然给他如影随形，掌锋总是不离要害。但他的掌势虽是飘忽不定，却也碰不着冰川天女的衣裳。众人都不禁啧啧称异。看来冰川天女似是暂处下风，但她剑随身转，每一招每一式都刺削得恰到好处，双方斗了一百来招，赤神子竟没占到丝毫便宜。

冒川生面露笑容，一面看一面点首，忽而笑道：“两人攻守均正。只是赤神道友的掌力还未发挥尽致；冰娥，你的战法轻灵已是恰到好处，稳健也足防御，只是剑学有如兵法，要讲究出奇制胜，你的偏锋变化，尚未尽达摩剑法的所长。”他随即就两人的掌法剑法，指点了几招，讲的都是最上乘的武功奥义，除了唐经天等有限几人，余人都是莫名其妙。

赤神子却是又惊又怒，他和冒川生本是平辈，而今听他的指点，竟是深通自己武功的窍要，而且两边指点，亦并无偏袒之处。因此赤神子虽恨冒川生当众贬低他的身份，将他当作后辈来“结缘”的人一样看待，却也做声不得。冰川天女一经指点，出招越发精妙，真的是意在剑先，赤神子的后着也常被她料及，预先防御。赤神子这一派的武功是越战威力越强，掌力越来越重。赤神子曾与冰川天女交手数次，深知她的功力比自己尚逊一筹，这时已斗到了将近两百招，赤神子的掌力已发挥到尽处，一举手一投足都带着一股劲风，围观诸人，又渐渐觉得热风盖过了冷气，不约而同地又向后挪动。赤神子斗到分际，忽地一声狞笑，全身骨胳格格作响，突然一跃而起，两只蒲扇般的大手交叉斩下，周围的数丈方圆之地，全在他的掌力笼罩之下。

唐经天也几乎叫出声来，忽见冰川天女柳腰一折，剑光霍地散开，顿觉寒潮匝地，冷气弥空，冰川天女全身竟似被包围在一层轻绡薄雾之中，旁观者心迷目眩，只有唐经天等有限几人看得清楚。只见赤神子那股凶猛如挟风雷的掌势，在冰魄寒光的阻隔之下，停了一停，不敢即行下扑，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赤神子的掌力将发未发之际，冰川天女一个踉跄倒退，突然反手一剑，寒光骤起，竟然从赤神子绝对意想不到的方位刺了入来，赤神子吃一惊，回掌护胸，只听得刷的一剑，赤神子头上的乱发已被削去了一大片。

唐经天又惊又喜，他深知赤神子功力高于冰川天女，一直为冰川天女提心，想不到她在临危之际，先后使出两招达魔剑法的怪招，一招“海上明霞”、一招“一苇渡江”，攻守联成一气，奇正相生，竟然把赤神子杀得连连后退，连唐经天也料不到她的剑法突然间精进如斯！原来冰川天女到了金光寺后，得冒川生的指点，更悟了达摩剑法的精髓，加以她不畏赤神子的掌心热力，达摩剑法的奇招一出，恰恰成了赤神子的克星。

赤神子哪甘败在后辈后中，狂吼一声，又聚了全身功力，连环运掌，势如排山倒海。冰川天女踏着九宫八卦方位，不住后退，但每一剑都沉稳异常，暗消赤神子的攻势，赤神子连发了二九一十八掌，虽然把冰川天女的剑光压得只能防身，却是未能取胜。赤神子心中烦躁，把内力全运到掌上，一招“排山运掌”，把冰川天女的护身剑光迫得摇晃不定，连宝剑也给震得离身，这掌力刚劲非常，眼看冰川天女就要毁在他双掌之下！

众人看得惊心动魄，禁不住哗然大呼，却忽地听得赤神子一声厉呼，扑倒地上，接着闷雷般的一声巨响，尘土飞扬，殿往摇动，原来是赤神子骤然跌倒，掌力击在地上，地面竟然裂成了两道小坑。只听得冒川生微微笑道：“冰娥，你还不向老前辈陪罪吗？”赤神子一跃而起，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疾向殿外奔去，冰川天女还未出声，他已经走得不见了。

原来以冰川天女的功力，本挡不住赤神子那一招毕生功力之所聚的“排山运掌”，但她曾得冒川生指点，深悉应付之方，趁着赤神子全力前扑之际，却用达摩招式中的怪异身法，在间不容发的空隙，绕到赤神子身后，将七枚冰魄神弹，一齐打入赤神子的穴道，赤神子的全身功力都运在掌上，身上其他部份，全无防御，即算是普通壮汉的一击，他亦已禁受不起，何况是七枚冰魄神弹。

这一战令得全场慑伏，有些想来挑衅的异派的妖邪，见冰川天女的玉剑冰弹，如此神异，自问武功远及不上赤神子，都悄悄的缩在一角，不敢出头。

秩序刚刚恢复，忽见大殿门口人影一闪，一个黄袍道士，抢了入来，也不见他奔跑作势，却是倏地就到了坛前，端的是迅捷无伦，冒川生本来盘膝端坐，这时也站了起来，显见是不敢将来人当作后辈看待。众人俱都惊讶，只见这道士相貌清癯，执着一支拂尘，飘飘然颇有仙风道骨之概，在座高手，面前相觑，无一人知道他的来历，不解冒川生何以对他如此谦逊。那道士拂尘一扬，哈哈笑道：“冒老头子，咱们也来结缘结缘！”拂尘一起，那千百根尘尾，根根坚立，有如钢刺，冰川天女剑未归鞘，那黄袍道士拂尘正待拂下，冰川天女身形一起，一剑就挡在中间，冒川生道：“冰娥退下！”只听得铿铿锵锵的一阵繁音密响，有如碎金戛玉，冰川天女的玉剑被他一拂，陡的反弹起来，那黄袍道士冷笑道：“好个漂亮的小妞妞，毁了你岂不可惜？你不是我的对手，冒老头子，你还装腔作势的在坛上作什么？”

人丛中唐经天飞身跃起，这一跃姿势美妙之极，恰恰落在黄袍道士与冰川天女的中间，黄袍道士道：“上次饶你不死，你还敢来么？”唐经天喝道：“黄石道人，休得无礼！冒老前辈岂能与你这厮动手，来，来，我和你结缘！”游龙剑倏地的出鞘，一道白光，俨如长虹掠过空际，黄石道人见识过这把游龙剑的厉害，倒也不敢怠慢，拂尘一拂，唐经天的剑势被他轻描淡写地化开，黄石道人招数炔极，一拂之后，更不换招，拂尘一侧，将尘杆当作五行剑用，往上一迎，“　”的一声，唐经天的游龙剑也弹了起来，退后两步。黄石道人一个盘龙绕步，拂尘又起，千丝万缕，当头罩下，唐经天早已使出大须弥

剑式，剑光四下展开，护了全身，拂尘一扫，尘尾碰在剑上，叮叮　　，有如奏乐。黄石道人这一招用的乃是柔功，尘尾毫不受力，游龙宝剑虽利，却无一根削断。唐经天吃了一惊，黄石道人旋风般地从他身旁掠过，拂尘一起，竟要奔上讲坛，径取中原公认的武林第一高手冒川生！

本来以唐经天的武功，虽非黄石道人之敌，也可以挡得三五十招，只是黄石道人一生苦练，立下宏愿要为崆峒派重振声威，他哪肯耗费精力与唐经天过招？所以开首三招，便用威力绝大的杀手，迫得唐经天全取守势，这样自然顾不及拦阻他。

唐经天吃了一惊，出剑拦阻，已来不及。他虽然明知黄石道人绝不能伤害得了冒川生，但只要他迫得冒川生动手，能在十招之内不败的话，中原武林的面子便将丢尽，这“开山结缘”的盛会，也将被破坏无遗了。

只见寒光一闪，冰川天女已抢到坛前，一招“飞瀑流泉”，剑光飞洒，宛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直洒下来，这正是她父母合创的冰川剑法中最厉害的一招，黄石道人也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拂尘竟被挡住。黄石道人大怒，喝道：“你这女娃儿也找死么？”拂尘一缩，冰川天女收势不及，冰魄寒光剑堪堪刺到黄石道人的胸前，忽觉手中一紧，一股大力直往外拉。原来黄石道人的拂尘能柔能刚，故意让冰川天女的玉剑攻入内围，招数用老，力道已成强弯之未之际，拂尘一绕，用柔劲缠着冰川天女的玉剑，再用阳刚之力紧迫，一柔一则，两股力道牵引，冰川天女禁受不住，冰魄寒光剑几乎就要脱手飞去！

忽听得铮然一声，冰川天女骤感轻松，原来是唐经天已然赶上，游龙宝剑直刺黄石道人的背心，黄石道人的内功虽然已练到一流境界，寻常刀剑伤害不了，但游龙剑是天山派的镇山之宝，黄石道人可不敢硬接一剑，迫得将对冰川天女的杀手撤了回来，以尘杆架开唐经天的宝剑。冰川天女身法何等快捷，剑锋一指，连抖三下，一招三式，连刺黄石道人的三处穴道，黄石道人武功确是奥妙无比，只见他身形一矮，长袖一拂，滴溜溜的一个转身，把冰川天女的一招三式，或挡或避，全都化解开去，而且在转身之际，反手一拂，还把唐经天也迫得倒退两步！

前来挑衅的各异派妖邪大声喝采，各正派的高手也禁不住悚然震惊。哪知黄石道人道却是有苦说不出来，表面看来，他似轻描淡写，毫不费力的一举便将冰川天女与唐经天的攻势全部化解，其实那一下却是危险非常。只因冰川天女与唐经天联手对敌的次数未多，尚未曾配合得妙到毫巅，要不然他纵能解开冰川天女的突袭，也避不了唐经天的杀手。

三人在坛前恶战，霎忽之间就斗了三五十招，冰川天女与唐经天渐渐心意相通，或此攻彼守，或双剑联攻，无不收发启如，有如流水行云，毫无阻滞。冰川天女的剑法以轻灵奇诡见长，唐经天的剑法则走沉稳凝练的路子，两人都是最上乘的剑法，正好相辅相成。黄石道人功力虽比他们高得多，并以数十 128 年潜心苦练的怪异功夫应敌，仍然占不上半点便宜，而且渐渐有被迫处下风之势。旁人虽然还未看得出来，黄石道人却是自己知道，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唐经天与冰川天女联剑合攻，渐渐将黄石道人的凶焰压往，唐经天定了心神，偷看冰川天女，只见她似喜如嗔，如怨如怒，唐经天心魄一荡，想道：“这场盛会之后，但愿她肯听我细诉心曲。”高手比拼，哪容分神，黄石道人一抖拂尘，趁着唐经天稍为松懈之际，立刻连下杀手，冰川天女急忙出剑

消解，但已被黄石道人反抢先手，再斗到三十招之后，两方才扳成平局。

唐经天知道此战关系重大，再也不敢分神大意，展开大须弥剑式，把游龙宝剑化成一座光幢，将冰川天女一并护住，大须弥剑式是天山剑法中最奥妙的剑式，只守不攻，威力强了一倍，端的是风雨不透，饶是黄石道人的拂尘逢隙即入，也自攻不进去，冰川天女有唐经天防护，可以全力进攻，剑法越发凌厉。这一场恶战，双方都以最上乘的武功剑法比拼，在场高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个个都看得定了神，连眼睛也不敢眨一下。拂尘柔韧，碰击无声，大殿之中，但听得剑风飒然，人影来往，静得连喘息之声，都可以听得见，若非身在殿中，真不知此间有如此激战。

正在四座凝神之际，门外忽然一阵骚动，但听得嘻嘻哈哈的怪笑之声，此起彼落，不断传来。唐经天心中一惊，知道定是金世遗前来捣蛋，可是大敌当前，那容得他分心旁惊。

座中一众高手，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怪事转移了目光，不约而同的个个回头，但见十多名武当道士，一跳一跳的涌入殿中，个个裂开嘴巴，怪笑不已。雷震子勃然大怒，在坛前稽首禀告冒川道：“昨晚那疯丐又来捣乱了，结缘盛会，岂容他来侮辱，求祖师示下。”雷震子恨极金世遗，急怒当头，却也不想一想以冒川生的身份，怎能与金世遗一般见识，与他动手。

霎眼之间，那些武当道士一跳一跳的都涌入殿中，后面一个面目清秀的少年，穿着一身华丽的衣裳，却故意撕裂了几处，这少年手持铁拐，左边一拦，右边一摆，原来这群道士竟是被金世遗好像赶鸭子一样赶进来的。座中高手都耳闻“毒手疯丐”之名，骤然见他如此这般的出现，都不禁骇然。金世遗哈哈笑道：“好热闹呀好热闹！”正想说道：“我也来结缘结缘。”忽见冒川生面色一沉，一摇头，将一串念珠甩出，念珠在空中飞散，突然间怪笑之声顿止，殿中静得可怕，忽地听得有人怪叫道：“好热闹呀，我也来结缘结缘！”铮铮数声响过，一条人影飞扑上坛，竟然向冒川生偷袭，冰川天女急忙舍了黄石道人，上前拦挡。

只听得“叮　”一声，寒光四散，冰川天女的玉剑几乎把持不住，手臂一阵酸麻，牵动得肋骨都隐隐作痛。这人来得太快，冰川天女初时还以为是金世遗前来胡闹，甚为恼怒，但这一剑仍然未用全力，一照面后，只见这人披头散发，竟是个干瘦得像一根枯竹的汉子，形貌比金世遗扮麻疯时还要难看。冰川天女大吃一惊，这怪人的功力不但比金世遗强得多，即连黄石道人也似乎比他不上。

座中的谢云真也是大吃一惊，这怪人正是她前晚所见割了许多武当道士舌头的那个怪人。只听得冒川生缓缓说道：“洞冥道友，四十年前旧事，你还未忘怀吗？”此言一出，座中上五十岁的人都吃了一惊，原来四十年前，昆仑山枯竹洞有一个修士名叫洞冥子，练成一身邪异的功夫，专与正派中人为难，那时冒川生方在壮年，火气未敛，听同道中人说起此事，立即上昆仑山去找他比试，激斗半日，将他打败，当下迫他立誓，永不许他在江湖行走，这才将他释放。四十年来，他毫无消息，江湖上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想不到他却在冒川生第三届开山结缘的首日突然出现，不问可知，乃是前来挑衅。在座高手都不禁心头震惊，论起年龄，这洞冥子该与冒川生不相上下，而今看来，不过还似四十多岁的样子，武林中只有最上乘内功的人，有意修持，才能驻颜不老，众高手不约而同的心中想道：“这洞冥子修练了四十年复出江湖，若非他有制胜的把握，焉敢出来？只恐他的武功比冒川生还要练得高

了。”

洞冥子磔磔怪笑，道：“冒川生，你而今已成一代宗师，我还是个囚徒，这岂非太不公道？我要向你求情，你到底还许不许我在江湖行走？”冒川生道：“四十年间，星移物换，沧海尚有变为桑田，人事更多变化。你的誓言，守是不守，那自然是随你心意了。”冒川生这番说话的意思，即是说约束可以随着人事的变更，你若自问已经改邪归正，那自然不必再守誓言，洞冥子一时间悟不出他的话意，又冷笑道：“当时你以武力迫我自囚，而今我二次出山，自己也不知配不配在江湖行走，少不得还要向你领教一番。”冒川生微笑道：“江湖之上岂是只凭武功？”洞冥子嘿嘿冷笑，叫道：“我当日在掌上输了给你，今日只知道要在掌上讨回来！”飞身一跃，再行扑击，冰川天女早已扣好七枚冰弹，洞冥子身形一起，她的七枚冰弹亦已同时射出，洞冥子叫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十指齐弹，那些冰魄神弹，都给他弹破，寒光冷气，化为雾网，洞冥子连乞嗤也不打一个，伸开手指，向冰川天女就是一抓。正是：

四十年来怀宿怨，要将铁掌斗宗师。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妄动无明 玄功消一旦　安排有道 衣钵得真传

七枚冰魄神弹同时出手，洞冥子竟然若无其事，冰川天女也不禁吃了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洞冥子一跃而起，五指如钩，朝着冰川天女的面门，便是一抓。洞冥子一身黑色衣裳，身形起处，如一缕黑烟，倏忽滚至，他十指都长着极长的指甲，这一爪抓下，莫说给他抓破面门，只要在冰川天女吹弹得破的粉脸上着了一下，这后果便是不堪想像。

金世遗满腔愤气，本想到会上胡闹一场，他用碎石将十多个在外面轮值的武当道士打了笑穴和麻痒穴，像赶鸭子一样赶入会场，正在洋洋得意，不料冒川生将一串念珠甩了出来，只是一举手之间，就破了金世遗的打穴法，使那十多个武当道士立时恢复常态。毒龙尊者的点穴法独创一家，金世遗曾以此打败不少强敌，自以为天下无人能破，哪知与唐经天几次交手之后，这碎石打穴的功夫已被唐经天识破，虽然尚未能克制他，但已知道了解法，昨日唐经天替雷震子等人解穴，金世遗后来知道，心中已是一震，而今见冒川生不费吹灰之力，弹指之间同时解了十多个人的穴道，这武功更是深不可测！听那念珠破穴之声，金世遗自忖，若然打到自己身上，自己也不能抵挡，幸而冒川生只是替门下弟子解穴，并不与他为难，金世遗不由得心头气馁，骄气大敛。但转眼一瞥，见唐经天与冰川天女联剑对付黄石道人，金世遗心头又如打破了五味瓶子，又酸又苦，极不舒服，正待悄然退出，忽见洞冥子突然飞入，人在半空，就弹开了冒川生的几粒念珠，接着竟然对冰川天女连施杀手。这时洞冥子的长爪看看就要抓到冰川天女脸上，金世遗即算对唐经天有多大恨意，这时亦焉能不救？

但见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冰川天女霍地一个凤点头，反剑一削，洞冥子这一爪抓她不住，大出意料之外，身形一晃，左手一伸，连环又抓，金世遗大喝一声，旋风般的杀了进来，铁拐当头砸下，洞冥子伸手一抓，恰恰抓着杖头，这一交手，两人都以上乘的内功相拼，金世遗身不由己的被他拖了两步。冰川天女见势不妙唰的一剑，刺洞冥子颈椎的“天柱穴”，这一招正是攻敌之所必救，哪知洞冥子武功已臻化境，竟不回头，随手一抖，将金世遗的铁拐抖了起来，　的一声，弹开了冰川天女的玉剑，右掌接着伸出，在铁杖上一按，狞笑叫道：“狂妄小子，叫你知道厉害！”洞冥子单掌之力，金世遗已感不支，这时被他左掌一送，右掌一拍，铁拐竟然内弯，金世遗虎口流血，冰川天女大惊，运剑如风，刷，刷，刷，一连三剑！

洞冥子哈哈大笑，右掌仍然按在拐上，左手抓着金世遗的杖头自左至右转了一个圆圈，冰川天女的剑刺得快，他的拐也转得快，金世遗双手抓牢铁拐，被他拖得打圈疾转，座上诸人都看得眼花缭乱，但见铁拐盘旋，人影飞舞，洞冥子与金世遗各在铁拐一端，渐渐连哪个是洞冥子哪个是金世遗也分辨不出来。冰川天女一连三剑都砍在铁拐中间，眼见人影越转越疾，诚恐误伤了金世遗，第四剑不敢刺出。忽听得金世遗怪笑一声，身形腾空飞起，冰川天女吃了一惊，只见洞冥子仍然持着铁拐一端，金世遗却骑在铁拐上，忽地“呸”一声，吐出一口唾涎，隐隐杂着嗤嗤的飞针破空之声，冰川天女赶忙移形换位，反身一剑，一招“倒挂天虹”，疾刺洞冥子背心的“天枢穴”！

金世遗本来已被洞冥子完全制住，这一下变化，却是大出洞冥子意料之外，但他练有上乘的闭穴功夫，却也并不惧怕金世遗的暗器。冰川天女的剑招来得快，洞冥子无暇发放金世遗，转身一拂袖先解开冰川天女的剑势，三

人出手都是迅逾飘风，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之间，冰川天女被他一拂，立即引剑便退，洞冥子未及转身，只觉颈项滑腻腻的，似是被金世遗的唾涎沾上，心中大怒，反手一挥，铁拐飞起，金世遗在半空一个筋斗，头下脚上，双手一按，握紧铁拐，大声叫道：“刺他风府穴、漩现穴、玑穴、潜清穴！他中了我的暗器，毒气就要发作了！”

洞冥子的内功已练到一流境界，虽然还未练成金刚不坏之躯，但自信已是百邪不侵，更兼他闭了全身穴道，毒气更难潜入，所以对金世遗的话，初时还不以为意，不料挡了冰川天女几招之后，忽觉风府穴、漩玑穴、潜精穴三处隐隐发麻，果然是毒气循着血管内攻心肺的征兆！不由得又惊又怒。

原来金世遗适才所用的暗器乃是天下至毒的暗器。蛇岛上有一种怪蛇，名为“金角神蛇”，蛇头微凸若角，毒性最大，金世遗的飞针便是这种“金角神蛇”的口涎所练过的。金世遗在练这种暗器之时，先服下特制的解药，让这种蛇咬过几次，因而身体自然产生了一种抗毒素，他把飞针含在口中，亦是无害。但别人若给打中穴道，除非确已练到金刚不坏之躯，否则毒针见血，毒气即侵，闭了穴道，仍是无法防御。这种毒针亦分几种，以前唐经天唐赛花所中的是毒性较轻，慢慢发作的。而今洞冥子所中的三支毒针，却是毒性最强，立即便要发作的毒针。

洞冥子忽觉风府穴、璇玑穴、潜精穴三处隐隐发麻，又惊又怒。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金世遗双手按着铁拐，在半空中一个转身，又己落到地上。哈哈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你要向冒老前辈请教，呸，你配么？还是我和你结缘结缘吧！”“米粒之珠，也放光华！”乃是洞冥子适才讥笑冰川天女的话语，而今金世遗也用来嘲笑他，一来是讨好冰川天女，替她出一口气；二来是有意激动洞冥子的怒火，令毒气发作得更快。

洞冥子当然知道他的用意，吸了口气，默运玄功，一声不响地又挡开了冰川天女的连环三剑，金世遗冷笑道：“我这暗器，天下无人能解，你给我磕三个响头，叫我爷爷，我看在新收的灰孙子的脸上，或许能饶你性命。”洞冥子怪眼一翻，喝道：“不知死活的小辈，教你知道我的厉害。”长袖一拂，把冰川天女拂开，忽地呼呼两掌，向金世遗疾劈，掌势有如排山倒海。金世遗笑道：“你动了真力，死得更快！”却也不敢怠慢，横拐一挡，拐杖又给他拿着。金世遗适才冒了性命之险，用“天魔解体”的怪招才能脱身，这时不敢被他抛转，杖一被他拿着，立即用千斤坠的功夫定住身形，同时运劲外夺，冰川天女一抖玉剑，走偏锋疾上，连环出剑，又刺他那三处中了毒针的道穴，只听得“嚓”的一声，铁拐忽然分开，金世遗手中拿着一把铁剑，原来他这把铁剑乃是藏在拐中的。洞冥子拿着铁拐的外壳，架开冰川天女的宝剑，金世遗的铁剑也是一件宝物，横斫直刺，招数怪异无论，挥动之际，隐隐有股毒蛇的腥味，洞冥子将铁拐一掷，忽然向地上一倒，盘膝坐在地上。展开双掌，力挡冰川天女与金世遗的围攻。

这时，金世遗左手持拐，右手持剑，攻势越发凌厉，洞冥子端坐地上，身子动也不动，只凭双掌的伸缩擒拿之势，力敌三般兵器，看来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金世遗又不断的出言讥笑，要激他怒火攻心。洞冥子拆了二三十招，黑气已渐渐透出华盖。冰川天女心地仁慈，念他终是前辈，有些不忍，见金世遗不断的施展杀手，叫道：“让他走吧！”洞冥子怪眼一翻，喝道：“谁要你让，你要走也不能呢！”金世遗笑道：“你瞧，他自己要向阎罗王报到，谁阻得来？”抡起铁拐，又重重的当头敲下。冰川天女转

眼一瞥，只见唐经天在另一边战黄石道人，黄石道人转守为攻，那柄拂尘宛如玉龙夭矫，在剑光笼罩之下，不住价的觅隙强攻，唐经天仗着大须弥剑式，仅能自保，就在冰川天女一瞥之间，他已接连遇了几次险招。

冰川天女见唐经天迭遇险招，不由得大为着急，心中想道：“洞冥子已受重伤，料金世遗对付得了。”反身一跃，收剑跳出圈子，忽觉洞冥子双掌似有一股牵引之力，几乎摆脱不开，但适值其时，金世遗又是一拐打下，冰川天女用力向外一跳，长剑撤了出来，心中惊疑不定。但见唐经天正被黄石道人攻得手忙脚乱，无暇思索，玉剑一挺，飞身一掠，立即上去刺黄石道人的背心，解了唐经天之困。

两人再度联剑，不过三十招，又抢了上风，把黄石道人迫得转攻为守。双剑纵横，正在杀得痛快，唐经天忽然眉头一皱，低声说道：“冰娥姐姐，你快去助那疯丐不必理我。”

原来这时金世遗已碰到了性命的危险。冰川天女和他联手对付洞冥子之时，还不觉什么，冰川天女一去，但觉洞冥子的掌力越来越强，金世遗拐剑兼施，看似攻势极为凌厉，但已被他的掌力胶着，三十招过后，竟是渐渐施展不开。抡拐转剑之时，都要非常用力。金世遗又惊又急，用力外夺，洞冥子忽然改守为攻，双掌翻飞，虽然坐在地上，掌力所及，周围丈余方圆之地，都已被他封住，金世遗的铁拐铁剑就似陷入了泥沼之中，只能勉强挥动，想排齐出来脱身而走，已是不能。金世遗也曾连喷两次毒针，但这时洞冥子早有防备，焉能再给他毒针射中？他毒针一出，就被掌风震成粉屑，非但不能解困，反而因为分了分心，更被洞冥子的掌力所吸，看看就要被他牵进内圈。金世遗心中明白，洞冥子是在消耗他的内家真力，如此下去，再过三十招，自己便要气衰力竭，那时纵然不死，也要变成废人。可是对方的掌力越来越强，又迫得自己非要使用内家真力相拒不可。正在苦苦撑持之际，洞冥子忽地厉声叫道：“狂妄小辈，如今知道了我的厉害么？”双掌一翻一覆打了一个圈圈，金世遗的铁拐铁剑都已被他抓着。这时忽听得冰川天女叫道：“不，咱们先收拾了这个妖道再去助他。”原来冰川天女还未看出金世遗的危险，一心想打败黄石道人再合力去助金世遗。她这话是答覆唐经天的。金世遗听了，却如利箭穿心，气愤悲酸，心中想道：“我一心助你，你却只顾那个小子。”心中悲痛，斗志消失，被洞冥子内力所吸，更是抵挡不住，看看就要仆倒。忽又听得唐经天叫道：“不，先救他！”只见赤色光华疾闪，铿锵两声，两枝天山神芒被洞冥子抖起铁拐打飞，但如此一来，金世遗所受的压力减了几分，身形重新恢复稳定。金世遗心中大愧，但斗意又增，拼了全力再和洞冥子相持。但唐经天的天山神芒虽然厉害，对洞冥子却只有威胁之功，不能致他死命。金世遗的铁拐铁剑被对方抓住，欲攻不能，要放手也不行，内力被迫得消耗更甚。

唐经天见势不妙，突然转守为攻，从大须弥剑式一变而为追风剑法，俨如雷霆疾发，怒潮奔腾，黄石道人迫得退后两步，暂避锋芒，唐经天反身一跃，游龙剑凌空下刺，有如鹰隼穿林，向洞冥子颈项挥去。他以退为进，攻势一发即走，在一招之内，摆脱了黄石道人的羁绊，便立即转攻洞冥子，端的是迅捷之极，美妙非常。几乎同在这一瞬间，冰川天女也飞身掠起，手中玉剑化成了一道寒光，也刺向洞冥子的背心。原来她已看出了金世遗的危险，与唐经天抱着一样的心思，同来援救。

洞冥子本事再大，也难挡唐经天等三个人的同时攻击，只见在剑光人影

之中，洞冥子骤然站起，将金世遗一推，铁拐铁剑一齐反弹，与冰川天女的玉剑碰个正着，铮铮声响，一齐荡开，先化解了冰川天女攻他后心要穴的剑招。唐经天的追风剑法何等迅疾，趁着他推拐挡剑的空隙，刷的一剑，改抹为削，直欺到身前。洞冥子双掌方出，撤掌已来不及，饶是他闪避得快，肩头上也已着了一剑。但唐经天被他反掌一带，亦是身不由己的向前扑了几步。这一招，双方几乎是同时发动，唐经天的宝剑先到，洞冥子的掌力未得发挥，唐经天这才不致于给他震倒；但唐经天因避他掌力，这一招攻势也未使足，要不然洞冥子的琵琶骨只怕也要被游龙剑刺穿。

洞冥子先中暗器，后遭剑伤，强运玄功，闭住了全身穴道，不但止住了毒气内侵，也止住了鲜血外流。他这派的内功虽非正宗的内功可比，却另有其神妙之处，正宗的内功，在受了重伤之后，讲究的是运气自保，忌戒用力，他这派的内功却是以全身精力贯注在受伤之处，等于筑堤防御洪水一样。在洪水未攻破堤防之前，一无异状，俨如常人，一样可以扑击攻敌。但正宗的内功，自己疗伤之后，并不影响本身元气，等如治水中的“疏导”之法，将毒气渲泄，便可无碍。他这派的内功，等如治水中的“堵塞”之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时间一久，精力涣散，便等如给洪水攻破堤防，不死亦成废人，就算即时可以取胜，因全身精血被耗，将来最少也要减十年功力。

金世遗与冰川天女不知洞冥子的内功另有怪异之处，见他受伤之后，居然一跃即起，又施扑击，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大是惊异。洞冥子恨极金世遗，他知道此际在敌方三人之中，金世遗因适才消耗真力过多，已是最弱的一环，所以一跃而起，乘着唐经天身形未定，未及回援之际，呼的一掌，就想把金世遗毙于掌下！

这一掌势挟千钧，金世遗左拐迎击，右剑护胸，情知抵挡不了，只不过稍尽人事，希望少受损伤而已；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只见寒光疾闪，冰川天女拦在金世遗的面前，一招“雪拥蓝关”，剑势自左向右，划了半个圆弧。这一剑半守半攻，本是极其精妙的招数，但洞冥子这一掌是毕生功力之所聚，冰川天女被他的掌力一冲，但听得呼的一声，身形已飞了起来，在空中连翻了两个筋斗，这还是她闪避得快，以绝顶的轻功一沾掌力即飞身而起，要不然，若给洞冥子的掌力打实，冰川天女也免不了剑折身亡。

洞冥子被她一挡，衣袖给割去了半截，掌势自是稍受延阻，金世遗铁拐一招“驾乘六龙”，拦腰横扫，洞冥子左掌一劈，碰个正着，但听得轰的一声，金世遗的铁拐脱手飞出，弯成了一个弓形，洞冥子的左掌腕骨亦碎了两根，吊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洞冥子反掌穿胸直进，手指一弹，将金世遗的铁剑弹开，掌风飒然，看看就要“印”到金世遗胸口要穴。

洞冥子正待施展杀手，猛听得背后金刃劈风之声，原来是唐经天的游龙剑已然刺到，洞冥子迫得转身发掌，但他还是不肯错过机会，虽然为了应付唐经天，不能对金世遗施展杀手，但转身之际，仍用阴毒的手法，伸长了指甲，中食二指已在金世遗的胸口一划而过！

正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唐经天进击洞冥子，黄石道人亦已如影附形，跟踪追到，冰川天女人未落地，立即发声叫道：“留心后面！”跟着柳腰一折，也抢着向黄石道人的后心出剑。

这几下子的动作快如电光石火，但见黄石道人拂尘一起，唐经天脚步一个踉跄，斜扑出去，洞冥子飞身疾掠，左手一招“手挥五弦”，五根长指甲都在唐经天的背心划过，发出轻微的怪怪之声，唐经天的衣服已给他撕开了

几条破片！

只听得“刷”的一声，唐经天脚跟未定，反手便是一剑。洞冥子心中一凛，以他和黄石道人夹攻之力，居然给唐经天闪了开去，已是大出意外，他那五指一划，乃是最阴狠毒辣的“神魔抓法”，明知已划破了唐经天的衣裳，按说应该把他的背心皮肉抓破，令他穴道的经脉碎断，但唐经天竟然面色如常，半点血珠也没有溅出！

洞冥子左手腕骨断了两很，急切之间不能用力，只能用右掌之力，一连化解了唐经天的三招攻势。这时，只见冰川天女也已与黄石道人战在一起。

冰川天女剑法虽然精妙，气力却是远远不如黄石道人，七招一过，香汗淋漓，唐经天独战洞冥子，更是吃力。激战中唐经天回头一看，只见黄石道人将拂尘散开，有如一张渔网，罩着冰川天女的冰魄寒光，紧紧向内收束。唐经天深知他的拂尘厉害，冰川天女仗宝剑护全身，拂尘千丝万缕，只要被一根尘丝透过剑光，那便是刺穴攻心之祸，这时冰川天女的剑光已被他愈压愈缩，仅仅能护着头面与心胸各处要害了。唐经天心内吃惊，急忙叫道：“咱们快联在一起。”一分心，几乎吃了洞冥子一掌。唐经天连展追风剑法，奋力强攻，仍然被他掌力胶着，冲出两步，反被迫退三步，冰川天女全身在“尘网”威胁之下，更是脱不了身。

金世遗喘息未定，拾起铁拐，那支铁拐被洞冥子拗弯，已似一张铁弓，金世遗奋力一扯，又将它扯直，飞身一起，铁拐点打黄石道人背心的“天柱穴”。黄石道人反手一拂，金世遗这一招却是虚招，铁拐向旁一戳，在地上一点，身形在半空一转，“呸”的一口浓痰，又向洞冥子吐出，洞冥子大怒，却亦怕他的痰内藏有暗器，扬袖一拂，荡起劲风，将他的痰涎吹开。

高手比斗，所争的只是瞬息的时机，金世遗连施奇袭，迫得黄石道人与洞冥子都要分神对付，冰川天女与唐经天已趁着这瞬息之间的空隙，剑光骤长，突出包围，会在一起。

冰川天女居中，唐经天与金世遗各在一边，形成了三人联手对付两派的宗师，形势稍稳。金世遗接了黄石道人两招，百忙中偷看冰川天女，只见冰川天女脸泛红潮，也正在看着唐经天，那眼光中充满关怀感激与爱怜，眼光停在唐经天被洞冥子抓破衣裳的所在，低声问道：“没碍事么？”唐经天道：“你放心吧，我没受伤。”说话之间，连挡开了洞冥子的三招攻势。激战之中，他二人竟是蜜意柔情，互相关注。冰川天女除了留神敌人的攻势，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唐经天，她一点也不知道金世遗也正在激战之中，偷眼看她。

金世遗心内一酸，想道：“真是各人有各人的缘份！”又想道：“唐经天中了洞冥子一抓，居然毫未受伤，呀，我凭什么与他争强赌胜？”自卑之感，油然而生，他却不知唐经天身上穿有傅青主当年送给他母亲的护身宝甲。金世遗被洞冥子抓伤之处，全仗他用真气护着，这时思潮纷乱，伤处隐隐麻痛。金世遗暗叫“不好”，赶忙再定神运气时，洞冥子已看出破绽，忽地一掌向他胸口扫去！

金世遗的铁剑正被黄石道人的拂尘拂过一边，门户大开，洞冥子那一掌当胸劈人，实是无可抵御。掌风人影之中，忽见唐经天抢快一步，“砰”的一掌击中金世遗腰胯，金世遗身躯腾空飞起，这一下不但大出众人意外，连金世遗也莫知用意，还以为是唐经天乘机偷下毒手，心中还未骂出，忽觉身子被一股力道所推，如水激射，竟然暗合着自己平素所用的轻功飞掠之势。这一瞬间，金世遗顿然醒悟，原来是店经天用最上乘的借力送力的功夫救了

自己！唐经天这一掌的力道真是恰到好处，表面看来，打得甚为凶猛，其实对金世遗却是毫无伤害，而且令金世遗飞掠之势更其迅疾自然。本来唐经天还未用得如此精妙，只因他与金世遗曾交手数次，熟识他的轻功路数，而借力送力又正是天山派的内功绝技，故此冒险一试，立见奇效。

洞冥子是前辈高手，唐经天一掌拍出，他可是立即便看出了唐经天的手法，洞冥子端的狠毒之极，左手一摆，五根长指甲忽然脱肉飞出，密射唐经天的面上双睛。冰川天女急忙横剑挡开，洞冥子一声怪啸，身子腾空，紧蹑金世遗背后。他这一下怪异的手法，耗损了不少精血，用意就在声东击西，将店经天与冰川天女阻止，而他却就在这瞬息之间，追到金世遗的背后！

金世遗去势极速，从殿中众人头上飞过，众人纷纷闪避，只见他一个筋斗翻了下来，已到了大殿的阶下。洞冥子的轻功也确是高明之极，如箭离弦，金世遗刚刚落地，他也飞到了金世遗的头顶，人在半空，就似巨鹰扑下，双掌齐发，猝击金世遗的顶心。他恨极了金世遗用暗器伤他，心想日后自己反正要成废人，这一下竟是将全身所有的精力都运在掌心，凌空下击，比前两次更为凶猛。座中除了冒川生之外，即算唐经天与冰川天女合力抵挡，也挡不住，更不要说已是筋疲力竭，受伤之后的金世遗了。

就在金世遗的性命悬于俄倾，千钧一发之时，忽听得一个极清脆的声音笑道：“道友干嘛生这样大的气呀！”洞冥子身躯一震，双掌下击，竟然打歪，众人眼前一花，只见一个中年美妇，不知什么时候已到了两人身边，长袖轻轻一拂，洞冥子忽地一声厉叫，仆到地上，又立刻翻起，盘膝跌坐。金世遗飞奔出殿，那中年美妇“噫”了一声，似是想追出去，眼光一转，看见洞冥子端坐地上，他那满头蓬乱的头发，本来是乌黑得光可鉴人，这一瞬间，却忽地变得根根灰白，面上现出无数皱纹。洞冥子的外貌本来似个中年壮汉，只在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极其衰弱、奄奄一息的老人。那中年美妇也似颇感意外，又“噫”了一声，缓缓走到洞冥子身边，看了一眼，随即合什说道：“罪过，罪过！道友，你好好走吧！”

洞冥子嘴角肌肉抽搐，隐约现出一种诡异的笑容，眼睛微张，吁气说道：“折在你的手上，总算值得了。”眼皮一阖，垂首胸臆，看情形竟是死了。

这一下当真是全场震骇，以洞冥子那拼了全身精力的临死一击，即算冒川生亲自出手，也不过仅能化解，而这妇人衣袖一拂，却就能致他于死，神奇之处，确是令人难以思议！这时，唐经天刚刚追到，他本来是来救金世遗的，哪知在这瞬息之间，已发生了许多变化：美妇人来到，金世遗逃走，洞冥子身死。这几件事全都出人意外！唐经天也不禁按剑茫然，他初时还以为是姨母冯琳，而今一看，只见这妇人端庄淑秀，眉宇之间，隐隐有股尊严的神气，但面目慈和，却又令人感到亲切，和他姨母的那股孩子气，截然两样。唐经天心中一震，想道：“莫非她就是我父母最尊敬的当今第一位前辈女侠？”

只见冒川生双手合什，走下讲坛，恭恭敬敬地迎上前来，口宣佛号，说道：“善哉，善哉！洞冥子妄起无明，终归极乐。女侠适逢其会，了此因果。何须耿耿于心？”那美妇人还了一礼道：“东平一会，匆匆又已三十余年，冒老师功行精进，善果可期。我接奉大札，特来送行，无意间竟开杀戒，洞冥子虽非全然因我而死，我也感歉然呢！”停了一停，又道：“三十多年，沧桑几换，想不到后辈中又多了如许能人，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令人欢喜赞叹。”眼光一转，对唐经天道：“晓澜是你何人？”唐经天只露出一手轻

功，那美妇人已瞧出他的师门宗派，唐经天不由得心中凛然，料想她定然就是那位前辈女侠。跪在地上，行了大礼，说道：“正是家父。老前辈可是邙山的吕四娘么？”那中年妇人衣带轻飘，唐经天被一股力道托了起来，吕四娘只受了他半礼，含笑说道：“晓澜冯瑛有此佳儿，可喜可贺！呀，川生兄，想不到白驹过隙，转眼之间，咱们在世上的老朋友，也就只剩下这有限几人了！”

在座的各派高手，听得这位中年美妇就是天下知名的吕四娘，无不惊异。一个个都肃立致敬。要知这吕四娘乃是江南七侠中硕果仅存的一人，他杀死叛徒师兄了因，刺死雍正等事，几十年来脍炙人口，武林中人久不闻她的信息，都以为她已死了，哪知她还是如此年青。论辈份她和冒川生、唐晓澜是同辈，论年龄她比冒川生小，比唐晓澜大，论声望她比唐晓澜、冒川生还高，世上无人可与并肩，来参加结缘盛会之人，得见冒川生已自觉缘份不浅，而今得见当世第一位前辈女侠吕四娘，更是喜出望外。

吕四娘道：“各位不必拘礼，都请坐下来吧。”向四座点了点头，与冒川生并肩同上大殿。

且说金世遗、唐经天一走，黄石道人独战冰川天女，正占上风，忽听得吕四娘来到，黄石道人心头一震，拂尘举起，刚刚架开冰川天女的剑招，停在半空踌躇不敢落下，吕四娘走过他们身旁，微笑说道：“道友苦心虔修，又恢复了崆峒久已失传的武功，真是可喜可贺呀。”吕四娘说话之时，黄石道人的拂尘好似被微风吹拂，缕缕散开，手腕亦微感酸麻，拂尘不由自己的落下。黄石道人大为吃惊，吕四娘所露的这手“传音挫敌”的功夫，他也只是仅曾耳闻，未尝目睹，想不到神妙如斯！不由得心中气馁，急忙施礼道：“贫道黄石参见吕大侠。”吕四娘道：“你我师门素无渊源，只能以平辈叙礼，参见那是万不敢当。”停了一停，又道：“各派武功，各有擅场，原不必逞强斗胜，定要分个高下。”这话正说中黄石道人的心病，黄石道人不禁面红耳赤，垂首说道：“敬聆教导，敢不凛依。”吕四娘续道：“比如洞冥子道友，以外家的上乘功夫练到内家的境界，这也算得在武学中另辟溪径了。只因妄起无明，反而令自己几十年的苦功付诸流水，连传人也没有留下来，这岂不是大为可惜？”黄石道人惊愧交作，不敢答话，只听得吕四娘又道：“洞冥子乃昆仑派长老，遗体理应归葬昆仑。道友与他乃是知交，这事就拜托你了。对昆仑门下，还望你善为解释呢。”黄石道人道：“谢女侠慈悲，你准洞冥道友遣体归山。昆仑门下，已是感恩不浅。”按江湖的规矩，洞冥子上门挑衅，身死亦是自取其咎，准他归丧本上，确乎是个恩典。

黄石道人走到侗冥子身边，只见洞冥子仍是盘膝趺坐，姿势未改，黄石道人轻触他的身体，洞冥子应手跌下，满头白发，簌簌掉落，身躯也似缩小了许多，道袍亦显得宽大松驰。在这片刻之时，他死后竟变成了个干枯的小老头儿，见此情形，阖座惊异！

原来内功练得最高境界，确有一种驻颜之术，但有道之人，不在乎外貌的衰老与俊朗，大多数不愿分神练这种驻颜术，像冒川生就是。吕四娘是在年青的时候，就得易兰珠授以“潜精内现”之法，其后内功精进，不须着急，便得永葆青春。洞冥子却是走入魔道，用邓派的由外而内的玄功保持不老，所以一到精力痪散，立刻便露出他本来寿数的衰老之貌，而且气血耗尽，身体也便干枯，在深通武学之士看来，这现象是毫不足异。但洞冥子之猝然而死，即连吕四娘亦尚有所未明。

黄石道人脱下道袍，将洞冥子的遗体裹好，向金光寺的主持金光长老稽首说道：“还要借贵寺的法坛一用。”金光长老合什说道：“老衲也该替洞冥道友送行。”法坛与大殿毗连，内中设有火葬的场所，原来黄石道人以带着尸体上路不便，故此拟将洞冥子火化，将他的骨灰带回昆仑山安葬。吕四娘冒川生金光长老带了唐经天冰川天女雷震子诸人都去观礼。

火光中洞冥子的遗体渐渐焚化，金光长老合什主礼，道：“咄，妄念贪嗔一火烧，四大皆空相！”冒川生道：“四娘，我本来想迟几天才走，你既然提早来了，我也该提早去了。”吕四娘道：“迟去早去，都是一样。你的衣钵传人已觅好了么？”冰川天女心中一凛，正在琢磨伯伯与吕四娘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只见吕四娘如有所悟，已是笑道：“她的达摩剑法已尽得武当真传，还添了不少新的变化，你几时收的女弟子，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冒川生道：“冰娥，你来见过吕大侠，以后多听她指点。”笑对吕四娘道：“冰娥是我的侄女，舍弟浪游异国，飘泊终生，有了此女，死也可以瞑目了。”冰川天女再施礼参见了吕四娘，吕四娘摸她的头顶道：“有此佳儿，你也可以去得安心了。”雷震子听得大为奇怪，心道：“师祖在金光寺住得好好的，他一大把年纪，正宜在此享乐天年，他还要到哪里去？”

说话之时，洞冥子的遗体已焚化净尽，火光中升起馎馎的黑烟，隐隐有股腥味。吕四娘面有异容，忽道：“原来是这样，这倒出乎我的意料呢。”冒川生道：“四娘看出什么来了？”吕四娘回首问唐经天道：“适才与洞冥子交手的那小伙子是谁？”唐经天道：“他名叫金世遗。江湖上人称毒手疯丐。行事可有点邪气。”吕四娘道：“是邪？非邪？非邪？是邪？现在也还难说呢。他的师父是我至交，当年就是由邪归正的。”唐经天直到现在还未知道金世遗的来历，急忙问道：“他的师父是谁？”吕四娘道：“我见了他身法已自起疑，而今见了他在洞冥子体内的毒针化成的黑气，他的师父必定是毒龙尊者了。”唐经天和雷震子都不禁惊诧失声。他们熟知武林掌故，当然知道毒龙尊者是前辈高手中的第一个怪人。

吕四娘缓缓说道：“我正奇怪洞冥道友何以挡不住我轻轻一拂，原来他是中毒已深，把全身精力都凝于一处，拼死一击，被我的真力拂散，毒气反攻心脏，所以一下子便死了。”雷震子诸人听了，都是吃一大惊，金世遗的暗器奇毒无比，那已是骇人听闻；吕四娘轻轻一拂，就能将洞冥子毕生功力之所聚的掌力一举击散，那更是闻所未闻的绝顶武功！

吕四娘双指一弹，秀眉一蹙，忽地叹口气道：“可惜，可惜！”又看了唐经天一眼道：“金世遗也是后辈中有数的人物，你与他交情如何？”唐经天实是对金世遗毫无好感，但直答道：“我对他只有怜才之念，对他的行径可不敢恭维。”吕四娘道：“那就行了。世人皆曰杀，吾意独怜才。何况金世遗并没有到可杀的地步。当年我救他师父毒龙尊者之时，连我的师兄甘凤池都不同意，后来大家还是认为我做得对了。”唐经天心头一动，道：“是不是金世遗有甚灾难，弟子可有能尽力之处么？”吕四娘微笑道：“待咱们办了冒老师的大事，我再与你细说。”唐经天心中暗暗纳闷，想道：“金世遗虽然中了洞冥子一抓，但所伤非重，以他的内功，尽可自疗，吕四娘的口气何以说得如此严重？”

转眼之间洞冥子的遣体已焚化净尽，黄石道人将他的骨灰装进一个玉坛，自向昆仑山去。冒川生将他送出寺门，再回大殿。

大殿中各派弟子恭立迎候，静待冒川生再主持“结缘盛会”。冒川生登

坛将未讲完的易筋经奥义说了一遍，端坐坛上，缓缓说道：“老朽德薄能鲜，承各派同道不弃，推我主持盛会，三度结缘，实在惭愧之极。三度给缘之中，我眼见新人辈出，武学昌明，一代胜于一代，我在大惭愧中也有大喜悦。今次结缘盛会，就到此为止了。”依往次之会，冒川生的结缘盛会最少也有半月之久，而今只不过一日，冒川生便说结束。合座都是大力惊奇，有人正待发问，冒川生双手一按，又缓缓说道：“各派武功都各有擅场，各位也都是一时俊彦，武学之道，一理通百理融，我今次所讲的易筋经奥义，乃是内功修持的基本功夫，各位以本派功夫参融此理，回去向本门长老请益，也就不必老朽再饶舌了。今次多谢诸位前来，老朽倒是有点私事，要请诸位作个见证。”顿了一顿，道：“冰娥，你过来！”

冰川天女走近坛前，冒川生道：“我忝为武当派的长老，这几十年来，却只做了个‘自了汉’，对本门弟子，疏于教导，以至弄得人才凋落，我甚是愧对列代祖师。我看你心地纯良，武功也尽得本门心法，所以我也不避忌至亲，今日我将衣钵传你，以后领导同门之责，就得由你负起了。”冰川天女吃了一惊，她正是讨厌尘世的繁嚣，一心想回冰宫，哪肯做什么掌门？冒川生似是知悉她的心意，道：“你且别忙，听我一一交代。”又唤道：“雷震子，你过来！”雷震子走到坛前施礼，冒川生道：“武学之道，有如大海，你今日可知道不足了么？”雷震子满面羞惭，垂首禀道：“弟子知道了！”

冒川生微笑道：“知道了就好了。你掌门师兄日前上书给我，说是年老力衰，难任艰巨，请我另立掌门，我瞧你这一年多来，修养颇有进益，掌门的担子，就由你挑起来吧。”雷震子做梦也料不到师祖指定他做掌门，惊喜羞惭交并，讷讷说道：“这担子弟子可挑不起。”眼睛看着冰川天女。冒川生道：“能知不足，便挑得起。做掌门的最要紧的是行事公允，赏罚分明，约束同门，不离侠义之道，那便对了。武功倒在其次。冰娥是我衣钵传人，以后若有关本派兴衰的大事，你决断不下的，可以去禀告她。”

座中各高手听了，都是心中一凛。原来照武林的规矩，每派一个掌门人若还有长辈存在，长辈就是本派的长老，掌门人碰到大事要取决于长老，长老中的至尊的一位实际亦即等于太上掌门，不过他不理繁杂的琐事罢了。以目前的武当派而论，冒川生三兄弟都是长老，但石广生前几年已死，现在又知桂华生亦早已去世，那即是只有冒川生一人是大上掌门。掌门可以更换，长老不能更换，除非长老都死了，或者是由同门公推，或者是由前任长老提定，才可以从同辈中选出一人作为本派的长老，但这人必须武功德望都为武林各派钦佩的才行，所以若然长老都死了，也可以不必再推定或指定“长老”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掌门人亦就是本派的至尊了。现在冒川生指定冰川天女是他的衣钵传人，又要雷震子有大事须取决于她，那即是说冰川天女从今日起便是武当派的“长老”，亦即“太上掌门”，但依武林规矩，冒川生未死，这“太上掌门”岂能擅立？而且冰川天女又是这样年青！因此众人都觉惊诧。

冰川天女对这些规矩全然不懂，一听伯伯原来并不是要她做掌门，只是要她“管”雷震子，她心中暗笑道：“我早就替你管过雷震子了，这倒不必推辞。”于是欣然点首，道：“听伯伯吩咐，但侄女可不欢喜到武当山去，将来还要回转冰宫的。”冒川生笑道：“你如今就是本派至尊，你欢喜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谁人还来管你？”

冰川天女怔了一怔，心道：“我怎么变成了本派的至尊了。”忽见冒川

生端坐坛上，闭目垂首，面上带着慈祥的笑容，大殿内数百人等，一齐肃立，鸦雀无声，吕四娘合什赞道：“带发修持数十年，先生妙道悟人天，勘破色空无世相，更欣衣钵有真传！”金光大师也赞道：“了无牵挂西归去，居士居然菩萨行！”雷震子率领同门，一齐跪下，冰川天女惊道：“我怕伯死了么？”吕四娘庄严说道：“你伯伯福寿全归，安然坐化，这是尘世间罕见的大喜事，你哭什么？”

冰川天女也曾钻研过佛家的道理，知道这样的安然坐化，确是佛门弟子认为最难求得的事情，非有道之士莫办。但想起从今以后，自己在世上再无一个亲人，心中却也不免有点难过。当下急忙随众礼赞。雷震子禀道：“吕大侠，我师祖的后事还要你老主持。”吕四娘笑道：“我此来就是特为送你们的祖师西归的，他的后事，我当然义不容辞。但我先要和唐经天说几句话。”

吕四娘和唐经天走过一边，吕四娘低声说道：“经天，你不必参加丧礼了。”唐经天道：“冒老前辈是家父的知交，我不送他下土，岂非不近情？”吕四娘道：“我辈何须拘执俗礼？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冒老前辈知道你去救人，也不会怪你的。”唐经天惊道：“救谁？”吕四娘道：“救金世遗。”唐经天道：“洞冥子那一抓似乎也不足致金世遗于死呀。”吕四娘道：“不是洞冥子致他于死，是他自己的武功致他于死。”唐经天如坠五里雾中，道：“这弟子倒不明白了。”吕四娘道：“毒龙尊者的武功是他自己在荒岛中悟出来的，荒岛中除了毒蛇，别无生人，加上他愤世嫉俗，修练内功之时，胸中充满乖戾之气，所以他的内功虽然自成一家，奥妙神奇不在你我两派之下，却非正道。功夫越深，内魔越厉害，据我猜测。毒龙尊者必然是走火入魔死的，这种微妙的内功反克之理，只怕他要在临死之前方能明白。金世遗道行尚浅，那自然更不明白了。”这种内魔外魔之说，乃是武学中的术语，听来似是神秘，其实亦非不可解释，那就是功夫的运用不依正道所招致来的隐患而已。以鸦片作比喻，鸦片本可治病，也可用作振奋精神，但不间断的吸服，反令人精神衰靡，无异于慢性自杀！“邪派的内功”即等于鸦片，练之越久则中毒越深，同一道理。

吕四娘又道：“金世遗的内功还远未到达他师父的境界，本不会走火入魔，但若他不自知防范，终且一日像他师父那样而死。”唐经天插口道：“那何必这样着急，就要赶去救他？”吕四娘道：“本来他不会这样早便走火入魔，但他中了洞冥子的阴毒掌力，触发内魔，等于一个吸毒已久的人，忽遇大病，隐毒发作，那自然抵挡不了。我刚才曾见过他与洞冥子交手，以他的功力，大约在三十六日之内，尚无性命之忧，你赶紧去找他，先给他服三颗用天山雪莲所制练的碧灵丹，可以延长他性命至七十二日。”唐经天大骇道：“天山雪莲亦只不过延长三十六日吗？”吕四娘笑道：“由上乘内功而来的邪魔内毒，世间无药可医，而天山雪莲能延长性命，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唐经天大为失望道：“这样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苟延性命又有何用？岂不是始终不能救他吗？”吕四娘道：“不，就你能够救他！”

唐经天道：“何以只是弟子能救他？”吕四娘道：“天山派的内功自晦明禅师一脉相传，博采众家之长，去芜存菁，最为纯正深厚，助人解除因内功修练不得其当而生的毛病，非你们这派不行。”唐经天道：“弟子还是不懂。”吕四娘笑道：“你功力未到，自然还未懂得。但只要你找到金世遗之后，带他回天山去求你的父母相救，则金世遗不但性命可保，而且内功由邪归正，对他大有裨益，将来的成就不在你下。”唐经天沉吟不语，吕四娘道：

“但你至迟要在三十六天之内找到他，在七十二天之内要与他同到天山。”唐经天内心交战，此时心意已决，毅然说道：“好，那么弟子马上动身。”

只是他费尽心力，千辛万苦，才能重会冰川天女，而今又要匆匆分手，心中自是难免不舍，一抬头，只见冰川天女也正凝望着他，目光一接，又转头过去和幽萍说话了。吕四娘眼光何等锐利？见此情景，已瞧料了几分，道：“冰娥，你送他一程。”冰川天女见吕四娘有命，缓缓行来，外表矜持，心中却是有一股说不出的幽怨和懊恼，却又不敢先问唐经天因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吕四娘道：“我看金世遗此人冷傲之极，若然知道你是去救他，怕未必肯受你的恩惠。你得随机应变，想个法子，骗他和你同上天山。”唐经天道：“弟子知道。”冰川天女从两人的对话中，才知道唐经天是去救金世遗，心中大是感动。

吕四娘走开，自去和雷震子商量冒川生的后事。冰川天女送唐经天走出寺门，两人都默不作声，行了一段路，到了下山的路口，唐经天叹口气道：“冰娥姐姐，你还恨我么？”冰川天女道：“你我有什么牵涉，我好端端恨你作什么？”唐经天道：“如此说来，你还是恨我了。不管你怎么恨我也好，我总是想念着你。”冰川天女忽地幽幽说道：“只怕见了妹妹，又忘了姐姐了。”唐经天这才知道她是怀疑自己和邹绛霞的事情，笑道：“她还是一个孩子呢。那时我在她家里养伤——”委婉的解释了一遍，乘机表白自己的心曲，说得极是温柔诚挚，冰川天女道：“原来都是金世遗捣的鬼。”唐经天诧道：“怎么？”冰川天女将金世遗送画引她去看等等事情说了，唐经天又好气又好笑，道：“真是岂有此理！”冰川天女道：“你还救他么？”唐经天道：“为什么不？”冰川天女盈盈一笑，道：“我就是喜欢——”唐经天道：“喜欢什么？”冰川天女本想说道：“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胸襟。”见唐经天追问，忽感扭泥，又是盈盈一笑，两人之间的误会，全都消解在这盈盈一笑之中。正是：

无端情海波澜起，却喜云消雾散时。

欲知唐经天是否找得着金世遗？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知己难逢 怜才惜疯丐　深情谁遣 忆旧念佳人

可是唐经天并没有找着金世遗。他几乎搜遍了峨嵋山，都没有发现金世遗的踪迹，只是在金光顶附近的峰坳，就是在盛会前夕，他听到一个少女的笑声，接到那少女掷给他的花环，便即突然消失的那个地方，发现了几块破布，似是从衣裳上撕下来的，破布的花纹和色泽，都似金世遗那日穿的衣裳，破布上还有点点血痕，附近有凌乱的足印，可是再追踪下去，又什么都没有发现了。

金世遗到哪里去了呢？

金世遗那日奔出寺门，心中百感如潮，情思混乱，冰川天女那含情脉脉的眼光，尚在他脑海中留下鲜明的印象，那花朵一般的笑容，竟似是有生命的东西，就要从记忆中跳出来似的。可惜这含情脉脉的眼光并不是对他的，而是对唐经天的，是在性命相扑、力抗强敌之时，她这样看唐经天的。冰川天女那花朵一般的笑容，变成了有刺的玫瑰，刺痛了他的心。金世遗狂叫道："呀，只要世上有这么一个女子，用这样的眼光对我一瞥，我就即时死了，也是心甘！"这一瞬间，他又想起了幽萍对他的讽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起了冰川天女对他的劝勉："以你的聪明才智，若然归入正途，可以成为一代侠士；再不就是潜心武学，也可以成一代宗师。怎么你却故意将自己变得这般无赖？"冰川天女说这话时，也曾注视过他，但那是期待的、怜惜的、责备的眼光，和她对唐经天的眼光，绝不相类。金世遗这时神思混乱，他没有理智反省自己，没有去想冰川天女那番说话中对他深厚的好意，只觉心情激荡，难以自休，喃喃自语道："我是痴蛤蟆吗？我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不成材的东西吗？"他又想起唐经天适才在殿中拼死救他的事情，心中叫道："他才是个侠士，我呢，我只是冰川天女心目中的无赖！"忽又冷笑道："哼，哼，焉知他不是故意做给冰川天女看的？我自出生以来，从来就只是受到世人的轻贱。世间真有侠士这种'东西'吗？哈，哈，侠士又值多少钱一斤？"要知金世遗本就属于性情偏激这一类人，受了洞冥子阴毒的掌力后，神智迷糊，越发魔长道消，尤其是拿自己和唐经天相比之下，自卑自贱的心情更为浓重，神智即算偶一清明，也迅即被魔障所蔽。但觉四海茫茫，天地之大，竟似没有一处地方可以容身，没有一个人可以让自己向她细诉心曲。

金世遗就在这样半疯的状态中，茫无目的地在峨嵋山上乱跑，不知不觉经过金光顶附近的峰坳，就是他初遇李沁梅的那个地方。金世遗心头一触，停下脚步，忽听得一个少女"嗤"的一笑，从林子里跑出来，这时金世遗神智未清，但觉这少女似曾相识，一时间却未想起她就是曾戏弄过自己的李沁梅。

李沁梅走出来时，有几只猴子也跟着她蹿出来，一见金世遗的怪相，吱吱乱叫，都跑开了，李沁梅"噗嗤"一笑，道："你看，你专门欢喜欺负人，连猴子也欺负。怪不得连畜生都不愿意和你交朋友。"金世遗忽地记起这个少女曾在此处和他交过手，这句话又大大的刺痛了他，一时神智迷糊，大叫道："好呀，你们宁愿与畜生要好，也不愿与我要好，我就欺负你啦，你怎么样？"不由分说，举起铁拐，便是拦腰一扫，李沁梅笑道："你也未必欺负得了我！"金世遗一拐扫去，打了个空，心中一懔：怎么这少女的武功如此高强？越发激起好胜之心，铁拐一个盘旋，呼呼风响，但见杖影如山，霎忽之间，就把李沁梅的前后左右的退路，全都封住。金世遗迷了理智，拐法

更是凌厉，李沁梅好生奇怪，心道：“江湖上称他毒手疯丐，但依我母亲所说，他并不是真疯，上次他虽无原无故与我动手，却也看得出他只是试招，想逞强好胜而已，为何今次竟似意图拼命，状若真疯？幸好我母亲教会了我应付他的方法，要不然给他铁拐碰着，那岂不是筋断骨折之祸？”

金世遗连扫十几拐，没有沾着李沁梅的衣裳，哇哇大叫，拐法杂乱无章，只是狂呼乱扫，李沁梅笑道：“留神，我要点你的笑腰穴啦！”在杖风人影之中，欺身疾进，骈指如戟，果然来点金世遗的“笑腰穴”，金世遗武功本要比李沁梅高强，但李沁梅这一手点穴，手法身法都怪异之极，铁拐竟然拦挡不住，武功高强之士，临危之际，常会无意中便出绝招，金世遗神智虽然昏迷，本能还在，铁拐支地，忽的一个筋斗，在地上打了一个盘旋，李沁梅吃了一惊，耳边听得母亲说道：“走巽位，点他风府穴！”金世遗一拐打去，李沁梅已到了他的侧边，金世遗又一个筋斗翻开，两人使的都是怪招，李沁梅心中暗叫“惭愧”，想道：“母亲和我拆了三天，我还是几乎应付不了。”金世遗更是奇怪，心道：“这女子的点穴法怎么如此怪异？我倒要用本门的点穴法给她一个厉害。”但李沁梅迫得极紧，金世遗竟缓不出手来，心中又想道：“那出声的女子又是何人？怎么我看不见她呢？”他怎知道那是冯琳在林子里用的“传音入密”的功夫。金世遗大翻筋斗，躲避李沁梅的点穴，渐觉气喘，李沁梅柔声笑道：“我说你欺负不了我，你还不相信吗？你累啦，也该歇歇啦。”忽听得金世遗“呸”的一声，冯琳叫道：“梅儿，快退！”李沁梅刚一闪身，眼睛一花，脚跟一软，忽的倒地。

这刹那间，金世遗神智忽地清醒，想起了李沁梅是这世界上第二个将他当作朋友的人（第一个是冰川天女），心中大悔，他出道以来，虽是游戏风尘，专向成名人物挑衅，却从未杀害无辜，想不到今天却杀了个将他当作朋友的少女。他自悔自恨，头脑昏乱，迷茫中不自觉的跪在地上合什忏悔。

要知金世遗所喷的毒龙针剧毒无比，连洞冥子那么高的功力也禁受不起，何况是李沁梅这样一个稚气未消的少女？故此金世遗神智一清便悔恨交并，跪在地上，合什忏悔，不敢抬起头来，生怕看到李沁梅挣扎的痛苦眼光。却不料正在他自悔自责，心中迷乱已极之际，忽听得李沁梅娇声笑道：“你怎么啦？我又不是你的娘老子，你干嘛要跪我？”

金世遗这一惊端的非同小可，一跳起来，只见李沁梅笑语盈盈，就站在自己的面前，这真是不可思议之事，金世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忽见李沁梅纵身一跃，嘻嘻笑道：“我还要领教你的点穴法！”骈指一点，金世遗本能的出指反点，以点穴制点穴，却不料李沁梅的点穴手法怪异之极，金世遗的指点尚未沾到她的衣裳，却已被她在腰间戳了一下，金世遗登时手舞足蹈，大声狂笑起来。

李沁梅开心之极，在旁边顿足拍手，好像小孩子在看耍把戏，哈哈笑道：“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看你以后还敢胡乱捉弄人么？”又扬声叫道：“妈，你快出来看，你教的点穴法真行，他现在已变成我手中心的猴儿啦，真好玩呀真好玩！”原来冯琳在林子里和女儿练了三天，所练的就是克制金世遗的点穴法，也正是冒川生间接教给唐经天的点穴法，不过冒川生一见了金世遗的武功之后，用不到半晚的功夫，就想出了克制之道，而冯琳却要想了两天，两人所研究的结果，所创的点穴法不谋而合，也可见到上乘的武功多是殊途同归。

李沁梅拍掌跳跃，忽见金世遗神色不对，眼露凶光，与一般人被点了“笑

腰穴”应有的现象不大相同，不自觉的止了笑声。冯琳走出林子，只瞥了一眼，就尖声叫道：“不好，这是即将走火入魔之象”急忙将金世遗拉过来，解开他的穴道，金世遗用力一跳，冯琳早已防及，左手按着他的太阳少阴经脉交会之处，金世遗只觉一股凉气好像慢慢的钻入体中，心头有说不出的舒服，眼皮闭合，又觉得好似孩提时候，母亲在用手拍他哄他睡觉一样，不久就睡着了。

冯琳所学的功夫甚杂，这次她是用西藏红教的“潜心魔而归真”的功夫，大耗本身的功力，费了一支香的时刻才把金世遗体内逆行混乱的真气收束，使它重归平静。这时冯琳已知道金世遗的内功路子不对，但还未知其所以然，到撕开了金世遗的胸衣一看，察看了洞冥子给他的抓伤，知道了所以然，却不知用何法可以根治，对女儿叹气道：“这人所修练的内功，与任何一派都不相同，进境最速，但潜伏的隐患亦最大，我用潜心魔而归真的功夫也只能保他七十二天，无法救得他的性命。”

李沁梅道：“这怎么是好？”冯琳想了一想，道：“咱们将他带回天山去，你的姨父姨母是天下内家的正宗，也许他们有法子治。何况他的师门来历，咱们又知道了，说来他的师父和你的姨父姨母大有渊源泥。”李沁梅正想问母亲何以忽然知道了金世遗的师门来历，只见金世遗已缓缓张开了眼睛。

金世遗好似从一个美妙的梦中醒来，张眼一看，只见除了李沁梅之外，还有一个中年妇人正低着头看他。这妇人面貌与李沁梅相似，头上打着两个蝴蝶结，笑嘻嘻的显得十分淘气。金世遗睁大眼睛，对着李沁梅叫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中了我的毒针，怎么还能活着？她又是谁？”

冯琳微微笑道：“你是毒龙尊者的徒弟吗？”金世遗翻身坐起，诧道：“这世上无人知道我的来历。你怎生晓得我恩师的名字？”冯琳笑道：“你不必问我是谁，凭你所用的毒针，除了毒龙尊者之外，无人有此暗器。你这种毒龙针，只有用猫鹰的口涎泡制成的丸药才可以解，是也不是？”金世遗道：“是呀，但也必须立时吞服，而且亦不能消得如是之快；再说这解药天下无人藏有，连我自己也没有了，你又从何取得？”原来金世遗所藏的解药，在他初入峨嵋山之夜，因为他受了幽萍说话的刺激，在山上打滚，又自己撕破衣裳，跳下山涧洗澡，淡茫之中，解药被瀑布冲去，醒来之后，悔已无及。

冯琳嘻嘻笑道：“我的解药比你的还强呢！”取出一个红色的药球，迎风一晃，一股药味，冲进金世遗的鼻孔，金世遗跳起来道：“你怎么有这个宝贝？咦，难道你是我恩师的好友？你是吕四娘吗？”冯琳只是嘻嘻的笑，道：“你怎么只知道一个吕四娘？”原来她这个药球乃是她的姐姐冯瑛交给她的，冯瑛得自猫鹰岛的主人萨天刺，比毒龙尊者的解药更为有效。

冯琳道：“你的师父呢？”金世遗道：“死了。”冯琳道：“呀，可惜，可惜！”金世遗听她惋惜自己的师父之死，心中大是感激，想道：“她即算不是吕四娘也必然是我师父的好友。”对冯琳的好感油然而生。冯琳道“你再静坐运气看看如何？”金世遗盘膝一坐，刚一吐纳，便觉浊气上升，冯琳将手掌轻抚他的背心，道：“你现在可知道你性命之忧了么？”金世遗只觉一股凉气直透心头，就像适才的感觉一般，昏昏思睡。冯琳在他额角弹了两弹，手掌移开，金世遗又清醒了。

金世遗一练内功，便生异象，这乃是从所未有之事，他武功已有相当造诣，自然知道这是心魔反克之兆，冯琳所说，绝非恫吓之辞，心中一酸，反

而哈哈笑道：“ 缕蚁难保朝夕，蟪蛄不知春秋，我苟活人间二十年，比起来也不算短寿了。反正世上人人都讨厌我，我早死了也可令他们眼中干净！”

冯琳笑道：“ 怎见得人人都讨厌你？若然是我，我能够活多一天便要活多一天。这世界花花绿绿，多么好玩！”手掌在金世遗背心轻轻滚转，金世遗只觉心中烦躁顿消，呼吸顺畅，知道冯琳正以上乘内功，助自己收敛体内逆行的真气，心中大是感激，想道：“ 她与我无亲无故，却肯耗废功力助我，果然并不是人人都讨厌我的。 ”冯琳又道：“ 怎么样？你还愿意死吗？”金世遗道：“ 咦，你为什么定要救我？”冯琳道：“ 我欢喜人人都很快乐，若见到你忧生愁死，我心里就不舒服了。所以我救你，实在是为了我自己的快乐。喂，你跟我走吧，我纵不能保你长命百岁，也可令你寿过花甲。这世界好玩的事情多着呢，你就是不懂得玩！”

金世遗一生游戏人间，嬉笑怒骂，无处不是玩世不恭，而今听得冯琳说他不懂得玩，怔了一怔，道：“ 你这人倒很有趣，好呀，我现在不愿死了，就跟你去玩玩。你要带我到哪儿去？”冯琳道：“ 说给你听，就不好玩了。 ”金世遗与她母女大是投缘，拍手笑道：“ 好，那么咱们就走。 ”

三人即日离开了峨嵋山，取道川北，穿过大雪山、宁静山、到达前藏，准备从西藏而至回疆。这三人性情相近，谈谈笑笑，嘻嘻哈哈，倒不寂寞。只是冯琳总不肯透露自己的身份，也不肯说明要带他到什么地方。金世遗得她以西藏红教的“ 潜心魔 ”内功相助，神智清明，痴癫之气减了不少，透露出少年人的活泼天真，与李沁梅尤其相得。

他们三人都是绝顶的轻功，从峨嵋山走到西藏，只不过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这一日他们走出唐古拉山山口，只见下面山谷，有一队人龙婉蜒经过，行列前面是八头白象，象队中有金幢宝盖，甚是庄严。李沁梅童心大起，道：“ 妈，你看，这是藩王出巡吗？”冯琳看了一会，道：“ 藩王没有这么大的气派。好像是哪一派喇嘛的教主。哈，这倒好玩得很，待我去打听打听。 ”冯琳身形一晃，立刻掠出了十余丈地，在半山坡处传声说道：“ 你们千万不要走开。若真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我再回来同你们去瞧热闹。 ”话声说完，人影倏然不见，金世遗大是佩服。他却不知道冯琳这一离开大有深意，冯琳喜欢热闹，固然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却是藉此机会让金世遗多和她的女儿亲近。

金世遗送目送冯琳的背影冉冉而没，叹口气道：“ 你有这样有趣的母亲，真好福气！”李沁梅道：“ 你的母亲呢？”金世遗道：“ 我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李沁梅道：“ 呀，真可怜！”金世遗面色一变，温道：“ 我不要人可怜！”李沁梅陪笑道：“ 我说错了，你别见怪。你是个独来独往的奇男子。 ”李沁梅本来也极任性，但碰到像金世遗这样比她更任性的男子，不知怎的，她反而样样迁就金世遗了。

金世遗听她一赞，转怒为喜，笑道：“ 我也没有见过像你们母女这样奇怪的人。你的母亲真好，又有本事，又好玩。 ”李沁梅“ 噗嗤 ”一笑，道：“ 是吗？傻哥哥，其实你也可以当她是你的母亲，她疼你比疼我更甚呢。 ”金世遗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亲暱的叫他做“ 傻哥哥 ”，心中甜丝丝的极为舒服。

金世遗眨眨眼睛，心中忽然一跳，问道：“ 你妈妈为什么对我这样好？ ”李沁梅道：“ 她说你没人照顾，到处流浪，正和她的身世相同。 ”金世遗道：“ 你妈也是自小没了爹娘的吗？”李沁梅道：“ 嗯，听说她周岁之时，家中

便遭横祸，我的外祖父当场身死，过了差不多二十年，外祖母才碰见我的母亲。”金世遗道：“那么你的母亲不是吕四娘了。”他的师父毒龙尊者最佩服吕四娘，曾对他说过吕四娘的身世，吕四娘的祖父吕留良是一代大儒，父亲吕葆中虽然也是遭受清廷杀戮，却是她二十多岁的时候了。

李沁梅道：“谁说我的母亲是吕四娘呢，你怎么老是以为我的母亲是吕四娘？”金世遗道：“她是这么好的武功，怎不令人疑心她是吕四娘？”李沁梅笑道：“你真是井底之蛙，嗯，我又骂你了，你别生气。”金世遗道：“你这一骂，我倒很服贴。现在我才知道，世上原来有这么多能人。”李沁梅道：“说实在的，我母亲的本领大约还不及吕四娘，不过她们当年倒是并驾齐驱的江湖三女侠。”金世遗大感兴趣，道：“哪三位女侠？”李沁梅道：“还有一位是我的姨母，她的本事比我的母亲还强，我的姨父虽说是天山派的掌门，但入门却在我姨母之后，我的姨母是当年天山七剑之一的易兰珠女侠的衣钵传人！”李沁梅小孩心性，夸耀姨母，心中甚感骄傲。金世遗面色一沉，问道：“呵，原来你的姨父是天山派的掌门，那么你的姨父是唐晓澜了？”李沁梅还没有留意他的面色，冲口答道：“不错。原来你也知道我姨父的名字。我母亲就是想带你上天山，请我姨父姨母救你呢！”

这一瞬间，金世遗的心头又酸又苦，面色涨红，他久已横亘胸中的疑问也一一解开了。他现在已知道了自己的内功路子不对，那么当年自己的师父之死，自是由于走火入魔无疑；而师父的遗言，劝他去找天山派的人，原来就是想天山派的人救他，以免他重蹈自己的覆辙！

金世遗性情偏激，极度的自卑，也极度的自尊，他又一向以为本派武功天下第一，要他向任何人低头，都是难以忍受的事。何况是向唐经天的父亲？向自己曾较量过几次的唐经天的父亲。李沁梅这时已发觉他的面色不对，强笑问道：“傻哥哥，你又想什么了？”金世遗忍气问道：“这么说来，唐经天是你的表兄了？”李沁梅喜道：“不错，原来你们是早就认识的吗？”金世遗冷笑道：“不止认识，还是好朋友呢！”心中却在自思：“原来她的母亲就是唐经天的姨母，我道她有这样好心，原来是想藉此机会，叫唐经天的父亲向我市惠，叫我从此在唐经天的面前永抬不起头来！”他把冯琳的好意全往坏处想，霎时间热血上涌，只觉得自己孤苦伶仃，到处受人戏侮，真不如任由命运支配，真个死了倒也干净！

李沁梅哪里知道这一瞬间，全世遗的思想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拍手笑道：“哈，原来你们还是好朋友，那真是妙极啦！”金世遗道：“不错，是妙极啦，你们安排得真妙！你过来。”李沁梅道：“嗯，你不舒服么？让我看看是不是发烧？”她见金世遗面色涨红，还以为他热气上升，走近两步，金世遗忽地哈哈一笑，道：“多谢你俩母女的安排，真妙极啦！”突然伸指一戳，这一下当真是大出李沁梅的意料之外，欲避无从，咕咚一声，仆倒地上。

只听得金世遗的怪笑之声在山谷中回旋震荡，李沁梅被他点了软麻穴，站不起来，幸而她得母亲所教，熟悉金世遗点穴法的奥妙，自己运气冲关解穴，不到半个时辰，四肢已能转动。金世遗的影子早已不见了。但闻群峰回响，余音未绝，金世遗的怪笑之声尤自摇曳在山巅水涯。李沁梅但觉一片茫然。喃喃自语道：“好端端的，怎么突然间又发疯了？”她还当真怕金世遗发疯，疾忙追下山去！

在山谷下面，忽见一队喇嘛迎面而来。前面八头白象，当中一头白象，

坐着一个身材高大喇嘛，覆以黄幢宝盖，中间十六名喇嘛骑马相随。在象队两旁，则各有一列少女，个个白衣如雪，长裙摇曳。中间一个少女，明艳照人，神气却冷傲之极，坐在马背，动也不动，宛如一尊大理石像。

李沁梅旋风般的跑来，突然碰着这队白衣喇嘛，脚步还未来得及收住，便听得有人娇声斥道：“ 谁人敢闯法王法驾？ ”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跳下马来，不由分说就伸手来抓李沁梅。李沁梅本能的闪身一格，那妇人这一抓快捷之极，不料抓了个空，反而给李沁梅推开几步，噫了一声，跟踪急追。这女人正是白教喇嘛中的“ 圣母 ”。李沁梅哪里知道，她在无意之中竟闯了白教法王的法驾。白教法王的地位和达赖班禅同一班辈，都是活佛的身份，这一闯驾，在喇嘛弟子眼中，乃是非同小可的冒犯活佛之事！

李沁梅见十六个白衣喇嘛，排成一个圆圈，不声不响地个个注视着她，一步一步地迫近，不觉有些心慌，叫道：“ 喂，你们要干什么？ ”两个护法喇嘛道：“ 你这妖女，胆敢闯活佛法驾，还不快向活佛救饶？ ”李沁梅道，“ 咦，哪位是活佛？你指给我瞧瞧。 ”说话的口气，就像小孩子要去见识一件稀奇的事物似的。那两个护法喇嘛大怒，一出左掌，一出右掌，合成一个圆弧，双掌齐抓，白教喇嘛的武功自成一派，这一手两人合用的“ 金刚捉妖 ”手法，比中原武林的大擒拿手还要厉害，却不料李沁梅自幼得母亲所授，最精干小巧腾挪的功夫，两个喇嘛双掌一合，只听得李沁嘻嘻一笑，竟像游鱼一般的滑出了他们的手心。两个喇嘛吃了一惊，急忙归回原位，幸喜李沁梅还不闯出圆圈之外。

李沁梅叫道：“ 喂，这条大路又不是你们的。既然号称活佛，就该有慈悲之心，怎么占了大路，不许人行走？走路也有罪么？ ”那十六个白衣喇嘛不理不睬，圆圈慢慢围拢，李沁梅双掌一推，十六个喇嘛合力挡住，俨似铜铁壁，哪推得动？钻又钻不出去，心中大急，骂道：“ 喂，十六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女子，还要脸么？ ”情急之下，一低头便硬冲过去。忽听得当前的两个喇嘛“ 咭咭 ”的笑了两声，笑得甚怪，脸上一派正经神色，好像突然给人抓着痒处，不由自己的笑了出来似的。这两个喇嘛一笑之下，身形歪过一边，李沁梅从缝隙中一钻而出，心中大是奇怪，想道：“ 哈，是了，他们定然是给我骂得不好意思，所以故意放我走了。 ”回头做了一个鬼脸，拔脚便跑。

刚跑得两步，两头白象已拦在面前，象背上两个喇嘛各伸一根九环锡杖，拦住去路。李沁梅道：“ 喂，真要动手么？ ”拔出短剑一削，叮　两趋势，短剑给反弹起来，那两根禅杖却纹丝不动，原来这两个喇嘛正是白教法王最得力的弟子，前年春初派去抢金本巴瓶的就是这两个人。

李沁梅给拦住去路，背后那十六个喇嘛又转上来，李沁梅正想撒野乱骂，忽见骑在中间那头白象上的那个脸色红润发光的高大喇嘛道：“ 孩子无知，由她去吧。 ”在象背上挥起拂尘一拂，李沁梅陡觉一股劲风吹来，借势一个筋斗，翻了出去。后面那十六个喇嘛果然散开，无人阻挡。那白象背上的喇嘛又道：“ 这孩子说得不错，活佛理该慈悲。唵哈吽咪喇哄…… ”叽哩咕噜的说了一句藏话，似是给她祝福。李沁梅想道：“ 这个喇嘛一定是什么活佛了。 ”回过头去看，却见那些喇嘛个个神情肃穆，李沁梅有点胆怯，不敢多看，急急奔逃。

霎时间走出了二三里路，忽见山坡上有人招手道：“ 沁儿，你好大胆，快过来！ ”抬头一看，正是她的母亲。

李沁梅大喜，急忙跑去，投入母亲怀中。冯琳笑道：“连我也不敢去招惹他们，你却胡闹。要不是我，你这次苦头有得吃呢！”李沁梅道：“哈，我知道，那圆圈中的两个喇嘛是你用暗器打着他们的笑穴的，我还以为他们是给我骂怕了吧！”冯琳的飞花摘叶，可以伤人立死，也可以打人穴道。但由于李沁梅功力未到，尚未能学。她猜中是母亲暗中助她，笑道：“我还以为活佛是个好人，原来是他怕了你，才放我的。”

冯琳面色一端，道：“那白教法王豁达大度，我也对他起敬，你怎好胡乱说他？你知道他们是做什么来的吗？”李沁梅道：“不知道。”冯琳道：“适才我去打听，原来前面就是萨迦城。白教法王与黄教喇嘛讲和，班禅许他回西藏传教。萨迦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白教喇嘛寺庙，白教法王是率领他的弟子来主持开光大典的。”李沁梅道：“这一回子功夫，你竟然到了萨迦城吗？”冯琳笑道：“还说一会子，好半天了呢！你们谈得还不够吗？嗯，金世遗呢？他这回倒很正经了，嗄？没有跟你来胡闹？”李沁梅心头一酸，道：“他又发疯了呢，跑得无影无踪了。”

冯琳道：“胡说，我连日用‘潜心魔’的内功，助他制住内魔，最少在七十二天内可以无事，好端端的怎么会发疯？你和他说了什么来？”李沁梅道：“我哪有说什么，我只是说你要将他带上天山，请姨父救他。”冯琳叹了口气，道：“呀，你真是不懂事。我就是怕他心高气傲，不愿受人恩惠，所以故意瞒着他的。你却偏偏给我拆穿了。你不知道，他和唐经天还有心病呢。”李沁梅好奇心又起，问道：“什么心病？”冯琳叹口气道：“咳，你这痴丫头比我当年还傻，比我还更欢喜理闲事。不说啦，谁叫我是你的母亲，只得又费心机给你找他啦。呀，女儿大了，真是麻烦。”李沁梅面上一红，赌气说道：“谁要你去找他？稀罕么？”冯琳笑道：“好，不稀罕，不稀罕！天下男子有的是。可就没一个对你心思，是么？”李沁梅道：“不错。”冯琳扮了个鬼脸道：“是，不错了吧？既然没一个对你心思，那就只好找他了。去，去，咱们到萨迦瞧热闹去，金世遗也是个爱热闹的人，他一定不会走得远的。”

萨迦是藏南的一个山城，平日寂静得有如世外桃源，这回白教法王来到，乃是旷古未有的大事，顿时热闹起来了，许多远地的香客都闻风赶来，萨迦的土司和清廷派驻萨迦的宣慰使陈定基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连日打点，替白教法王安排行宫，筹备供奉。只有一个人这时却闲得无聊，独自在宣尉府的后花园中徘徊叹息。这人就是陈定基的儿子陈天宇。

陈天宇自从随他的父亲重回萨迎之后，土司旧事重提，又要迫他和自己的女儿成婚，陈天宇用个“拖”字诀，拖得一天算一天。陈定基念念不忘故乡，他亦不愿儿子做土司的女婿，可又不能不敷衍他，陈定基本有打算，他听儿子的话，派了江南携函入京，求一位做御史的亲戚，请他转奏皇帝，求皇帝念他迎拦金瓶的功劳，赦他回去。可是从西藏到北京路途遥远，江南去了半年，兀无音讯。两父子真是度日如年，土司又常常招请他们去赴宴，硬叫女儿出来纠缠陈天宇，令陈天宇苦恼非常。

幸喜这几天土司忙着迎接白教法王，陈天宇倒乐得耳根清静。这一日法王来到，陈定基和土司都去陪伴法王，衙门里的人也上街去瞧热闹，陈天宇百无聊赖，什么事都无心绪，一个人躲在衙门里面。只听得打了三更，城中还是处处飘起烟花，喧闹之声未减。父亲又未回来，与外面热闹的气氛相比，衙中更是寂静得可怕。陈天宇独自一人到后花园去散步，月凉如水，寒气袭

人，陈天宇幽幽叹了口气，道：“ 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一样的春夜，一样的月光，可是我的芝娜却在何方？ ”

一个藏族少女的情影在他心底慢慢浮起，冷艳的颜容，神秘的微笑，曾在多少个梦中困惑过他？陈天宇与芝娜虽然是会少离多，但那几次短短的聚会，都是他一生中永难忘怀的事件，他想起了在土司家中飞刀劈果救她的事，想起了在荒山月夜，第一次知道了她的身世之谜；而更难忘怀的是在冰宫的那几个晚上，在那神话船的仙境里，听芝娜细诉衷曲。可是谁也料不到世变之奇，冰峰倒塌之后，自己又重回到这令人烦恼的萨迦而芝娜却从此杳无音讯。

“ 芝娜是不是在那场天灾巨劫之中死去了呢？ ”陈天宇真不敢这样想，可是却又不能不如此想。蓦然间他又想起幽萍，想道：“ 幽萍也逃得出来，芝娜未必遇险。 ”自宽自解，心中却仍是抑郁难消。若将芝娜去比土司的女儿，那真无异于把灵芝仙草去比残花败柳。怪不得土司越是迫婚，他就越发思念芝娜了。

夜更深，外面喧声渐渐平静，陈天宇兀自在花丛中痴痴的想，忽听得花丛中似有细微的脚步声，陈天宇怔了一怔，只见一个披着白纱的少女，分花拂叶，轻轻的走了出来，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深情的注视着他，脸上有一朵笑容，淡淡的笑容更衬出她神情的忧郁。陈天宇叫道：“ 这是做梦吗？你是芝娜！ ”那少女道：“ 不是做梦，但和做梦也差不多。你把它当做一场春梦好了。 ”笑容未敛，眼角却滴下两颗亮莹的泪珠。正是：如此良宵如此月，尚恐相逢是梦中。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